

公元2019年8月修訂版

莖草集(四)

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淨空九十一歲





黃念祖老居士德相



(1)

辛丑三月十八日(5.2) 反復誦心經，歡迎，歡迎，最慶最慶。

認為助力，~~真~~借了錢，接你回來，打呼再送。

夏老開示：下午赴夏宅(怕說明月)主光，董有文。

問吉，請大師仰用悟後，為何心經？

桂頭弘海方能悟。

你死陽公不悟得。

佯裝不

生喜歡心先報恩心。

五也及聲心。

鹿出秦時曰餃子。

為什麼會改變？不改變，一切

我昔人而吸胆先定。

已不詳。

隨機走~~比~~刀館

不是冤家一場

我有貌王作~~革~~法鑑

憶他精~~折~~疾~~放~~失，念生

念他名流名經墨墨一樣：

根器不同，因緣不同，佛立机依法，故~~言~~智生大師名。

18華嚴18三昧 182年(中經)

~~初~~至~~辟~~18華 18品

聞而悟入佛；先吃為各經原則。

經世仲口出，董習為成佛正因，一字一句，深信以此。

華嚴不立於法華，最說~~廣~~音氣~~傳~~身經。李中老，名佛不~~13~~力。

法華客事不蓮華，明空華事經。从初發心到成佛，最說~~說~~身受

苦，再說~~說~~私佛想忘。殊勝希有，追宗尋數，即攝其中。

兩派歸故，報身清凡，也不外了。法身小地，才見16碗法事。

68

蓮公大士開示（陳大師兄筆記手稿首頁）

真師講心經

精華章記

佛說阿彌陀十二年，結說方等八年，世說般若廿二年。

心經三萬字，包括大般若經全部。
心經譯多，至隋以南有七種。
常清是玄奘大師所譯。玄奘大師
取經時从玉門退出，有三万余人。
歸時僅一二人。玄奘去玉門後因
跋耆國，天竺而還。有老人授其心
經，乃至印度，到達印度。

玄奘大師所譯最完善，
文字少而樞要。

今日開述心經，古音之傳今，實
甚希有。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結說已
八千字，已括一大藏教。茲將

蓮公大士開示心經（黃老筆記手稿首頁）

各各自知心徧十方
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方
諸所持葉物一切在間
妙明元也

丙寅仲秋
黃心示敬書



香不當若
人假來眾
身方必生
有便定心
香氣自見
圓通童節
氣得佛憶
山佛念佛
開去此佛
染如現佛
遠前不現

圓通童節錄

元有空法名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無元
有空法如來可說

心宗

題



前言

黃老的一位同修（陳湘藩老居士）往生後，其子將老居士生前學佛的筆記本交給黃老，黃老看了很高興。此筆記曾記錄到一些陳老、黃老與幾位同修當年聆聽夏大士開示的重要內容。黃老根據其中幾則開示，在1982年12月到1983年5月期間，共分五會，於北京蓮舍對在京的一些同修作了殊勝的演繹。

又黃老當年聆聽夏大士開示時，自己也做了詳細的筆記。在1989年5月，黃老根據聆聽夏大士講《心經》及念佛的筆記，在夏府（北京帽兒胡同），特為在京的一些同修開演其中的內容。

此書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的。兩位大德的精闢開示，相繼輝映，光光相照。但盼有緣者遇此開示，皆蒙光曉，並如黃老開

示中所說：「法是廣大呀，我們要發大願，把這無上光明的法炬照亮法界，救度眾生！要發起這個大願，那他們就有機會聽到這些，能信受這些，能理解這些，能奉行這些，都能成就這些。不光是自己成就，最後是一切眾生一起成就。」

此開示中的「大死大活，打碎另造」，以及「第一念、第二念」，愚初聞時相當震撼，膽寒心驚，如照明鏡，諸多短處畢露無遺。又聞此開示中，談及心要的精闢之處，每每踴躍歡喜不已。唯有感恩再感恩，自己受了益，也就希望有緣者能受益。黃老於此開示中曾言：「大家只有燈燈相續，光光相照。古德能把我照亮了，我就把這個燈光保存下去，使大家也都亮起來。咱們再往下照，也就是這麼一件事。」愚等遵師所言，唯有盡己之力，將此寶貴開示弘揚於法界，以作供養。



在此並感恩在京的同修，將當時的開示作了錄音，並將其整理保留下來。

本書為非賣品，出版後歡迎翻印流通。若有疑慮不明之處，敬請不吝指教，但請勿任意增減內容。若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筆錄整理：妙圓

校對：圓菩、果圓、蔡素琴、蔡素華、淨明、宗恒、華真
粟含、噶瑪正覺、宋新、黃永欣、田園、高雄淨宗學會
排版：白石文化出版社

2017年 觀音聖誕
妙圓老念法音工作組
shuf033@gmail.com

莖草集（四）——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目錄

壹、筆記原文（一七八六年二月上二日）

1

- 一、蓮公大士開示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黃老擴自陳居士筆記）..... 1
- 二、蓮公大士開示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黃老擴自陳居士筆記）..... 5
- 三、蓮公大士開示心經及念佛（黃老筆記原文）..... 8

貳、講解蓮公開示筆記（一七八二年二月一日） 22

- 一、第一會（一七八二年二月五日）..... 22
- (一) 大死大活 打碎另造..... 23
- (二) 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 42



(三) 《無量壽經》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4 8
(四) 念頭死事一心，法身活理一心.....	7 3
(五) 未到家如何辦.....	7 9
(六) 開悟了為什麼還念經.....	8 2
(七) 初六允升大吉上九視履考祥.....	8 5
(八) 引蓮公《自警錄》兩段（ <small>黃老捕選</small> ）.....	9 5
一、第二會（一七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1 0 5
(一)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	1 0 5
(二) 蓮公開示筆記的概要.....	1 1 3
(三) 一則誠，二則偽.....	1 1 5
(1) 引證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	1 2 3
(2) 南能北秀未容偏.....	1 4 2

四、以般若為導，以淨土為歸	147
(1) 大勢至菩薩法門	149
(2) 觀音法門	161
三、第三會（一七八三年三月六日）	170
(一) 談發心的誠敬、真偽	170
(二) 念佛的殊勝	179
(三) 從《心經》談禪密	188
(1) 擇要談密法「九乘次第」	194
(2) 禪宗是大密宗	200
(3) 擇要介紹《恒河大手印》	201
四、眾生如何修行出生死	214



四、第四會（一七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222

(一) 談「見」的重要 222

(二) 擇要談蓮公開示《心經》筆記 226

(三) 引證《心賦註》 238

(1) 夫般若者，是諸佛之母 241

(2) 引證《禪源集》——心者是心之名，知者是心之體 252

(3) 引證《心要牋》——無住心體，靈知不昧 260

(4) 引證荷澤和尚——心體能知，知即是心 263

(5) 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 270

(6) 引證《大品般若經》

——處繁不亂，履險恆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286

(四) 總結——引證徹悟大師：「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 288

五、第五會（一七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311

(一)序談蓮公《自警錄》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312

(1)第一念全是現量..... 316

(2)舉例說明第一念、第二念..... 324

(2)如何用第一念念佛..... 334

(1)舉例演繹「平平常常，老實念去」..... 337

(三)何謂流入第二念念佛..... 344

(1)何謂「矜躁卜度」..... 344

(2)何謂「希冀玄妙」..... 350

(3)何謂「計功求速」..... 356

(4)何謂「背境向心」..... 358

(四)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 361



(五) 事上怎麼是第一念………	3 6 2
(1) 演繹「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3 6 3
(2) 演繹「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	3 6 5
(3) 演繹「坦坦蕩蕩，靈空衡平」………	3 6 7
(六) 事上怎麼是第二念………	3 6 9
(1) 何謂「計較人我，瞻顧得失」………	3 6 9
(2) 何謂「牽於感情，或激於意氣」………	3 7 1
(七) 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	3 7 6
(八) 此會總結………	3 7 8
六、第六會（一七八七年五月一日）………	3 8 5
(一) 演繹蓮公開示《心經》經題………	3 8 5
(二) 「觀自在」初下手方法——一切時中不失正念，不離佛法………	4 0 2

(三)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	421
(四)淺釋《心經》	437
(五)演繹「夏師慈示」念佛筆記	463
(六)介紹夏師偈——堅持正念，相續不斷	477

後記

.....
黃念祖老居士法寶流通目錄	492
.....	497

莖草集(四)





黃急祖居士
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莖草集(四) — 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壹、筆記原文

一、蓮公大士開示（黃老摘自陳居士筆記）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

辛丑三月十八日，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反復誦《心經》，觀照觀照，最要最要。認為得力，錯了錯了。趕快回頭，打碎再造。下午赴夏宅（帽兒胡同），在座黃、齊、劉。



夏老開示：

◎問李：諸大祖師開悟後，為什麼念經？

◎棒頭死去方能活 許死佯活最不堪 生歡喜心，生報恩心。

如起反擊心，為什麼有能受
不能受，自己不碎。

磨出秦時舊鏡子 藉人照己膽先寒
臨機豈得避刀槍 不是兒童戲一場
我有願王作法鎧 饒他棒折愈生光
◎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

根器不同，因緣不同，佛應機說法，智者大師念《法華經》得辯才
無礙、法華三昧（藥王本事品）。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為各經原則。

◎ 經從佛口出，熏習為成佛正因。一字一句，深信如此。

◎ 《華嚴》不等於《法華》。最後滅《無量壽經》。

◎ ○○○老念佛不得力。

◎ 《法華》各章不連貫。唯《無量壽經》，從初發心到成佛，最後說娑婆苦，再說禮佛現光，殊勝希有，連宗帶教，都攝其中。前後銜接。報身看見也不得了，法身八地才見。十六觀很難。如黃金山出于海面，太殊勝，從此篇發心會經，夢蓮池大師。夢示三次，看見菩提樹，喝了甘露。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盡說相與金剛矛盾。

黃：實相無相。錯會在無字。落在四句內就不行了。

◎ 經無高下，根機有高下，悟與未悟都念。

◎ 念頭死事一心，法身活理一心。



◎未到家如何辦。亦經亦佛，一卷經一千佛。念佛不收心，念經能收。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久之不知不覺，能所根塵合流，能達到寂滅境界，如觀世音，聞熏聞修證金剛三昧。

◎開悟為什麼念經？佛佛相念。極樂境界，為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

◎非止。如止，知其所止。處處對比。

◎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內剛外柔。

虛心，回頭看，考驗吉祥。

◎先無我相才無其它相。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可躍進一步。

二、蓮公大士開示（黃老摘自陳居士筆記）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庚子十一月十五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黃、齊、賈、

蔡、王、李、劉在座。

下午夏老開示：

◎一則誠，二則偽。

誠則一，偽則二，為自己受用。

◎有夾雜則不誠，發真實心即誠。

有惡念，有善念，不誠，真的誠心無東西，有一心不亂，即不能一



心不亂。

◎ 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

動靜常一如，永處那伽定。（無出無入那伽定）

◎ 以果覺為因心，以果地覺為因地心。

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

◎ 一句佛號無邊妙德，攬入識心。

由解起行，行起解絕，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 一句圓萬德，六字括三乘。

◎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

悟佛知見，入佛知見。

後必具前，前不具後。

◎ 心經以般若為體，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沒有不從法界流，沒有不流歸法界。

◎ 觀自在

自己在不在，觀自在，則自己自在。能觀自在才是菩薩。

◎ 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照字不思索。般若就是大神咒，無等等咒。大明咒、無上咒指的是般若。

◎ 瞳為三毒，有事有理。

◎ 佛最高點為證。



三、蓮公大士開示心經及念佛（黃老筆記原文）

夏師講心經 龍尊筆記

◎佛說阿含十二年，繼說方等八年，然後說般若廿二年。

◎《心經》三百字，包括《大般若經》全部。

《心經》譯本，在清以前可考者有七種。常讀是玄奘大師所譯。玄奘大師取經時從玉門關出，有三百餘人。歸時僅一二人。玄奘出玉門後困難重重，無法前進。有老人口授此經，乃克服困難，到達印度。

◎玄奘大師所譯最完善，文字少而攝義多。

今日講述是經，當前之法會，實甚希有啊。

◎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經題這幾個字可包括一大藏教。若能明得，即明得大教。

◎ 般若是體，波羅密是用。若非波羅密，則般若何用。

般若有三：

一、文字般若

二、觀照般若

三、實相般若

◎ 波羅密有六，曰，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及般若，亦可分為十。

◎ 般若譯為勝妙智慧，人人本有不從外來。名為自性、真如、菩提、圓覺，方便均可。乘般若船才能度生死海。

◎ 波羅密是到彼岸。此岸是生死，彼岸是涅槃，中流是煩惱。

◎ 般若的反面是無明、愚癡。



◎般若既是本有，為什麼當前是無明？這是由于：見覺心體即無明，轉識成智即般若。

◎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善根、福德、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此真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

◎觀自在即觀世音

慈觀、悲觀、智慧觀；梵音、妙音、海潮音。觀音讚（大師所撰）如能體會很好。

◎最要注意者是般若，如何下手？實相是體，文字是相，觀照是用。由文字而觀照而實相。

◎六度皆能到彼岸。但均不能離般若。

◎例如布施，施小孩以刀，以有毒菌食物則不可。

布施如三輪體空，則可到彼岸。餘度例此。

◎ 怎麼能一門深入到彼岸，非般若不可。

◎ 云何般若？曰，觀自在。

佛法可以少文而得多解。

觀自在，觀用目，可以用耳。指慈觀、悲觀、智慧觀。

◎ 觀什麼？曰觀自。什麼是自？身體是自否？那是假的。

要緊的是觀自己在不在？一切時中不失正念不離佛法則在。觀汝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方法。常常在則一根還原，六根解脫。
◎ 如不知觀自己，不知自己在不在，則不能算入門。

◎ 修行人須經過多少困難，失敗，流淚，才能進門。六祖是一超便入門。

◎ 行者第一步以觀自在入手，觀自己念頭在不在，有哪些毛病和習氣。



最要緊是破我執，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成就自己。不能護疼，哪裡疼，哪裡下針。

度煩惱必須般若。

◎ 觀自己在一切時中有無把握。

菩薩鍊心如礦師鍊礦，礦石成金後，不復成礦。

菩薩，具名菩提薩埵，覺有情義。

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

◎ 深般若的深字應注意。衆生淺思。不深則不能入門。不圓發三心則不是佛教徒。

◎ 三心者：

一、直心。

直中也有方便，不得其直也造業。無般若也不行。

二、深心。

不能停在表面，深心也離不開般若。

三、大悲心。

無般若不能解決問題。

◎「三心未發信非深」，故不能稱為佛教徒。

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

◎能行深般若，則照見五蘊皆空。應知是用「照」，不能用「想」，
照是智慧，不起分別如鏡。

◎如何用照？

太末蟲能緣一切，唯除火焰。妄想無孔不入，獨不能緣般若。起心
即錯，動念即乖，故不能用想。

◎這些話等於佛說。



◎ 經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均指般若。

◎ 黃念祖我敢保險他永遠福慧雙修。

（大師說法突有這麼一句，必有機緣。故照原記抄寫，以存其真）

◎ 觀自在，就是看這句在不在。時時有佛號，便得自在。

彼佛何故，名觀自在？以忘我故，到處無礙。

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這是most秘的核心，是剝芭蕉所見的心。

◎ 這句佛號須平平妥妥才算，如與妄想混合則不算。

◎ 分別是業識，識是染。

照是淨，照才能知五蘊皆空。五蘊中，色是色法，受等是心法。
◎ 色即是空，是對凡夫說。

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

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是大乘菩薩境界。

能照見五蘊皆空，即能除一切苦。

◎《心經》是一切衆生出苦慈航。

◎六百卷《大般若經》，可精鍊為一部《金剛經》，

《金剛經》又可精鍊為《心經》，

全部《心經》可歸入一句——觀自在菩薩。

這一句再歸納為一個字——照。

◎衆生有兩條路：入苦或出苦，也即是成就自己或毀滅自己。兩條道路分明甚，何去何從？

◎各自勉旃。

◎盼大家，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檢點起來，自己幾十年光陰究竟花到哪裏去了，取得了什麼？每付之一歎。



註：蓮公此開示講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農曆癸卯立春日正月十一于北京蓮舍。

夏師慈示

乙未元月十三日在我家開示：

今天感想甚多：

(1) 過去每周一次，現在道場難遇，今天是殊勝又殊勝。

有一道場，香花供養，同修聚會，其中有殊勝因果。一人念，自念自聽。同修時音聲互熏互攝。此處常作道場，常修密法，此地已成

金剛地。

(2) 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

但能不忘，即是功夫。

如認為沒有地方，不能修，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淨土法門佛不問自說，就因為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一句佛號稱為顯亦可，密亦可。淨土法門是密宗顯說。只要佛號不斷，在煩惱、苦痛、歡喜中不忘，即是功夫。只要肯念，成佛一半。要搶救，搶一句是一句。

◎ 念到成片，一心不亂，理一心，事一心，都是證。一般說來，不忘即是證。苦樂忙閑老有這一句即是證。即是證明，即是憑據。不證這個，不能證正覺。

◎ 第一步證就是要從這裏證起。

不一心不亂，也能往生。不一向專念，不能往生。



要老念，苦也念樂也念。不必一句頂一句。心中老有這一句即是一向專念。

一向專念是因，一心不亂是果。一向專念，人人能辦。

(3)道場難遇。

經過動盪而道場仍如是莊嚴，在今天仍把佛法當作重要事，真是人間芬陀利花。今天有特殊又特殊的感覺。

總之，今生不了就慘了。能體會到這一點也不容易。一種從教理知道，一種則不學教也知道。

◎故云，不識一字，不礙成佛

謗大般若，必墮地獄

◎應知，因緣願力，出生善根，

佛法時時現前

塵勞處處解脫

◎ 一句佛號當下即是常寂光。

正念相續即是常。

湛然不動即是寂。

光明遍照之謂光。

◎ 起心即錯，動念即乖。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

常思淨土在目前，日用頭頭無缺欠。

「不于其中起分別，是故此處最吉祥」。

◎ 又，

最末，夏師說偈云：

堅持正念，相續不斷。



常寂光中，時時相見。

雖隔萬里，無異對面。

如人飲水，自己體驗。

「此偈乃大師實際受用，本地風光，決非庸流之說食數寶也」

蓮公大士《自警錄》（黃老摘選於第一會講授）

◎須先打破自欺一關，始有商量處。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功夫始有著手處。此一關不破，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

◎天錫之福，先開其慧。天降之罰，先奪其魄。慚愧奮發改過，皆天開其慧者也。忽昏惰自欺飾非，皆天奪其魄者也。

蓮公大士《自警錄》（黃老摘選於第五會講授）

◎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念佛時，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若矜躁卜度，希冀玄妙，或計功求速，或背境向心，即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隨識即染，依智則淨。

◎ 處事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坦蕩蕩鑿空衡平即第一念也。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或牽於感情，或激於意氣，則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徇欲即闇，循理則明。



貳、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一、第一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講於北京蓮舍

【夏太老師開示】（黃老摘自陳居士筆記）

辛丑三月十八日，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反復誦《心經》，觀照觀照，最要最要。認為得力，錯了錯了。趕快回頭，打碎再造。下午赴夏宅（帽兒胡同），在座黃、齊、劉。

那麼這一次呢，是談夏老師的開示（陳大師兄的一段筆記），另外結合著《自警錄》，也配合著一段。這筆記上頭已經說了，這是

六一年的五月，陳大師兄在這一天的上午，自己反覆地把《心經》一遍一遍念了多少遍之後，底下是他自己寫的一段，讀了多少次經之後寫了這一段：「觀照觀照，最要最要。認為得力，錯了錯了。趕快回頭，打碎再造」。

(一) 大死大活 打碎另造

這是陳大師兄總結了一下，他讀經之後首先提醒自己，就是要「觀照觀照」。「觀」字呢，就是「觀自在」的「觀」，「照」就是「照見五蘊皆空」的「照」。

般若有三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一切經典是文字般若，自己從文字般若的體會，在日用中去這麼看，就叫做觀照，這是粗淺的說法。觀照是很重要的，就是從佛經所體會的道



理，把它實現在日用裏頭，就是觀照。觀照就是這樣去觀照。「最要最要」，他體會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了。

「認為得力，錯了錯了」，這是他對於上次說過的那個問題說的。因為陳大師兄這個人自己很有涵養，待人接物、處事，很能容讓，很謙遜，大家都是很稱讚的，他自己也認為很是他自己的得力之處。那麼偏偏碰見我這麼個人，就把他這個得力之處，做了一個他很難以接受的批評，把他這個說是「德之賊」，是「鄉愿」哪！他是讀古書的人，所以他當時很生氣，他說：「這個『鄉愿』我懂啊，你這個話我懂啊！」一直不很服，後來他居然認識過來了。因為他認識過來了，這兒他自己來說了：「認為得力」，我過去認為我那個得力的東西，是「錯了錯了」。這一點哪，所以陳大師兄他供在家裡的諾那祖師頭髮，後來長出很大的舍利，最後也得到了（往

生）。很吉祥，一直在佛上，這樣往生啊，和這個是很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他能把自己得力之處也否定了，那麼其它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肯定的了。因此，夏老師後頭就說了：要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可躍進一步啊！後頭還說：「這是一個開始的東西呀。」回頭我們再把夏老師的話結合進去。這一段跟陳大師兄過去也很有關係，所以他後來認識到這個問題，替我們倆人念咒，給我們回向，他是感激的意思。

「趕快回頭，打碎再造。」這個不能再耽擱了，我趕快要回頭了，不能是按過去那個得力之處，欣賞自己的那一套。它難就難在自己認為最拿手、最好的地方，我的經驗、我的哲學，我這麼做的話，一切都是又保持了自己的清白，又不得罪人，怎麼著都還是不錯啊！這樣所以就好人也說好，壞人也說好。那麼你這個不好不



壞，事實上還不是個不好不壞，這裏就有假呀！這裏頭就是「德之賊」呀！一有一點假，你這個東西就不是真東西了。所以他就是「趕快回頭，打碎再造」，夏老師的話，「打碎再造」。這是這一天他自己的一个總結。那麼帶著這樣的思想，就到夏老師那兒去了，下午就到了夏府。這是在夏府的開示。

那一天呢，大師兄在座，我在座，還有那個劉某，所以（當時）在座的人大家現在很多人都是熟的。劉某嘛，現在是廣播學院的一位教授，在無線電上很有造詣。

【夏老開示：

問李：諸大祖師開悟後，為什麼念經？】

那麼頭一句話是夏老師說的，就跟大家說了一下。因為陳大師

兄談這些問題，所以夏老師就給大家說了說這個事，說曾經問過某老：「諸大祖師都開悟了，開悟之後為什麼還念經呢？」他不都解決問題了嗎？幹嘛還念經呢？問了某老。當然某老有回答，但回答沒有記。看來呢，這個回答就不圓滿，因為後頭有「○○老念佛不得力」，這一段的後頭有很長一大段都談某老的問題。這個事兒將來哪次專門談一次，擱在後頭一點兒。

某老真正是一個很廉潔、很剛直，在現在來說，就是一個行為很稀有的人，讀經之多是目前沒有第二個。現在咱們目前找，再找這麼一個人，沒有。人好也好極了，讀經也是非常深入，讀得非常之廣。但是，最後幾分鐘沒上去，他就是這一類。這裏頭還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就有這些事，所以我們值得專題的再研究一些人。這個問題沒有答，而夏老師有答案在後頭。現在我們按照這



個說下去。那麼某老呢，為什麼聯繫在這兒說呢？也就是打不碎的話，你再有怎麼怎麼樣的一種行動都正確，你再懂得很多很多經論，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你打不碎呀，問題是在哪兒？「我相」不淨！既然有了「我」了，什麼問題都不好談了。就這個問題上，我的體會是這樣。

【棒頭死去方能活 訝死佯活最不堪 生歡喜心，生報恩心。如起反擊心，為什麼有能受不能受，自己不碎。】

底下夏老師就舉了一些事兒，舉這個所謂「打棒子」，我上次說「打棒子」了。首先兩句是「棒頭死去方能活，訝死佯活最不堪」，這一棒打下來，真把你打得死掉了，這你才能夠真的活；就是在這個棒子底下沒有把你打死，你也就不能真的活。我們總覺得

打不死我才能活呢，打死了我怎麼活呀？所以宗門就說「大死大活」，沒有個大死就絕沒有大活；沒有個小死也就沒有小活；你不死一回，就活不了！

再說一句呢，「詐死佯活」就「最不堪」了。你這個死不是真死，詐死！詐死有自覺的、有不自覺的；佯活，我又說我活了，這個就最不堪了。「不堪」呢，我們說不堪造就、不堪救藥、不堪設想，就用「不堪」這兩個字。有時候我們說到某一個人，就說這個人簡直是不堪了，就不再往下說了。一個是不忍再往下說了，這個不好出口了；而再要說嘛，好像也就要鱗了我的嘴，鱗了我的牙了。這要說到這個人不堪，那就是到頭了，這樣的人是最不堪了，這是古德的話。所以「棒頭死去方能活」，「詐死佯活」就「最不堪」。



那麼這個「棒」呢，就超出了所謂給你提個意見那樣的「棒」字。所以禪宗就是「棒喝」。那德山祖師，這個人進了門之後，沒有話說，當頭就是棒，就是打，這個是「棒」；這個「棒」字底下那個「喝」，大喝一聲把你喝出去。北京話說「哈（hǎ）」出去，就是這個「喝」字，「喝」字大家念變了音了。高聲的呵斥，沒有什麼商量。在這個「棒」跟「喝」之下，你如果真的死去了，才能夠活。

這個咱們可以提兩個小的例子，怎麼死？怎麼活？大家也都知道這個事兒，在我二十二歲的時候，我畢業得比較早，就到開灤工作。我一直在家裏頭走讀的學生，一直是跟母親、跟兄弟姊妹非常好，所以一個人住在那個地方就很思家，晚上就做夢，夢見回家。我母親住這間房子，我就到了這間屋子，屋子裏的人比這還

多，人都扒拉不動，但是我就是看不見我母親。我就說：「我母親在哪兒？我母親在哪兒？」所有屋子裏的人都沒有人回答我的話。大家都是姊妹、同學什麼的，都在這個屋子裏擠滿了，一個一個扒拉著找也找不著。虛空說話了：「你母親到你家裡來看你去了。」奇怪了，我想「我從唐山回到家看我母親，我母親到我家去看我去了，哪兒是我的家呀？」剛那麼一想，所以那個緊就是要這麼緊哪，它不給你留縫兒。就上次說的那個「箭鋒相拄」，它不給你留縫兒；一留縫兒，你這個思想一來就全完了。「我問你，哪裡是你的家？」這句我就沒法想。我到了這兒，到我家看我母親，我母親到我家去了！那哪兒是我的家？這個思想就沒有路走了，這時候這個思路就死了，死了之後那就是活了。不但我做夢的那個夢醒了，就連現在咱們這個夢我也醒了。這麼很長一段時間，在這個時間之



後，不覺就慢慢開始了，就開始在領略，很微妙啊，這個念就開始一點一點動了，很微妙，嗯，先就感覺，先就連這個身都沒有，只是覺得這個空和樂，底下就覺得很妙……，這一下就全有了；「我」也出來了，房子也出來，床也出來了。哈哈哈……！這裏是舉一個例，怎麼叫死，怎麼叫活。就因為有這麼一個經過，所以再讀經，看禪宗的東西，就比較能夠體會，不是那麼胡猜胡想。都是這麼一條路子，你得死！它不過就是叫你死，死了之後也不是就一定活；死去「方能」活！你才能活，不是你死去一定活，你死去還要能活。當然我那算是小死小活，但我總之體驗過一次，就是在這間屋子裏，夢中的事。

再有，咱們再說近的一個例子。有一次，某老（當然也就是因為他跟咱們親切一點兒嘛），我們在談論問題，我開始用一點禪宗

的路數，那就不是講情面了，我就大拍一下桌子，他某老嚇壞啦！他這個人是很循規蹈矩的，大家在談話，他沒有想到我居然出現這樣的態度，他就大吃了一驚。（之後），待一會兒他就一定要給我磕頭。我說你怎麼在這磕頭，沒有這個事呀。他第二次來還要給我磕頭，第三次來還是磕了，我就回他頭。我向來是不管是誰，我都回。他就說：「我當時渾身的汗都出來了！」那麼彷彿他就好像這是《壇經》什麼這樣的一種味道啦。同時呢，他還是走他的熟路，他眼睛能看，他那綠度母陪著他，給他治病一個多禮拜，他還是那個熟路，所以又看見什麼了。那麼他也不能說是悟啊，但總是說在他思維跟不上的時候，有個突然的變化，你想一個人在這種普通天氣能渾身汗出來了。所以為什麼說禪宗一言之下能悟啊。他比這個再進一步呢，再進兩步呢，再進三步呢，這也可能就悟了。這就是屬



於有這個氣氛，總之給你自己一個很大的變化。為什麼有這個變化呢？他那個念頭也是驚訝得下不去了，完全沒想到，很驚愕，不是那個循規蹈矩，一步步想，一步步思維這樣的一些東西，這一套使不上了。出現了新局面，要真正宗門的話，大死呀，所以絕後更生（甦）啊！你真是死絕了之後再活，那就真正是禪宗所謂的悟了。你得死去了之後才有活的希望，這是一個真的事情。

有的人呢，就是彷彿知道這個公案，就往上湊得（個）數，所謂「詐死佯活」，自己以為是死了，自己以為又領略了，以為是活了；還有的人根本是造假，那就更不堪了。「詐死佯活」就「最不堪」了。聯繫到這，旁邊的小註也是結合這個問題說的。所以對於批評，人家來打，共同學道的人指出自己的一些錯誤、一些什麼，應當生歡喜心，進一步就應該生報恩的心，這都是正確的。

如果你還反擊，又討厭他、恨他，（你就沒辦法了）。有的人就是喜歡往旁邊想，最初一個想法很容易這樣想：「哎！他不了解我。」哈哈哈哈哈……，「他不了解我或他程度低，他不懂！」或者「他錯會，這個朋友他低！」這個你就沒辦法了。比這再嚴重一點，就是生反擊的心了，「噢，你這麼掃我的面子，哪天我得掃你一回！」種種的。

為什麼有能接受跟不能接受？分別就是對於自己這個「我」，到底碎了沒有？所以我們老說「打碎！打碎！」就好像成了一個口頭的、一種普通的這種俗套子的話了。結合經典說，就是你那個「我見」它破了沒有？你這老有一個「我」，所以聽見不順耳的，一批評這個「我」就不高興。你自己有個「我見」，一聽見說某某人不好，這某某人就是「我」，「我」就是批評不得的，是不是？



這就不高興了吧。所以，前頭一次我們同學聚會，那天在聚會裏，我們一個老同學習某，他說他聽見我們郵電學院告訴他我好些在運動中的事兒，他們當笑話說。他說，我有一天在那兒看那批我的大字報，看了之後在那兒欣賞，說：「啊，這一篇寫得不錯。」寫得不錯！他在那兒罵我呢，我說他這一篇寫得不錯。哈哈哈……，就是這一些，你這個跟「我」黏得太緊，你就會難受啊！

在住牛棚的時候，多少人睡不著覺，就聽見我打呼嚕。起先我不知道，他們說：「唉呀，你把我們都氣壞了。大家都睡不著覺，我們越睡不著覺，你呼嚕打得越響。」一般不讓回家，大家還無所謂；到了禮拜六不讓回家，大家就睡不著覺了。先就說是想家，想來想去，後來想睡覺了，就聽見我的呼嚕。大家都知道，我是一粘枕頭就打呼了。等到他們想睡覺的時候，我這個打呼就妨礙他們睡

覺了。所以就是說你這個「我」放得下放不下，這個影響也很大，因此有的人就在運動中遇不來，有的人在運動中得後遺症等等的。你「打不碎」有什麼好處呢？我並不是說我打碎了，不過就是我這個「打」，都是通過歷屆運動就打了，作檢查裏頭就都打了。我並不要另外開個什麼關打一打自己。就是這歷次的運動，什麼教師思想改造，什麼各大思想總結，就都打了。

【磨出秦時舊鏡子 藉人照己膽先寒】

接下來兩句不大好懂，「磨出秦時舊鏡子 藉人照己膽先寒」。這個舊鏡子說的是什麼呢？說的是咱們的自心哪。這個鏡子相當舊了，舊到什麼程度？是秦朝的舊鏡子。這是打個比方，秦朝當然說的是古代，就是說從無始以來的那個你自己，你的本來，你把這個



鏡子給它磨出來了。怎麼叫磨出來呢？比如一個念佛珠，你使出來了，就是我這個使熟、使亮了。那鏡子怎麼叫磨出來呢？鏡子亮了，能照東西了，這叫磨出來了。你把秦代的這個舊鏡子給磨出來了，這又是說什麼呢？就是說見到了自己本來面目，明心見性啊，這句話是這個意思。所以那個睦州也說「秦時輒轢鑽」，你拿一種秦時的鑽，都用秦代代表一個上古，比較老啊。這就代表無始，無始以來這個鏡子磨出來了。

底下一句話怎麼講呢？怎麼叫「借人照己膽先寒」呢？當把這個鏡子磨了以後，通過旁人就反照了自己啦！因為你磨出了鏡子，你就看出別人的鏡子沒磨出來，他就在這種顛倒妄想之中，也很想學道啊，但就碰過來碰過去，撞過來撞過去沒有辦法。借這些人一照，哎呀，我多少劫以前，鏡子沒磨出來以前，也這樣！不然不認

識這問題。我還是最近才慢慢認識。我從天津回來，我不認識這問題，覺得這事兒很容易，個個都是這樣，這有什麼奇怪，都可以開悟。經過這麼多年，看見一個個就是這麼困難，這個時候才痛定思痛，膽寒哪！膽寒哪！所以今生要「不了」就不得了，還得這麼轉哪！所以「借人照己」，看見一個一個這麼的，他沒有辦法，也是很誠懇，也是很努力，就碰來碰去，鼻青臉腫，沒有轍啊！就看到自己了，那我過去一定也是這樣。再要恢復這樣就不得了了，就是「膽先寒」哪，「借人照己膽先寒」哪。

【臨機豈得避刀槍 不是兒童戲一場】

所以修行這個事兒，底下就寫了，「臨機豈得避刀槍」，你哪裏能怕刀怕槍啊。「不是兒童戲一場」，修行這是大丈夫事，這明



心見性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不是大家小孩兒過家家兒。我最近打個比方，有很多人很著急，我說你不能像小孩兒玩積木。玩積木很快樓就搭起來了，有的時候手指頭一點這樓就塌了；有時候你不點，一晃它也倒了。所以基礎很要緊，基礎要鞏固，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基礎打好。

【我有願王做法鎧 饒他棒折愈生光】

當然不見得每個「打棒子」的都是大德，也不一定，但是你不要管他嘛。「我有願王做法鎧」，是法的鎧甲，我有我的願王做我的鎧甲。即使不是善意的、種種的，你看像通願法師，她那兒說著法呢，來人就罵她，罵完她就去摸她臉，說：「你這個人，你的臉皮多厚啊，你看看。」摸通願法師的臉，那就不是善意的了。你

看圓瑛法師也是，他在那講著經，底下就散傳單，罵他，還給他一份兒。這兩位大德都表現得不錯。通願法師無動於衷；圓瑛法師就是停了，待了那麼十多分鐘，接著講，一句話不說，這個很不錯，大家要知道。他為什麼要停十幾分鐘？這很自然，你這兒來這些東西，這個心不能再沉淀下去講經了。但是不久就定下來了，他不做任何解釋，就跟沒有發生這件事情一樣，剛才說到哪兒接著再說，這個是水平。我們這也是看，有的是假的，有時候「詐死佯活」，表現我很高，那個他說不定是想什麼。他也許是那麼想了：「你看，我這兒說法，我要不做點兒樣子給大夥兒看看，人家說我多不好啊，因此我毫不在乎，我接著往下講。」這假的，他的動機是什麼？他表演。這（註：指通願法師、圓瑛法師他們的表現。）是真實的，所以我們就要看真看假，你不能只看現象，很不容易。



所以這一段是關於什麼呢，也是聯繫了禪宗的「大死大活」，也結合了所謂「打碎另造」。那麼底下關於「死活」呢，還有一個淨土宗的「死活」，「念頭死，法身活」，回頭我們再說。另外，關於「打碎另造」底下也有，《自警錄》還有，所以這兩個問題咱們都保留下去，再發展。這裏就提了一個禪宗的「大死大活」，「磨出鏡子」的問題，也提出了一個「打碎了另造」的問題，這是今天這裏的主要內容。

(二) 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

【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根器不同，因緣不同，佛應機說法，智者大師念《法華經》得辯才無礙、法華三昧（藥王本事品）。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為各經原則。】

底下內容就回到上頭了。上頭不是問李中老嗎，「諸大祖師為什麼念經啊？」所以夏老師這雖然是這麼談，他這個自然的體系，脈絡是很分明的。「為什麼念經呢？」他底下就要回答這些問題了，就再用提問題的方式提出來：那麼你念佛、念咒和念經有什麼分別呢？是不是一樣？這個地方筆記，夏老師是不是作了正式的回答，或者是筆記沒記清，我們都不要管了，總之，這個還是很清楚的。是不是一樣呢？那本體當然是一樣，但是由於聽的人的根器不一樣，因緣不一樣，佛就應機給他說。說了密，你就要去念咒；說了淨土宗就去念佛；記載佛所說的這些內容就是經典，有種種的根器、種種的因緣，所以出現了種種的經典，也出現了種種的法門。

總之，這一切經典都是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是《法華經》上的話，一切如來只是為了一件大事因緣故，為了這麼一個



大的事情的因緣的緣故，所以才「出興於世」，才在世間出現。不然佛幹嘛跑到世間上出現呢？為什麼跑到印度中來降生呢？佛都在兜率內院嘛，那也跟佛都相等了，到人世間來這麼示現做什麼呢？是為了一個大事情、大的因緣啊！什麼大的事情？就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把佛的知見開出來，示現出來，顯示出來；讓聽的人來「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都是為了這麼一個大事情，而佛之出現於世，而說經。

這是一切經的原則，但是各個經由於根器不同，由於因緣的不同，而有種種的內容，因此讀經的功德就很殊勝。這舉了一個例，隋朝的智者大師讀《法華經》，讀到《藥王菩薩本事品》，這個藥王菩薩就捨了兩臂，焚了自己的身。那後人體會以為必須要燒掉身體才是真的，這就體會錯了，是表示捨掉了「斷見」和「常

見」。這兩條胳膊，就代表一個是「斷見」，一個是「常見」。所以我們學佛的過程就是這一件事，就是「捨見」！捨你現在原有的「見」。你抱著你原有的見不放，那進步得很慢哪！就像某人說的話，「我這個瓶子裏有細菌，我怎麼辦呢？那就慢慢去沖，慢慢去沖就越沖越淡，越沖越淡。」這個慢慢去沖呢，當然也可以解決問題，慢啊，是不是？你要是肯刷，肯消毒，這麼著它就快。但是還有人抱著不放，那就不好辦了，就是這個，所以捨「斷常」二見。

智者大師讀到這兒的時候，他就看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靈山就是靈鷲山，佛說法的地方，王舍城山上那個精舍就在那兒，多少經都在那兒說的，那個法會它儼然未散；諸佛、諸菩薩、諸四大眾弟子都在那兒聽法哪，沒有散會。那麼他就告訴南嶽思，南嶽思大師呀。思大師讚歎說：你這個是一旋陀羅尼，是「非子莫證，



「非我莫識」，不是你，證不到這兒；不是我，也沒有人能識、能給你證明啊。智者大師是咱們佛教上第一次作一個大總結的人。因為（佛教）從漢朝來了以後，有各種經典、各種翻譯種種種種的，智者大師在他那作了一個大的總結，所以就成了「天臺宗」。日本對於智者大師也是尊敬極了，國清寺，智者大師的道場，也是念佛往生。

這就說明什麼呢？夏老師舉這個例子什麼意思呢？說念經的功德嘛！我現在跟過去又有一點不一樣，我從前就不願意勸人說你修行這個不好，勸你換另一樣兒；現在我更是這樣。只要你這裏得力就行，這個其實都一樣。你願意念經就念經，你總得是真的。這個虛假的，有的人就是表演，有的人是走過場，完成任務，今兒我定了個功課，我不完成不行，那這個就得力很慢。而真的，那是「如旃檀，片片皆香」，所以是念經也好嘛。

【經從佛口出，薰習為成佛正因。一字一句，深信如此。】

底下夏老師讚歎經。經是從佛口所出，佛之所說。佛教給我們的就是這些。我們主要是要跟佛學，那佛教我們就是這些經典，所以你念經就是薰習。「薰」嘛，就是拿東西薰，薰衣裳可以拿香來薰。「習」嘛，《四書》裏面頭一句話：「學而時習之」，那「習」字的註解是什麼呢？麻雀跟那兒飛就叫做「習」。你看咱們念經，也就是小麻雀跟那兒飛，慢慢就越飛越好，這就叫做「習」。你看「習」字上頭是個「羽」字，那就是「習」字的意思。所謂練習，這好像人為的分量就重了；麻雀自己飛，這個事就有點兒自然。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體會，還要體會點兒自然。薰也是自然，你看包香的紙它就是香的，它不就是薰來的嘛。那個盒也香，你擋別的包它也香了。念經就是拿這個經，佛的話，佛親口所出，來薰習我。



們的心。這樣的薰習就是成佛的正因。這《無量壽經》的成佛正因品（往生正因品），第一句就是念《無量壽經》。《無量壽經》的功德今天這裏頭要講。一個字一個句咱們都這麼去薰習進來，都是成佛的正因，應當深信如此，就應該這麼信；對於持經，對於經的重要，應該是這麼信。

(三) 《無量壽經》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華嚴》不等于《法華》。最後滅《無量壽經》。】

圓教兩部經，一部是《華嚴》，一部是《法華》，這成了十宗裏的兩宗：一個華嚴宗，一個法華宗。既然是兩個經稱了兩個宗，這兩個經就不是正相等啊，要是相等的話就成了一个了。真正說到圓宗，那就是說到「事事無礙」，就是《華嚴》所獨有的。「理事

無礙」大乘經典都有；顯出「事事無礙」的唯獨是《華嚴經》。所以我們就是不站在一個所謂屬於哪一宗、哪一個門，沒有這個門戶的概念來說，那《華嚴》是突出啊，就是特別顯出「事事無礙」。淨土法門最主要就在這個「事事無礙」上。

密宗是最難信的法，所以我也不敢勸人信密宗，他根器不夠啊。我常常說，你去買鞋，一定要看跟你的腳號碼合不合適，你不能看見是出口轉內銷，價廉物美就買，這道理很簡單。學密你要持戒，要尊師。你真要懂得了《華嚴》的道理，懂得密宗的道理去學習，那再去閉關就沒有事情了。

那麼談到各經，《法華》當然是圓教，是殊勝的。可是《無量壽經》是什麼呢，就是中本的《華嚴》。但是我們為什麼讚《華嚴》呢？《無量壽經》就是中本的《華嚴》，《阿彌陀經》是小本



的《華嚴》，它所顯示的都是「事事無礙」境界；一中有多，多中又出現種種的一，一中又出現種種多，彼此是一套一套沒有窮盡的。

你看《無量壽經》，那國中遍地是蓮花，那麼多的蓮花，每一個蓮花有三十六百千億光，隨便其中一朵就這麼殊勝；一一光中又出三十六百千億佛。一個佛國中有這麼多蓮花，一個蓮花中要出這麼多光，一個光中又出現這麼些佛，你看這個就超乎你的思量境界了吧！你告訴人，黃某某頭上有這麼幾根頭髮，每一根頭髮尖兒上又有頭髮這麼多的黃某某，你說有這個事兒沒有？這不跟那個話一樣嗎。一個佛國有這麼多蓮花，一個蓮花有那麼多光，每一個光中又出那麼多佛，那不就等於說是，我有這麼多頭髮，我每一個頭髮尖兒上又出現頭髮這麼多的黃某某嘛。這個就是說，我們情見之中沒有這個事兒。而這種在極樂世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它「事事無

礙」了嘛，沒有這個礙。

而且一一佛，它不是就（只）示現一個佛呀，大家這個地方，我們看經千萬不要看得那麼粗啊，每一個佛都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你說一個東西示現出很多佛像來，這個事兒，那是個死的，是個像；但這每一個佛都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它那兒有實際作用啊！而這樣一個無量無邊的作用就是在那麼一朵蓮花之中，就是一朵蓮花，就是如此。這不是《華嚴經》是什麼？什麼別的經講這個？沒有！講「事事無礙」的那就是《華嚴》。當然《維摩》裏頭有帶一些。而這些在《無量壽經》裏頭，我這次作註解，就比過去進一步。上次拿給夏老師看，我的一個提綱，夏老師一看說：「好，《無量壽經》的工作以後隨你去搞。」所以我得到這個證明，我也就比較大膽。這次我就把《華嚴》這個十玄，這十種不可思議的，



都在《無量壽經》裏找到了，這個是哪一玄，這個是哪一玄。你反駁不掉，這事實嘛！《華嚴經》是這個境界，《無量壽經》也是這境界；《華嚴經》有這個玄，《無量壽經》也有這個玄。《華嚴經》有十個玄，《無量壽經》一一相符合，你說它不是中本的《華嚴》行嗎？

【○○老念佛不得力。】

底下這兒岔了一句，「○○老念佛不得力」，也就是在這些地方上。他也老聽夏老師講呀，但他不能真實地接受這些。他自己總還有個主張，他總是根據自己的主張來聽你說的，你跟我相同的，我也同意；你跟我不同的，那我還是我，那有什麼辦法！相同的嘛，那不就還是你也跟我一樣，咱們就同了；那不同的，我還

是我。那麼我見一次善知識，那善知識對我起什麼作用？不起作用啊！所以問題就在這兒，他這個不得力就在這兒。所以我說我們一年之後，恐怕咱們這個隊伍就要拉開了，看各人體會，體會快的人就可以飛啊！沒有體會的人，你就只好繼續爬。那飛跟爬經過幾年之後就不一樣了，隊伍就拉開了。就不是一團人在一塊兒，就有跑到很前很前的，就有很後很後的了。

【《法華》各章不連貫。】

這底下就談到了《無量壽經》了。說《華嚴》是這樣子，談《無量壽經》這是一段。說這個《法華》嘛，還有一個問題：各章不很連貫。《法華》說法是很特殊，你看都是佛說了多少年的，所以這個也是極圓、極妙，我們也很得恩哪。我的內人完全是得《法



華》的恩哪！這也很不可思議，也是在這個屋子的事兒。我就從久昌師父那兒聽到，正在錄，圓滿了。久昌師父那兒講的，聽到他們有《法華》，我就讓孫某給我借。他就很高興，說要借。另外他的侍者說：「我們還得念。」久昌法師說：「哎，先借給人家。」我聽到這話，人家還得念嘛，我就一口氣，大概一天一夜多，把這一部《法華》就看完了。看完之後，我說很好嘛，我就給我愛人講，就是這麼依著文，這麼消義（註：消釋，消除經文之難義，解釋義理之蘊結也。）的講一遍。講到一半的時候，她就放聲大哭。哎呀，那是從來她死父親、死母親都沒這麼哭過，放聲大哭啊，她說：「你們真笨哪！我過去是錯了，你們可是也真笨哪，你們早給我這麼講，我不早就明白了嗎。」我說：「那你很難得，我沒想到你是這樣。」我說完就出去了，站在廊子裏。一會兒他們就叫我進來。這個時間

並不很長，說：「你們看看怎麼回事兒？」大概我出來之後，她就起來小解，小解之後，自己不知道，回頭一看，嚇一跳，這個便盆裏頭出現這麼大個東西，自己不知道！就從身體裏排出這麼大一個圓的球，有排球那麼大。我小女兒就拿了擋在簸箕裏，一剖開，這麼厚，裏邊都是血，摞這麼老高。你說，一個人從身體裏頭排瀉出這麼個東西不知道，回頭一看才嚇一跳。那麼她本來肚子裏已經都沒地方了，大小便都漲，這個之後她又爭取活了半年多，這才得到往生。所以《法華》的功德是很殊勝的。但是《華嚴》那就是十玄哪，這個「事事無礙」最詳細了，而我們現在這個《無量壽經》呢，是中本的《華嚴》。

《無量壽經》的殊勝是什麼呢？首先就是這個經將來是最後滅的，就是佛是最慈悲的嘛，大家要知道。最後滅的時候，你們想，



那時候人是什麼樣的？要比我們又差得多了。從咱們讀書起，我們往往都是說：「哎呀，這些不如古了，這個世道越來越壞了，人心越來越壞了。」一直是這麼埋怨。埋怨到現在這時候，我們也還是這麼說。從前在我小時候，從來沒有說街上的人隨便就拔出三棱刮刀來給一刀，沒有這事兒。現在為什麼人這麼殘暴，而將來正是這麼發展。你要知道佛經的話，將來就正是這個劫，就是人跟人互相殺，不管你是誰，以至於把人殺光。咱們就是這個劫，以後下去，人類之消滅就是這麼消滅的。不是水火，而是刀兵；這個刀兵就是人和人之間互相殺，誰跟誰都不相信。殺掉你我活，他又殺掉我，這麼著就快了，你多少人口也不行。所以你看看，現在正是向這兒發展哪，那他就更不信禮義，更什麼都不搞了，什麼也都不懂了，所以就越到後頭越難了。而這個經到那個時候，到了幾千年以後，

人越來越不行了，它還能教化。到那個時候，你只要會念「阿彌陀佛」就是法師，他根器就只有那麼大的根器。他壽命也短了，他還沒有成熟就要死了。你看，沒有多少時間來給他，所以那就難哪。《無量壽經》還可以存在，就等於說，這種藥它能夠治那個（最深）的病。對於病人來說，這個病就是最深了、不好治了，而這個藥能治最深的病、最難治的病，那豈不是說這個藥最殊勝？這也說明這個《無量壽經》的重要性。

【唯《無量壽經》，從初發心到成佛，最後說娑婆苦，再說禮佛現光，殊勝希有，連宗帶教，都攝其中。】

而它的本身就是從阿彌陀佛初發心，怎麼見佛，怎麼出家，怎麼後來發願，怎麼後來會發四十八願，怎麼使這個願成就，一直到



成佛；極樂世界種種的殊勝莊嚴；這都說完之後，說怎麼才能夠往生，最後又說娑婆世界是如何五惡、五痛、五燒，五濁，對比嘛，欣厭嘛；你才知道厭離這個娑婆世界，你才一心嚮往極樂世界；而且再三教導，你要做人哪，你要忠信，你要行善，你要避免這個五惡、五痛、五燒。很少有一部經這麼全面。

所以那位王某，前兩天來了。他就是看了這部經，他現在接
受了我的意見，不是什麼經都要翻，他只翻兩部經，就是《無量壽
經》和《金剛經》。他從元徹師那兒借到了大辭典，他再一部一部
去註解。這個人還可以，文字很不錯。他見到正果法師，他覺得苦
惱極了，人都勾心鬥角很難應付，種種種種的。正果法師告訴他，
讓他「去煩惱」。他自己就體會，他說我這個去煩惱，也就是要知
道這個煩惱不好，但也不能去壓它，你要去壓它的話，壓壓壓，

現在好像沒有煩惱了，將來有一天這個煩惱要是爆炸一下，那不得了，更壞呀。他這一些個自己體會的觀點還都是不錯的；也有心願想弘揚《無量壽經》。他就是看到這個《無量壽經》是最應機，既說了極樂世界最上殊勝的第一義諦，同時也沒有離開世間的這一切覺悟。我們所謂人，一個為人，應當是儒家所說的「五常」這個道理。這部經是最全面，一部經包括了很多經。

那麼夏老師特別提到「禮佛現光」，說這個「禮佛現光」是殊勝稀有啊；再有就是說「禮佛現光」大家都親眼見，這是個證明。極樂世界咱們沒看見，當時無量壽法會上是兩萬人，大家都看見極樂世界了，這不就是個歷史的事實嘛。就跟古時候人看見拿破倫，我們沒看見拿破倫，拿破倫有沒有啊，是不是？中國人都沒看見拿破倫，但是古時候外國人看見了，那也不就是一樣，這不就是古時



候印度人看見了嘛，看見極樂世界，看見阿彌陀佛，大家親眼見嘛。所以「禮佛現光」。

【前後銜接。報身看見也不得了了，法身八地才見。十六觀很難。如黃金山出于海面，太殊勝。】

再有，這個稀有啊，就是底下說的，它從觀想說是最容易的。

《觀經》十六觀大家修習很難哪。至於佛來說，報身的佛大家看不見，那法身佛更不容易見了。開悟之所以可貴，就是他能見一見法身。佛的報身能看見也不得了。法身真正要常見，得八地菩薩才能常見，所以所謂開悟，為什麼說迷就是凡夫，悟就是佛。你在這個地方，八地菩薩才能見的，你凡夫也見。而且到了九地、十地、佛之所見也還是這，不過就是他見得更透就是了。所以這個法、報、

化三身，我們不要說是親眼見了，就是觀想來說，按《觀經》就是很難觀得成功，不容易啊；那麼按《無量壽經》，隨著文入觀就比較容易。《觀經》裡那多少由旬，多麼大，要求很細緻；你觀一個白毫，白毫又轉了幾圈，又是八棱的，又中間是空的，這個都是很具體的一些相，咱們凡夫觀不成啊。所謂「境妙心粗」，佛的境界很妙，咱們的心很粗，凡夫觀不成，只有定下來才能觀，但凡夫一般還不能定。可是觀《無量壽經》這一段，大家就都可以從這個隨文入觀，念到這兒的時候，阿彌陀佛顯現，在這個清淨大海之中現出佛，佛身光明無等倫，隨你的心量大小……。

【從此篇發心會經，夢蓮池大師。夢示三次，看見菩提樹，喝了甘露。】



夏老師就夢見到極樂世界見蓮池大師，這裏頭提到是三次夢見蓮池大師。在這個夢中看見了菩提樹，飲了八功德水，飲了甘露，親自跟蓮池大師討論。你們府上那張像，就跟夏老師所見到的極樂世界的蓮池大師的像是一個樣。夏老師不肯多說，後來我問他，夏老師告訴我就是這樣，哈哈哈……，很年輕很年輕，是密宗的一個祖師像。一般說蓮池大師八十多歲了，一往生之後跟那個是一個樣。這都是得到加持啊，所以這一本，夏老師會的本，決不是任何一個凡夫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佛力。一方面夏老師本身就超凡，再有呢，夏老師得到加持。事實上我們真正要在佛教裏做一點事情，都離不開佛的加持。能做成一點點事情，離開了佛的加持，專靠自己，可以說是無能為力啊。

這裏頭提到一句，《無量壽經》的好處是一連宗帶教，都攝

其中」。《無量壽經》不但是教，而且是宗。《無量壽經》這會本的殊勝，這次我在裏頭發現了「三個真實」。一上來說，這些大菩薩都「開化顯示真實之際」，你們背《無量壽經》，你們看見沒有？這兒都有這個。「開化顯示真實之際」，一個真實，「真實之際」；佛一放光，阿難一問，佛就回答，說佛之出興於世，就是要給眾生「惠以真實之利」，又一個真實。「開化顯示真實之際」，給大家夥兒什麼？給大家夥兒是「真實之利」。怎麼出現的極樂世界呢？是法藏比丘「住真實慧，勇猛精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這個「妙土」是「真實慧」所現出來的，他是住這個「慧」才莊嚴這個「土」，這個土不就是「真實慧」所莊嚴的嗎？所以《無量壽經》這「三真實」，這是我第一個人這麼說的，這意義很深了。所以夏老師這會集，他把好的都挑到一塊兒了，所以就為任何單獨的



一本所未有。它這「三個真實」是好幾本湊到一塊兒的，湊出來的。「真實之際」就是法身；「真實慧」就是般若，「慧」不就是般若嗎？「真實之利」是解脫嘛，你還有什麼叫做「利」啊。所以你看「涅槃三德」，什麼是「涅槃三德」？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到咱們《無量壽經》就是真實之際、真實之慧、真實之利。由於開化了「真實之際」，所以能給大家「真實之利」。為什麼有極樂世界？是「真實之際」的顯化，是住於「真實慧」之所莊嚴，因此能給大家以「真實之利」；你之所以能得「真實之利」者，因為這個法是「真實之際」，是佛的「真實之慧」。那天我跟明真長老說，他說：「你這個單寫一篇文章。」現在不打算寫，哈哈……。它本來是活的，就是往往我們的心量就把它割裂了。

這個天親菩薩，所以我說他能懺悔啊！他不是說小乘嗎，後

來說要來懺悔，就作這個《往生論》。《往生論》有一句話，他說「極樂世界三種莊嚴」，「國土莊嚴、佛莊嚴、菩薩莊嚴」，這三種莊嚴入「一法句」，入到一個法句裏頭，這不就是禪宗了嗎？所以連宗帶教。一法句是什麼呢？一法句就是清淨句，就是禪宗老說的「末後句」，就這麼一句。這極樂世界三種莊嚴就是一法句，一法句就是清淨句，說到這兒不再說了，那就完全是宗，禪宗，你自己參去吧。那麼天親菩薩他就說下去了，這一法句是清淨句，是什麼？「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所以就是說，咱們這個法是「連宗帶教」。

我們不是一個執著的，所以後頭也有解決這問題啊，這阿彌陀佛給大夥說的法，「覺了一切法，猶如夢幻響」，要知道一切法都如夢如幻如響；那麼你「滿足諸妙願，必成如是刹」。所以成就極樂剎土是怎麼成就的？是你覺一切法如夢如幻哪，不是拿這個極



樂世界當成一個真的，當做一個什麼什麼，一個像咱們自己家裏頭打個櫃子那個思想去莊嚴的。底下說「知土如影像」，知道國土如影子，「恒發弘誓心」，就受記可以作佛嘛，「通達諸法性，一切空無我。專求淨佛土，必成如是刹」。所以「理」跟「事」是圓融的。不是「理」是一邊兒，「事」是一邊兒。一說到空，沒有了，就沒有極樂世界了；一說到有極樂世界，就沒有那個理了，那它就是兩邊的。「理」、「事」是無礙的，是圓融的。所以宗、教一切一切，都說明這個淨土宗《無量壽經》殊勝啊，顯出「宗」、「教」都在裏頭。

【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底下又說到這個經是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這個經是非常之

權巧，種種的方便，把第一義諦都顯出來了。所以顯的這一切，講的理、說的事，這一切一切都是說的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咱們眾生都是落在「二」上，就沒有這個「第一」了。第一義諦就是勝義諦，真諦，也即是真如實相。

【盡說相與金剛矛盾。】

黃：實相無相。錯會在無字。落在四句內就不行了。】

可是底下這記得是差了一點，說是「盡說相與金剛矛盾。」就是說，看來有人認為《無量壽經》盡說的是事相，就跟《金剛經》矛盾了。這個就連法源寺的某法師還是這樣認為，他就跟我說：「淨土宗好是好，就是著相一點。」我不好意思跟他說，這個淨土宗都原本是不著相。我把夏老師這個會集的說了一說，我說：「看，這還



著相嗎？」他說：「這就不著相了。」一般是這看法。夏老師就說到這兒，說到有人就覺得好像盡講這些事相，跟《金剛經》說的「無所住」、「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一切，好像是矛盾。這個話記得沒有十分清楚，不過擋在這兒我們還看得很明白，那看我這個插話也就看明白了。

我這兒插了一句話，因為《金剛經》說的都是實相，一般人就認為實相是無相，而咱們《無量壽經》說了這麼些相。《般若經》說的實相是無相，咱們經說了這麼多相，所以在這個「有」跟「無」之間就發現矛盾了。這樣一個認識是一種錯會，錯誤的，可以說是誤會。誤會在什麼地方呢？就誤會在「實相無相」的這個「無」字上。

實際上說的這個「實相無相」，到底是有、是無啊？這個不

落在「四句」之內。什麼叫「四句」呢？說「有」是一句，東西這是有，極樂世界是有的，咱們這個世界是有的，這說「有」是一句。說「無」、說「空」是一句，沒有，都虛妄，這是一句。當然都不對，說「有」也不對，說「沒有」也不對。再說呢，「也有也沒有」，就是「亦有亦空」，「亦有亦無」，這是第三句了，還是不對。再一句呢，「不是沒有不是有」，兩個都排除，還是不對，這叫四句。所以說法要離「四句」，我們體會也得離「四句」。

上次那個法源寺講歷史的某某某，現在被大家趕走，他就講「沒有極樂世界」。他跑來問我，他說：「你說極樂世界到底是有？是沒有？是怎麼個有？是真有？還是什麼什麼有？」我說：「極樂世界的『有』，不在四句裏頭。」他就沒法再跟我辯論了，哈哈哈哈……，不在這四句裏頭。



但是我們一起心動念就在這四句裏頭，你落在四句裏頭就錯了。不落在四句裏頭，請問如何想啊？目前呢，你先別管，你先暫時承認下來，四句裏頭這不對。這麼樣的話嘛，就是說，你所體會的「實相無相」就是沒有，不是那麼講，那麼《金剛經》和《無量壽經》並無矛盾。你現在暫時這麼接受下來，就很好。一落在四句之內就會發生些錯誤，就會發現這跟這有矛盾。這個四句是不對；你要倒過來，你要對了之後，四句都對。所以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你能理解的，這個是極為微妙，說有也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也有也沒有也可以，說不是有不是沒有也可以。你要不對，你怎麼說都不對；你要對，你怎麼說都對，所以「是則總是，不是則總不是」。你沒有悟之前，你怎麼說都不是；你悟了之後，你怎麼說都是。這不是不講理了嗎？他悟了的人，他怎麼怎麼說，他心裏不是

你所體會的那個「有」、「無」，也不是你體會的那四句裏頭。

所以良遂有一句話：「眾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眾人不知。」大眾所能知道的那個知處，知道的那些地方，良遂我都知道；我良遂知道的那個地方，眾人、一切人你們不知道。所以上次跟C某某說了一下，我說：「你知道的那個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你不知道。」他就是炸了，他就跑去跟L某某研究，L某說這恐怕是人家的三昧，咱們也不知道他什麼境界。其實這不是什麼三昧不三昧，就是良遂的這個話。良遂直說了，他就範圍廣了，他說眾人那就包括一切人了，那這我只說個C某某嘛，我說：「你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你不知道。」怎麼解釋啊？大家所知道的都是在生滅裏頭。你們所知道的不總是在生滅裏頭的嗎？所以良遂總知；良遂所知道的那個東西，離開生滅，所以眾人不知。就是這個，眾人



呢，不是就總不是；這良遂，他是就總是，就差這一點。這就把所謂《金剛經》和《無量壽經》這一些矛盾，我這個插話……，這個不再說了。

【經無高下，根機有高下，悟與未悟都念。】

底下呢，夏老師就說，經都是沒有高下的。我們剛才說了這個《華嚴》最高，實際上說是沒有高下的，到了圓人就法法都圓了；到了圓，那一切都圓了。要執定就是《華嚴》最高，別的就低，這就不叫做圓人了；圓人就沒有一個不圓了。但是根機有高下，修行的人根機是各個不同，但不管你怎麼樣，你悟也罷不悟也罷，你都要念經啊。

(四) 念頭死事一心，法身活理一心

【念頭死事一心，法身活理一心。】

底下就談到一個「死」、一個「活」。這就是咱們淨土宗的死跟活，「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這大家常常都熟悉的。咱們念佛念到事一心，進一步念到理一心，這個就把這些話匯合到一塊兒了。「打得念頭死」是事一心；「許汝法身活」，大家注意啊！念頭死不是說必定法身活，許你法身活，在這之後才有法身活，法身活是理一心。這也是一個死和活的問題，你沒有個念頭死，哪後頭有個法身活呢？

這個事一心、理一心，咱們稍微把它舉一點近代的事情來說一下。這個作《佛說摩訶阿彌陀經衷論》的王耕心，是正定人，清朝末年他寫了一部書。這個人和他的師父都證到了事一心。事一心



不是那麼容易，不是像某某說的，那一心不亂，好像念佛就應該這樣。哪兒那麼容易啊！他知道什麼叫事一心？事一心是什麼境界？

王耕心的師父是個比丘，很用功，修淨土，兩次閉關。第一次閉了一百二十天。現在咱們眾生的根器，想七天解決問題就不大夠，那是佛當時的時候。大家越來垢障越多，障越深就慧越淺，只有比古時候要加倍用功才行，所以要得到這些境界是不容易啊。這第一個一百二十天沒有到一心，第二個一百二十天達到了事一心。到了這個時候，他的境界全不一樣了，就是極樂世界現前，自己本人這一句就這麼念下去了，自己就完全不吃飯、不睡覺。所以在第二個一百二十天之中後期達到這個境界，但他只到事一心，沒有到理一心，沒有悟。那這是什麼呢？這就是說念佛的這兩個，也可以說是兩關吧，進入事一心沒有達到理一心。

那麼他的弟子是個在家人。這個弟子呢，他那很講究，他是講得很詳細，那房子應該是什麼樣，門應該怎麼樣，什麼人招呼，那護關得很嚴格，吃什麼什麼東西很講究，他那具體的閉關方法都說了，一百二十天一個關。弟子就差一點兒了，弟子到第三個關，第三個關的末了才進入一心，時間也比較短了。他自己都以為是不行了，後來還是不管，堅決、堅持，到了第三個關出現了他師父的那些個境界，但是比他師父的境界又低一點。所以，知道事一心不是那麼簡單，不是說你就是念的這樣子，這就念到事一心了。到事一心的話，見惑、思惑就要落了。

我這個猜測，夏老師在天津當時是進入理一心了。王耕心和他師父兩人，他們自己承認沒有到理一心；理一心，那般若就現前了。所以在禪宗方面，我這個得力，主要得力於夏老師。當然別的



大德，我的師父開悟的也有，禪宗也有，密宗也有；但是關於禪的方面，夏老師對我的利益是最大的。就剛才我給大家說的那個夢，那很多人都是贊成的，有的人笑，有的人是不說話，有的人是很表揚一番，只有夏老師下了一句：「還須轉一轉」。他不是過來人，哪有這個話呀？還得轉一轉。天津回來，夏老師一方面是證明，一方面是肯定，一方面又指出不足之處。那王上師給我證明，就說「如是如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汝如是，我亦如是」，你是這樣，我也是這樣，「善自保任」。所以這個上師對我也是很深的恩哪，這一點給我很大的勇氣。那夏老師呢，夏老師還給指出你不足之處，告訴你「還大有事在，大有理在」。這真實，真實有時候就是不容易認，就是這個。所以在夏老師八十歲過生日的時候，我寫了幾句讚，我說大家都是聞名、慕名而來的，都來天天見面；雖然

天天見面，不知道老師是什麼樣兒啊。他也稱讚，他是矮子看戲。大家懂這話嗎，「矮子看戲」？從前這戲臺都是站著看戲的，矮子看戲，就是人家叫好，你跟著叫「好！」你其實啥也沒看見。所以說，讚歎夏老師的人都是矮子看戲，你不知道好在哪兒。但是你雖然不認識，只要見一見，聽一聽都得很多很多好處。

而且還有這樣，這他是一個三昧境界。三昧境界之後他是心相應法，你入這個三昧之中就是如此。你不入這個三昧之中，那一切見佛見光、不吃飯、不睡覺都不行了；你得入在這個三昧之後，這些境界就現前，這個叫心相應法。得了陀羅尼就不這樣了，你這在貪瞋癡，你在罵人，你在搞什麼什麼，這一切它都現前。所以陀羅尼和三昧不一樣。得三昧，你要入了這個三昧，這個三昧之中所有特殊的東西就出現。



所以念頭死是事一心，法身活是理一心。咱們如果要達到念頭死，就「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多說一句廢一句，多念一句是一句」，那麼把法就得到了。就得到了事一心，那就是方便有餘土了；到了理一心就是實報莊嚴土了，就是菩薩。菩薩是一位一切位，就是成佛。

我就問過貢噶上師，我說密宗講即身成佛，我問說往生淨土是不是即身成佛？貢噶上師說：「你說往生哪個淨土啊？」所以這個上師都了不起啊！貢噶上師了不起啊，不是一般的活佛。我的師父有好些，我不是都普遍一樣的讚歎，我得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讚歎。「你是說哪個淨土？」我說：「西方極樂世界。」「噢，那就是即身成佛。」你達到理一心之後，破一分無明，顯一分法身，你就是實報莊嚴土，圓教一地就一切地。而且按《觀經》說，你就不得了了。

了，你當時可以分身一切世界見一切佛，就可以得一切陀羅尼，就可以在一切世界跟佛這樣去度眾生，分身無量，你說這跟佛還差多少？哈哈哈……，這按《觀經》說嘛。所以這個法門它是很殊勝，很殊勝啊。

(五) 未到家如何辦

【未到家如何辦。亦經亦佛，一卷經一千佛。念佛不收心，念經能收。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久之不知不覺，能所根塵合流，能達到寂滅境界，如觀世音，聞薰聞修證金剛三昧。】

那麼底下夏老師給我們設想，你們沒有到家的人怎麼辦呢？既沒有事一心也沒理一心，怎麼辦呢？你也就又念經又念佛，所以這就很具體了。念一卷經，念一千佛，給大家開出了具體的數來了。



底下還有很重要的話，念佛不容易收心，所以大家常常說，「我這個念佛怎麼老容易打妄想啊。」念佛不容易收心，正因為念佛的時候妄想容易進來，所以在打妄想的時候，我們念佛也容易進去，這事情都是有來有去的。你必須要懂得這個道理。就在你貪瞋癡時，你還可以念佛，這不是念佛可以到妄想裏頭去嗎。那倒過來，你念佛的時候妄想也容易進來，這才是合理的事情嘛，所以念佛就不容易收心。但是念佛，在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念。這個念經，你不坐下來，不清淨，不收收心，你怎麼能念經呢，是不是？各個法門都有它特殊的殊勝之處。所以「念佛不收心，念經能收心」，齊大師兄說過：「我念經倒好像比念佛的時候好。」這跟夏老師是一樣的意思。念經他容易收心，因為什麼？你隨著經文這麼念，你心就在這上頭。

「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這個「保」字我是費了好久時間才看出來，陳大師兄記了一個吃飽了那個「飽」，這個「能經內飽」是什麼？後來我琢磨琢磨，恐怕是記錯了字，這是「保」字，就是在大範圍之內，能夠在念經的時候來保持住收心。一般人能做到這一步，也不是絕對的。你老念了，久之你不知不覺能所就合流了，根塵也合流了，你能念所念不知不覺就忘了。「根塵」，「塵」是外面的這些色、聲、香、味等等；「根」是咱們眼、耳、鼻、舌等等的，這個也就合一了，合流了，那就能夠達到寂滅的境界。所以念的時候就是這樣，不知不覺，不知不覺啊。念經念佛，能收心不能收心，總之老念老念就能這樣，就像觀世音「聞薰聞修證金剛三昧」。所以就開出一個數，念經一卷，念佛一千，兩個都念。



(六) 開悟了爲什麼還念經

【開悟為什麼念經？佛佛相念。極樂境界，為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

這個底下就答覆了，開悟了為什麼還念經啊？就是「佛佛相念」。佛不是一種寂然無知，什麼都沒有，那樣就錯了。六祖也說，我的法門是「無念為宗」，「無」是無一切相，「念」是念真如。所以阿難問的問題，他就知道佛今兒為什麼這麼殊勝，現這個光明，那麼一定是佛佛相念，今兒佛一定念佛了。佛和佛是想念的，他心是通的，是一個。這就是開悟後為什麼念經，悟也就是佛，佛佛相念，所以悟人照常念經。

「極樂境界，為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極樂世界雖然是事相，但也就是妙明真心本來所有的東西。經中所講的都是些極樂世

界的境界，《阿彌陀經》和《無量壽經》講的很多。開悟的人不就是明心見性，見了這個本心嗎，那極樂這一些現象就是本心嘛，所以開悟的人還是念佛，還是念經。

【非止。如止，知其所止。處處對比。】

底下就提到「非止」。念佛不僅僅說是一個「止」。這也是很多人的一個錯覺，好像念佛就是念到我什麼都不生了，止。所謂「止」和「觀」，「止」就是入定不動了，「止」嘛；「觀」是觀照。念佛不是個「止」，而是什麼呢？如若說是「止」，就是「知其所止」，念佛的時候我知道我心之所住。所以這兒提出來不是個「止」字，是個「知」字。當然這個文字中恐怕還沒有十分把夏老師的文句記錄清楚，但這裏頭念佛不僅僅是個「止」，這個



完全是對的。但是底下提出一個「知」字，「如止，知其所止」，「知」！所以就整個說起來就是一個「寂知」。「寂」是寂默，寂而常照那個「寂」，寂而知，說到根本這個心就是一個「寂知」。咱們就是得苦思苦想，都是動，起心動念，動才知，那就是妄動，就是妄想；這如來的境界是「寂知」，不動而知。你光說個「不動」就錯了，不動而「知」！關鍵在這兒，「止，知其所止」，清清楚楚。

剛才我們就是把《無量壽經》介紹了；兩個念佛的「一心」介紹了；又提出這個法門，也回答了上次的那個問題了：念佛、念經，這個開悟了幹嘛還念經啊；底下就再說到了《無量壽經》的好處，處處對比，極樂世界和我們對比，讓眾生生欣厭心，這個就是前頭這一部分，都討論得很深入了。

(七) 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最後就是一副對子，就掛在你們客廳的，「初六允升大吉，上九視履考祥。」《易經》的一副對子，就是講這副對子，這副對子對我們還是很有用的。「允升」呢，這個《易經》是講的升卦，升卦呢，上面是坤；底下是巽，「地風升」。「地風升」，升卦。這個「初六」是升卦的第一爻（註一）；地風，底下是個陰爻，所以初爻是陰爻，叫允升大吉。「地風升」這個卦象是什麼呢？上頭是個坤卦就是地，巽是為風又是為木，是木，是植物，植物在地底下，它就要生長，取這個象就是一種自然生長的意思。所以這個《象》就說了，說「地中生木」，就是地底下長出植物來了，這叫做「升」。



【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內剛外柔。】

「君子順德」，夏老師《易經》很熟啊，「君子順德」，這是《象》的話：「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底下不是說嘛，「積小以高大」，《易經》的原文是積累的積，小的東西積累起來就高大了。就是說樹木增長是一點一點的，積累起來成大樹，所以是「升」。這一卦還有一個特點，它就是「順」，有沒有體會這個？天的德是剛，乾剛啊；地之德，坤卦就是順；巽卦又是順，巽的意思就是順，所以上頭一爻，下頭一爻都是順，所以告訴我們要順，順乎自然，這裏頭不是什麼勉強做安排。所以我老是說你別橫使勁，橫使勁就是不順。你推車上山，順勁就對了，你要不順那還翻車呢！所以這個卦，上下兩卦，內外兩卦都是順，所以以這個為象，是這個地中有木。

初爻「允升大吉」，允是什麼意思，允是信。這個非常非常有意思，不然夏老為什麼講起來就講到這個《易經》呢。初爻的時候，剛剛開始，底下那還沒長出來呢，這個問題剛開始嘛，可是下頭的那個東西在地底下長的，它必然要長嘛，雖然還沒有長出來，你可以相信它必定長出來，就是這一爻。大家都可以相信，你們每人、每人、每人的佛性都可以長出來，這就是「允升」，這就「大吉」。要順著勁，順乎自然，所以我們就是順，而不是橫做安排，這就是大吉。這是這一卦，升卦。

【虛心，回頭看，考驗吉祥。】

底下那一個對聯呢，這對聯對得很好，履卦。履卦的最末一爻，履卦是「天澤履」，上頭是乾卦，底下是兌卦。「天澤履」，



天在上，澤在下，這是禮節，有尊卑呀，所以禮也就是「履」，這個「履」就是咱們這個步履的「履」，這是禮節。這整個的卦來說，就是「履虎尾，不咥人」，這不念不「至」人，不「咥」（音蝶）人，「亨」。它這個卦，就是咱們這個環境來說這都是……，用劉某的話來說，（這是這一個大學派，研究《易經》的，確實是很有實際的修養的人。）他說，人世無非是危機呀，所以就是「履虎尾」，像這個乾卦非常剛啊，處處都是危險，你只有和順小心，這才可以吉。因為這個兌卦是代表，兌為悅，是歡喜，也是很愉悅；你雖然所遇的是很剛強，但是由於你很愉悅，而你所行者，所奉者是道，所以文王就說這個卦「似危實安」，看著好像危，而安，如履這個虎尾，你跟在這個老虎尾巴後頭，但是老虎不咬人，所以還是好，這是整個卦之象。「天澤履」，這個「履」呢，也就是說，

你跟著這個虎尾巴後你要實踐，實際這個「履」就是實踐。等到最上一爻了，第六爻了，你都登峰造極了，你就沒有可做的了，你都到了頭，爬梯子你都爬到頂上去了，你不能再往前進了，所以「上九」就「視履」，看這個「履」，「考祥」。

這都是《易經》的原文，所以這個對子對得很好，兩句都是。那個是升卦的初爻，這是履卦的末爻，他就把這個集合起來對，所以這種集聯，就在對子說也是難度很大的，而且對於我們修身養真都很有幫助。

「視履考祥」，就是你已經沒有可往前走的了，你就回頭看看你以前走的。這意思就拿我的話說，我常常跟大家說，大家要善於總結，你做了之後總結一下。我們這做的還可以大一點，我老跟大家說，你看一看，我們這些人誰是好一點，進步一點，誰失敗了，



誰怎麼失敗的，自己怎麼做的，這一切一切你回顧回顧，總結總結。底下這原句就是：一個就是你現在一點點在取得進步，順乎自然，順著這個勁，都叫他自然而然的生長，這個事咱們就是從這兒開始了；但是不斷之中要回顧一下。我常常這麼說，我每天都有個安排，到了晚上考慮這個安排我完成了沒有？完成的好壞？就是回顧一下，所以這兩句也就把……，而這個就很吉了，所以是這個象「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原來這個只說了一半，後頭底下還有一個「其旋元吉」。

「視履考祥」咱們把它解釋為總結，還是不錯。「其旋元吉」，「旋」，旋轉的那個旋。「其旋元吉」，有人把這個「旋」解釋為周折，折旋之意思，就是反復之意思，反復這樣就很好。這是我從河南回來，我看了這書，我就下了小批，我說他這個「旋」

字的解釋，還沒有盡《易經》的意思。這個「旋」字這麼講，當然還是對了，但是就是說，因為夏老師這副對子沒引到這裏，夏老師沒往下頭說。這底下是我的話了，這個「旋」就是什麼呢？怎麼叫「旋」呢？我們做事一切都是跟外面有接觸，我們從外面這個事兒返回來，這是「旋」。你比方「聞」，那就是一般的聞，我返聞，就是「旋」。所以我把這個「視履」，「其旋元吉」解釋為什麼？是「觀心行處」，觀你自心所行的地方。再說起來就是「觀心」嘛。你不是跟著色聲香味觸法，而是這個「旋」，返轉過來，這一返轉過來就「元吉」，最大之吉也。這是我對《易經》的這個解釋。所以夏老師也是說，這個「視履」是什麼？就是虛心哪，回頭看自己，自己這一生，自己這一天，自己這一年，回頭看。回頭看，大有好處！自己還是能夠知道，只要你真正虛心，好好地回頭



看，怎麼走過來的？哪對？哪不對？這個很重要，拿這個來考驗吉祥。你對了就吉祥，所以《易經》是講「吉」，「吉」就是說你這個對不對，對就吉啊。

那麼這個就是夏老師把當時掛著的對子，給我們講了。也是我們這些學佛的人，一個就是說要有信心，相信我本具一切，我就這麼薰習，它必然增長，雖然還沒出來，必然增長，要具有這個信心。而同時「戒慎恐懼」，「視履考祥」，我這一天怎麼樣？我總結總結，我得力不得力？也不是就說，我自然就增長，我相信這個，我就睡大覺了，我也不管了。自己總結總結看看，檢查檢查，檢查發現問題，你還是很自然而然的嘛。不好的東西，有妨礙的把它扔掉；好的就鞏固。這也是很自然，還是順著這個勁兒嘛。你拔苗助長就是橫勁，那是不行的。你整個不管，也不澆水了，也不灌

溉了，一年都不去看一看，這個種的林子能成活啊？不行吧，是不是？所以就是這，這也是辯證的。

【先無我相才無其它相。】

最後就提到，先得沒有「我相」。就是剛才我說的，為什麼打不碎？為什麼種種障礙？為什麼修行上出種種問題？實際上這個根就在這個「我相」上。總是有個「我」字在這兒，不知不覺在這兒啊，種種地方，不管是程度高程度低的，有各種不同的「我」呀！到了《圓覺經》那是說，你認為你自己是悟了，認為你自己證了，還都是我相，還都是四相裏頭。這個是要很深入啊，我們沒有誰能逃出這個問題。你只有沒有了我相才沒有其他的相。所以現在不要去管別的，我這又是法相，又是執著不執著了，你只要先不要老突



出你個人，不要老從你個人出發，老是你個人那個成見，老是考慮個人的榮譽、地位，我自己的愛。我不是說了嘛，這個我相包括我的愛好，我的見解，我的生活習慣，我的這個什麼個性，這一切總之都是我相。什麼叫我的個性？你那個性，「我」都成了性了！還發揮我的個性。你發揮你什麼個性，發揮你的我相！你要是沒有我相，還有什麼叫我的個性？都以為我要強，還覺得很光榮很正確呢，我有我的個性。什麼個性？我相！

【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可躍進一步。】

底下說，「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可躍進一步」，都很懇切。你不打碎，你就慢慢這麼薰習，你好好下功夫也可以有進步。但是說，一種就是可能不知不覺有的就走上錯路了。假定不走上那些錯

路，你就是不「打碎另造」，你也在那兒用功，那只能就像剛才我說的，只能爬，就不是能飛躍。你如果真能打碎另造，破了我相，能夠常常「觀照」，不讓這個「我」字去當家做主，真能打碎另造，真要下番功夫，你就可以躍進。這個進就是一個質變，就不是那個漸變，不然怎麼叫躍進呢？所以大家要想質變也就是這樣，要想躍進也是這樣，這個道路就是這個道路。你又想躍進又不想「打碎」，那就不行，這個話說得很清楚。那我怎麼辦？那你就這麼著也可以，你現在就是先這麼做下去，先慢慢薰習吧，慢一點嘛。

(八) 引蓮公《自警錄》兩段（黃老摘選）

【須先打破自欺一關，始有商量處。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功夫始有著手處。此一關不破，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



再引《自警錄》的兩段，從這就說明夏老師對於這個問題，要求自己要求得很嚴格呀！自警就不是勸別人的，是自己警誠自己的，這話就很嚴格，這都是夏老師的成就，要求自己很嚴。「須先打破自欺一關，始有商量處。」不要自己糊弄自己，不要把自己擺在一個不正確的地位。有一天我跟齊大師兄說，我說現在人的通病就是把自己擺高了，你把你自己擺高了就是自欺嘛。你必須打破自欺這一關，始有商量處，才能商量問題。

「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功夫始有著手處。」要談功夫，從哪兒著手啊？你得灼然見得，清清楚楚，跟火似的那麼清清楚楚地見到自己的滿身的過失，你這之下才談功夫，你功夫才有著手處，在哪兒著手；你沒有這一關，你去談功夫，自欺！欺人！這都是夏老師的話。

「此二關不破」，這兩個關不破，「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在門外，「之」字就這麼著，「之」字草字不是這麼寫嗎，你在門外之字繞，你進不了門。你談玄說妙，不在這個地方下工夫，你說得再深，什麼什麼大乘經典，背得爛熟，這都是自欺之談。你雖然說的是玄妙，你是在門外頭那兒轉呢，沒進門！就是深刻。

【天錫之福，先開其慧。天降之罰，先奪其魄。慚愧奮發改過，皆天開其慧者也。悠悠昏惰自欺飾非，皆天奪其魄者也。】

這一段，「天錫」，這個「錫」就是降福，天要給他降福就開他的智慧，有智慧才有福，所謂「福至心靈」。那是俗話，很好嘛，福氣來了怎麼著，先使你心靈了。所以俗話中也有道理，那就為什麼它能存在。「天降之罰」，就「先奪其魄」，這夏老師有個



對子說是「運去心昏」。運氣沒了你心就昏了，你自己運氣要沒了，要倒楣了，先使你糊塗，盡做糊塗事。

說個笑話吧，我就遇見這麼一位糊塗人，他這人很精明，他會看相。有的人傳說我看相看得好，我那兒也瞎說的，年紀輕嘛，還沒有真信佛呢。那個人就跑了多少里地來，當過校長這麼個人，他自己也會看相，跑來找我來了。談了談，他就說他是倒楣啊，校長他不當了，後來到了重慶，別人舉薦他去見陳立夫，二陳哪，陳立夫。見了陳立夫，陳立夫那時候是教育部長。一談很投契，陳立夫就跟他說，「我還希望你幫幫忙，還請你，你還是來，再出來當校長。」他回答一句：「嗯，可以是可以，但是公立的我不當，我要當，要當私立的。」他說：「你說我糊塗不糊塗，你說我找陳立夫幹什麼去了？我不是想找個事兒嘛，我去罵大街了，他那教育部長不

都管公立的嗎，我說我公立的不要，我要個私立的。你說我是『運去心昏』不是『運去心昏』，是不是？』你這跑去見教育部長，他不能管私立的。「那公立的我不要，私立的我才幹」，這就好像你公立的一塌糊塗，那我不就等於指著鼻子罵這教育部長。我幹嘛找他呢，我想讓他給我個事兒。所以「運去心昏」，這人很精明能幹，這個咱們是說個笑話。

真正的「運去心昏」就是「天奪其魄」，就是這個人已經喪魂失魄，這個字都用得很有份量，「奪其魄」。什麼叫「奪其魄」？什麼叫「開智慧」？你能夠慚愧，能夠奮發去改過，這個就是天給你開智慧了；知道慚愧，知道要改，這就是天要給你降福了。你悠悠忽忽，昏昏懈怠，自欺飾非，自己就那麼糊弄自己，把自己擺得很高，自己那些個缺點都把它擦粉，粉飾起來，這是幹什麼呢，



「皆天奪其魄者也」，這就是天奪了你的魄。

所以老師這《自警錄》就比跟我們談的深刻了。老師要求自己很嚴哪，所以夏老師的成就和這都不可分。那個考驗他是說過，雷天覺的父親雷道亨，九十天哪！他的兒子前兩天我們還見面呢，我們同年級的同學。他的父親雷道亨也跟夏老師他們兩個都在山東做官，天天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就來，來了就要酒要菜，點盡好的白蘭地、威士忌，什麼中國酒、外國酒，點著名要。要了酒要炒菜，什麼海參、什麼蝦仁，什麼什麼，喝著酒吃著菜，吃得差不多了，肚子也不餓了，酒也差不多了，就開始罵。就批評夏老師，罵完了之後就走了。第二天來了之後還吃、還罵。所有的秘書、科長都說他，管他叫混帳渾球加三級，跟夏老師說：「你不好意思，我們把他罵出去不讓他來了。」夏老師說：「他來罵你們沒有？沒有啊，他

罵的是我呀。他罵的是我，你們搞什麼？你們不要管。」罵了九天。後來就不一樣了，後來就變為讚歎了，真實的。所以就是要經得起啊！

上次說的省元師也是這樣，見了夏老師也是，跟梁漱溟一塊兒去的。所以梁漱溟知道這件事，日本人承認中國近代的成就的人只承認兩個和尚，其中有一個就是省元。那天夏老師去了，梁漱溟也去了，兩人去了。去了之後，省元師罵梁漱溟。梁漱溟把著作給省元師，省元師說：「你通通是胡說八道！」全給他否定了，「梁漱溟你這個東西通通是胡說八道」，他老人家沒什麼客氣。夏老師來了，就拍著桌子這麼罵。罵的時候，那個侍者就太難為情了，這都是大師，很有地位的人，那梁漱溟是北大教授，佛學家，夏老師這都是眾望所歸的人，侍者就說：「哎，老法師你慈悲慈悲。」省元



師一拍桌子，「我這就是慈悲，還有什麼慈悲！」大德難認哪，我跟你說。你要用自己的眼光，你就認為這叫什麼和尚啊？大德就是難認哪，都得換一副眼睛才行，不然你們看見大德也不認識。那夏老師第二天去了，就談得非常相契了，彼此作詩。就是沒有什麼客套，什麼那些東西，就看你受得了受不了。所以你真正是能夠打碎的人，對於這一切，為什麼他有能接受不能接受的？一考驗就考驗出來了，為什麼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你自己碎不碎。

再說一個公案咱們就結束了。大家知道魚朝恩吧，唐朝的一個太監，非常有權的魚朝恩，在皇上那兒非常得寵。那是請忠國師來談論，皇帝介紹：「這個他還小，小太監，他倒還很懂得佛法。」好像就是說，國師你給慈悲慈悲（開示）。魚朝恩就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這是《普門品》裏的話，黑風吹船

舫，吹到黑鬼國去了。就什麼叫這個？這也是個禪機，什麼叫「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大概原句是這樣。國師說：「你是什么人？你也配問這問題！」當著皇帝呀，呵斥他。他一下臉就紅了，「這個佛法是平等，你怎麼說我是什麼人，而且我現在在皇帝面前也是很不錯嘛，皇帝也認為我是信佛。」「你是什麼東西，你是什麼人，你配問這樣的問題！」臉就紅了，就生了氣了。「這就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你問那幹什麼？你這就是！你說你這……，哈哈哈……，所以說這些國師，是了不起的啊。今天咱們就到這兒。

註一：「初六」、「上九」皆為易經基本術語。易經六十四卦，每

一卦有六爻。易經將這六爻一個一個從下往上解讀，一開始最



底下的是為「初爻」，最上面的最後一爻是為「上爻」。爻又分為「陰爻」、「陽爻」，而易經用「六、九」來表述爻的「陰、陽」屬性。所以第一爻若是陰爻就稱為「初六」，第一爻若是陽爻就稱為「初九」；第六爻若是陰爻就稱為「上六」，第六爻若是陽爻就稱為「上九」。

二、第二會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

【庚子十一月十五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黃、齊、賈、蔡、王、李、劉在座。】

今天這個是夏老師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我們去拜新年，他所做的開示。那麼除陳伯伯以外，裏頭還有七個人，這「齊」，齊伯伯；這個賈承章，是一個博士；「蔡」，蔡無忌，又是一個博士；「王」是王慎軒，一個老大夫，人大代表；「李」是李以祉；「劉」是劉銘信，是留學生，還有我，這麼些人在座，人到得比較多。

看來這次老師也很高興，談的內容十分深刻。也就是依我看，



學佛這個問題，我們到底想不想成就？要想成就，這些問題就是根本問題。你要是只想結緣，研究研究，那就算了。真要想解決問題，真要想出生死，真要想覺悟，真要想度眾生，那這個內容就必須得很清楚，所以這個就十分重要。因此這個內容我們就可以至少再繼續一次，甚至於再繼續更多一兩次，直到大家真是真是「這我體會了」。我們反覆的，有問題提出來，非得把自己心裏頭的問題，通過聽了夏老師的開示以後，自個兒是怎麼想的，對這樣一些問題深入的思索，要把新聽到的這些寶貴開示，去替代、排除我們舊有的思想，這就是真聽了。如果聽了，而這些新來的也有，我的老思想還有，（皆）和平共處，這效果就不高了。那麼，剛才我說的這個例子，這種情況的人就比較多，和平共處，我老的還是我老的一套，新的也有新的一套，都大家你好我也好，就是這樣，

這就沒解決問題啊。當然這個問題是可以開始了，因為你有了新東西了，但是始終只是個和平共處，假定說一點點也沒有改變，那就不行了，那絕對不行了，加個「絕對」。多少得有改變，改變得越多就越好。所以我們這一次，不僅僅說是大家聽了之後，腦子裏有些新的內容了，這是一個初步。這次咱們就要提高一步，這個新的內容要產生新的作用。不是像我們買書似的，我原來書架上有二十本書，我又買了二十本書，於是書架有了四十本書了，都擺在那兒，這個就不夠了。所以這就是這次的主要目的。

為什麼這回這麼重視這個問題呢？就是《無量壽經》說了，一切要往生的人，三輩往生，是不管是上輩、中輩、下輩，都需要「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所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個是《無量壽經》的宗，跟《阿彌陀經》的宗



「信願持名」是一致的。蕩益大師說的「信願」就相當於《無量壽經》的「發菩提心」；蕩益大師說的「持名」就是相當於《無量壽經》裏頭的「一向專念」。不同的經，《阿彌陀經》更扼要一些，所以宗提得也就更扼要一些，《信願持名》。《無量壽經》就廣一些，所以宗提得也廣一些，也深刻一些，提出了「發菩提心」，這就比「信願」兩個字要求深刻。所以夏老師這個開示的內容純粹是《無量壽經》的精神，就是要發心啊。

發心不是就一個空洞的發心，還要有具體的修持，所以就是「信願行」啊。蕩益大師提的「信願行」稱為三資糧，這個是修行的人三樣資糧。今天咱們要去旅遊，就必須帶錢票，必須帶糧票，才能到地方吃飯，沒有就不行了。錢，人民幣就是資，糧票就是糧，你沒有這個寸步難行啊。所以要往生的人，你是修淨土法門

的，就是以「信願行」為三種資糧，這是缺一不可的。有的人不解決「信願」，他單抓一個「行」。這次我在整理我的稿子裏頭就有這個話，我當時在廣化寺講的，我說那三條腿的香爐你就剩一條腿了，只是「行」，就是念。蕩益大師說，你念得風吹不入，雨打不透也往生不了。何以故啊？三條腿你折了兩條腿了，你一條腿的香爐不翻哪？這個道理就是這個事。「信願持名」跟我們這個「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是相結合的，是一致的。

今天這個開示，前頭一段就是「發菩提心」，講什麼叫「誠」，什麼叫「偽」；底下還特別提出要發真實心，所以這一段是發心，也談得很深入。有的大家聽起來還不是咱們的常情，我們覺得要善哪什麼就好。這個就說，你有了善念倒是不誠了。所以要提高一步！是不是？要提高一步。你看，這不就是在第四行嗎？只



要「有惡念，有善念，不誠」。把前頭不管，你就從第二句念起，不是有了善念就不誠嘛。要大大的提高，我們要大變活人，不是老的那個人天路的思想。你那人天路的思想，你還始終是人天路嘛，你雖然修行了半天還是個人天路，你這個何苦來呢？所以不夠啊，這很不夠。這是很深入的問題，很重要的問題。

在《無量壽經》裏就提了兩句話，一個就是「發菩提心」，這個為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要求覺悟，你就種覺悟。怎麼種覺悟？我發了這個心就是種覺悟，菩提心嘛，你發了覺悟的心，就等於種了菩提，將來你就收菩提的果實，就證菩提的果位。所以這個前頭一段很重要。

我今天先把夏老師沒有談到的這些問題（說一說），因為什麼？因為大家都（聽）夏老師講過多少次了，所以就不把這些話再說了，

我就給補一補，就直接告訴你什麼是「誠」，什麼叫「偽」。你發心，你是真的啊？你是假的啊？那是深入一步了。發心的必要條件這裏沒有說，所以現在咱們補一補。這是兩個必要條件之一，大學考試必須考這兩門，你一門交白卷，第二門考得再好也不能取。有一門交白卷就是不行，而且只考兩門功課，又一門交白卷，那決定不能取的。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就把這個重要性說一說，夏老師為什麼開示這些內容，重要的！不是談談理論什麼的。

下頭講念佛，講觀自在菩薩的法，怎麼觀心、觀自在，就是具體的行啊。持名是妙行，首先講持名的妙行。底下接著講西方極樂世界三大士，彌陀是中央，第二位就是觀世音菩薩，第三位是大勢至菩薩。專講念佛的是大勢至菩薩，觀音菩薩就是耳根法門，這三位是一體的，大家要知道。那觀世音菩薩就是觀自在菩薩，就是



般若，就是「返聞聞自性」，就是禪宗的脈絡，所以底下就提出來觀音菩薩的法門。前頭念佛是大勢至菩薩的法門，後頭是觀音菩薩的法門，大勢至菩薩的法門加上觀世音菩薩的法門，那是什麼呀？阿彌陀的法門，對不對？西方三聖嘛，都是彌陀的化現，所以這化現的兩位就是這樣，那麼這個之和，咱們就可以知道是彌陀嘛。彌陀化出觀音這樣一個法門，底下一個大勢至的法門，都是從彌陀那兒流出來的。而一切修行之中，就再沒有其他能夠跟這個相比了。

所以我們說「一向專念」，就指的是大勢至菩薩的法門。但是含義也可以廣一點，實在大勢至菩薩的法門也包括了觀音的法門，跟觀音的法門也不是兩個。所以我們可以橫著看，就是把這兩門一說，就一切法門最好的都說盡了，都攝在裏頭了；再直著看呢，圓融著看呢，這兩個本來不是分裂的。所以底下講到「行」的時候，提了

念佛，就提觀世音菩薩的法門。（筆記）裏頭這一段開示就這個內容，就這三個內容。

（二）蓮公開示筆記的概要

我們之所以在這一句一句解說之前，先這麼總的把太老師的這個開示體會一下，有好處，然後再分段的看，知道它的重要性和它的關係。那麼這個《自警錄》後頭就更深入一步了。因為這上頭說了「一」，說了「二」，後頭《自警錄》又談到「第一念」、「第二念」，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自警錄》，夏老師自己要求自己的，也抄在後面。我們這一次，就不是用一次的時間很粗粗草草地、泛泛地研究一遍。所以深入的關於「第一念」、「第二念」等等的問題呢，留到下一次。還有這兩個法門（念佛法門與觀心法門）之間圓



融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他們各個有各個特殊的殊勝，又各有各的圓融，又互相含攝，這些個深入的內容也留到下一次。

今天咱們主要是先把這幾個內容說一說。第一段是發心，什麼叫「誠」，什麼叫「偽」？這個發心很重要。第二段，念佛為什麼這麼殊勝？下面粗粗地把觀世音菩薩的法，按照這個文說一說。今天咱們打一個基礎，下一次逐步再深入。總要到什麼呢？就是說這次對於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大家真是「我這心裏頭有數了」，就好了，「我踏實了」，這就是收穫。你說收穫什麼？你也說不出什麼來，你說出什麼來，倒不見得對了，不是寫一個什麼心得報告能表示的。真感覺我這就是安心了，踏實了；「覺今是而昨非」，大大看見「哎呀，我過去，非呀！」甚至於說「我過去是偽啊！」

(三) 一則誠，二則偽

【一則誠，二則偽。

誠則一，偽則二，為自己受用。

有夾雜則不誠，發真實心即誠。

有惡念，有善念，不誠，真的誠心無東西，有一心不亂，即不能一心不亂。】

「偽」是什麼？偽就是假的。我也常這麼說，有時候我不敢十分說，有時候你自個兒的看，是真的是假的呀？這個提得很嚴格，你看這裏頭，你是「一」就是誠，「二」就是偽。底下說「誠則一，偽則二」，就倒過來了。真誠那是真的，真誠嘛，真的。偽就是假的，偽它就是沒用啊。我給大家舉一個很好的偽的例子：

一個女的，非常想要孩子。後來她發現了這個情況，就覺得



自己有懷孕的現象，請了醫生檢查，也肯定是。又每次都檢查，三個月了，四個月了，肚子也逐漸逐漸大起來了，後來再聽，聽到的都很正常，甚至連胎兒心臟的跳動都聽到了。到了預產期，告訴她了，也住了院了。結果在產房生，就生不下來，怎麼生也生不下來。多少婦產科大夫都來了，無計可施。怎麼回事兒？這明明一次一次的病歷檢查都挺好，怎麼這個孩子生不出來呢？來了一個最有經驗的老大夫。一觀察，他一看，他找了一個抽氣抽水的設備，就好像抽氣機、抽水機這種東西。他一抽肚子癟了，沒有，只是點兒血水。在檢查過程之中還拍過照啊，照出了孩子的情況。這不就說明這是個假的嘛，所以假的你再逼真是沒用的！

她怎麼是假的呢？她太想要孩子了，成天就那麼想，醫生也說她是，她就更往那麼想，想來想去一切現象都出來了。照相也有，

什麼東西都對，一切現象都對，甚至於胎兒的心臟聲音也都檢查出來了。這些個假的有這些假象哪，就連科學儀器，連大夫都查不出來。但是假的到底還是假的，大家要知道，假的究竟是假的嘛，最後還不是落了空。所以有真有假啊，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就由於那個執著的心太深了，就這麼想，就想出這麼一個東西，也就成了一個影子，成了一個什麼東西。最後一抽，什麼都不是，這個就是前兩天報上看見的。所以有真有假。

那麼這裏頭呢，這個真和假就提得挺嚴格的，這「一」才是真，「二」就是假。「一」，用佛教答法就是「不二」。咱們現在先簡單說「一」，什麼是「一」？我們可以說是全心全意，一條心嘛。你這個事情就是一條心，你全心全意，就是初步的「一」，這就是誠。你是三心二意的，半心半意的，這個裏頭有種種許多其他



的打算，這頭不就多了嘛，不是一個頭了，不是一條心了，就兩條心了，就是「二」。所以「一」和「二」咱們初步的也可以有這個體會。

你說我沒有什麼，我就是很簡單，這就是一條心。我們有個老親戚，她青年守節，打坐的功夫很好。她一打坐，人就離開墊子了，你手可以從她身體底下挪過去。有人就問她：「你是憑什麼能做到這個功夫？別人都一塊兒跟你坐也這麼多年，都達不到這個境界。」「我沒有什麼，我吃飯的時候就是吃飯，喝茶的時候就是喝茶。」「你不要小看她呀，她吃飯就是吃飯，她那兒她就「一」啊；她喝茶就是喝茶，就沒有別的了。這個「一」就是很單純的。所以密教常常這麼說，貢師常這麼開示說，你要像那個「乳足嬰兒」，像那個吃飽了奶的小娃娃，拿這個當老師啊。他腦子根本就很簡

單，他就知道餓，什麼都沒有，奶一吃飽了心裏就很愉快，什麼事也沒有。咱們大乘經也講「嬰兒行」。

所以人是越學越壞啊，要知道，後天的這種染哪，就常有這說。那不是蘇東坡嗎，他跑去看司馬光。司馬光有一個老傭人，他不管司馬光叫相爺，人家是宰相，他還叫他君實相公。蘇東坡說：「你這個稱呼很不禮貌，怎麼還用這個稱呼？」就教他。等司馬光回來之後，這個傭人就告訴他說又改了新稱呼了。司馬光就問他：「你今兒怎麼改了？」他說：「是蘇軾教給我的。」「哎呀，你被他教壞了。」哈哈哈……，所以我們知道，這裏頭好多好多東西啊。「一」，就是一種所謂赤子之心，這跟「一」就近了，沒有好多囉囉嗦嗦。

夾雜了就是「二」了。一切事情裏頭，做一件好事，你有些



個人考慮。比方說捐筆錢吧，你就想「這個我別太……，某人捐了三十塊，我要出十塊不好意思，我就寫二十吧。」你這個二十塊錢當然是做了功德了，但是這個考慮裏頭，那就是夾雜了，就是「二」。你是怕丟面子，是吧？這個做好事裏頭夾雜了個面子，自個兒的面子，這叫假。那麼大夥也說，我究竟是做了好事啊，為什麼說是假！假的，剛才我說了，始終是不成功的，大家要知道，必須得知道。你假的，冒牌的怎麼能成功呢？剛才我舉的那個坐胎，就是連醫生、儀器都混過去了，你還是不行啊，生不出來的，沒有的！比方說，要用翡翠做個東西，你拿一個玻璃去弄，你做得再像也不中用。這個材料是假的，你不能當翡翠賣；就是賣了之後你也犯法，你是騙人哪，你假的嘛。所以這個假的上頭不要去加工了。既然還是假，就趕快要放掉這個假，在假的上頭不能去加工啊！所

以要改，就是在這兒，就是要改啊！不是在這兒加工。我很辛苦學了很多技藝，雕刻，結果雕刻得好極了，跟那個真的，一模一樣。但是你材料是假的，你不能當真的賣，也不能當真的用。你當真的賣了之後是犯法，所謂非法的牟利。所以一就誠，二就偽。

進一步說，這很高深了，那真正說到最後，你要真正的出生死，要覺悟啊！所以在開悟的那個境界，「二」是絕對不可能了！甚至於一切得感應的時候，都是在不二的情況之下。當然，不二裏有深有淺。拿「三量」來說，「現量」才真正是「一」，「現量」它離開了分別，一分別就有了「二」了。不然在一「一」有什麼叫分別呢？而一分別，它就有了對比。一對比就是倆了，對比者是一對嘛，一對就是「二」了。所以眾生一起念，就好像某大師兄說的，像蝸牛的兩個犄角，蝸牛那個犄角一出來就是倆；它腦袋不出來則



已，一出來就是倆，所以凡夫要動念，一動就是倆。所以要是真正做到進一步一些，深刻的說，要做到這個「不二」，那是很難哪，也就是說不容易真實的「真」，真實的「真」就是很難得。

「一」就是誠，「二」就是假，就是偽。底下他又說，「誠則一，偽則二。」你自己是誠不誠啊？你只要是誠，那就是「一」。所以你一管它就不「一」了，就在你最專誠的時候，什麼都不管的時候，你「一」了。所以為什麼我說，有些老修行，也不懂多少學問，他就是這麼念，有的時候他暗合道妙，他誠誠懇懇那麼念，他「一」了。所以就是自己的受用嘛。你如果這裏有夾雜，有好多別的打算，那就是偽，你偽就一定「二」，而且給你決定了你只能是「二」！這點必須大家得知道，不離開這個「偽」，你去加工的話，它就是「偽」，它就是「二」，偽就「二」。

(1) 引證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

這個「偽」裏頭，最大的「偽」是什麼，底下我們再引證。

這都是講發心。我們引證一下省庵大師的話。這些大德的話都一個鼻孔通氣，我跟你說，現在我的感覺啊，一個鼻孔通氣，它沒有兩樣的。有的出問題，就出在是他本人有問題；對於這些沒有問題的人，那這些東西就是一致的。這個省庵大師是咱們蓮宗第十一祖，蓮池大師是八祖，蕩益大師是九祖，截流是十祖，就是《勸發真信心文》的這個，在廣化寺我提了一提。《勸發真信心文》的是第十祖，《勸發菩提心文》的是省庵大師，就稱為十一祖，有的這兒寫十祖。這個祖師不是一定的，反正是祖師了，這兒他是十祖，截流是十一祖，這兩個人時間差不多。

這個省庵大師有《勸發菩提心文》，他在阿育王寺看見舍利



放光。阿育王寺的舍利是殊勝啊。某某人專程去的時候沒看著，沒有恢復，被工廠佔了。那麼後來發現，那個舍利被一個老修行冒了生命危險給藏起來了，並沒有丟，並沒有被紅衛兵給弄走。那是一個寶啊，從地底下涌出來的，釋迦牟尼佛的舍利；不是哪個誰帶來的，從地下自個兒涌出來的，連那個塔都是從地下涌出來的。那個塔不是人間物質做的，當時我看了我不……，後來看見書才知道。

我說這個塔是什麼做的？後來才看見那個記載，說這個塔也是從地底下涌出來的，所以這個很殊勝，很殊勝，舍利跟塔都是從地底下涌出來的。我當時去看舍利，這個舍利渾身就是光啊。他們和尚也很驚訝，說：「哎呀！我們真是出家人不如你們居士啊。」哈哈……，我看見就是光，而且光是變化的。

《勸發菩提心文》

【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衆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

省庵大師看見舍利發光就很感動，就燃指，就作這個《勸發菩提心文》，結道場。所以《勸發菩提心文》，他也先就告訴咱們，入道的要門就是發心為首，你要入道的頭一句話就是這個。他的《勸發菩提心文》，他說，嘗聞入道的重要之門，發心是頭一件事。所以這個發心就是重要嘛，引了《華嚴經》的話，「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密宗拿這個為戒，「不許忘失菩



「提心」，這就跟《華嚴》是一致的。你把菩提心忘了，你修一切善法，是魔的事兒。那菩提心重要不重要啊？你光知道「善」行嗎？所以菩提心非常重要。

【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若不指陳，如何趨向？今為大眾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是也。云何名為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耶？】

菩提心，省庵大師說就有八個對比，首先是兩對，就是邪與正，真跟偽。這兒老師只提了兩方面，他這個開得細一點，實際是一致的。省庵大師說的什麼叫邪，我們聽了恐怕也得嚇一跳。

【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

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為「邪」。】

你看他頭一句話，說「世有行人」，世間上有這樣的修行人，「一向修行」，一直在修行，老是在修行。「不究自心」，不去究明自個兒的心。「但知外務」，除心以外的事兒都叫外務，他就知道外頭這些事兒，辦道場啊、修廟啊、講經說法啊，種種種種的，這都叫外務，因為這與你心無關。你不究你的本心就去忙這些，這叫邪！這話就尖銳到了……，你說這祖師能夠危言聳聽嗎？真實是這樣啊，大家要知道。這句話就很叫人驚心動魄呀。這麼看看，不邪的人就不多了。所以省庵大師後頭他是痛哭流涕呀，他對當時的佛教，他痛哭流涕啊！佛法衰到今天，其實清朝初年是佛教最盛的時候，你看有多少廟、多少和尚、多少道場、多少人念佛，最盛的



時候，可是省庵大師痛哭流涕啊。佛教衰敗到今天了，為什麼這麼些廟、這麼些塔，這麼著他要說衰敗？有教無人哪！教是存在的，都熱鬧，真正能究明自心的這種人就少了。都是不究自心，就忙忙熱鬧會，到頭大家胡亂一場。就像我舉的那個例子一樣，那個人坐的那個胎。你就坐了那麼個胎，你自個兒也覺得我是坐了個胎，不是那麼回事兒！所以這叫做邪呀。這句話的分量好重，但是一開頭就這一句話。所以對於祖師的話我們就不能隨便忽視。我們不明白不要緊，起碼得重視。這麼一個祖師，他這麼說，起碼要予以重視，不能否定。

底下就好懂了，這樣的我們也知道是邪了，或者是求利養，得到些好處；或者喜歡名聞，喜歡出名，自個兒就說是博士，到處有人講什麼什麼，很多人都讚歎，這名滿四海，喜歡這個名聞；或者

是希望現世欲樂，生活享受很好；或者是希望來世很好，這樣修行的人統統叫邪！現在好些就是這樣，所以這可怕啊，這種想法的人很多。

【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為生死，為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為「正」。】

那怎麼才是不邪呢？「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為生死」，唯物唯心的那個「唯」，單獨就是為了要解決生死問題；唯獨是為了覺悟、為了菩提。這個發心叫做正。前頭那個發心就是邪。

【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為名



利之所夾雜。】

再看什麼叫做「偽」呢？「偽」就是「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裏頭很濁，可是外頭很清。怎麼叫「內濁外清」呢？對修行人，這都一向修行的人，我們不是講世間那些什麼詐騙犯那種的，那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不討論那些，咱們還是說一向修行人裏頭的事兒。一向修行人怎麼叫「內濁外清」呢？什麼是濁呢？濁就是「疑」，懷疑的疑。這個話是根據誰說的呢？根據善導大師的話。他把「信」跟「疑」做為一對。信就是清淨，所謂一念淨信、一念淨心。「一念淨信」跟「一念淨心」是一回事兒，這一念清淨的信就是一念清淨的心，所以信跟清淨是一回事。疑就跟髒是一回事。善導大師說，疑心就譬如是最髒的東西，這個最髒的東西不但它自個兒髒，它碰著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髒。再好的東西，你極

好的衣裳碰了一些大糞，今天一碗燕窩羹端上來，裏頭有一滴耗子屎，這一滴耗子屎就打壞一鍋羹啊，這一鍋羹就不想吃了嘛，它使別的也髒啊。所以假定你一有了個疑，你去行善，你去修行，你去念佛，這些都被這個髒東西給連累了，都粘得髒了。

所以為什麼萬益大師說，假定你沒有信願，你缺了信願（你為什麼不信不願，就是疑惑），疑的話，你念佛念得風吹不入，雨打不透，也絕無往生之理！這個話好堅決啊。你沒有能夠往生的道理，天下沒有這個道理，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你念的沒有真信、沒有切願，你就是念得再好，你肯念，風吹不入，雨打不透，念到這個程度，那就是雜念不能來侵犯你了，這是什麼情況呢？是絕沒有能夠往生的道理。換句話，就跟這兒的話是一致的，裏頭是髒的。這就叫偽，偽就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嘛，你看，假的就是假的嘛，



就沒有別的可說了。

因此我們怎麼樣呢，現在聽了這一些，我們就把省庵大師的《勸發菩提心文》跟夏老師的《勸發菩提心文》（夏老師也是勸我們發菩提心），結合起來，深刻一些，這個地方就是要有進一步的瞭解。你說我一聽之後我就完全是「真」了，完全是「正」了，也不是十分容易。但是你得知道怎麼叫「真」，怎麼叫「正」；自己還有哪一些是跟這個「邪」、跟這個「偽」是沾邊的，就逐漸去轉換。所以說轉換就好嘛，我們講這個就是你得知道。轉換最要緊的還是你往哪邊換，這個就是最要緊的。因為我們要能理解，要能解相資，要解就是在這些地方，要能發現問題。你不發現問題，老把這個問題帶著，那很不好嘛。你發現問題就靠你理解，再進一步是解決問題。所以不能很急呀，有的人很急，就一聽說，好像一提有

問題，當時就得解決。就好像大夫剛給查出來這是癌症，這查出來就很好嘛，給確診了。他好像就希望馬上這個癌症就得治好，那還得一個過程呢，首先我們得明確這些問題。

那麼再把省庵大師的話咱們念一念。他這也講「偽」，他講的「偽」，我們跟夏老師講的「偽」比較比較，看這兩位大德經過三百年，夏老師也沒有先看他的東西，說出來，精神一致。

「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你裏頭是很懷疑、很不定，可是外表看你就是非常的恭敬，這就叫內濁外清。再一種，心裏頭還是很多很多的個人打算，但是所表現的、談的都是大道理，看著很了不起，這也是內濁外清。

「始勤終怠」，一開始積極性很高，就是常常所說的五分鐘熱氣，慢慢慢慢就不行了，這也是假的。應當是越修越研究越積極才



對，怎麼搞著搞著……。當然中間可以有起伏，眾生份上嘛，但是結論就是這個，那可就不行了。你這一輩子最初是勤的，最後你洩了氣了，那就不能說明你整個這一生前前後後……，當然中間的起伏是有的。你要練賽跑，練跳高，那個成績也是有起有伏的，這個我們原諒。但是說，你這越來越不行了，對於修行這個還不是體力的問題，因為人到老了當然一定是不行，你這是一個發心的問題，你先很勤，後來就懈怠了，那你最初那個發心的勤也欠真實。

那麼「雖有好心」，你也能生出點兒好心，可是這個好心裏頭都有點求名求利，這叫夾雜，他是「為名利之所夾雜」。我也想到哪兒去參加一個什麼，辦一點什麼什麼事情，但是總要藉這個機會，比方說要去圖利，假定說現在來了一個什麼代表團，你可以陪著他到什麼地方去轉一轉。可是你這一考慮，「這次都住中國最高

級的旅館，都是幾百塊錢一天的，那陪著人轉一轉，也不壞嘛！」這不就是為利了？「這麼轉一轉嘛，大家國內國外都知道有我誰誰誰其人哪。」你這不就是圖名嗎？那這個是佛教的活動，你當然也還是為了佛教，這算是好心，可是你考慮到住那第一等旅館，你要想這個就不行了。

【雖有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污。如是發心，名之為「偽」。】

「雖有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污。」你也在行善法，可是你在善法中有罪業。這個我們也常見，很多修行人就是犯了這個毛病，研究了很多，學習了很多，懂得了很多之後，就要謗法。就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個經典怎麼樣，那個經典怎麼樣；這個經是真的，那個經是假的；這一宗好，那一宗不好。咱們最眼前的例子，



某某人，只要看見誰一提禪宗，「哎呀，二門俱破。」這個念佛的人一談禪哪，二門俱破。他只知道這個事，老這麼說，一提禪就是錯誤，他這樣就不免妨礙人家去研究禪。這很多啊，還互相攻擊！「你那個禪哪，是……」，「十人九蹉跎」他改成「九錯路」，十個人九個人走錯路了。人家是「蹉跎」，他改成「錯路」，永明大師沒這麼說。是「蹉跎」了，是說有時候你反而不能快，你還沒那個往生見了彌陀的快，一往生之後就花開見佛、開悟了。你這一生一生轉，雖晚了，還是可以。真正參了禪，不要是假的，假的可不行，那他這個般若力量還是很大，就是蹉跎一點兒，時間耽誤一些，不是錯路，你改成錯路就是謗法。

有的人就誹謗密法，這種人很多呀。那某某人就說我，「那《楞嚴經》講得多明白了，你還糊塗！」《楞嚴》按他那個體會，

那「你這個密法，你就是魔。《楞嚴經》給你說得多明白了，你還不清楚。」夏老師就不是這觀點，要是這觀點，夏老師早提出來了。所以你是做了很多很多事，你也研究了很多很多經典，但是你就這些個善的裏頭，好的裏頭，你就要造罪。為什麼他要造罪？有一個自以為是，不虛心哪！好多人都有這問題。所以你再做功德，你抵不上，頂不住這個謗法的罪。

所以十念都能生，就是除了五逆十惡，誹謗正法。五逆十惡本來是能生，《觀經》說了五逆十惡都能生，《觀經》第十六觀，那下品下生就是五逆十惡。五逆十惡能生，怎麼這個《無量壽經》說五逆十惡不生呢？加了一個罪，加了一個誹謗正法。有人就解釋說，因為這樣一來罪就更重了，你本來只是一個五逆十惡，再加上個誹謗正法，所以就不能去了。這個理解得還不深。是道綽還是曇鸞，



大概是道綽，他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舉例說（他有經典根據的），他說兩個人（咱們不是說有兩個罪，兩個當然是去不成），一個只是五逆十惡沒有謗法，一個只是謗法沒有五逆十惡，哪個能去？哪個不能去？道綽大師說，五逆十惡不謗法的人可以去，謗法不五逆十惡的人不能去，這才把謗法這個問題明白說出來。

所以我就奉勸在座任何一位，年歲大的、年歲小的，你沒有十分把握之前，在法上不要隨便說話，不要說某個不行，某個不行，因為你多少功德頂不住你這幾句話。你說這個問題我不懂，在密法方面我不懂，我沒研究，我不明白，這個完全可以嘛。你多說幾個「我不懂」有什麼問題呀？幹嘛自個兒什麼什麼我都是狀元，我都能批評，我都知道。只有佛才可以！「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咱們這剛剛知道一點點，你哪有這麼些權衡、力量，千萬不可以。所

以我說你做功德是可以，千萬不要搞到謗法上，很難哪。只有把我真實認為對的，我讚嘆。

世親菩薩不是一直信小乘嗎，他小乘作了很多書，佛學院還在念哪。俱舍宗就是他的，俱舍成為一宗，就是世親菩薩的著作，《俱舍論》現在還在念哪。他後來不就覺悟了嗎，他說：「我只讚嘆小乘，我反對了大乘，我這個罪太大了，我得割舌頭啊。」說這些話。他哥哥是大乘，他說：「你割舌頭，你有幾個舌頭，你夠嗎？你割舌頭就能懺悔你那個罪了？你有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舌頭啊？」你要知道這個不是那麼容易懺哪。他說：「那我怎麼辦呢？」「那你讚歎大乘啊！」所以這個世親菩薩就掉過頭來，反戈一擊，掉過頭來就讚嘆了。讚嘆之後就作了五百多部論，大家稱之為千部論主，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菩薩。所以知道謗法不是那麼……，你



讚嘆某一宗，也是佛法，你讚嘆小乘，反對大乘，你割舌頭，割舌頭有什麼用！所以我們要做佛教徒就要做個真的，是不是？咱們要做個真的，真誠的，不要鬧了半天還是個邪偽的，這個我看大家誰也不願意。

【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衆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衆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

那怎麼叫「真」呢？是「念念上求佛道」，不為別的；「心下化衆生」，不是個人打算，為自個兒名、自個兒利，是自己想度眾生。「聞佛道長遠」，也沒有退心，「哎呀，這不是個容易事啊」；「哎呀，這麼難哪，我不幹了」，這就是假，沒有這種心。

「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眾生這麼難度，所以諾那祖師在母親肚子裏就哭。後來人家就問他：「你怎麼在媽媽肚子裏哭什麼？」「哎，我哭眾生難度。」哭眾生難度，可他還是來嘛。他知道難度，不生厭倦。你看，他在肚子裏就知道，來了你看他這一生多少挫折啊，就是難度，但他還是來嘛。

「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那麼這個「顛」，這個「塔」是什麼呢？就是要得到究竟的覺悟，讓一切眾生得到究竟的覺悟，這才能給眾生真實的、長遠的、永久的、徹底的利益。咱們不是要讓眾生得到好處嗎？怎麼才能給眾生好處？只有你自己徹底覺悟。

所以這麼來看，跟夏老師這兒說的就一致了。一有夾雜就不誠了，要發真實心就是誠啊，咱們剛才不是講了什麼是「真」，那個



心就是誠懇的。底下就是說「有惡念、有善念，就不誠。」還不光是說這惡念之中有了善念不誠，不管你是有惡念還是有善念，你沒有惡念只是善念還是不誠。你看底下不是說了嗎，「真的誠，心無東西。」這不就是我這個意思了嗎？底下就這個意思。你單是有善念，還是有東西，你不是誠嘛，你有善念也是不誠呀。真的誠，心裏無東西，這是夏老師說的。你心裏要有了一心不亂，就永遠不能一心不亂了。

(2) 南能北秀未容偏

這再說一樁公案，這是王陽明，王陽明是本來要出家的，當時他遇見那個高僧跟他說「現在佛教人才很多」，因為那時候人才確實是很鼎盛。明朝的四大高僧，憨山、蓮池、蕩益、紫柏都在那個

時候，所以人才很多，儒家沒有人哪，他是這麼一個思想去研究儒的。想出家，佛教人很多，說你可以甭來了。我在莫干山的時候，天池寺那兒有個碑，那是個老方丈的，是早年的清朝人，他就看王陽明的著作開悟的。王陽明有最重要的兩個弟子，一個也姓王，叫王龍溪，還有一個我記不十分準了，可能是姓錢（註一）。這兩個人有一天就在那兒交流心得體會，就老師的這個教化自己是怎麼體會的。講那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這是儒家基本的道理。

姓錢的那位就說了，他說：「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正心誠意」，一個「心」一個「意」。心的體是沒有善沒有惡的，你思想一動了，意之一動，就有善有惡了，就分了，就動了念了，所以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你知道什麼叫善、知道什麼是惡，這個是良知。所以王陽明講「致良



知」，我們就是要有良知，你就得分辨得清清楚楚啊，不是越來越糊塗，心中無東西不是糊塗，大家要知道，清清楚楚啊，知善知惡是良知。什麼叫「格物」呢，講得最好了，「止惡行善是格物」。惡，我停止了，我去行善，這個叫「格物」。不是去研究外頭那個爛龜是怎麼做的，樹是怎麼長的，不是研究那個。他這個完全是王陽明講學的精華，他總結了這四句。王龍溪就說：「不對，不對！我完全不是你這個觀點。」他跟老師不一樣啊。「那你说。」

王龍溪就說了：「心，無善無惡。」這跟他那句一樣，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第二句呢，姓錢是：「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王龍溪：「意，無善無惡」；「知，無善無惡」；「物（格物），無善無惡」。這兩個人意見不一致了，王龍溪是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叫善惡。就到了王陽明那兒去了。王陽明一聽很高興，「我很高興，我

很早想給大家這麼講，我不敢講啊，怕大家根器不夠接不上，所以只講前頭那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止惡行善是格物。』只能講這幾句，現在你們自己能體會到這裏，我很高興啊。』

所以這八段話，那個有善有惡有分別的就相當於神秀，這個王龍溪的一切無善無惡就相當於六祖，就是這個比喻。現在我們怎麼著呢，我們可以這八句一塊兒用，也就是夏老師的話：「南能北秀未容偏」，對南邊的六祖慧能，南能；北秀是神秀，這兩個你不能偏到哪一邊去，所以這兩個一塊兒重視，不矛盾。

真正說到在究竟上，這個「一」、這個「誠」，那就是一絲一毫都不掛。所以從前貢師老說，「赤裸裸，一絲不掛」，就是這個意思。為什麼密宗有的像一件衣服不穿呢，那幹什麼呀？啟發你



啊，你的心應該這樣，都是表法。有的人不懂，以為是表現人體美呢，他們把我們庸俗化了，以為我們也是人體美、健康美。我們表的是心，一絲不掛！所以，一絲不掛，有個一心不亂，掛這一絲，你就一心不亂不了了。這就是極殊勝的話。

所以，一上來你自己怎麼開始用功，那還就是前頭那一些，就是說知道善、知道惡，不要再造惡，去行善，這個下手就得這樣，勸人也得是這樣。可是你還得知道，說到究竟，心、意、知、物，都無善無惡，一切是無分別的，一切是本來究竟清淨的。你看貢師不是說「這一切都是本來清淨的」，有什麼叫善惡，有什麼叫分別啊！本來是清淨的，哪裏有清淨、有髒啊？你心裏頭有髒，它就髒。到了這些地方，這些法就高了。所以說，自覺也需要有這兩方面，覺他更需要。

夏老師這個話，咱們把它作一些補充，我們就是要知道什麼是誠、什麼是真，什麼是偽，什麼是假、什麼是邪。而且往生必須得發心，你們要發心就是要發真實的菩提心，這是一個先決條件。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兒。今天可能只解決兩個問題，底下就是念佛了。

(四)以般若爲導，以淨土爲歸

念佛呢，談了好多次了，大家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可是我最近在整理的時候，我又有些很新的體會。因為這次在廣化寺因緣很巧，四天，第一天是蓮華生祖師聖誕，第末一天呢，七月十三，大勢至菩薩聖誕。既然是大勢至菩薩聖誕，我在那兒給大家做報告，圓滿，我當然要結合一下大勢至菩薩的開示，所以把大勢



至菩薩的內容在那兒介紹了一下。那麼再整理一下，這確實是殊勝啊，這是念佛法門，他就是「以眾生心」哪！

別的法門，拿觀音法門說吧，那二十五圓通，文殊菩薩的總結是最好了。這觀音菩薩的聞思修，他是先於聞中，「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先得在「聞」裏頭，「入流亡所」。第一步就是在聞裏頭入流亡所，這個「聞」是什麼？聞是「聞性」，是自性。凡夫知道什麼叫自性啊？你只知道這倆字。什麼叫聞性？你怎麼能下手？「初於聞中」，「聞」都不知道，你在哪兒去「中」，怎麼在「聞中」？什麼叫聞，哪是聞，什麼是聞，哪是中啊，你「聞中」？「初於聞中」，第一步你就沒辦法了。那好是好，現在要是直接那麼樣去照觀世音菩薩走那條路，凡夫很難哪。那楞嚴會上多少大菩薩在座，他們多少大開悟的人在座，他早知道聞性，那觀音法門

就是最殊勝了。還有就是，觀音耳根法門可以知「圓通常」，你可以從「聞」之中知道這個自性是「圓」、是「通」、是「常」。能夠把自性相信下來，先信下來，然後再修行，有契會之後，真正有個解悟，至少你有個解悟，你才知道什麼叫聞，知道聞你才能夠開始。你這難不難哪？我看找這麼個人現在就很難找吧，很稀有，不能說絕對沒有，反正很稀有，出家在家中都很稀有。

(1) 大勢至菩薩法門

但大勢至菩薩這個法門就不一樣了。他是「若眾生心，憶佛念佛」，咱們不都是眾生嗎？就你這心，誰不行啊？這話說得很清楚嘛。就是以「眾生心，憶佛念佛」，眾生的時候就「憶佛念佛」，後頭「我本因地」，就是以這個念佛心就入了無生忍了。



我就是眾生的時候就「憶佛念佛」，後頭就是以這個念佛心就入無生忍了，結果就是這麼殊勝。到了「無生法忍」是八地菩薩，登了地了，是八地才真證無生法忍。就是你眾生的心就這麼念佛，就八地菩薩。而這個舉例舉得太好了，這誰都能懂。母親想你，你不想母親；你心想母親，像母親想你那麼想，你就這麼念佛，這誰不會啊？你只是不想就是了。你本來叫「媽媽」，你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這心。你只要肯想，你是感母親的恩，起了孝心了就行；你忤逆不孝這就不行。你起了孝心，你有什麼叫不會呀？你們小孩一歲兩歲的都會念，這有誰不會？這也沒要求你什麼高深，跟你講什麼大道理。要是真正做到相憶了，真正是「如母憶時」，那就行了，那就是「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這幾句大家要好好的體會體會，我覺得《楞嚴》中

的精華就在這兒。現在有的人說「淨土五經」，現在淨土的人稱「五經」，上次南方印來的，就把這個擺進去，（五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普賢行願品》。所以《楞嚴》、《華嚴》都說的是淨土法門，可以這麼說。

至於這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跟觀世音菩薩那個（耳根圓通），哪個是第一不第一的問題，我們下一次再說，這裏頭有很多很深入的。那麼先把這個體會了，這也不是很難，就是眾生的心你憶念佛，「憶念佛」，這個憶佛裏就有信願。「念」字你就是念，「憶」字就是憶佛這些功德。佛這四十八願之殊勝，成就這個大願，第十八願：若有眾生聞我名號，至心信樂……，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我不成佛。都生啊！這是佛的功德。佛的功



德最大就在這一個願。

日本人現在淨土宗有四、五千萬人，他們就是由於善導大師把這個法傳到那邊去了，善導大師把佛法傳到日本人那兒去了，日本人接受了。善導大師就強調《無量壽經》，就強調第十八願，這是核心，這個超過一切經典。一切眾生你就是聽了之後，你至心信樂，願來我國，你只要有十念，念十句你就來了，你說辦得到辦不到？這兒就說的是「眾生心」你「憶佛」，「憶佛」是什麼呢？你知道佛的這個功德，你就感，你就有信、有願，你又再念佛，那就「現前當來必定見佛」，現前就可以見佛呀！

夏老師恐怕不知見多少次了。我的舅父告訴我，初一上來，那看見佛、看見佛光、看見極樂世界，這都是可說的，後來更殊勝的就不可說了。那不就是咱們這個世界現在的人？我這不好寫，不

好引哪，咱們這兒引不要緊。現在咱們這個世界上的，今生見佛的那不就是嗎？恐怕還不止吧，像我們知道的還不止啊，像覺明菩薩，阿彌陀佛說法，他證了無生法忍，現前就可以見，就可以證無生法忍。以「眾生心」哪！大家要知道。「當來」就更是沒話說了，你臨終之後一定見佛嘛。

而且是「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所以殊勝是殊勝極了。你不要再靠其他任何的方便了，還要參禪，還要修密，還要去研究這、研究那，還要打多少時間的坐，不需要再假借其他方便了，自然而然你的本心就開明，就開悟了。就是像眾生心，開始像想媽媽似的那麼念佛，這麼念下去。能像想媽媽那麼念佛，那當然就具有信願，不信他哪能這麼念呢，要知道，具有信願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這個心開就是說你就「開明」了。而且這個是什麼呢，



「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香盒裏的紙就是香的，它自己哪兒會香呢，某人他有經驗，他在香廠待過，你老在那兒弄，你就很香嘛。那賣魚的售貨員，挺遠就聞到了他那魚腥味兒，他自然而然就帶著了。念佛就這樣，你老念老念，你就是帶了這個香氣。

「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憶子是很專的，沒有別的打算；子憶母，也像母親想孩子的時候，也是一！母憶子是一，母親對於兒子沒再有其他什麼想法，「我要愛我的兒子，這麼別人就會稱讚我是賢母」。恐怕母親不是這麼想的，對不對？那就是愛嘛，她就是一。你孝順你媽媽就不一定，有的人就是為博個名。漢朝不是有個大孝子嗎，給他很多很多封號。他怎麼孝順？在他父親墓的旁邊挖了個地洞，就在那兒不出來，多少年在裏頭。後來發現，他老婆生了好幾個孩子，他這個老婆到了一定時間就到他地道裏去了。

她後來生孩子，這就否定了。你為什麼在地道裏老不出來，因為你的孝心，你思念父親，而你思念父親怎麼又生了孩子呢？就給撤消了。所以他這個孝就是夾雜的，因為想得名，就不一，就是假。所以我們只要是真一的念，就是「子若憶母，如母憶時」，這很簡單嘛，這母憶子也是眾生心，子憶母也就這麼憶，也是眾生心，是可以的嘛。

而且這裏頭是「暗合道妙」。這次註解《無量壽經》，解釋一些問題時，才發現蓮池大師的這個話。這五逆十惡，臨終十念，每念一句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什麼道理啊？你不是普通罪，是生死的罪，而且是八十億，八十億個什麼？八十億個劫，那麼多的劫，那麼多生死，那麼多重罪，就「南無阿彌陀佛」就消了。為什麼呢？蓮池大師的解釋是最好了，因為這個時候，這個人念的這個，



他就是理一心了。所以有的時候，就是所謂「道在自然中」，在自然之中啊，大家得知道這個。你頭緒越多、越繁瑣，越抓不著要領。

那怎麼說他會理一心呢？理一心是什麼程度啊，破了無明才是理一心，這五逆十惡怎麼會理一心呢？這我就根據經典給下了個註解。蓮池大師這話還不能隨便說，他說這個五逆十惡最後這念是理一心，是為什麼？因為理一心功德不可思議，所以他每一念消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事一心還不行，這蓮池大師的話，要是事一心那還消不了呢。這個五逆十惡到最後這十句他就理一心了，這個可以很好體會。我就加以解釋那是為什麼，《觀經》講了，這種人在他最後的時候，地獄的相現出來了，看見地獄了。他一輩子沒聽見人給他說過法，也不相信有地獄；有人給他說法，他也不見得能信。真到臨終的時候他看見了，「啊！那兒炸人跟炸油餅一樣，那

個刀山，那些種種的可怕，我馬上就是那裏頭的對象呀！」這才怕呀，這個怕是真了，這真了！所以將來咱們就是要真，一直就理一心思了，我跟你說。你老含含糊糊，老嘀咕，這個東西就不好辦。這個它就沒有什麼理論，你看見了，你怕不怕？還有什麼可留戀的？趕緊得解決問題。人家告訴你有個念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你去就能解決問題。那不管怎麼樣，到了最後你就是不管能不能真正接受，你反正病急了亂投醫，最後你也唯一靠這個來救命。總之那個是不能去，這還有一個法子可以讓我不去，那這個法子用起來他也真心，也是一條心。因為沒有別的指望了，就求，就是這個了，那就念，這個念就是理一心哪。

這個龍樹菩薩有類似的比方，所以我們不要高求玄妙，琢磨來琢磨去，把自個兒繞得頭昏腦暈。怎麼叫一心？他這個一心，現在



都講念佛要是「一念」能夠成功，什麼叫「一念」呢？這龍樹菩薩有個比方。他說你碰見一個你的冤家債主，仇人見面，他拿著刀要宰你，你趕緊跑，因為這個仇沒有別的辦法，他非殺你不可。那麼跑的時候，知道前頭有一條河，這時候就盤算「前面有條河，我是穿著衣裳過去下河，還是脫衣裳？我要穿著衣裳，這個不好浮水，困難呀，恐怕過不去呀！這些衣裳妨礙我過；我要脫呢，正脫的時候他追上我怎麼辦？」所以在這個時候腦子裏所想的就只有這個事兒，「我是穿衣裳我是脫衣裳？我是穿衣裳我是脫衣裳？……」你看是不是這種情況？你們想想看，是不是？這個時候你不會再想我銀行還有二十萬塊錢。你那兒再有錢也沒有用，你這都要被殺了，你告訴誰也不行。你誰也不會想了，你什麼也想不了，都沒用，你就是想跑！你的出離生死是這個心就行了。你就是想跑、要

跑，怎麼跑？我是穿衣裳？我是脫衣裳？實際是想這些東西，不能想別的，這就叫「一念」。這種比方咱們可以好好的體會體會，這就叫一念，這集中了。

所以我就說，這都是太陽光，為什麼放大鏡一來，就是一聚焦，就燒火，就點著，這東西就給燒了？光線集中啊。這個念頭他集中啊！而且不只是這樣子，就是說很多東西是自己在那兒否定自己的，那就不行了。不光是分散，而且好些東西是抵觸的、抵消的，那有什麼用呀？那就沒有什麼用。剛還沒念呢，疑就來了，疑跟那個念是抵消的，不光是分心，它就給你抵消了，這是負數。

【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動靜常一如，永處那伽定。（無出無入那伽定）



以果覺為因心，以果地覺為因地心。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

一句佛號無邊妙德，攬入識心。由解起行，行起解絕，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一句圓萬德，六字括三乘。】

念佛法門，夏老師說這是「以果覺入我們的因心」。佛是無量劫的功德成就這一句佛號，因此我們念佛就是「名召萬德」，一切的德都來了。一切佛的德，由於我念的緣故，這一切德都到了我的心裏頭了。就這裏頭所說的，把這一切功德就融化到咱們的八識心田裏去，所以稱為「攬入識心」。這個裏頭內容很豐富，我們不一次把它說完。這一句就是「圓萬德」，剛才我說的萬德在這一句中都圓滿。你念這一句你也就圓了萬德。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

「阿彌陀佛」這句是萬德洪名，你念這一句的時候，你心中也圓了萬德。「六字括三乘」，這六個字裏頭，佛教所說的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都包括在裏頭。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淨土法門，大勢至菩薩的法門。

(2) 觀音法門

同時呢，底下又說到觀音，所以般若很重要啊！在居士林印經的時候，我在序裏說，我們就是「以般若為導，以淨土為歸」。修行恐怕都是得走這一條路，用般若這個智慧來領路；「導」，嚮導嘛，用般若的智慧來給我們領路，領到哪兒去呀？領到淨土。我看這個恐怕是最穩妥，也最妙的修行了。因為「以般若為導」，這個路就是正確的，你走的都是直路，平安的路，你才能夠不至於掉



到萬丈深淵裏頭去。你到哪兒去呀？你走，你得歸家啊。真正這個歸家，「歸元無二路」，現在我們凡夫尤其到了末法，要出生死，都得回極樂世界這個老家。所以「以淨土為歸」是我們的歸宿，要達到這個歸宿，我們就得念佛才能達到。在這個念佛之中，我們要把路認得很清楚，那我們還是不能離開智慧，所以要以「般若為導」。

【心經以般若為體，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沒有不從法界流，沒有不流歸法界。】

觀自在

自己在不在，觀自在，則自己自在。能觀自在才是菩薩。

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照字不思索。般若就是大神咒，無等等

咒。大明咒、無上咒指的是般若。】

底下夏老師就談到般若，談到觀世音菩薩，談到觀自在。這兒談到觀自在，就跟剛才省庵大師第一句話談「自心」合起來了。所以你看大德他就是大德。他說不行在哪兒呢？不行就是「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你這是個假的嘛，假的始終就不是真的，你得換。這假的裏頭銅摻得太多了，真要成金子，你就得慢慢的把這個銅淘汰了，然後把金子兌在裏頭這才行。這個假貨怎麼去靠雕刻、靠什麼修飾、什麼鍍，那始終還是假貨，你「不究自心」嘛。

所以底下夏老師又談了嘛，下面這個觀世音，觀自在菩薩「觀」什麼呢？你看它是一致的，好就好在是一致的。觀自在菩薩就是「觀」自己在不在；觀自在，他自己自在嘛，這個自己就是自



性。所以觀自在菩薩，觀世音菩薩，就是般若，最主要就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這夏老師說的，一部《心經》可以用這幾個字概括，「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經》就是可以用這幾個字概括了。

那麼這一部《心經》就代表了全部《金剛經》，一部《金剛經》就概括了六百卷的《大般若經》。而一部《心經》二百多字，又可以用前頭這幾句概括了。而前頭這幾句又可以用一個「觀自在菩薩」就概括了。你老看自個兒在不在，你這就是究自心哪。「觀」跟「究」還不是一回事？「觀」是觀察，「究」是體究、研究。研究什麼？自心，就是觀世音菩薩，所以以此為名號，這就是深般若，這就是行深般若。「行深般若」，就「照見五蘊皆空」了，那這就完了，沒事了，度一切苦厄。苦厄都沒了，是不是？這也是很直接

啊，但是下手難一點兒，不過總之我們這裏就要……。

所以這個菩提心裡頭，就是大悲、大智、大願三個大的結合。所以發菩提心中就是要有智慧。「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大家都回頭又看，你念佛就念佛，為什麼底下又提了智慧？你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哪，菩提心是什麼心？是大智慧的心、大慈悲的心、大願力的心，這三種結合；也有說為直心、深心、大悲心。直心那就是直起直用，就老「正念真如法一」，那更深了，那比大智慧還不好體會了，那就是你老在真如法一之中了，才是直心呢！所以就是這菩提心內容很深入啊！

那我們怎麼辦呢？現在咱們說，我沒有這個大智慧怎麼辦呢？

這是道綽大師的話，你發這樣的心就算你是發菩提心了。所以我剛才說發菩提心有好多種，「發」就跟發芽兒似的，你有一個桃核，



你要發芽，一種就是在那個桃仁裏頭有一個小綠點兒了，這也是發動嘛，你要沒有水、沒有土那個小綠點就不長了。它有了小綠點兒了，但是還沒出那個仁兒呢，再長就長出了那個軟皮兒。再有像杏仁吧，杏仁兒（咱們常常有這經驗），出了那個杏仁，然後再出那個軟皮兒；出了軟皮兒外頭還有杏核，再出了杏核了；出了杏核再長，那最後就出了土了，所以這個「發」也有幾個過程。

所以咱們最初的「發」就可以用道綽大師這個話，這個話咱們都是有份的。就是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為了度眾生故，要求往生極樂世界；往生極樂世界才能廣度一切眾生都往生極樂世界，都早日成佛。真實發了這個心，你就算發了菩提心了，也就是發了菩提心了。當然就是前頭那個，就是說你這個心真正是有了，開始發了，所以我們還是有份哪，但是要真，真是有這個心。怎麼叫不

真？剛剛這麼一想，待會兒別的事一來，我幹的那個事跟這個都是矛盾的，那就不是，那就不行。我這剛剛有點兒芽，回頭澆一勺胰子（註：肥皂）水，這個芽兒就回去了，這也就沒用，發了又退。

發菩提心也可能退呀，舍利弗就是退了。咱們要知道，舍利弗他已經修到六住了，再升一級就不退了，到七住就叫不退住。後來，來個人（這是個考驗）跟他說：「你看看，我這個病啊，大夫說非得人眼不能治，聽說你修行很好，你很肯布施，你能把你的眼睛布施給我，救活我的命？」舍利弗一想，「我已經發了這樣大心，他既然來求我，那麼我就滿他的願吧。我有倆眼睛呢，（剩）一個眼睛我還是能辦事兒。」就挖了一個給他。他接在手裏說：「你看，你看你怎麼這麼性急呢，你怎麼這麼性急呢，你也不把問題聽清楚，我大夫說的是左眼，你挖個右眼，我有什麼用？」舍利弗一



想，你看我挖了眼還沒救他，一想，「哎呀，我這雖沒有眼睛，但救他命要緊。」既然救他命要緊嘛，「那好，這個眼睛也給你。」把這個眼睛也挖了給他。他拿了之後一聞，「唔，不行，臭的不能入藥！」拿腳一踩。這個舍利弗，「唉，這個眾生真難度，我不行了，我不度了，不能度。」退了！所以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要緊就在這兒，它那兒不退呀，要知道，這又是一個關鍵。

我們這種菩提心還是容易起的，這種心也就很難得了。要真正是，我真實要去極樂世界是為了普度眾生，不是貪圖那兒怎麼怎麼好，我要不去那兒多可怕，種種的；而是那兒不退，那兒可以聞法，可以早日成就，能實現、兌現、落實我這個大願，這樣我願意去往生，往生之後我就要廣度眾生，讓一切眾生都往生。你真實有這個心，你就是有了菩提心。那底下再加上「念」，再加上你還能

夠不斷地熏修般若，參究自心，那你就不但往生，而且往生品位
很高呵。所以夏老師這一段很切要。今天還只是開個頭，這裏頭內
容還很多，都等下回，太多了，就到這兒吧。

註一：錢德洪（1496年—1574年），初名寬，字洪甫，
號緒山，因避先世諱，以字行。嘗讀《易》於靈緒山中，故人
稱緒山先生。浙江餘姚縣人。明朝中後期哲學家，思想家，教
育家。錢德洪是王陽明的學生，是王陽明之後儒家心學的重要
代表人物之一，與同時期的哲學家、思想家王龍溪齊名。



三、第三會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 談發心的誠敬、真偽

這是夏老師在一九六一年元旦的開示。上次已經一起學習過一次了，今天咱們繼續還學習；下一次還是這，可能再下一次還是這，因為十分重要。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都等到眼明心亮以後，這一段就告一段落了。就是消化一下，當然以後咱們再開始。上次把「發菩提心」跟「一向專念」的重要性說了一下，因為這是《無量壽經》裏頭的三輩往生，每一輩都需要有的條件，所以十分重要。當然這個「一向專念」是廣義的，一般解釋是狹義的，如果是狹義的，那就只能是念阿彌陀佛了。可是實際我們看《往生傳》，這裏

頭的例子就多了，各種都有，有念《阿彌陀經》的、念往生咒的，
萬益大師閉關就閉的是往生咒的關，還有念觀世音聖號的，念《普
門品》的，念《金剛經》的，甚至於念穢迹金剛咒的，都得往生。
所以現在這「一向專念」我們就是廣義一點。上次咱們已經把這個
重要內容學習過一次了，今天我們就按著夏老師原來的開示，順著
每一句走一下，上次沒有每句走一下。而且底下到《心經》這個地
方，咱們（把它）做為一個重點。今天把這個「心」字的地方，重
點地說一說，那以後的留在再下一次。

【一則誠，二則偽。誠則一，偽則二，為自己受用。】

我們發心，那是（往生的）兩個條件（註：「發菩提心，一向專
念」）之一，但是要注意到這裏頭有真有假，可千萬不要是有名無



實，所以就提了「真」跟「偽」。「真」就是真誠，那就「一」。什麼是真誠，什麼是虛偽？「一就誠，二就偽」。俗話說，這個人是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專一的，這是「一」字最粗淺的解釋。說到「二」，那最粗淺的，就是說這個人心口不一，這不就是「二」了嗎？嘴裏說的跟所做的不一樣，這種是兩條心，他表裏也不一樣，等等的，這都是「二」。所以就不光是佛法，世法上也是「一」好，「二」不好。

而這個「一」和「二」深入到很高很高的佛學境界，「一」就是無分別，「二」就是分別，這就很深很深了。所以這個話，都有無量的含義。我們對於一句話的體會，往往體會到某一個深度，這是反映自己的水平，至於那句的意思，那就不止這麼些了。所以「真如法一就「一」了；真如的法都是如如，它不「二」嘛。《維

摩訶經》講不二法門。那就「一」才真是真誠，不在那個形式上。你心中是真如法一，你就是誠。

眾生為什麼成為眾生？為什麼有了無明？就是「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如那個實際一樣，不知道真如法一，那就有了對待了，就有了矛盾了。一有了矛盾，矛盾論的這些道理就都出來了，這就形成個虛妄的一切。「偽」這個話就是虛妄的一切。所以大地山河就都出來了，其實大地山河何嘗有啊？這是偽，虛妄的。這就是「一則誠，二則偽」的進一步解釋。

倒過來說，夏老師體會「誠就一，偽則二」。你怎麼做到「一」？你真正心裏誠誠懇懇，專誠，自然而然就「一」了。你心裏頭不是那麼真實的，有些做作的，那就「二」，必然是「二」。



【有夾雜則不誠，發真實心即誠。】

再有就是說，有夾雜就不誠，不是誠心。上午我們跟某人還討論，就說到有些人的發心是有些夾雜的，我說有夾雜也原諒，難免，誰又那麼沒有夾雜呢。但是有的人連那一點兒真的也沒有。他那信佛，就是為了破壞佛教來的，我說這個就沒辦法了。這種人有啊，大大有名的人有啊，他就是這個，那你沒辦法。有夾雜就是不純，不純還好辨。比方說，有這麼一位他想在佛教做些事，又想在佛教找個職業，那麼幹嘛呢？「我找了這個職業，是因為我不願意看我愛人跟我離婚，跟別人結婚，那樣看著很不愉快。」這不就夾雜了嗎？那不要緊哪，如果他那一點兒想為佛教做點事的心是真的，那這個我們還是歡迎的。我們對別人的要求，不要求那麼高，所以有夾雜我們是原諒的。但是我們對於自己，對於我們自己人，

要求就要很高。那就是說，有夾雜就不是誠，就不真，就偽啊。這是兩種，所以對別人要求別那麼高，對於自己要求要高。那麼真實發了心，那就是誠心，有夾雜在裏頭就不是真誠。

【有惡念，有善念，不誠，真的誠心無東西，

有一心不亂，即不能一心不亂。】

底下的話就更深一步了。有惡念當然是有了夾雜了，有善念也是有夾雜，也是不誠。這個道理很深，這就是我們要升班了。那天那個某某來，他做夢，夢見他父親跟他說：「你去考大學去。」讓他考大學去。他就不懂，「我都七十歲了，我考什麼大學呀？」第二個夢，他父親就告訴他說：「你這個佛像擺得不對，你去看看。」那個傭人告訴他說是擺得不對。他爸爸就提著他耳朵打。他說：



「我理解不了我這個夢」。後來我就問他說：「你的佛像到底是怎麼擺的？」他說他的佛堂，中央供的是天地君親師、祖先，這邊是等等的神仙，再過去是大仙，那兒有點佛像，然後是祖宗，這是他們家這一支所傳的佛堂。我說：「是呀，就是你這沒擋對嘛。小學、中學這樣是可以，現在叫你進大學就不能老這樣了，你得劃清這些界線，你要是個大學功課，不能這樣子啊，核心跟外圍的關係你不弄清楚。當然這些儒家、道家是外圍，你不能這樣嘛。」他聽了之後，覺得這個夢圓得還可以。

所以我們就是要升班，要升大學啊。一般的，就勸說你要發心，信佛，你要行善，這頂多是中學水平，你要進大學這就不夠了。儒家也有這種情況，就是檢查自個兒的心念，看我的心念到底想什麼，起個惡念就記個黑豆，起個善念就記個黃豆。後來一查，

「哎呀，怎麼盡是黑豆！」這麼日久天長，黑豆就少了，黃豆就多了。到了最後就是黃豆黑豆都少了，這是儒家的功夫。不是說就把黑豆都變成黃豆了，那個並不代表進步，所以有善念照樣是不誠。

為什麼有善念照樣是不誠呢？這善惡不就是對待的法，不就是分別嗎？分別不就是在「二」裏頭了嗎？那就不是「真如法一」嘛。所以真的誠，心無東西，就是六祖那個「本來無一物」。為什麼我老主張要放啊？你抓個東西，就老有一個東西，你就不誠了，這個大家要注意。所以我老說，大家不要抓個東西啊！大家總還不覺得，理解得還沒有這麼夠。以為不抓個東西的話，對於這一句話就理解得不深了。你抓個東西就是不誠，不誠就是偽！這個邏輯很清楚，心中沒有東西才是誠。所以什麼叫恭敬？清淨心才是恭敬，這真誠的心。



所以心裏有個一心不亂，就不能一心不亂了；心裏有一個何日開悟，就開悟不了了。還有，有的人就想得點兒感應，得點兒什麼什麼；那這不得還好，得了之後有的時候還要出毛病。真的誠的話，就是要「不二」，不在乎表面上是如何如何。那個磕頭，磕的是外頭都聽見；我一個表親，他的磕頭是外頭都聽見了，知道他在磕頭，後來被火車撞死了。所以是真正內心的事，不是磕響頭的事。你說他真磕響頭，他不敬佛啊？他拿腦袋都犧牲了，噠噠跟石頭碰，外頭都聽得見。三次車禍，第三次被火車撞死，當時就死在現場。

這就把發心的「誠」、「敬」，「真實」、「不真實」，這一點總的再提一次。

(二) 念佛的殊勝

【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動靜常一如，永處那伽定。（無出無入那伽定）】

那麼念佛呢，這是一個極殊勝的法，所以這四句話就把念佛的妙用說得很清楚。「南無阿彌陀佛」的「阿」字很重要，要念準。南方人讀「哦」，我們要讀「阿」，「阿」是正音，很有關係，所以通願法師寫了一篇長文章，要教念「阿」。「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你要把心放到佛號裏頭，就得到佛的受用。「即得」，大家要看見，這個沒有什麼拐彎啊，不是說你以後得，或者怎麼怎麼，再怎麼怎麼樣才得，還加上點兒條件，沒有啊。「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就得到佛受用！只要把你心放到佛號裏去，你所得到的就是佛的受用。「動靜常一如，永處那伽定」，動中靜中



老是那麼心居佛號中，就永遠在於那伽大定。你還要入什麼定啊？所以不一定要像某某法師，盤腿坐在那兒五小時入定。只要老念佛，就是東轉西轉，你這是那伽大定，不是一個普通的禪定，是無出無入的大定。這就在大定之中，你所得的受用是佛的受用。這個是引古代的一個偈語。為什麼你「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呢？

【以果覺為因心，以果地覺為因地心。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

因為念佛法門是把佛得的果實，佛得到的那個覺悟的果實，做為咱們還在因地中，種因的人修的這個心。把他的果實做為咱們現在開始修行的這個初心，開始發的這個心。這樣的話，佛的果覺做為我的因心，底下我的因心豈不頓然同於果覺嗎？我把金子做成

了我的心了，那我的心不就是金的嗎？把佛的果覺做為我的因心，那我的因心不就是果覺嗎？直截了當！就是怕信不及。所以大家不要怕重複，聽一萬遍也不多。到了極樂世界，我敢說，大家去了之後，阿彌陀佛還是講這個。這個信心是沒有止盡的，今天信一點，那信得還很不夠呢，不信就更遠了，要不斷的增加。最近看《恒河大手印》，在文革以前我也還跟人講，現在再一看，那過去懂得很膚淺哪，它這是無止盡的。現在我有一個很高興的事，雖然在生病，我真把禪宗跟大手印結合起來了，真正地是一回事！不是個口號的一回事，真正是一回事。這也是這樣，這個果覺就做為我們的因地心嘛。

【一句佛號無邊妙德，攬入識心。由解起行，行起解絕，心包太



虛，量周沙界。】

底下夏老師再給我們解釋，說阿彌陀佛無量劫來修行成了這麼一個佛，佛號為阿彌陀佛；如果不是萬德莊嚴，萬德成就，他就不能成佛；不能成佛哪有這個佛號啊？那麼這個佛號就是萬德所成的，所以這一句佛號就有無邊的妙德在裏頭。把這個攬到我們的識心裏頭，跟我們的心成了一塊兒了，在我們的八識心田裏，這些妙德就都來了，所以說「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無量劫的功德成就這個佛號，這個佛號之中，它就是無邊的妙德，現在入了我的識心，那麼我就得到佛的受用了。這「德」都在我心裏頭了，就入了我的心了嘛！都入了我的心裡頭了，那還是別人的東西啊？是我心中物了！

這樣理解就由「解」起「行」。所以《華嚴》就講「信解行

證」，「信」，你先得信，不信什麼都不能談。它不像別的學問說我不信，我可以研究，我可以懂，我可以去批，什麼什麼；這個他再（研究）也不能懂，批都批的是街坊，不信你永遠不能懂。其他學問你可以不信去研究，把學問搞得很深入；對佛教不行，你不信不能理解。所以信了之後才能理解，理解之後才能正確地行，才不是盲修瞎練。多少人還在盲修瞎練之中，多少人還是在「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的情況之下：一個瞎子領隊，後頭一大堆瞎子跟著，大夥一塊兒慢慢往火炕裏進。他沒有正信、正解，他也就沒有正修行。所以這上面的解是正解，從這個解起行，你去念佛去，這麼好你還不念嗎？

念的時候，這些全沒有。念著，又說這是果覺了，又是因心了，又什麼什麼了，你要有這些，就是常常說的「扛梯子上房」。



離開梯子不能上房，你不理解怎麼行呢；扛著梯子怎麼上房啊？所以就是要放。既然都這樣的話，一切放光，就你一句佛號，這才是「心居佛號中」！沒有說夾雜著一大堆東西在一塊，什麼都有，那就不能得佛受用，那就什麼受用都有，哈哈哈……，因為你零碎兒太多。你就是這麼就上去了。所以「行起解絕」，這裏頭沒有解。

這麼念就「心包太虛」，自然而然你的心就包含了十方虛空。

你這一句念，你當在這屋子裏就你一個人念哪？因為這句佛號是包括虛空的，所以你這個心就包括虛空，一切法界都普遍。也就是說「一聲佛號一聲心」，「念佛即是自心現」哪！這麼從這個「解」起「行」，「行」起，不要再拖著這些「解」了。你敢放！現在淨土法門不叫你放光，它這是方便中的方便；禪宗叫你放光啊。有一句佛號你還念了嘛，哈哈哈……，你還念你就敢放嘛，這個還不敢哪？

【一句圓萬德，六字括三乘。】

這樣念去，當時就是自心現。所以「一句圓萬德」，這一句裏頭萬德都圓滿了。有的人就總不踏實，總想找點這兒，找點那兒，這兒翻翻，那兒翻翻。總想今天等著這兒，明天等著那兒，盼來個什麼人給我傳個什麼法。他就不相信「這一句就圓一切萬德」的話，一切聲聞、緣覺、菩薩、佛的德都在裏頭，這叫萬德。不是世間上一萬件好事的德，十方如來的一切德都在裏頭，這就叫萬德。不是一萬樣好事，一萬樣好事講得太庸俗了。這你才知道這一句佛號不可思議。所以「六字括三乘」，這六個字裏頭就把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一切的法都括在裏頭了；六度萬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都在裏頭。那麼這說的是什麼？這就是佛的知見。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跟大家說這個「開佛知見」。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後必具前，前不具後。】

這不是眾生知見，眾生不會想到這兒。有的人聽見這個很反對，這跟他的思想抵觸，就說你們淨土宗就會標榜自己。他會懷疑，他不相信。為什麼呢？因為他的知見，見不及此啊。這是佛的知見，說這些話是佛的知見。所以夏老師引了這四句話：「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是《華嚴經》（註：《華嚴經·性起品》）裏的話。一切佛的出興於世，佛為什麼到世間出現，要示現有個佛出來？就是由於有一個大事因緣，不是個普通事，是個大的事情。什麼大事？就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菩薩出來把這個佛的知見打開了，世尊顯示給大家，大家看見這個就能悟，能悟了就明白了。悟裏頭包括一解

悟」、「證悟」。悟了之後才能入，入就證入了，就更深一步了。所以夏老師說：「後必具前，前不具後。」你開佛知見，示佛知見；到了示佛知見，你一定是可以開佛知見了，你能顯示出來了，那當然是開了，你不開怎麼顯示？你能入佛知見了，當然你已經悟佛知見了，不然你怎麼入，怎麼能證？前就不具後，你光「悟」就不見得「入」，光「開」就不見得能「示」。

這就把發心、念佛、念佛的殊勝（談了）。這個「解」，修行的重要之處，是從「解」起「行」，「行」起「解」要絕。有的人說，我念的時候還要嘀咕點兒什麼，只有在你妄想紛飛的時候，沒法辦的時候，你整頓整頓，觀察觀察，思維思維。你能念了之後，就老老實實，這個「解」得「絕」！在你捲到妄想堆裏頭，簡直沒法辦了，從前我看見有個老修行，她有時候還拿著念佛珠呢，氣得



就要殺兒媳婦去，（當她看到自己手中念佛珠時，才壓住這顆殺人的心）（註：故事見於《心聲錄》）。到了這時候你得整整一整，你還不整呀！那就要思維思維，我這個念佛，怎麼念著佛呢，還想去殺人哪？那你該整一整了。不是這個嘛，你就老老實實去念。

(三) 從《心經》談禪密

【心經以般若為體，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談著念佛之後，底下「心經」兩個字這兒出現了。《心經》大家都知道是般若經，而且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啊！這個「心」字很重要，這就說明夏老師跟諾那祖師都是一個鼻孔通氣的。有人問諾那祖師：「人家說密宗成佛快，你們密宗最快的成佛方法是什麼呀？」諾那祖師就說：那就是兩個，就是「彌陀大法」、「明白自

心」。所以夏老師這兒也一樣，這說的淨土法門就相當於諾那祖師的彌陀大法；底下就要談「心」了。這兩個都是成佛極快的法。

這個淨土法門，在咱們末法眾生，如果離開這個法要出生死就很難了，所以極其重要。但是明白自心這個事，就是不管你用什麼法門都行，用淨土也行，用參禪也行，去習教也行，修觀也行，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可以修，但是不管怎麼修，你最後成佛的時候，你總是明白自心。所以為什麼二十五圓通，在楞嚴會上二十五個大聖各個講了自個兒修行成功的經驗，大勢至菩薩就是「念佛法門」，觀世音菩薩就是「返聞自性」，心跟性的事，說的是明心見性，都是談的心跟性。那文殊單獨是選中觀音，在這二十五圓通中觀音得選，就是由於不管怎麼修行，成佛畢竟是這個！離開明心見性，那還有什麼？那就沒有佛法了，所以重要。所以夏老師同



樣的，說完發菩提心，說完了念佛法門，持名念佛，接著就談《心經》，談般若，這是一味的，眾生要成佛就是這。現在你可以不明白這問題，可是你往生之後還是憑這個問題入無生法忍，你才真正解決問題。「花開見佛悟無生」，你得悟無生嘛！你光花開見佛幹什麼？見了佛又怎麼著？見了佛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非要見見佛呀？是要悟無生啊，目的不是要見著某一位或哪一位什麼什麼啊。它主要是因為彌陀的方便，你可以早悟無生，往生到極樂世界就是為了悟無生啊。悟無生就是明白這心，知道這個心本來無生無滅，真正認識到自心。所以這個「心」就非常重要。

而且我們修行中，做功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破戒。你起善念，當然我們嚴格來說還是不好；但是起惡念就更不好了，以至到破戒，那就不行啊。所以「帶業往生」者，用現在的語言說，是

允許你帶歷史問題，不允許你帶現行問題。我發心念佛以前有好些罪過，那是歷史問題了，那你懺，你認識以前是不對，你不再做就是了，阿彌陀佛允許你帶著往生。但是像那位老居士一邊念著佛，一邊想殺兒媳婦，這是現行問題，那她怎麼能往生啊！所以那一頭也得護住。

那一頭最嚴重的是什麼？大家往往忽略這個問題。因為五逆十惡都可以往生，而五逆十惡的殺父殺母我總不會做吧，出佛身血、殺阿羅漢我總不會做吧，但不知道有一個比這個還重的罪，可是你很容易做，就是謗法啊，而且那個罪比殺父殺母嚴重。這個淨土宗祖師道綽他引經據典講過，比如說五逆十惡又謗法當然是不能往生，怎麼也往生不了了。不五逆十惡不謗法當然是可以往生了。舉一個例，一個五逆十惡不謗法，一個謗法不五逆十惡，這倆人到底



是能往生不能往生啊？答覆是：五逆十惡不謗法能往生，謗法不五逆十惡不能往生，因為謗法的罪極重。這個謗法看你謗什麼法，你謗的是個普通的？謗的是那個真正佛傳心的最重要的？比如說，反對某一個政策，你可以反對，你說那個婚姻法我反對，但你反對憲法那是什麼性質？所以說，你反對一個普通的法沒什麼問題，你反對佛傳心的法，那是什麼性質啊？有很多人就是這麼反對，就是對於禪宗、對於密宗、對於密宗紅白教的大圓滿、大手印這一方面，就有許許多多不正確的說法。

所以，我們雖然已經安心念佛，可以不管這一些了，為什麼還老想著來提一提這些問題呢？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而另一方面，焉知咱們這裏頭沒有帶角虎？「有禪有淨土」就「猶如帶角虎」，咱們希望能出帶角虎啊。另一方面，咱們就是沒有帶角虎，大家也

不要掉到謗法的坑裏頭去。像某居士他一天念三萬佛號，看那麼多經，最後並不怎麼好。他這謗法，是怎麼個謗法呢？就是凡是低的跟高的對比的時候，他總是贊成低的，反對那個高的；一本經有兩個人註解，他要看了那兩個註解，他就同意那個低的，反對那個高的；而且誰要一信禪宗、信了密宗，他就很反對，諸如此類，舉這麼一個例吧。因為他跟我們關係還是很深哪，別人就不說了，這種人還多得是，我們就不能隨便什麼啊。所以就是這兒為什麼要談心談什麼，目的就在這。

真正要談明心見性，大家首先都知道是禪宗，禪宗就是開悟，開悟就是明心見性。但是，另外大家要知道密法啊，最高的密法也就是這麼回事兒。因為以前傳到中國來的、傳到日本去的密法，沒有最高的密法，所以中國過去對密法也不大認識。在北方由於一直



是清朝的勢力，清朝信奉黃教，也都是些黃教的觀點，所以對於密法高的東西就不理解了。現在也是我們這個時候人的一個特殊的幸運，過去所謂漢地是不聞這樣的法的。那日本密宗很盛，日本也不聞這個法。

(1) 擇要談密法「九乘次第」

密法有「九乘次第」，可以分成九類。我們不也是說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等等的分乘嗎。密法可以分成九乘，就是外密有三個，內密有三個，無上密有三個，最高的部分是無上密。這個無上密始終沒有到過漢地來，漢地沒接觸過。地方中這個密是來了，人民沒有接觸過。元朝是貴族、僧侶、喇嘛，那他喇嘛信、貴族信，漢人不能信。清朝也是如此，你去看那個養心殿，過去你趴窗戶裏

一看，都是密宗佛像；雨花閣都是壇城，就是大威德金剛壇城、上樂金剛壇城、密迹金剛壇城，都是壇城，皇帝修，民間沒有。民間哪有密法呀？這民國以後才變化了，所以高的密法跟漢地廣泛的人民沒有結過緣，這是在諾那祖師來了以後才有。所以這是一個新生事物，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緣，大家要知道。為什麼這個時候來呢？為什麼《無量壽經》這個時候會集成了呢？這兩個事要好好看哪！生在這個時代不是很容易，大家要知道，生在這個時代碰見這兩件事。而且我們現在都跟這個有緣，還都在這兒引起大家注意啊，大家要去發心哪，將來這個佛法是要中興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法運，很重要的法運。

九乘次第是什麼呢？外密是什麼呢？外密就是顯教的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那就是密教的外密。



內密有三個：事業密，行持密，相應密。事業密就是燒護摩，修息法、增法、懷法、誅法等等，修這些事業。這個在藏經裏頭，密部的經典多了，那細緻極了，修什麼法、用什麼供、燒什麼東西、壇城什麼什麼樣，講得很多很多，這都屬於事業密，很有規矩。燒的東西有時候也很特別，有的可以理解，有的也不可理解，那看你是修什麼法，講的很多。像采佛珠那都很有規矩，要用什麼盤子接，要用什麼什麼人，要用什麼絲的絲線穿，都有規定，這都屬於事業密。在日本還是很考究，所以日本這裏講好多好多壇城事相。

第二就是行持密，就是初步的觀行，就是修法。咱們現在不是還有很多儀軌嗎，這個無量壽儀軌，念大悲咒，大悲咒的儀軌，屬於行持密。這個儀軌，它一般就比較簡單，就是發心、懺悔、上供，然後念咒就完了，跟我們現在的這個儀軌不一樣。初步的行持

有種種的儀軌，也非常殊勝，其中以準提、穢迹金剛這兩個最靈驗。像夏老師後來還閉準提關，得很大的感應，就閉著閉著關，關於準提菩薩拿的這些法器，每個法器有什麼用，都自個兒就知道了，不用看書，這得到加被嘛。那念穢迹金剛，我認識一個某某人，他說是試驗性質。我怎麼認識他呢？他在重慶的時候，在重慶中央大學講佛經。那聽的幾個人很有意思，一個理學院的院長，一個是華嚴寺的方丈，到時候坐轎子下來了；有兩個學生；還有兩個人就是我跟一個李某。那是我舅父介紹的，可是我聽了幾次我也不再聽了。夏老師我是一直親近的，有很多人我見了，像某某人，你別看他名聲大，聽過兩次我不去了。這個李就念穢迹金剛，念著穢迹金剛現身了，一嚇！嚇得鑽桌子底下了，藏桌子底下。穢迹金剛「啊」一聲走了之後，他嚇昏死過去了。這都是極靈驗的，這都是



唐密。

第三是相應瑜伽，也稱為瑜伽密。密法就是要相應，某居士不是抄了嘛，東密講三密相應，眾生的三業頓同佛的三密，這個相應就成佛，肉身就成佛，講到這兒。這個屬於什麼？這叫做什麼？叫做內密，過去到咱們這兒來的、唐朝到日本的，修的都是這些內容。

無上部呢，就是大相應。上頭說的內密是報身佛說的。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經典是化身佛說的。說《華嚴》、說密法的時候是現報身佛相說的，所以這個內密，剛才說的這三種法，是報身佛說的。東密也說，這是毗盧遮那報身佛所說，所以殊勝啊。至於咱們現在說的這個無上部，這是法身說的。有人說法身怎麼還說法？法身不說怎麼辦呢？「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報化不是真佛，這《金剛經》上的話嘛（註一），你又不信了。大家有時候經上的話

他就是不信，有人膽子大極了！經上的話他就敢跟經上頂牛。經上說的「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他就不信，咱們現在這話有人就不信。報化不是說法者，那誰說的？不是法身佛說那怎麼辦呢？所以這個無上密是法身佛說的。

這麼一說大家一聽不得了，我得學密了，我這顯教不學了，佛不念了。念佛法門是「密教顯說」啊！大家安安心，給你們安安心，密教顯說呀！這（無上密）裏又分外、內、密三種，整個密法有外內密，這無上密是法身所說的，又分有外有內有密。修儀軌的、修生起次第的、修觀想念咒的，大家一般修的這個儀軌叫做外密；修氣脈明點的，修身體裏這些的，這叫內密；修心的叫「阿的」，這個就是大圓滿。這個就是所謂密中的密，無上密中的密，就是修心的法。



註一：《楞伽經》曰：「世尊。變化如來所說二義。非根本佛說者。謂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2) 禪宗是大密宗

這個大手印、大圓滿跟禪宗是怎麼回事呢？這兒有諾那祖師的話：「禪宗是大密宗」，不是普通密宗。現在就有好多人謗禪宗，那個C某是一個；再有那個W某，誰說禪宗，他氣得拿棍兒杵地板咚咚咚咚。咱們現在還有一位居士也反對禪宗，我也不說他名了。你這個還行啊？對於紅白教的他也不信，你不能根據低的去反對高的啊。貢噶上師說過：「達摩祖師的口訣就是大密宗的口訣。」諾那祖師說：「禪宗是大密宗。」王上師說：「禪宗是達摩祖師來傳

的。」事實上這都是不二的，在印度是不分這麼些的。馬鳴、龍樹都是禪宗，都是傳佛心印的祖師，也都是密宗祖師。「禪宗就是密宗裏頭直趨無上部，直趨阿的這個法」，就是直趨大手印、大圓滿，不經過這些過程，不經過密宗前面的過程，一下子直入，一超直入就到大圓滿、大手印，這個是王上師說的。這些話都說得非常好。

(3) 擇要介紹《恒河大手印》

正好《恒河大手印》「這本書」最近得到了，這是二十年前哪，現在又得到了，這是佛力加被。這都是成佛的法，而且這大圓滿裏頭講到，如遇見這個法，就表明說這個人快要成佛了，你已經多劫修才能遇到。這個遇到當然包括你得信，遇著了你不信那等於沒有遇著。這個地方我們從紅白教的觀點看一看。



恒河大手印，【岡波巴大師，為廣事導引攝受弟子故，說有二種：一、于具普通根性者，令由菩提道次第，漸次趣入大手印。此謂《中論》等學而漸入者，謂之實住大手印。

二、于具勝上根性者，令依密法得受灌頂，修氣脈明點六法（那諾六法）等道，以了達取證于本覺智，契合於大手印。然此二者，為非上上。

三、最上之大手印，則並亦無須乎灌頂等修，但當恭敬禮拜，承事親近于其上師，或僅觀于上師微妙身相，即能立得證悟，為此由於無上恭敬順信之心力，以依止于上師，更不假外物言詮，而能究竟了悟，以證取之大手印。方是大手印之最勝義心傳也。以故上師觀察弟子根機成熟，一鳴指間，令其通達法爾，彼所通達即是真正之大手印。】

這是岡波巴大師的著作裏說到的，貢噶上師引的，他說大手印有很多，只有紅白教第四灌頂所傳的光明大手印，才是真正的大手印。另外有兩種。一、普通根器的人，讓他從「菩提道次第」漸次趣入。這是對於普通根性的人說的，所以並沒有否定，說你這個不對。普通根器從這兒可以進，也就是從《中論》這一些而漸漸入的，這個叫做「實住大手印」，實在住在那兒的大手印。但這不是真正的大手印，這是對於根器普通的。這是一種。

二、具有較勝上根性的人，就叫他依照密法，讓他受灌頂，修氣脈明點，讓他了達取證於本覺智。通過一些修法，那就不是一定要經由那麼多次第了。大家看見沒有，通過修法怎麼樣呢，讓他取證於本覺智，本覺的智慧。不是人人都有個本覺嗎，證於本覺的智慧，這麼契合大手印的，這又是一種。



後者比前者好一點。「然此二者尚非上上」，不是上上大手印。最上上的大手印，就是一剎那、一鳴指間就通達法爾，通達法性。但是就要求什麼呢，在密法中就是不同一點，就是要求對於上師具有真實的信心。我們看看原句吧，由於對於上師「無上恭敬順信之心力」，不需要靠外面的這種言詮，這些個語言文字都不要，能夠「究竟了悟」，這麼的才是大手印最勝的心傳。就是一鳴指間弟子就，啊，這個意思就是通達了，這才是大手印，但必須是淨信，清淨恭順的信心。

我們看禪宗吧，你看二祖對於達摩，這些事是極殊勝，但是這個因緣、根器就極不容易啊。達摩看見中國有大乘氣象，拿著衣鉢就到中國來了，那時正好是梁武帝的時候，宋齊梁陳。見到梁武帝談，梁武帝不認識。梁武帝雖然講經說法，自個兒也當過和尚，

看到達摩不認識，聽達摩說話他無動於衷，那達摩就走了。走了之後，他就問誌公，誌公說：「你這太可惜了。」梁武帝說：「派人追。」誌公說：「你把全國人發動去追，也追不回來了。」那走了就是走了，所以梁武帝不認識。而且達摩他是被人「打落當門齒」啊，什麼人打他當門齒？那都是佛教徒嘛，不會說是售貨員打他一拳，不可能！多次中毒啊，誰給他毒藥吃啊？佛教徒嘛。不認識！那個梁武帝就是不認識！那個要打他的人就認為他該打，給他毒藥吃的就認為他該死，那不就這個嗎？把牙都打掉了，這不就認為你該打？給你毒藥吃，不就認為你該死？就是用這種手段來對待嘛，都是「見」的問題。在那些人的見法，就認為這個達摩該走，該打，最後該死，是不是？

而偏有一個慧可，這個人就怪了，他不敢驚動達摩，他就在那



兒立雪，立得雪把小腿都漫過去了，大冷天山洞裏頭沒有火，恭恭敬敬在那站著。等達摩回頭一看，問他說：「你這幹什麼呀？」他說：「我來求法。」「喚，這個法你能這麼輕慢嗎？」慧可一劍就把自己胳膊砍了。你看他，他為什麼自殘？那個打達摩的人是拿拳頭打達摩，這個砍胳膊是砍自己的胳膊，你說出入多大啊！他幹嘛要砍胳膊？那他不就是發現，這真正是遇見了應當求法的人，能給他法的人嘛，所以是一種極度的信心。

而且這個信心包括什麼呢？就是剛才所說的真和偽的問題。一般學佛都是要想自個兒得到一些好處，我要學佛就能逢凶化吉，我要學佛之後就可以抵抗煩惱，就可以聰明，身體就可以好。我看見我們從前電臺很多人學佛，「我們倆台長信佛，我要學佛將來裁員就不被裁」，種種的這些想法。還有的人學佛就想得好處，我活著

也要得好處，來生也要好，到極樂世界更好，死了也要好。我要求法，我就要做佛教的學者，做佛教的活動家，我要有一些資本、有些學問。這個都學不成！你就再怎麼去培養，去教育他，都是白費心機，他不是材料。他慧可胳膊都不要了，他這裏還有什麼夾雜？這個《恒河大手印》是諦洛巴大師說的，是由白教的二祖傳授給白教的三祖。諦洛巴一開口就是這麼跟他說的，說：「大手印法雖無表示」，沒法表示。「然於上師具苦行」，然而要是有人能夠在上師面前行種種苦行、難行。「具忍具慧那諾者」，可是要遇見有像那諾這樣的人。他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對於上師能行種種苦行，能忍種種難忍的事，而且有智慧，那麼他能夠「具種」，他心裏就有這個種子，他能夠照著這個法行，那就表示我們也可以說「大手印」，開口就是這四句。



這那諾巴在他的上師面前死過二十四次，舉其中一次。從前聽過這個，人沒記得，現在是人記出來了，這是諦洛巴跟那諾巴。兩個人在很高的建築上，諦洛巴忽然說一句：「誰要是從這上跳下去，那對於師父是真實信哪。」那諾巴就下去了，摔得一塌糊塗。諦洛巴就慢慢地走下去，就把他弄醒過來，問他：「你疼嗎？」「疼啊，疼啊。」當然這個師父有神通。諦洛巴這個情形很像中國的誌公和尚，誌公和尚不是吃了兔子之後一吐出來，兔子活了，蹦走了。諦洛巴也是這樣，他把鳥烤了，把魚烤了吃，一吐魚都活了，鳥又飛了。大家都認為他瘋瘋癲癲。那諾巴倒也不是驚異他的神通，就是看出這是一個特殊的上師。這就表示什麼呢？他純粹是為法，不是為個人。只有真正沒有個人打算這樣求法的人，才能承受大手印，這一點是我們所要知道的。

大手印是什麼呢，我們不去多說，其實就是禪宗所謂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密法就是上師加持你，你開悟。「直指」當然是師父指啊，這不就是加持嗎？「直指」這個法子嘛，說打你一棒子是直指；一關門把你腳壓折了也是直指；世尊拈花也是直指。所以各有一套，淨土宗就教你信這個法門，相信念佛往生，不要再懷疑了，你才能真正老實去念。密法就告訴你要信上師。你不能像淨土宗信法門這樣的去信上師，老去琢磨他，「他這個人不見得成功啊，這個人不見得是成就的，這個人還有好些毛病。」那你千萬別學密，學也無益。

慧可就是厲害了，他那一見就肯斷胳膊；那諾巴多少年之後，他死了二十四次，所以這就等於上師給你一加持，也就是給我們一直指。那直指，釋迦牟尼佛不就是拈起一支花嘛，給大夥兒一看，



誰都不明白，迦葉就一笑。一笑，佛就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有的人看經看得少，他說這個事是禪宗的人編出來的，經上沒有。查出來了，有！圓瑛法師的講義裏就把這個經的名字查出來了，這我們就很肯定。從《涅槃經》也可以看出來，將來法上你們大家有弄不清的地方，你們都問迦葉去。因為什麼？因為他開悟，他印心哪。問迦葉去，因此，現在你就執著次第法，執著那個《中論》，要去反對禪宗，那你跟釋迦牟尼佛是一致不一致？釋迦牟尼佛說：你們這一切一切都問迦葉去，迦葉給你決定。單獨於這個直接傳心的，這樣的紅白教大圓滿大手印、禪宗，這就是迦葉的，他所傳的就是這，而你對於這個否定？所以我說的就是這個事，學佛是很不容易啊！你不能夠所謂隨隨便便跟著大夥兒，好像都是這麼說、這麼行，都差不太多。差得很多呀，毫釐有

差，天地懸隔。

所以這些地方，這是諾那祖師說的，有兩個成就得快，那就是彌陀大法和明白自心。夏老師也提到，剛剛講完念佛，就講《心經》講般若。因為講到心嘛，我們就把這個……。「心」裏頭都是哪些法門呢？那就是觀音菩薩的「返聞聞自性」，咱們過去說過啊，禪宗。今天是把密宗說了一說，密宗我們慢慢也得要跟大夥兒說（一點不說也不要緊），因為密宗，當然也有人有這個機緣，有這個根器。密宗你真要想得到師父的加持，你必須找到一位是大手印成就的上師。上師多得很，上師成就有種種不一樣，你一個學人怎麼能夠看得出這是一個大手印成就的上師呢？他可以傳法、可以有神通、可以種種種種、可以有禪定，那他都可以有，但大手印不能成就，他就不能夠給你加持。所以這裏頭就有一個條件，你先得多



少對於大手印要有一個很粗粗的理解，而且你有殊勝的眼光，你能看，知人。所以知人是很重要。

所以達摩，有人就打嘛，有人就給他毒藥吃嘛，各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樣。二祖不就是遇見了之後，他就得法了嗎，幾句話就完了。砍了胳膊，疼，「師父我的心不安。」「將心來，老僧與汝安。」你把心拿來，讓我給你安哪。你不是心不安嗎？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心」，拿什麼心哪？找不著。這個也不是啊，覓心，叫我拿心？我剛才說的心不安，那才叫我找心，而我的心又「了不可得」，我找不著我的心，「覓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我給你安心安好了。開悟了！所以你把這說成是上師的加持也可以嘛，是不是？哈哈哈哈……，這就沒有矛盾了。所以就是說，這個多快呀，開悟了。而且他這個開悟，大家要知道，這是在什麼時候

開悟的？是在極端痛苦之中開悟的。不是說你必須首先得清淨，清淨了又清淨，這兒開悟了，不一定是這樣啊。所以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這是在一個極端痛苦的情形開悟的。

還有一個人，他是外頭碰見一個仇人，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拿著刀就要殺他，他嚇得就跑，就跑到師父這兒，師父正在說法，一下跑到師父桌子底下，呼呼呼在這兒喘氣。師父就給他一指，「這就是你的心。」開悟了。在他極度恐慌、緊張之中開悟的。一點兒法不能留，所以赤裸裸！師父一直指，他在平常有恭順，有種種的修持，種種種種……，上師的加持就進得去才開悟的。

所以有這樣一些殊勝的法門，我們應當讚歎，自己也應當在這方面看看自個兒的因緣、根器。如果有禪有淨土，便是帶角虎，現在為人師，將來成佛祖，那就必定成佛祖的，這還是顯教的話了。



另外呢，我們要知道這個事，就是要知道它的殊勝。我們只能說，我的根器不夠我不能修，我還不十分理解，不能夠誹謗，不能說它不好。要切切地把這個頭堵住，不然你做了好多好多功德，平衡不過來那個罪，這最可惜了。因為你不怎麼理解，不理解還是罪，不理解也是罪啊，所以這一頭大家要注意。

(四) 衆生如何修行出生死

另外，大家為什麼老是修行，還老是在生死之中出不去？有四個原因，這也是《恒河大手印》講的。《恒河大手印》的具體內容今天咱們不能介紹了，總之這裏頭談得很直截。所以顯教是密宗，密宗是顯教。禪宗不許你明說，你要避諱，夏老師也告訴你得「語忌十成」。大家都認為好像是這些你不懂得，就密起來了，所以顯

教倒成了密宗。真正到了密宗裡頭，上師真給你進行灌頂的時候，他就說得很直截了當、很明白，所以這一點密宗倒成了顯教了。那麼他在有了這個水平之後，當然他也就能接受。不然的話，你有一個很大的毛病，聽了之後，將來自己稍微有一點進展，自己以為就是了，就是這麼回事了，我已經都悟了或者什麼。所以一定要師父給你證明，你以後是怎麼回事，師父給你證明。

那麼這裏頭講，人有四種不行。是哪四個原因不行呢？為什麼老在生死出不去？最根本的一個就是「無明」，因為「無明」，所以就有十二因緣，無明就老死，無明盡就老死盡。當然到了大圓滿、大手印就沒有無明，也沒有老死了，那就完了，就出去了。你帶著還有眾生、還有「二」的時候，那這個無明就是根本，第一個是「無明」。第二個是「見」，就是你的見解。誰腦袋裏都有個見



解，你在六道中所以出不去，就是你腦袋裏現在的這個見解（不管正不正），就是你這個見解成了一個原因，成了一個障。第三個就是「貪」，第四個就是「愛」，這四個原因（講得）很好。

第一個是「無明」，無明咱們現在沒辦法。可是你念佛、參禪、讀經，都是用這種佛的無上的、無漏的東西來加持，來薰咱們的無明，無明就可以薄。你無明破一點兒，你就證一分法身，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賢聖，那就是到了四十二個位次裏的一個位次了。一般破這無明是不容易，但是我們叫它薄一些。

「貪愛」呢，「貪」，貪著，咱們不都貪著嗎，什麼都貪戀；愛有種種的愛，這兩個擋在一塊最根本的是什麼呢？就是所謂的情愛，男歡女愛。「一切眾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眾生的性命怎麼來的？是從淫欲而出生的，這是一個根本。所以佛都說了，說這個世間

幸虧只有一件事是這麼難辦，就是這個情欲，如果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跟情欲是一般分量的話，一切眾生都沒法出離。所以就知道，眾生之所以在六道中老輪轉，今天這兒投胎，明天那兒投胎，有的還要驢胎馬腹轉來轉去。驢胎馬腹怎麼進去的？也是情欲啊，動了情欲之念，你要不動那個欲念你進不去，都是動了欲念才進去。

所以這四個根本很重要：無明、見、貪、愛。那麼可以從哪兒下手呢？我覺得是從「見」上下手。你要去斷貪愛你也得有「見」，不然你硬斷怎麼斷哪。我從來對人都不主張，人都得出家，甭結婚。我的孩子也都結了婚了，硬的是不行的。所以怎麼著呢，那就只有從「見」上逐漸淡，一點點淡起來，有智慧。你沒有替代的東西是不行啊，沒有東西替代之後，它要出妻子，出更大的妻子，你有個替代的東西，智慧來了就好辦了。



那麼「見」在這一頭是這麼重要。另外在修行路上四個要門就是見、修、行、果。所以我們老提「見」，這個「見」的重要就在此。生死根本也是因為這個「見」；要修行進要門的話，首先進哪個要門？進這個「見」的要門。你先有了大手印見，就進了一個門了。然後是大手印的修，那也不是咱們這樣的修，這有行有證的修，那不是大手印的修。當然要是真正像夏老師說的那樣念佛，暗合道妙，那也是，但能做到那一步的人也還不是很多。大手印正規的定義，它的說法，講「明合」不講「暗合」的話，那大手印的修，總之說，你要離開一切計較執著，這才是「見」；要沒有散亂才是「修」；要無所求，真正無所求才是「行」；真正無所得才是「證」，所以都到這！

所以《心經》講「無所得故」。《心經》不是講「以無所得

故，菩提薩埵」嗎？可是修行人偏偏他來個有所得，總想得點什麼。有想得一點的那個心叫做什麼心？就叫「偷心」！沒有什麼好聽的，就是小偷那個心。小偷他不是老想得點兒東西嗎，他總不是想把他的東西給你吧。所以「偷心不死」，一個出家人如果偷心不死，滴水難消。你偷心不死，人家供養一滴水，你將來都得披毛戴角去還，就這麼嚴重。

禪宗有個公案，開悟是像什麼？像「賊入空室」。哎呀！想進來哪，撬門撬鎖，這裏頭要進來之後不定得什麼。好不容易，嘩！一下門開了，進來了，忽然很高興，這就相當於開悟的時候那個驚喜的境界。進來了一看，什麼都沒有，空！這個想偷的心就一點兒也沒有了。你偷什麼？沒有！哈哈哈哈……。這也是開悟的一個比方，「賊入空室」，就死盡了偷心了，這就悟了。



所以不悟之前，總是偷心在用事。「必須除盡有所得心」，必須要把一個有所得的心除乾淨，必須要把這個除得乾淨，「方能行至行不到處。」密宗所講的大手印大圓滿、禪宗的明心見性，這一切是個行不到處，是你所謂的修行，種種行，所行不到的地方。你說禪定許你得，神通許你得，那有一定的嘛，你去行就得到這個果。這個不是，這是個行不到處。你怎麼能夠行到了那個行不到的地方呢？你必須除盡了有所得心，方能行至行不到處。

實際上我看了一看，我也就比較放心哪。這些年跟大家所堅持的，大家好像還有很多覺得很彆扭，很接受不了，我常常又給大家指出一些問題，有時還跟一些老修有些辯論。現在看來我這一些還確確是接受了貢師的，是師父傳授下來的東西，沒有違背。我這幾個老師，夏老師、貢噶上師、王上師都是大成就的人，這個因緣也

很殊勝。所以有一次我跟某某說：「我要再不用功，就該雷劈了。」這不是從居士林我就退下來了嗎。現在又可以再說一句，現在今天這個情形之下，我不真實用功，再取得一點真實的進展，也該雷劈。就是這麼糊糊弄弄的，去年是這樣，今年還是這樣，那怎麼能對得起這些老師啊！

那麼我們下次還有，還是這個，我們不要太多，慢慢消化。我們底下還是這，下次來還是這。底下還有第一念、第二念，這個精彩之處很多。我們最近想打算看兩次能不能夠告一段落，再舉行兩次。



四、第四會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 談「見」的重要

上次談到了密教的《恒河大手印》，裏頭講了這麼一個問題，說眾生之所以不能出生死，就是有四個原因，第一是「無明」、第二是「見」、第三是「貪」、第四是「愛」。這個「貪」、「愛」是屬於淫欲方面的事情，主要以淫欲為主，當然面很廣。談完之後牛老很認真，他說：「我的體會，這最麻煩的是淫欲了。把無明擱在它的上頭，這是很自然，但怎麼還有一個『見』擱在它的前頭呢？」他對於這個不是很清楚。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仔細一想，一比較就能看出來。這牛老的話是真理，是絕對的，這淫欲是難辦極

了。所以釋迦牟尼佛說，如果在眾生裏頭，再另外還有一件事跟這個事是同等的，一切眾生都沒法成功了。好在只有一個，所以你全力去解決呀。「一切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就在三途六道中輪轉。在六道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淫欲，這話是對的，重要啊。

可是大家要知道，斷了淫欲之後才可以出欲界。所謂「三界無安」，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到了色界就是梵天了，請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是梵天，不是欲界天。梵是什麼意思？清淨啊，沒有淫欲，因為他沒有身了，就只是色，沒有欲。不像欲界天，這俗話說的有王母娘娘、太子、公主、什麼的，就他還是有家庭，有這一套欲界的東西。所以天也有欲界的天，那比我們高不了多少，俗話說的三十三天玉皇大帝，都是欲界。所以不斷淫欲的話你怎麼修，最多修到玉皇大帝那個地方就完了。斷了淫欲再要修，你可以到色



界。再修得更精深一些，可以到無色界。總之沒出三界，沒出生死輪迴。怎麼才能出生死輪迴？首先要斷見惑。這你就看得出來，那個淫是好辦一點的，是吧？

斷了淫出欲界，斷了見惑才是初果，把思惑也斷盡了才證阿羅漢，再不入三界了。所以「見」就擺在「貪愛」之上。把見思惑都斷了，你僅僅是阿羅漢，離菩薩、佛還遠哪。你得破了無明才是菩薩，所以無明再在這上頭，更難破。所以古德在這個東西上，層次是井然！佛法是謹嚴，是科學，超科學；科學沒有這麼謹嚴哪，那是絕對的，不容你懷疑。有的人看了就總覺得跟我這個不對的，就想改一改它。你錯了，只有用它改自己，絕不能自己改它，這一點千萬大家要注意！這就叫善學，用佛教的東西改我。所以這就是以某老的問題，我們對以前的問題再補充一下，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提出來今天普作供養。所以我們再三說這個「見」的重要就在此。

而且在咱們這個世界的外道斷淫，六十幾種苦行外道，跟狗一樣的過日子，他哪有淫哪？他斷淫很容易。但是叫他放棄外道苦行的那個見，他不幹。種種修行的人很多，你看這個斷淫好多人做到。咱們這個世界的人，斷淫的本事比較大，比天界，比欲界天還高，欲界天還有這個。所以佛為什麼到咱們這兒來說法？不是偶然哪。咱們這兒有人是很壞啊，可是我們這兒有很特殊的兩個有利條件：一個是比較能斷淫，超過天界；再一個是還比較能理解。所以南瞻部洲，是屬於人類中難生的一個地方。為什麼說「中國難生」呢？這個地方眾生罪惡很多，「剛強難化」，但是也有它較好的地方。所以佛都常在這個地方來成佛說法，大家要知道。所以說「中國難生」，這個地方有它的特點。這就是把上次的問題回答一下。



(二) 擇要談蓮公開示《心經》筆記

我們再回顧全部夏老師談的內容，主要是從「發菩提心」談到了「念佛法門」，再底下談出，要有般若。所以這個原文就說，沒有般若不能到彼岸。《心經》就是以般若做為它的本體，所以提出《心經》，提出般若。從這個問題，我們上次就把它更推廣了一下，沒有專談《心經》，談了點禪宗、密宗。因為正在看《恒河大手印》，就把密宗的大圓滿大手印，這種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這一些，做個介紹。為什麼呢？因為這也是容易犯的一個毛病。一種人就是迷信「密」，亂投師父，變成了魔子魔孫，這種人近幾十年多的不得了。另一種人就覺得密跟顯教不大一樣，就說這是魔，這就是異端邪法，反對，那還得了，「若欲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大法輪」！這個大法輪你謗，是無間業呀。所以我們這麼說說，讓大

家知道知道，你不信，不理解，不接觸不要緊，不能謗啊！不是說大家都要去學《恒河大手印》。同時也證明《恒河大手印》跟咱們中國的禪宗完全是一味的。現在有人連禪宗也不信，這個也就是不好辨。有的這麼一比，他也就同意了，有的人連禪宗也不信。那你自己去不信，不能勉強，是吧？我們信不信還是不敢勉強啊，但我們千萬不要謗，也不要輕易去信，更不可輕易去修，但是千萬不要謗，這個就穩了。所以除了主要目的之外，還有這個目的。

今天我們就要回到夏老師的本文上來，講夏老師的，看看夏老師給我們的開示。我們就按陳大師兄所記的夏老師的話（來講）。

【心經以般若為體，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心經以般若為體」，一切法都有「體」，所以講五重玄義，



一部經它以什麼為「體」，以什麼為「宗」，以什麼為「用」，你先把這個弄明白後再去看經。好多人連這都不弄明白就看，那你沒什麼收穫。不知道它以什麼為「體」，以什麼為「宗」，以什麼為「用」，它是屬於哪一「教」，這一種看經就只能是枝枝節節的，零零碎碎的，一句兩句的，斷章取義的。所以《心經》是以「般若」做為它的「體」。

底下夏老師說：「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六度中，持戒、忍辱、禪定等等前五度，前五度光是持戒、忍辱……，那就是持戒、忍辱……，必須持戒中有般若才是持戒波羅蜜，布施中有般若才是布施波羅蜜……。你要沒有般若，只是布施，就不能到彼岸，足見般若的重要。所以前五度如盲，像瞎子一樣，有了般若才有眼睛。又有說前五度如足，像腿可以走路，般若是眼睛，般若如目啊。

(但也)不可以無足，現在某某法師足不行，他就不能下床，足很重要，所以我們沒有絲毫輕視，就只說般若，別的都不重要，那就是魔說。你得有足，但是更不可無目。你無目，尤其是當了領導，你一盲引眾盲，那就真是地獄業了。你自己把自己帶到火坑裏去，那你自己負責；人家好好的，你把別人也領到火坑裏去，你就是造罪了。所以沒有般若，沒有眼睛不行。般若就是這個作用，就是夏老師這句話，「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沒有不從法界流，沒有不流歸法界。】

沒有不從這個法界流出，沒有不流歸此法界。沒有不從這個般若為因，才能夠從這流出來；最後的歸宿還是回到般若上去，因和果是一致的。初發心發的是菩提心，最後證果證的是菩提果。沒有



不從這菩提中流出，也沒有不流回到這菩提去，這一個道理。

【觀自在】

底下就提到了《心經》頭三個字「觀自在」。我聽過夏老師講過多少次《心經》，我這還冒了生死危險，把我記錄夏老師講《心經》的這些東西，從紅衛兵那兒給弄回來了，將來有機緣這也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的筆記記得很詳細。專講《心經》的有一次，在我這西屋講的，或者將來寫個小冊子也都可以，很殊勝，今天我就不太多說了。法是廣大呀，我們要發大願，要把這無上光明的法炬照亮法界，救度眾生啊！發起這個大願，那他們就有機會來聽到這些，能信受、理解、奉行這些，都能成就這些。不光是自己成就，最後是一切眾生一起成就。

(《心經》)先指出「觀自在」。所以夏老師說，一部《大般若經》六百卷，可以歸納到一部《金剛經》裏頭。《金剛經》本來就是《大般若經》的一品，《金剛經》有五千字。那五千字的《金剛經》可以歸攝在二百多字的一部《心經》裏頭。所以大家一定要貪多，有的人就看了這兒也不行，那兒也不行，東找西找，你就苦啊。要能相信這個話，六百卷的《般若經》就在這二百字的《心經》裏頭，那你研究這二百多字不就等於研究那六百卷嗎？所以都有個直接的、省事的，有個不那麼難、不那麼費勁的。我就沒有來得及看六百卷的《般若經》，因為咱們過去都有個正式工作崗位，佛教算是業餘。現在退休了，這才真正是唯一的專業了，不叫業餘了，時間在那兒哪。你看雍正連《華嚴》都沒看，沒時間，但是開悟了，他也不一定必須要看那個，這麼高一摞一摞的。



現在夏老師就說，這已經二百多字了，二百多字還可以歸納，就在前頭這幾句話，講這個講得極精，就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看看，六百卷的經就在這幾個字裏頭了。這可不就是這樣嗎！一切苦厄都度了，這是結果。方法呢？就是照見五蘊皆空，這就是行深的般若。理論、修法都有了，果也都在裏頭了。所以一部佛法也就是這個，就這幾個字就完了。再要歸納呢，「觀自在菩薩」，剩五個字了。

這就在西屋，你們大概那天都在座。這就離文化大革命不遠了。這兒法會都完了，我母親都過去了，夏老師是春節來的，臨時把他們都約來，我騎了車出去跑。這老師來了，我怎麼也得讓大夥兒聞法，我自個兒騎了個車出去轉，讓家人陪老師。吩咐我兒子請他、陪他來。

「觀自在菩薩」，菩薩是什麼呢？是覺有情，要救度一切有情，這是大悲心。菩薩就是菩提薩埵，菩提薩埵就是覺有情，讓有情都覺悟，悲心哪。「觀自在」就是智慧，悲智並運。

【自己在不在。觀自在，則自己自在。能觀自在才是菩薩。】

觀你那個「自己」在不在啊，這是大智慧。「自」是什麼？自己。咱們不是始終講真心、妄心嗎，這就是你這個真心。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說，這觀自在就是觀自己「自」在嘛，就是要看自己是不是「自」在，能觀自在才是菩薩，此其一。不能觀自在，不知道「自」，就是整個都是妄心，那你不是菩薩了。你得能觀到這個「自」。現在大家不能觀到這個「自」，不認識這個「自」，但相信有個「自」，那就很殊勝啊。你只要能信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們現在也不能一下就說，我已經跟觀世音一樣是菩薩，要說菩薩最多也是初發心菩薩，初心菩薩。因為你那個「自」，你還不清楚，能觀自在才是菩薩。所以根據我剛才說的，這都是直指人心，是一件事情。

「自」是什麼？就是自心、自性、本有的妙心、咱們的真心；不是分別緣慮的，老要抓一個什麼，妄心就是老要抓一個什麼。真心就是靈知寂照（這個回頭我要講）；妄心就是緣慮分別，攀緣一個什麼東西，老要抓一個什麼，靠一個什麼。所以現在對於老還要抓一個什麼，我是沒有什麼客氣的。因為你抓來抓去，還是那個老毛病，你毛病就出在這個「抓」字上了，那何有了期，你哪一天算完！所以就是說，觀自在啊。這個真心和妄心就是不同，妄心就是攀緣，老要攀個東西，緣個東西；真心是靈知寂照，是無念而知，

回頭根據《心賦註》咱們再說。什麼叫寂？常寂光、常寂照，是無念而知而照，關鍵就在於一個是有念，一個是無念。

【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照字不思索。】

接著夏老師說：「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夏老師那天在我這兒講經這麼說的，說把這六百卷的經最後歸在「觀自在菩薩」；還要想歸納，這五個字還可以歸納，歸在什麼？歸在一個「照」字上，「照見五蘊皆空」的「照」字上。妙就妙在這了。所以夏老師了不起啊！了不起啊！就一個「照」字就把六百卷的《般若經》全部包括了，就是一個「照」啊。「照」字，無心的叫做「照」，一起心動念就是「想」。「想」者是所謂妄想，妄想就顛倒、虛妄。所以就是「照」字，夏老師當時講的，「不思索」。「不思索」，



「見五蘊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就解決問題了。所以你也看出這個很直接，沒有多少囉嗦。你能夠照見五蘊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就沒事了。極頓的法！有的人他不相信這個頓，不承認有這個事，天下哪有這個道理啊？非得困難了又困難，鑽來鑽去，這我才能說些許是差不多了。那釋迦牟尼佛沒辦法給你安排這個道了，實在由於你太愚痴了。真正大乘經典，處處說的是頓法。

【般若就是大神咒，無等等咒。大明咒、無上咒指的是般若。】

底下夏老師再又提出了三的一點（註：第三點），就是般若。後頭說：「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有的人就是說，好像這又談到咒上去了。事實上夏老師說，說的這些咒，咒是最尊、最貴，無以復加，就拿這個咒來形容般若，所以這些咒

說的就是般若，不是專指後面的那個「阿的阿的」。現在大家念「揭諦揭諦」，原來的音念「阿的阿的」，這都無所謂，念什麼都可以，也不用分別了。咱們習慣這麼念「揭諦揭諦」就是「揭諦揭諦」。那麼這個說的大神咒，大明咒，是無上咒，並不是要專指著後頭那個咒才殊勝，就是說整個般若就是這個，是大神，大明，而是咒。

這也就是說，顯密沒有什麼分哪。不要自個兒總是喜歡分別，有人總是喜歡生分別，「顯教總是不大過癮，我要修了密才過癮」，這也是一種想法。另一種，「密不見經傳，這個就是很不可信，很危險」，甚至說這就是外道。它這不就是一回事嗎，這是一回事嘛，手心手背嘛！手背就是顯，這麼攥著拳，手心就是密，一體嘛！哪有沒有手心的手背，那叫什麼東西啊？那不是一張皮？同



時也沒有沒有手背的手心。顯密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就是你妄生分別。所以這裏夏老師對於《心經》略微提了一下，要大家重視這個般若。

(三) 引證《心賦註》

那麼我們有這個機緣，在一起研究學習夏老師的東西，所以這也再進一步的引證一些。現在引證的就是《心賦註》，夏老師再三讚歎這個《心賦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還講了一次，但我沒有參加，夏老師講了《心賦註》，很強調這個《心賦註》，這確實是永明大師的著作。

咱們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彌陀聖誕。《觀經》還是《阿彌陀經》，是哪部經說了阿彌陀佛生日啊？只是講阿彌陀父叫什麼，母

叫什麼，這倒有，但是在另外一部經，不在這兩部經裏頭。阿彌陀當時叫世饒王，後來出家叫法藏比丘，這都有；生日沒有，那怎麼來的？永明大師生日。可見大家對於永明大師是尊崇到什麼地步，永明大師的生日就是彌陀的生日，彌陀化身。他在禪宗是法眼宗的祖師。在淨土宗，一天十萬佛號，是淨土宗的祖師，沒有誰反對。你排表，不管怎麼排，裏頭都有永明大師。這就兩宗了。從前龍樹是八宗的祖師。在咱們中國國內像永明大師這樣的也很少。禪宗他是法眼的嫡孫，六祖之後一花開五葉，雲門、法眼、臨濟、鴻仰、曹洞這五宗，法眼是其中之一。他是第三代祖師，第一代就是法眼，中間有個第二代，第三就是他，那是硬梆梆了。淨土宗是祖師，這是公認的。而且他把整個的教總結為一百卷的《宗鏡錄》。

《宗鏡錄》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還價的，這是夏老師說的，一提永明



大師沒有人能還價。周叔迦說要讀三個一百卷，也有這個《宗鏡錄》一百卷。沒有誰還價，你就是想還價也不能還，你要還價就證明你無知。所以是這樣的大德！這很殊勝，所以將來大家還有機緣，可以自己選讀，來研究。

我最近做這個卡片，上次我是讓小女兒幫著做，做的還粗一點，這回我自己做，摘哪一句我都是慢慢挑的。這些東西不要叫它有主要的，還有次要的。不精不大醒目，要叫它十分精鍊。摘，真摘，得一句一句的摘，不是一段一段的摘。我也不知道我活到哪一天，我這種做法好像我要活好多年。照大夫的看法，你這是瞎鬧，你還搞它幹嘛呀？一息尚存嘛，為了法，做一點算一點。總之，這樣若不能饒益別人，起碼別人還可以有這一種工作方法。我覺得這種工作方法是比較好的，這是利用科學裏頭好的方法，把它介紹到

研究佛法來。底下將來咱們再編目、整理、分類，遇到什麼問題，各種卡片一抽，就把他這裏頭的問題拿出來討論。我寫東西，我要幫助人，就有根有據，自個兒也清清楚楚，放心哪。這是一個研究佛學新的方法。一息尚存嘛，我這幾天又再搞點兒，明天還再做，明天過了之後，後天還要搞。

(1) 夫般若者，是諸佛之母。

《心賦註》：【恒作群賢之母，可謂幽玄。夫般若者，是諸佛之母。】

這個就講到般若了，這永明大師的話，他說般若是恒為「群賢之母」，一切聖賢之母。「夫般若者」，般若是什麼呢？「是諸佛之母。」一切佛都從般若出生，沒有般若，哪來的佛？所以佛母



一般總是體會密宗有個女性的佛，這體會得太庸俗。可以這麼說，現象是如此，你這麼體會也可以，但體會得太膚淺。實際就都是象徵，它是出生諸佛的，諸佛得從般若出生。

【故淨名經頌云：智度菩薩母，能生一切導師。】

「故淨名經頌云」，《淨名經》就是《維摩詰經》。上次不是說過嗎，咱們這個世界也跟佛土一樣，這最主要就出現於《維摩詰經》，《楞嚴經》也提到。所以那天我在廣化寺講了這個內容，某居士還問我，好像說：「我也沒見過，不知道出處。」希望我來註一註。這個出處今天這兒可以說一說，就在《維摩詰經》（《淨名經》）裏。

佛說：「心淨就佛土淨」，舍利弗就動了念：「咱們釋迦牟尼

佛的心淨不淨啊？釋迦牟尼佛那個心要是淨，那我們這個國土怎麼這兒不淨呢？」心裏有這個疑。這個梵天，就是剛才說的梵天，色界天。梵是清淨、離欲的，所謂梵行就是沒有男女之欲的。一個人要出欲界也不容易，做為一個人在這一生之中只要有過一次男女的關係，就不能出欲界；你要不修往生法門就不能出欲界了！所以你要知道這欲界難出就在這兒。梵天就跟他說：「舍利弗，你不要這麼想。你看見的是這個樣，我看的不是這樣的。我看這個世界跟我們梵天是一樣的清淨。」就是這個，很要緊，這個話！你不要以為就是這個樣子，各個不同啊！梵天就說：「你不要這麼想，你看的是丘陵坑坎，而我看見你們這兒跟我梵天的情形，完全沒有任何分別。」而釋迦牟尼佛用足指按地，一切佛土的莊嚴就與這兒毫無分別，而且一切佛國的莊嚴，咱們這個世界也都可以看得見。這個事



實就出在《維摩詰經》，咱們都要知道根源啊。

在《楞嚴經》同樣引了這個話：「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我這個腳一按地，「海印發光」，這個世界就跟一切佛國一樣的清淨。「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你心這一動，就塵勞都起來了，塵勞在你的動之前就起了。我如果說：「你一動念，塵勞跟著就起了」，這就不是佛的話了，你塵勞先起了。所以說眾生看為什麼就變成這樣啊，梵天看就不是這樣了；到了佛菩薩看，就當然更不是這樣了。這捎帶著把上次的問題也再解釋一下。

那麼《淨名經》的話就是「智度菩薩母」，智慧度是般若波羅蜜，是菩薩的母親，一切菩薩都是從般若波羅蜜出生出來的，也就是說沒有般若波羅蜜就沒有菩薩。「能生一切導師」，智慧這一度，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一切導師，不僅是菩薩，連佛都在內，所以

稱為佛母。這底下是永明大師的話。

【所言般若者，即一切衆生自心靈知之性耳。】

所以說般若是什麼呢，就是一切眾生本來靈知的性。你不要推到佛菩薩那邊。靈知就說的是咱們的心。「靈知」兩個字，底下還要作解釋，現在暫不解釋它。所以夏老師談到般若、般若之殊勝，這是永明大師跟夏老師相同的見解嘛。這個話有人聽了，就會給我提意見，你不應該說永明大師跟夏老師是相同的意見，你只能說夏老師跟永明大師是相同的意見，哈哈哈……上次有類似的一次，某人後來批評我。其實這個怎麼都可以嘛。密宗諾那祖師，一個女弟子問他：「我怎麼觀想師父啊？要觀想師父在我頭上。我老想著師父在我頭上，那師父要拉屎撒尿怎麼辦？」他說：「那這行，你就觀



想你坐在我頭上。」看見沒有，這才是圓融啊。她說：「師父坐在我頭上拉屎怎麼辦？」西藏有這種老太太呀。「那你就觀想你坐在我頭上。」她後來又對師父說：「師父啊，你的腦袋這麼光，我怎麼坐？」哈哈哈……，所以說，這眾生知見，跟這些祖師的見解，共同之處不多。

這談到般若，永明大師讚嘆般若，這把般若說的是什麼呢？眾生靈知的性，就是咱們眾生的心，不是別的，是觀自在。自心自性是誰呀？自心自性是誰的心，誰的性？眾生的心，眾生的性。就是每一個眾生每一個眾生當人自己的，老八就是老八的，老十就是老十的，這才叫自性。光是老十的，對於老八就不能叫自性，老八自己的才是。老八就是老八的那才是自性，老十就是老十的，這才是他的自性。要是巴大夫跟我來說，巴大夫的性那就是他性，不是我

的自性。自性就是我的性，當人自己的事。這就是一心，是眾生靈知的性。這個性是人人都具，這麼一個條件你要知道，但是它是自心自性。

【又若證此一心，則解一切法門。】

要是證到這一個心，「則解一切法門」，一切法門你都能理解了。這永明大師也就在讚嘆般若，讚嘆這個自心法門。

【佛正法正行中，此心為最。】

他說，「佛正法正行之中」，「正法」的正的修行裏頭，這個心，「此心為最」。所以無差別之中有差別，什麼法都可以修，都是好的，但是以這一個法，就是以「知自心」這個法為最。所以



密宗就是五個字：「如實知自心」。「他們的密宗不定有個什麼竅門，什麼特殊方法」，又跑到雍和宮去看那些個像，「這裏頭不一定是怎麼著，就是不肯傳給我呀，我要是會了這一套，那我就成了……。」那你才是做夢呢！真正的密法就是「如實知自心」，如那個實際知道你自己的心，是你自己的事。所以六祖說「密在汝邊」，你學密，密在哪？密在你那邊。你跟我找密，找了那不是你的事兒。真要說到密，密在你那邊，認識你自心去，那是最密呀。所以「此心為最」。底下舉了些例子。

【如太子生，具王儀相，大臣恭敬，有大聲名。】

就如這個人一出生就是太子，太子還在那拉屎撒尿什麼的，還得要人抱，但多少大臣你得磕頭啊。多少才華、多少汗馬功勞、多

少學士，你得給這「小把戲」磕頭啊。你的種種修持，修次第法，修這個法，修那個法，種種的道理，只要他是一認識此心的人，你就應當，當然這是打比方說，就應當頂禮呀。

【如迦陵頻伽鳥，殼中鳴聲已勝諸鳥。此菩提心有大勢力，如師子筋弦，如師子乳，如金剛錘，如那羅延箭。具足衆寶，能除貧苦。如如意珠，雖小懈怠，小失威儀，猶勝一乘功德。】

「如迦陵頻伽鳥」，這個鳥特殊，它還沒打破鳥蛋殼的時候，就會有它的聲音，而且它的聲音壓過一切鳥。這就是極讚這個心的方法為最。所以為什麼大家去，夏老師講這個，就是把這個最好的告訴你，大慈悲呀，大慈悲呀。底下就是：



【舉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世無上正覺。】

「舉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這個心，你要能觀這個心，觀自在嘛，你能觀這個心，就是具足了一切菩薩功德。不是要三大阿僧祇劫，六度萬行一點點去修。只要此心在，你就具足一切功德，所以觀自在很要緊。所以說「片刻不在，便同死人」，片刻不在這個真心上頭，你就跟死人一樣。《淨修捷要》也說，「暫爾相違，便墮無明」，暫爾和真心相違，你就墮到無明裏頭去了。所以能夠觀自心就是如此，不能觀自心那你就只是另一方面。

大家說：「自心我又不認識，我回頭怎麼觀哪？」這咱們保留一下這個大問題。今天我給大家收集一些很重要的，今天咱們有個總結，最後把徹悟大師的一段話作個總結，又再匯歸淨土。把這一切知見，講到眾生知見、佛知見，講到一心，這一切再回到淨土，那

真正知道不二。

那麼盛讚此心的功德，什麼是此心呢？當前大家都有這個心，要想著這個。這說要觀自在，觀這個心，這個心我又不認識，這個心到底是个什麼樣的心哪？這個卡片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心到底是什麼？」所以永明大師這個內容，就是用語言文字來回答這個問題到了登峰造極了。眾生沒有開悟之前，要想比量的能夠體會一點，也只有從這裏頭去會通。

永明大師寫了一部《宗鏡錄》，他說：「你就看吧，看到哪天開悟為止」，你看來看去是可以開悟的。我自個兒的經歷也證明了他這一點，我很得力這個《宗鏡錄》，就是難讀啊，通身是問題。你沒有那麼些問題，它都是問題，累是累極了，好不容易苦思苦想把一句一句弄清了，把這個問題回答了，另一個問題又來了。一百



卷通身是問題。所以我跟大家說，大家不提問題，就沒法深入。一百卷通身是問題。那是真累，沒有看任何書比看這個書再累。我也搞拉氏變換，什麼高深的這些亂七八糟東西，什麼新的數學，還有更新的一些東西，都沒有比念這個吃力。這禪宗啊，那這禪宗要能懂，《宗鏡錄》能夠啃得下來，你要去搞科學，那就沒有什麼叫難的了，只要你花工夫就是了。你不花工夫當然不行，不花工夫當然不懂；花工夫了，就沒有什麼為難的。現在所以先讚一下，大家用心聽一聽。就是用語言文字說什麼是心，這到了登峰造極了，而且是最正確的說法。永明大師也不是就說自個兒的，他也引證一些書，一些引錄了經。首先引證《禪源集》。

(2) 引證《禪源集》——心者是心之名，知者是心之體

【禪源集云：夫言心者是心之名，言知者是心之體。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前達磨所傳清淨心也。】

《禪源集》說：「夫言心者」，說什麼是「心」啊，這個「心」字，「是心之名」。咱們說心，「心」這不是個名字嗎；「錄音機」，這不是錄音機的名字嗎。什麼叫心？心是個名字，這個字是個名字。「言知者，是心之體」，說知道不知道的那個「知」字，是心的本體。這就告訴你，你心的本體就是「知」。所以語言它有限制啊，光一個「知」字，大家也就說「見聞覺知」都是毛病；「知」之一字是「眾禍之門」，那怎麼單提個「知」？因為在咱們語言文字中還只有這個「知」字可用，再換別的字，毛病就更大了。既然要用語言來說，用文字來寫，就只有這個「知」字是最恰當了。要去換其它任何的字，就比這個更差。但是光這個「知」，



我不是說嘛，這個「知」字還有說是「眾禍之門」，所以這個「知」也得加一點形容。再說的詳細點，就是這「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前達摩所傳清淨心也。」這個說的就詳細一點了。

前頭的「體」和「名字」，你別把它混到一塊。一說「心」，那是個名，是叫它的名字；它的本體是什麼，就是「知」，這就很简单扼要。底下咱們再要理解得詳細一點呢，這個心是空，毫無所住，寂然不動的；可是這個毫無所住，寂然不動的心，不是斷滅，不是頑空，是「靈知不昧」。「昧」是愚昧，不愚昧，沒有什麼昏昧；是靈知，加個形容詞，後頭就是用兩個字「靈知」，區別於咱們眾生的這個「知」。

「靈」，不要把它看成神靈的靈字講，「靈」就說的是空寂的

那個「寂」字，寂而常照的那個「寂」，靈明啊！所以蓮池大師這個《彌陀疏鈔》一開口就說：「靈明洞徹，湛寂常恒，……大哉……不可思議」，眾生的本心。他指的「靈明」，「明」就是寂明，是靈明，形容這個「明」。形容這個「知」是靈知，靈明的知。「寂」，清清楚楚，「明」是明明白白。明明白白之中，而超乎咱們一般所謂這種相對的明白，這就稱之為靈明。所以靈知就是靈明的知。

在空寂的心，這個靈知從不昏昧，常照，寂而常照。真是這樣啊！每人每人的那個心在那常照，在你一切煩惱，極端煩惱之中，沒有一個時候它不照，沒有一個時候它不存在，沒有一個時候它是真正昏昧了，就你自己不知。所以就是還有一個卡片我還沒做，在眾生極煩惱的心中，有如來在那兒結跏趺坐，從來不失。就是這個



空寂的知，不是起心動念，那個不空不寂的。有所住就不空，有所動就不寂，不寂淨了。所以空寂的「知」，就是達摩所傳的這個清淨心。這不就是直指人心，給你道破了，用語言文字給你說清楚了，所以說沒法再清楚了。

【然由迷此知，即起我相。若了此知，剎那成佛。】

我們就是由於迷了這個「知」就起我相了。在這個「知」中就沒有「我」呀，離一切相，空寂就沒有一切相了。由於你不認識這個「知」，所以你就起了我相了；起了我相，一切相都起了。你要的是「了」了這個「知」呢，照「了」了這個「知」呢，剎那成佛！看見沒有？所以我常說這事容易，我常說如反掌啊，哪有那麼難哪？就在這個地方，就在這個關鍵上，一個「迷」，一個「了」。

那天跟某人說這話，《楞嚴》的話，其實《楞嚴》有很多極殊勝的話，但是讀《楞嚴》的人對於這些話不管，他熟視無睹。「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離見，斯即涅槃真淨。」大乘經典是一味的。

那天巴居士問孫居士：「怎麼就說的一樣？」它真正的到法上就是一樣的。它不到這一步，那就是種種說不一樣了，那不一樣的多了。我都按照我說的就有人批評我嘛，它有不一樣的，還有好些不一樣的呢。到了真實，到了實際中那就是一樣的。真實法中就沒有兩說了。

在「知」，沒有「知」沒有「見」，那不成了木頭石頭了？修了半天要你這個木頭石頭幹什麼？就有人是這麼修的，古的時候書上也說，現在我也聽人親眼見過。你就放下一切，什麼都不想，你入禪入定，就心同槁木死灰，最後最後你人就跟那個坐著的凳子長到一塊兒去了，就入了這種所謂的「枯木禪」。現在真有，就是某



人他親眼見，他是我們親戚，他親眼見。

廣東就有一個，這個已經是跟木頭一樣了，整天就坐在那兒不動。一個人在那兒，也沒死，什麼都沒了，也不吃飯，也不動氣兒，連脈搏也沒了，而一直坐在那兒不能動。後來，人就跟坐的東西長到一塊了，他不知道坐了多少年了，幾百年，多少年下去了，就有這麼一個。

另外，他還告訴我，棲霞山還有一個，現在的，他住的那個洞離公路不遠，你一進公路，洞裏頭就看見他在那兒坐著呢。有的還說老百姓好事，有的好人給他點東西，餵他吃的，他還能咽；有的小孩淘氣拿石頭打他，衝他，也沒人保護他。反正他也不能動，也不能幹什麼，就這麼待著。你搞成這個，最多是到無色界。什麼都沒有了，不能出三界啊，是一個歧路，錯誤的道路，不解決問題。

所以還是要知要見。要沒知沒見，教你修了半天，修成跟木頭石頭一樣，你跟那木頭長一塊了，跟石頭長一塊了，再也不能動了，所以也沒人去動他。書上這麼說，實際上就有這事，就有這人，這不證實了嘛。就是要「知」呀，但是你不能「立知」，把它抓死建立了這個知見。這個我認為不對，我就要換一句，我來攢住它，這個就是我要奉行的，我要立住這個。這個回頭又不對了，又換一個。要「不知不見」，那我就要「不知不見」，他總是要要一個。那就是無明本！這話就給你說透了，「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所以這個經典，這個佛恩難報啊！像《楞嚴》當年是不許出口的，因為它太寶貴了，古德是把肉刺破了，他背了好些。刺開了肉，又用這種紙不怕潮的，裹著把它塞進去之後縫上，查不出來。到了中國之後，到了廣東，再趕緊開刀把它取出來。是這麼弄來



的，你知道這是寶典哪。智者大師聽說印度有《楞嚴》，天天拜求，求能讀到這個《楞嚴經》。因那時還沒能來，因緣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容易啊，後來都到了唐朝才來。智者大師是隋朝的，差一個時代。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反過來呢，「知見離見，斯即涅槃真淨。」知見它又離開見。所以我老告訴你們要「離」啊，你們就是要抓，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談的次數不知多少次了，希望大家取得些進展。不是沒有知見，知見離見，就是涅槃真淨。這頓到極點了，就是在一立、一離之間。這不是一轉手嗎，你要立、離，這不是一個轉手返手嗎？立就是無明本，離就是涅槃真淨，你看看！一時不能懂不要緊，這話擋在那，慢慢去參去。所以「知見立知」就是無明本，這個「知」就成了眾禍之門了，無明之本嘛。「知見離

見」就是涅槃真淨，那就是眾妙之門了。所以這個「知」字不能隨便換，經典都是這麼說的。這個是引了《禪源集》。

(3) 引證《心要牋》——無住心體，靈知不昧

【故心要牋云：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

又引一部書叫《心要牋》，心要的這個著作叫《心要牋》。他說：「心法本乎無住。」心地法門以什麼為本？無住為本。所以《金剛經》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家這個事再好好想一想，你必須抓一個什麼，這不是有所住嗎？既然叫你無所住，你偏要有所住，這個事就不好辦了。無住啊，無住啊。這個無住的心體是「靈知不昧」（這兒也是「知」字），是靈明的知道，沒有昏昧，了了常知。



【又況如一摩尼珠，一靈心也。唯圓明淨，空寂知也，都無一切差別色相，以體明故。對外物時，能現一切差別色相。色相自有差別，明珠不曾變易。】

比方像一個摩尼的寶珠，這個摩尼寶珠就像咱們的心。怕咱們不懂，他又打個比方，你看，這個古德永明大師慈悲啊，怕咱們靈知的心。這個寶珠是圓的、是光明的、是乾淨的，珠子那還不是光明、乾淨、圓嗎。這個圓、明、淨，就是打比方咱們空寂的知。咱們空寂的知就是圓的，圓照一切；是明的，明者是光明，能顯現一切，是清淨的，就是咱們的靈知。珠子本身沒有一切顏色的相，珠子不帶黃、綠，但是當著摩尼寶珠，什麼色到它之前，它就現什麼色了。這個色相紅黃藍綠自有差別，這個摩尼寶珠都能顯現它，

但是明珠並沒有改變。鏡子嘛，咱們那兒有個綠水壺，這兒有個藍衣服種種的，各種的顏色都在鏡子裏現出來。這就比方咱們的心，它知啊，這一切都顯現。靈知，一點昏昧都沒有，清清楚楚，綠的就是綠的，藍的就是藍的，黃的就是黃的。但是它綠了沒有，黃了沒有？關鍵就在這。你跟著它綠了、黃了，你立知，那你就無明本。你朗朗常照，你這裏並沒有綠、沒有黃，這就是靈知。

(4) 引證荷澤和尚——心體能知，知即是心

【如荷澤和尚，於空無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不昧心性。】

底下引荷澤神會小師，他在六祖中是最小的弟子。六祖圓寂了，大弟子都痛哭，只有這個神會神色不動，在《壇經》裏有這個記載，所以水平很高啊。大家都知道胡適，胡適寫《中國哲學



史》，全世界出名。《中國哲學史》寫了個上集，古代的，後頭的中集再也出不來了。為什麼出不來？他寫到中集的時候就寫到唐朝了，到唐朝就有佛教了。佛教他本來也好寫呀，根據他那個哲學史，那些西洋哲學的學問，他也可以隨便做評論。但到了六祖，他就不好辦了，這個人怎麼辦哪？就超過了他的框框。等再碰見神會，他就決定不寫了，他沒轍了，再寫他就把他自個給否定了。他也不能昧著良心抹殺客觀事實，胡說什麼。有些人在這裏就胡說了，那就不是學者了。所以他的中卷出不來。而且胡適還一個特點，胡適單給神會寫了傳，很特殊啊。

永明大師也特讚這個神會，稱為神會小師。不是說他成就的小，是他年歲最輕。他見六祖的時候是個童子，所以我們不輕視小孩。六祖死了，他不動聲色。

他怎麼說？他所說的就是，在空無相處，指示這個知見，就指你眾生這個知見。但不是咱們這個知，要分別一下，「了了常知，不昧心性。」這個就是咱們眾生的靈知，就是本性。底下就說：

【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心常知是自性用。……荷澤真云：心體能知，知即是心。】

「心常寂」就是自心的「體」，「心常知」就是自性的「用」。一切事情都有「體」、「用」，有個本體、有個作用，所以哲學裏講體、講用。咱們的心是以什麼為體，以什麼為用？一個鏡子，玻璃才是體，能照是它的用。虛空它照什麼呀？鏡子有個體，心也有個體，心以寂為體，常寂就是體。常知就是用，沒有「用」怎麼能顯「體」？只是「體」沒有「用」那叫什麼體，所以



「知」就是關鍵。所以荷澤直接說，這是永明大師的話：「荷澤直云：心體能知」，心的本體能夠知道；「知即是心」，這個「知」就是心。所以大家不要再隨便換字，只有老老實實依照古人的東西，自個好好去體會。這個「知」就是「心」。「心體能知，知即是心」，是神會的話。

【又荷澤所宗空寂知者，空寂即是無相。以神解之性，雖無形相，而靈知不昧，故云寂知。亦云寂照。亦云無相之智。亦云無知之知。……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矣！】

底下永明大師說了，說「荷澤」，這是尊稱他，荷澤是地方。我們不敢叫人家名字，叫誰誰誰法號，那不恭敬，就用地名稱他。

所以好些都用地名，比如說百丈，百丈那不是人名，他那個地方叫百丈山。咱們只說那個地名，不說他什麼法名法號的，表示恭敬，稱荷澤也是這意思。荷澤所說的，這是永明大師給他再註解了，說空寂的知，「空寂」就是表示「無相」。空寂還有什麼相啊，空寂就說的是無相。可是咱們這個神解的性，咱們這個解，不勞你安排，本來自然自性中就有這個妙用而能解，這叫神解。神解的這個性，它沒有性相，它到底是個什麼？是在內？在外？是長的？是方的？這些形相都沒有，可是它靈知不昧啊。就好像聲音有斷滅，你能聞的性不斷滅，它從來不昧；隨時拍，隨時知道。聲音沒有了，不聽見了，可是我這個能聞的性沒有昧，一拍又知道了。能聞就是能知，靈知不昧嘛，所以就叫寂知。神解之性不昧，也叫做寂照，這個就是無相的知，知是沒有相的知，也叫做無知的知。這就把這



個知說清楚了。所以「見聞覺知」的那個知是不對的，可是這兒怎麼大談其知呀？這個是無知的知，有知就有所不知；佛無知，就無所不知。這底下再簡略一點，所以底下就給咱們總結一下。

【若有念而知，凡夫境界，故云知覺乃衆生。若無念無知，一二乘境界。若無念而知，諸佛境界。空寂即是無念，亦云無住之知。】

「有念而知」者，就是大家的凡夫啊，你不起心動念就不能知；你有念就知道了，這是凡夫啊，咱們老有念，有念才能知。「無念無知」是阿羅漢緣覺，阿羅漢他離念了，無念了，他也無知。「無念而知」，佛。大家想想，有念才知的就是凡夫；無念了，也無知是阿羅漢二乘；無念還知，佛，這就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這是佛的境界啊。

我們只要知道，現在我們這個「有念才知」就是你自個兒的境界，這就是眾生境界。要到了阿羅漢，就是「無念無知」了。咱們離阿羅漢還一段呢，這麼修就還有一段哪，你還不是阿羅漢呢。咱們現在不學小乘，但是你要知道咱們離阿羅漢還遠去了，跟初果還遠去了。不過我們不以這個為目的，但這並不是說，你的離念，你的定比阿羅漢還強，不是這個；說的就是你能發心，阿羅漢不能發心，是在這一點超過阿羅漢。能到了「無念而知」就是佛呀。所以這就是把所謂「心」字總結一下，真正咱們的真心是「無念而知」。

【若有所住，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無所住，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

這又引了經上的話，若人有住，就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



無所住，則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所以《金剛經》講「無住生心」，這講「無念而知」，這就「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

咱們既然說「一心」有這樣的功德，到底什麼是一心呢？那禪宗就不說破。這個是教，就要教給你，給你講。那麼要用語言文字給你講，這是我的看法，這就到了登峰造極了。這個你要還不懂，另外去找，我就給你保證，你永遠也不能懂，再也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當然參禪可以懂，那就不是這個法，那是從宗門入。你還要從語言文字找，那這個就是最清楚了，最正確了。

(5) 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

底下大家就問，這個心我們知道了，這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剛開始學的人，明白了這些事，有什麼好處呢？這又是一個問題了，

有什麼好處？這個也是《心賦註》裏頭，有人他就設了這個問。

【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

人家問：「初心學人」，初發心的人，咱們是在學人的地位上，到阿羅漢就叫無學位了，他不用學了。咱們雖能夠發心，可是實際還不如阿羅漢，阿羅漢斷見思惑了，咱們是整個兒在見思惑裏頭，要知道。「初心學人」，「初心」兩個字大家要注意，是初發心的人叫初心，不是剛一皈依就是初心，那不是，你得發了大乘心，才是初心。咱們佛法都是大乘佛法。發了大乘心的學者，「悟入此宗」，能夠悟入到這個《心賦註》裏所講的一心，講的般若這些，你悟入這個宗；如果能夠「信解圓通」有什麼勝力，有什麼殊勝的好處呢？這替咱們問了。



那個（一心、般若）講了之後，咱們還是很不容易，是不是，這方面我要去努力。我或者能信，或者能解，最後或者能悟，我有什麼好處呢？我得到什麼力量，什麼殊勝力量呢？這就替我們問了這個問題。初心的人就是我們這種人，咱們現在總算發了點大乘心，那麼我們聽到了這一些，在這一些繼續去參究，最後越來越深，越來越明，真正信進去了，得到了一個正確的理解，能得到什麼殊勝的力量和作用，什麼法益啊？底下就是回答，分為兩段。

【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

「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初心的人程度不一樣，不能說一初心你就怎麼怎麼樣，那太空洞了，太籠統了，那也就不對了，那也得有條件嘛。對於這個一心法門，你得要怎麼著呢？有一個正

確的理解。現在大家聽了之後，能不能產生一個正確的理解，就不敢保險了，因為到了你心裏頭，你稍微一捏就變了。你得正確的理解，而且這個理解是圓的。所以判教，小始終頓圓，我們這兒有很多熟人，說實話，見著人他都是不肯圓，他總是有所偏，信了這個他就反對那個，他對於圓教的法就格格不入，他就抱定次第法。次第法當然是佛法，小始終頓圓。你們說深了他就反對，這就不圓，他就是不圓，不知道是個圓哪。

我們說次第法，常常（譬喻）你乘電梯，唰！一下上了屋頂花園了，這是頓法，但沒有離開次第法，哪一層樓你的電梯不經過呀。但是那個沿著樓梯上的人，跟這不可比呀。沿著樓梯上的人每個樓那睡三天，他哪輩子上樓頂去？不一定了。要說次第，乘電梯的也有次第，他每個樓口都經過，不然二樓三樓的人怎麼上？一切



次第他都經過，但是中間沒有次第相。你說中間，他不是經過的時候，一個電梯就「噌」上去了，有什麼叫次第相？什麼叫二樓口，三樓口，四樓口？所以這就是我們信解圓明，「圓」，它就是智慧，對一切都是好的。

「明」，清清楚楚，不是含含糊糊。有好多人到這兒也談，我常常看，你到底明白麼。問他一個問題，有的人剛才還說的很對，全對，你再一問他就糊塗了。有的人能問到三句四句，問到第三句還能說得差不多的人就很有水平了。問到五句，我就沒有碰見一個人，他不是張口結舌，眨巴眼，說不出來了，就是懶了半天，糊裏糊塗，不知所云了，不明。他自個兒以為自己很不錯，你只要問到五句頭上去，他就眨巴眼，結巴嗑，落荒而走，他跟你扯了，逃避了。不明！

對於這個說法，你的正解是圓的，是明的，「決定信入」。

這兩句話就是一個「信」和「解」，「決定信入」是信，前頭一句「正解圓明」是解。所以「信解」很重要，信解後頭才有「行證」，一部《華嚴經》就是講的「信解行證」。「信」也有條件，不是普通的信，是決定的信，是能信進去，不是表面的，是深入的。這個其實也不應該說是很難嘛，是吧。你如果能夠有正確的信，圓信，不要「是一非餘」，信了這個就反對那個。你是圓教的信法，清清楚楚，決定信入，不是含含糊糊，今兒信了，明兒又不信了，決定信！再也不會改了。既然這樣，自然會一步一步深入，大家要知道，我可以給大家保證，真能這麼信了之後，你決定是一步一步自然地深入，妙就妙在這兒。

這樣能怎麼樣呢？就這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殊勝了，你就有



「超劫之功」。不是得修三大阿僧祇這些劫嗎，這你就能超過這一切劫的功效，不需要經過這麼些劫；「獲頓成之力」，你就得到頓然成就的力量，就是說剎那成佛。誰叫你坐到石頭上當一塊木頭去啊，那就永遠不能成佛了，老實說，錯路！「頓成之力」。這兩句還好解，底下難，難就難在後頭。

【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刹。】

「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刹。」這四句難信，當然也就更難懂，不能信就不能懂啊。按文字是可以解釋，你看誰能信？雖然還在生死裏頭，可是你就常入在涅槃裏頭了。文字就是這文字，你不能作別的講吧，「雖在生死，常入涅槃」，就只有這麼講吧。你還能作別的講嗎？就在這個生死裏頭，你就常入了

涅槃了，不是說你了生死，出了生死入涅槃。不可思議呀！

「恒處塵勞」，「恒」者是常也，常在塵勞妄想之中。「長居淨刹」，你就長住在清淨的佛刹。這個文字只能這麼講吧，你們誰要說反對，大家就反對反對；不能反對，這個文字我就講清楚了。問題就是能信不能信，不能信不要緊，不要抵觸，這事可以再去參，不可思議就在這兒。而且就有這樣的人，本來說的就是咱們這樣的人，你只要符合前面那些條件，你就是這樣。現在我們可能不信，不信不要緊，慢慢會信。這四句就是這個。他「恒處塵勞，長居淨刹」，在「塵勞」跟「居淨刹」你就覺得是不能相容的事。這個不能相容就是你不圓，就是你自己妄生分別。底下，後頭兩句很殊勝，這兩句大家還可能信。



【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

「現具肉眼」，現在你只是個肉眼，沒有什麼奇異功能，也沒有什麼神通，一有神通就不是肉眼了，得天眼通就不是肉眼了，叫天眼了，就是肉眼。「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你是肉眼，而慧眼的光明就開了。慧眼是什麼眼？慧眼是見真哪，見真諦。還只是肉眼，他就開了慧眼的光明，所以開悟的人，可以是肉眼當佛眼用。因為他沒有天眼，他也不能說我就等於佛眼，佛眼就更殊勝了，不可思議了。因為什麼？他慧眼開了，法眼他也就具了，等於是這樣，他就可以當作佛眼來用，所以一般開悟的人就都可以這麼說。

有人說，這世界上哪兒找善知識去？古德的話：「那明心見性的
人也就可以當作善知識了。」也就是說他雖然是肉眼，還是凡夫，
他開了慧眼的光明，他能看清楚真諦，能知道什麼法是圓，什麼法

是頓，什麼說法是佛法，什麼說法是邪法，要能抉擇這些法就是法眼。見著真諦，見著離念的那個叫做真諦，有念就不是真諦，這是慧眼的光明，見著了無住的心體，這屬於慧眼見真，這是第一點。

所以等到蕩益大師，這古德沒有那些個所謂人情世故，他不謙虛就是不謙虛，用不著那種客套。他就說：「名字位中真佛眼」，我自稱，我在六位中只是「名字位」，可是我是真佛眼。蕩益大師當之無愧啊。你看現在印光大師不就是說，他這個《要解》佛再寫也不能超過他嗎，那不是真佛眼是什麼？所以古人那就是古人，咱們不能隨便。

近代所屬是特殊因緣。清朝幾百年之衰，到了咱們這上一代，上兩代出現的這些人物，對於諸位說，恐怕就是上兩代，我就說是上一代，又是夏老師、印光大師、虛老、西藏的貢噶上師、諾那祖



師，這一代人很特殊啊。一個大的醞釀啊，一個大的醞釀，大家要知道，幾百年不來這樣的人，忽然間來這麼些。中國佛協的也是這麼說，這一代出了很多人，大家共見，共同認識到這一點。居士中像楊仁山、夏老師，像什麼許許多多，都是極突出的人物，這幾百年沒有的。像這樣幾百年所不常見的人，它一時都同時出現了。而且出現了很多東西，密教從來不來，來了；《無量壽經》從來沒有善本，有了善本了。所以說，咱們這年輕一點的人，你們要知道，你們要發心的話，你們很好的來肩擔如來事業呀！也就可以說，這些大德之來就為的是大家啊，大家不要輕看自己。

【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

「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不要換這個凡心，不要什麼

入定、現出什麼東西，得了什麼東西，或者身體修通了這些東西，不要這些東西，他就開了佛的心的知見了。他說「便同」，這個分量很重啊，不要換這個凡心就同了佛心的知見，同於佛心的所知、佛心之所見。這些話都是什麼呢，就是初心的學人你要能夠信、能夠解，就得這麼樣的好處。

【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

還有，「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事實就是這樣，所以不是光從書本上得東西，得有實際體驗。這個煩惱塵勞你不用去斷，它自個兒就滅。這個「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菩提妙果，不用你去修，「假」是假借，用；不用修自己就圓滿。真實如是，不能懷疑。要懷疑就說明你那個眾生知見根深蒂固，就反映這個。我



跟大家下個決定，你就要這樣的看；你有一點懷疑，就是你那個知見很根深蒂固。自個兒要認識這問題：「敢情我是這麼根深蒂固。」不懂不要緊，你認識自個兒這個問題，慢慢一點一點好好去修，好好去發心，好好去體會這個，有願必滿，總有一天，就能夠逐漸逐漸不一樣。

這個還比較難，又是要「信解」，還要「圓明」，還要「決定」，還是比較難哪。這底下還有，所以說不可思議。大家也就是很有因緣，很有福啊，今天咱們湊在一起，把這些個殊勝的咱們來……，很有福啊。

【若於一心，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

底下，「若於一心」這個法門，「有圓信圓修」，你能夠「圓信」，圓的相信，圓的去修。這個我們覺得還是挺難的，「圓信圓修」自個兒就不敢當啊。底下呢，「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對於這個法，你能夠見能夠聽到，你發了一念的心，「見聞隨喜」，我聽了之後很喜，隨喜呀，這麼殊勝。對於這個法門，若是乃至能見、能聞、能夠隨喜，一念發心呢，像這樣我發了，這心如此殊勝啊，對於這個有所信，有所歡喜，我也因此，也要因此於此門中自覺覺他，這麼好嘛！我就拿這個去救度眾生，多直截了當，這就是一念發心。你說這個這麼好，趕緊我就這麼來，我就快了，這個心發的還小啊。「如此殊勝，我拿這個來救度眾生」，你起這一念就是一念發心。

怎麼樣啊？「無不除」，沒有不除，沒有例外，大家注意這個



古人的文字，這就給你決定了，沒有一個例外，沒有一個不「除八萬塵勞」啊！你八萬四千塵勞，沒有不給你除掉的。除「三障」，咱們廣濟寺讓居士林念「願消三障諸煩惱」，消我這個三障。三障是什麼？第一個是煩惱障。你煩惱就造業，第二個就是業障。造了業就受報，第三個就是報障。銅床鐵柱都是報，有的人今生眷屬不和，這是報，他有報障啊。沒有不消三障的，八萬煩惱塵虧能消，三障能消。

「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二死」是什麼死？兩個死，一個是分段生死，咱們眾生死了又活，死了又活，這叫分段生死。阿羅漢就出了分段生死，出了三界了。阿羅漢沒全出生死啊，只出了一個分段生死，沒有出變異生死。菩薩有四十幾個位次，從低的位次升到高的位次，當然不是現在所謂的升級，這個

「升」字也是勉強說的。就是從低的位次他就自然進入於後頭高的
一個位次，這就有個變異。前一個位次那個身就滅了，更高一個位
次的身就出現了。每一個位次差得很遠，所以初地菩薩就不知道二地
菩薩的舉足下足之處。二地菩薩在哪個地方舉足下足，初地菩薩不知
道。所以也把它看成一個生死，這叫做變異生死。這兩種生死。

所以這句話就不得了了，能夠有這麼一念發心的，沒有一個不
除掉八萬塵勞，三種障：煩惱障、業障、報障，兩種生死的病。真
實如是，古德還有什麼大放談，大宣傳，拉攏主顧的嗎？沒有一個
字不真實。說過了一點兒叫做增益謗，沒有這麼好，說這麼好叫增
益謗；有這麼好，不說這麼好叫減損謗。所以說法很難，不是你隨
便說的，不落減損便落增益。所以大家知道這個裏頭沒有一點浮誇
啊，種種都是講浮誇，世間法都是浮誇，宣傳，這裏頭沒有宣傳。



宣傳幹嘛，我把你們招來幹什麼？永明大師把大家招來幹什麼？釋迦牟尼佛把大家邀來幹什麼？古人常說「不要你一大文錢」，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文錢。我現在再補充一句，「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張選票」，拉攏你幹什麼？只是為了救度你嘛，把最好的東西給你，最真實的給你。所以這個就很不容易相信哪，信最難。今天聽了之後，大家含含糊糊，將信將疑的恐怕不少，你只要有一點將信就是殊勝功德。這底下又引《大品般若經》講。

(6) 引證《大品般若經》

——處繁不亂，履險恆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大品經云：如摩尼珠，所在住處，一切非人不得其便。以珠著身，闔中得明，熱時得涼，寒時得溫。若在水中，隨物現色。即

況識此自心如意靈珠，圓信堅固，一切時處，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則處繁不亂，履險恆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說這個「心」就如摩尼珠，如意寶珠。這個寶珠在一切地方，一切非人，種種妖魔鬼怪不能侵害你。那個珠要碰到你身體的話，你身上要帶了這個珠子，黑暗中就得光明；熱的時候它就涼快，冷的時候它就暖和；在水中它就可以現種種的顏色。這就打個比方，這是永明大師的話，就比方你認識你這個心，這個心就是如意寶珠，如果你對這個心能夠圓信堅固，那你就是一切的時處，在一切時、一切地方，無明、塵勞、非人都不能侵害你。

給咱們搗亂的就是這幾個東西，一個是無明，你糊塗嘛，這是根本，無明就出了貪瞋痴三毒；塵勞，這塵勞妄想，就是咱們這個煩惱，就是障；非人就是妖魔鬼怪。這魔障它就是有，咱們得承認



這個，所以修法要修的不好，大家要警惕，要在這個（問題）很小的時候就要注意，有的時候他就被魔障纏繞了。因為缺少般若，你如果有點般若就絕對不會。在一切時處就不會被無明，被塵勞，被這些個非人、妖魔鬼怪一切的東西，天魔，它們的侵害。那你就是金剛了。所以密宗老說「金剛」啊，金剛般若，什麼是金剛？那金剛不就是指智慧嘛。所以無明也不能害你，塵勞也不能害你，一切妖魔鬼怪，天魔、夜叉都不能夠侵害你。這就回答了。這些剛才說的心是什麼，對於這個你如果能夠信解，乃至能夠一念發心，得這麼些好處。

(四)總結——引證徹悟大師：「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

那這一來大家就又有點兒說，「我念著佛，這個時候是不是又叫我參心去了？到底怎麼辦呢？」現在我用徹悟大師的一段話作一個總結。今天多花一點時間不要緊，因為今天這個很精啊，這些都是古德的一個精華。徹悟大師的這一段正好，就好像把夏老師這一段，用徹悟大師這一段的東西正好作一個總結；談到這個「見」，談到這個「心」，談到咱們「信願持名」。大家稍微喝一口水，先喝喝水嘛。咱們這個時候也就是來聽這個總結，而這個總結大家也就有理論，有辦法。我們不是讓大家最後落了一個含含糊糊，不知道怎麼辦好。這就告訴你一個怎麼辦，不是說我都沒轍了，不知道怎麼辦好。這裏有，會告訴你怎麼辦。

咱們先說徹悟大師是誰，這是在乾隆、嘉慶年間的大德，也就是公認的淨土宗最後的一位大德，第十二位祖師。這是他語錄的一



段。他臨終的時候先告訴大家：「我今天就要走了。」臨走的時候，親自看見佛來接，而且大家都聞見異香。他是禪宗、淨土宗雙方面都有成就的人，這是他的一段開示。為什麼我們老談「見」？這裏也給大家做一個回答。同時底下也說明咱們這個心，這個靈知，心就是靈知。靈知的這個「知」字，古德都是同用這個字，這個字就不能隨便輕易的否定。這裏頭他講的很好，咱們先一段一段來。

《徹悟禪師語錄》：【一切衆生，為利鈍十使所使。久經長劫，流轉生死，受大苦惱，不能出離。可悲也！十使者何，即身邊邪見戒，此五為利使，以發動輕便故；貪瞋癡慢疑，此五為鈍使，由利使所生。對利說鈍故。】

我這稍微改了，不要用他的原話，咱們反正照他的意思，我串

著順成白話，省點時間，反正大家相信我不會造謠，所以我不一定一個字一個字跟他一樣。

一切眾生被利和鈍的十種使所使，大家常常說使命的「使」。這「十使」是個名詞，「十使」是個什麼，回頭我再解釋。眾生就被這十個「使」指使得怎麼樣呢？指使得久經多少劫，流浪在生死裏頭，受了大的苦惱，不能出離，可悲呀！指明咱們的這個根本，有十個使。

這十個使我們並不生，就是咱們所說的見思二惑。常常有一個事叫好幾個名字，真如、實相、佛性、妙明真心等等，它就是一個事好些名字。見惑思惑又叫「十使」，有利使、鈍使，這個地方用十使這個名詞。十使者，就咱們所說的見惑，就是「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取」，這五個叫利使，利就是鋒利的利，它使喚



你很靈啊；而且後頭，「貪瞋癡慢疑」這五個是鈍使。我們只知道「貪瞋痴慢疑」不好，不知道前頭的五個（利使）不好，這是眾生顛倒見。那個是利使，這個是鈍使，而這個鈍使是利使生出來的。這個徹悟大師沒講的，我給大家補充一點。

你有個「身見」就認為這是自己，就貪這個身，就養活它，叫它長生，這不就出了「貪」了？你要侵害我的身體，我為了要保護這個身體，我就生了氣，這不就是「瞋」嗎？明明這個身是虛妄的，你卻認為實際是你自個兒的，不就是「癡」嗎？所以某某人請明真長老開示，明真長老頭一句話就說：「你需要消除身見。」這都是大德的話。一個身見就產生貪瞋癡，就覺得我比別人強，就我慢。對於佛的知見你就懷疑。疑不是說對於別的疑，是對於佛的知見、佛說的話懷疑，「有這回事嗎？是這樣嗎？」

「邊見」也是一樣。「身見」，現在所謂的氣功師、養生家，我們不管他叫什麼，就說他是外道。實際好多人就是什麼氣功師、養生家，他就鍊他的身，就是「身見」。再進一步，他要出來一個小人，小人再一修，再出個小人，還是身哪，元神哪，元神那還是身，不出「身見」。

還有「邊見」，不是「常」就是「斷」。成大羅金仙了，永遠不死是常見；科學家，人死如燈滅是斷見。邊見，不落「常」就落「斷」；不落「有」就落「空」，不能中道，只能在一邊。就是咱們所說的那個形式邏輯，對了就不能不對，不對就不能對，不知道「對中有不對」，「不對中有對」，這是邊見，更粗的邊見。

底下還有「邪見」，凡跟佛說的不一致的都叫邪見。大家總以為要叫人去邪淫，叫人去做壞事才是邪見，你跟佛說的不一樣就是



邪見。佛說往西，你說往東，那當然是邪見；你說往南、往北也是邪見。你和佛說的不一致嘛！有邪見的人就很多了，他那些東西都是他自己杜撰的，杜撰的那些見解，不是古德經論中原來有的，經是那個意思，他一解釋就變了，那他就不是去西了，他要去南了。

「見取」、「戒取」。見取，你看那個外道，他就認為吃苦就消罪，不是因當作因，你吃苦，以這個作因。我殺了張三，張三非殺了我不能了這筆賬，我自個兒跳河跟他無關，非得他把我宰了，那你等何年才能消這個罪呀，不是因當作因。而出了元神，他就認為最後到了這就證果了，不是果當作果，你還沒有出三界啊。

所以前頭這五個就都是這，現在外頭很流行啊。這五個叫五利使，它很厲害。貪瞋癡慢疑咱們不用說了，這大家都清楚了，貪瞋癡慢疑都是鈍使，它沒有那麼利，而前頭五個（利使）是很難得離

開的。你剛才說的，那個「見」和這個「淫」，淫還好除，見很難除啊。

【此之十使，衆生或多或少，各有偏重。若帶之修道，但唯增長邪見煩惱，決無相應分。】

這句話應當是原話。「此之十使」，這十個使，「眾生或多或少，各有偏重。」某人在這方面重，某人在那方面重，反正既然是個眾生，你有的多一點，有的少一點，都沒有能離開這十個使的。或者你沒有十個，只有兩三個，反正你離不開。

「若帶之修道」，帶著這個東西去修道的話，注意了啊，所以有的人就是「我就是得修，我修就成功啦。」這才是胡說呢。怎麼修？你要知必須是正修行，哪裏全修就能成正道的。你這個東西



不解決，帶之修道，「但唯」，你看這兩個字，「但」字、「唯」字，就是雙重的關係，「唯」就是唯一，「但」就是但是，就只是這樣了，「但唯」，雙料的語氣。什麼呀，「增長邪見煩惱」。你修道，修什麼道？修魔道。「決無相應分。」你看，祖師的語言就這個語言。所以大家要好好聞法呀，不高興聽，「我反正知道一點」，就自己覺得挺高明，「我就去修去，我總有一天成功。」這樣不行啊，這不能離開善知識，不能離開經教，不能離開聖言量。這句話就很重要，希望大家常記，這十個使，「若帶之修道，但唯增長邪見煩惱，決無相應分。」

【如欲斷之實難。……但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若見思二惑毫髮未盡，分段生死不能出離。此所謂豎出三界也。甚

難！甚難！】

那麼我們就起了個心想去斷它，這個這麼不好，我們就得斷，而斷之又實在是難。所以為什麼說：「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為什麼《大集經》說：「末法眾生億萬人修道，罕一得道」，就在這兒。你帶著這個修道，決無成功之望。要斷，斷是真難哪，所以《大集經》說了，億萬人修道，很少有一個能得道的。這屬於難行道，這裏說的難行道就是這麼來的。

斷見惑就像斷四十里的水流一樣，何況斷思惑呢。那麼見思兩惑如果有一毫一髮沒有消除乾淨，這個分段的生死，就是前頭眾生一生一死的這個生死，就不能出離，不能出離那你就沒法出三界。要斷了見思惑出三界，叫豎出三界，就是難行道，這難的很哪。

看見沒有，你光斷個見惑就像斷個四十里流一樣。不斷，你帶



之修道是決無相應分，所以是難哪！大家可見其難哪。那怎麼辦？這底下辦法就來了。就是一方面要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對這個辦法才真正能心悅誠服。不然你總不心悅誠服，總不安心，總不踏實。

【然此十使，總名衆生知見。古德謂衆生知見，須以佛知見治之。】

這個十使，總的名字叫什麼呢？說是十樣，總的名字就叫做「眾生知見」。這就為什麼我們抓個「見」字。眾生知見怎麼辦呢？古德就說了，眾生的知見，拿佛知見來治。咱們全都知道自己的病根是什麼了，所以這幾年我盡跟大家說「見」，這個是它的根。那怎麼治？以佛知見來治。什麼是佛知見呢？

【佛知見者，即現前離念靈知也。然此靈知，不能孑然自立，必隨緣起。不隨佛界之緣，便隨九界緣起。離十界外，無別緣起故。】

這一層繫一層，佛知見就是剛剛說的離念的靈知。你知道自己有個離念的靈知，這就是佛知見；而這個離念的靈知就是全部的佛知見。但現在咱們都有，為什麼你照樣還是眾生知見？那你還得問哪。怎麼辦呢？底下徹悟大師就說了，這個靈知在眾生份上怎麼能顯呢？要有個緣起，從因緣顯起來，在用中才見，所以你必須得有作用，有緣。緣起者，這個十法界，這個法界不過就是十個種類，佛、菩薩、緣覺、聲聞，底下就是六道，這不十個嗎？總不出這十法界，你不屬這法界，就屬那法界。你雖然是有這個心，但這個心它是隨緣而起，不隨佛界的緣，就隨其他九界的緣。你要去隨著佛



的緣起，這不就是《觀經》的話，「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了，那就是佛了。你本來靈知嘛，隨著佛界的緣起，那就顯現佛界的這一切了。

【欲隨佛界緣起，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但信貴深，願貴切，持名貴專勤。】

那麼要怎麼去隨佛界的緣起？修行的方法就很多了，但是其中「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沒有一個再比這個更強的了。為什麼在廣化寺我講了個「信願持名」？大家慢慢就可以看出來，這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說來說去，慢慢慢慢大家就能把它成為一個總體了，這麼看也是它，橫看成嶺，側看成峰，這就有個廬山了。

眾生帶著這個眾生知見修行是沒有用啊，那麼就用佛知見來

治。什麼是佛知見？就是你本來靈知的心。靈知的心是緣起才顯現，這十個緣起我們當然要佛緣起。佛界緣起無如是以信願心，持佛名號，就是「信願持名」。可是也得加點條件，光說個「信願持名」，我也有點信，有點願，也念兩句佛，行不行啊？信就貴要深信，願就貴要切。這不是一直多少年我所跟大家說的，要深信切願。所以，我之所說，我不敢隨便說，都是繼承了先德的遺教。

大家只有燈燈相續，光光相照。古德能把我照亮了，我就把這個燈光保存下去，使大家也都亮起來。咱們再往下照，也就是這麼一件事。活著為什麼，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可做呢？說請你吃飯，這飯也沒什麼好吃，有什麼好吃？吃飯不就是肚子餓了嘛，你說有什麼好吃？所以「咽下三寸成何物？」三寸這兒當時還覺得有點滋味，咽下去之後再一吐出來，你看還肯吃不肯吃？你自個兒的事



情。所以就是這麼一件事。

所以要深信切願，持名就貴專勤。不要今天持名，明天參禪，後天又搞這個，心裏頭老不安，要專，不要老變；要勤，有時間就念，不要三天打漁，兩天曬網。

【果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亦即是
念念中，以佛知見，治衆生知見也。】

底下就給大家肯定，果然「以深切專勤之心」，以深的信、切的願、專勤的念佛，拿這樣一個「深切專勤的心，信願持名」。大家聽啊，這句好好聽啊！你果然是以「深切專勤的心」來信願持名，你「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這個就給大家保了證了，你就是把佛的知見當作你的知見了。咱們稍微停頓一下，想一想。這裏

頭沒有什麼難懂，就是看信得及還是信不及。信得及你就是佛知見；信不及嘛，那原來的東西還在那兒有點勁兒。所以果然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就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你就不是眾生知見了。眾生知見要斷是那麼難哪，你看見沒有，這個你看容易不容易？

為什麼必須說三大阿僧祇劫？為什麼說剎那？這不也就看出來了嘛。清清楚楚的事，明明白白的事，大家要在這兒亂哪，就亂哪，清清楚楚的事。也就是念念中，以佛知見治眾生知見。你一念一念地念佛，這一念一念中就是拿佛的知見治你的眾生知見。這兩個（註：頭一個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另一個是以佛知見治眾生知見）可以同時並存的，當然頭一個更直接了，你就是佛知見！這個怕你信不及，所以不是說拿佛知見來治嗎？這就是治！這個已經為根器



稍微低一點的人說法了。這再不信，好好懺悔，多拜佛懺悔，千萬不要自以為是。這個別人怎麼能信，我怎麼不能信？多禮拜、多懺悔、多求佛力加被。

【熾然十使心中，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即轉生界緣起，為佛界緣起。】

在「熾然十使心中」，這大德說話是殊勝啊。「熾然」，如火那麼燒，「十使」就是見惑思惑，如火燒的這樣的心。在這種心裏頭，「但置」，只要你安了一個信願持名的心，即把生界緣起變成佛界緣起了。你本來要流轉六道的這種緣起，轉成佛道的緣起，所以頓成！跟你們說話，你們認為「不是這個事，不是我的事」，好像我就是想爭一點長短是非，我講這個，你們有的不這麼同意，

我這非得給你……。不是呀，這是關係眾生慧命，這要受到障礙就太可惜了。這個道理很清楚，方法就是如此。所以今天的說（註：談話），道理擺出來了，方法有了，就是你肯信不肯信？肯行不肯行？信了之後，願不願？願了之後，行不行？

【此於修道門中，乃點鐵成金極妙之法。只須赤體擔當。】

「此於修道門中」，在我們修道的門中，剛才不是說「億萬人修道，罕一得道」嗎？《大集經》後頭還有兩句跟這個是一致的，「唯有是念佛法門可以得道。」這個「念佛」，也就是咱們信願持名這個念佛。這乃是「點鐵成金極妙之法。只須赤體承當。」「赤體承當」，赤裸裸的，沒有一絲掛，沒有一點兒囉囉嗦嗦的。就把它承當，就是信，就是這麼回事！



這個「赤體承當」，我給你們舉個例子，鳩摩羅什七歲的時候，看見一個很大的鉢，看見很好，有好幾百斤沉，他恭敬這個鉢就把它頂在頭上，頂起來了。後來一想，我這麼個小孩，怎麼頂這麼重的東西？就頂不住了，就擋下了。所以要赤體就是這。沒那些……，我恭敬它，我就頂住了。後來一想，這麼沉的東西，我怎麼頂得起來？就頂不住了。

這我就經歷過，我有好多舍利，我那還是去山西，我要帶一個舍利瓶，要帶幾顆舍利到那兒，我還要修法。我說請哪顆出來呢？我就說「這麼吧，我拿個針去吸，哪一顆舍利被我吸出來，我就請這顆舍利跟我一塊到山西。」我就這兒一個瓶，那兒一個舍利瓶，我拿一根針去吸，某在旁邊也看見了。吸了一個進來，又吸一個進來，吸了第三個進來了。第四個我一想，我說怎麼會吸呢？這個針

又不是吸鐵石，舍利也不是鐵，這個針和舍利之間為什麼會發生吸力？這科學的腦袋來了，再吸沒有了。他們當時看的人也覺得很自然，這個針就是能吸舍利，這就叫「赤然」，「赤體」。後來住在對門的一個郝老太太，她的兒子聽我說了，他也吸，也吸了幾個。這就叫赤體承當。一回頭轉腦，大家就是在這回頭轉腦之中，複雜呀，這它就困難。你只要是赤體承當，老實念佛就是赤體承當。

這個法聖最近念佛念的很好，他就記得夏老師一句話：「直念當前這一句。」這就是最直接，點鐵成金，畫龍點睛的話。你就念這一句，哪有那麼些囉嗦，我念的是好、念的是壞、相繼不相繼，這囉嗦太多了。就念這一句，哪有這麼些囉嗦，還有什麼相繼不相繼，容易起來就這麼容易。



【久久勿替，管取金臺可以坐待，寶蓮不日來迎。】

還是要「久久勿替」，盡這一報身，盡這個形壽，一息尚存就都不要鬆懈。這就給你保證了，一定是「金台可以坐待」，佛來接你是用金蓮花來接你。金蓮花來接你是什麼意思？上品生啊。大家知道上品生是個什麼地位？上品上生當時你就生，生了之後，當時就可以到一切佛國去見佛、可以聞一切法，當下就可以得一切陀羅尼，當下你就可以分身到一切世界去度眾生，這才是上品上生。這還不就是即生成佛嗎？這些事不就是嘛。咱們眾生你要這麼做，就能得到這個，就可以這麼來救度眾生。所以金台是可以坐待，坐著等啊，寶蓮就不日來迎，阿彌陀佛拿著寶蓮花來迎啊。

【是為從此同居，生彼同居，橫出三界。較之豎出者，不亦省力也】

哉。】

這就是從這個穢土的同居生到淨土的同居，咱們這兒是穢土，麟啊。這個巧妙是這樣，我們是同居變同居，所以容易了，這叫橫出三界。豎出三界，是從同居土生到方便有餘土，方便有餘土生到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生到常寂光土，這是豎出，是難行道，很難，你是上樓了。這個橫出，橫著移當然省勁了，「較之豎出者」，豈不「省力也哉」。

所以知見的重要，我們這裏得到肯定。這一心法門，就是佛的知見，就是咱們靈知的心。今天就把這個心，心是個什麼，咱們也說了，知道了這個心是怎麼的殊勝。最後咱們又結合到淨土法門，這個眾生知見這麼麻煩，咱們就是以佛知見來治咱們眾生知見。怎麼治？你只要是「深信切願、持佛名號」，當下你已經就是佛知見



了，這就是頓法。你沒有這麼頓，那你還是念念之中，佛就是拿這個佛的知見治你的眾生知見。

你果然就這麼念的話，你就是金台可保，坐而待，橫出三界啊。這麼一來，這個理論，這些個道理都在裡頭了，這個「一心」的殊勝，這個「見」的重要。所以你入三途就是由於見，你怎麼修也不能成功也是由於你的見，你一修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功也是你的見，你剎那成佛也是由於你的見，全在你本人。而這裏給你提供一個最好的點鐵成金的法子。本來是塊頑鐵，一點你就成了金子。這個就是徹悟大師跟夏老師整個的結合起來，這一切一切就是點鐵成金啊！就以這個作為供養。

五、第五會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講於北京蓮舍

自警錄（黃老摘選）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念佛時，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若矜躁卜度，希冀玄妙，或計功求速，或背境向心，即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隨識即染，依智則淨。

處事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坦坦蕩蕩鑑空衡平即第一念也。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或牽



於感情，或激於意氣，則流入第一念矣。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徇欲即暗，循理則明。】

(一)序談蓮公《自警錄》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密法講究師恩，剛才我提的，要把蓮華精舍的這些密軌都恢復，這是報師恩，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個工作。第二個工作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無量壽經》的註解，還是報師恩哪。這個師、善知識的恩，超過父母。

現在我們把夏老師的開示，陳大師兄的記錄，再來學習，還是為了報師恩。因為這是師的願望，他為什麼給我們講這些？他就是希望我們從這個開示裡頭，真正來解決問題。所以什麼叫做

「孝」？就是能夠繼承師的志、師的願，這才是孝。所以我常常跟夏老師說：「接力賽跑嘛」，夏老師很欣賞，喜歡我這個提法。打著法炬，底下得有人接著這個法炬，再跑上一段。大家將來更多人的時候，可以分著點一點，這不就更多了嘛，接著跑。

那麼這一段裏頭，引夏老師對於大眾的那個開示，在前幾次都說完了，很重要啊。那天是個元旦，到的人很多。今天所要介紹的這一段，是在夏師的《自警錄》裏頭。這個就不是對大眾說的，是夏老師自己要求自己的。

正因為那一段對我們說的裏頭，一上來就談了個「一」跟「二」，說「一」就誠，「二」就偽；「誠」就一，偽就「二」。這一段跟那個就有關係，這也是談「一」和「二」。那一段的內容嘛，咱們是前幾次談了那個內容，今天所要說的是《自警錄》裏面的，就



是自己警惕自己的話，這個提了一個「第一念」、「第二念」。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頭一句，「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就是說，念佛也罷，做一些事也罷，這就世法、出世法都有了。佛法不離世法，很多人都把它變成兩套。我說變成兩套的人，就看看「白毛女」去。這個黃世仁的母親就是兩套，她不就是兩套嗎？進了佛堂，她是佛教徒；出了佛堂了，就是一個惡霸地主。這個不行啊！不要說是佛法了，就是儒教也說，讀了《論語》之後，你讀跟沒讀還是一樣，還是你這麼一個人，那你就《論語》沒念好。你念了之後就應該有變化。所以不光是念佛裏頭要清淨，一切遇緣、應人、接物，一舉一動都應當是一個轍兒。當然有的時候可以有點

善巧方便，因為現在在工作機關上做事，這是一種善巧方便。這說的是你內心裏頭，如果你下了座之後，和那個普通人沒有任何兩樣，或者跟你過去沒有什麼兩樣，那就說明你這個修持不得力。

所以夏老師就說，「念佛要用第一念」，這咱們都很容易懂；「做事也是一樣」，在這個地方就廣了。不僅僅上座、點香、拜佛是修持，一切事都是修持。所以，自己到底是個什麼情況，要在境上去檢驗。遇見了境，遇見了事是什麼情況？尤其是自己怕的那個東西，你怎麼樣？過不去的那個東西，怎麼樣？都在這些問題上。所以大家老講功夫，功夫在哪兒？「力道須從境上煉」。你到底有沒有功夫，就看真正問題來了，你怎麼樣。你完全打敗仗了，就沒有力氣，功夫等於零，那有什麼功夫啊！你能跟它戰鬥個幾合，打了勝仗，這才開始可以談功夫。所以說我們念佛了之後，千萬不可



以變成像黃世仁的母親，什麼壞事做完了，一進佛堂，這個功德殊勝，什麼罪都給我懲掉了，我明天照常做惡，那這個就是不行啊。

(1) 第一念全是現量

「第一念」、「第二念」，這個在老師的境界上很深哪。在一般人來說，根本就沒有個「第一」，整個是在「第二」裏頭。這裏不能夠錯會。錯會了，比方說，在電車上他踩了我的腳了，還很不禮貌，我就罵他了，很自然我就很有氣。這個很自然就很氣，這個千萬不要錯認，這不是第一念，這早不知是第幾念了。那麼先還很有氣，後來一想，「哎呀，我不應該跟他一般見識，不應該跟他吵」，或者「這兒流氓很多，他回頭可能掏出刀子捅我一下，我別跟他吵」。那麼這把那個要吵當作第一，這個不吵當作第二，其實

都不是第一第二，整個都不知道到第幾去了。

這話怎麼說呢？不是《楞嚴經》講了嗎，這個世界就是淨土。這在《維摩詰經》裏也講得很詳細。《楞嚴經》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我指頭一按地，這個海印發光，這都是海印哪，等同諸佛的淨土，沒有什麼差別。那比天宮就不知殊勝多少萬萬萬萬倍了。「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你剛一起心動念，塵勞先起來了。根據釋迦牟尼佛的這個話，「塵勞先起」，那麼大家第一念的情況就不存在了，這個不要錯。有時候我就直起直用，想幹什麼就這麼幹，不用管自己，這就叫第一念，那就錯會了。有的時候還是要克制，就是說你那個「第一」早不是「第一」了，這一點是要聲明的。

真正說到第一念，第一念全是現量。眾生也整天在現量裏頭，就是那個時間過得太快了。見色聞聲一切的事，比如我一看見東



西，看見這個當然是眼根，眼根就等於照相機的鏡頭，有這麼一個物質的東西在這兒；還有一個眼識。眼根、眼識咱們眾生很難分。眼根是個什麼？眼識是個什麼？眼根可以說是純物質的，眼識就跟咱們生命，跟咱們這個人有關係，活的。人死了還可以挖他的眼球來移植，那是別人的眼根，但是移植不能把他的眼識移過來，對不對？這個大家就比較清楚。一看東西，眼根先看了，先通過照相機這個鏡頭，它馬上就眼識。眼識大家要知道，眼識是現量的，不但眼識是現量的，耳識、鼻識、身識都是。所以「五八」識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六七」識，所以「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五八」識現在是這麼回事，將來也是這麼回事，沒有什麼叫要對它用什麼功。我們所要用功的就是第六、第七識。第六、第七識咱們在因中把它轉了，「五八」識本來就是圓滿的，它自然在果上就

圓滿了。它本來是現量。阿賴耶識也一樣，什麼來了之後，第七識一傳，傳到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收藏了，也沒有分別，也沒有歪曲。有歪曲就壞啦，它是現量，清清楚楚。所以轉識成智，你只要把第六、第七識一轉，第五、第八識自然就轉了，前頭是成所作智，後頭就是大圓境智，大圓境智無所不照，無所不包。

問題就在第六、七識上，第六是意識，分別；第七是執我。我們的毛病就在這四個字上：一個是「分別」，一個是「執我」。分別是虛妄分別、顛倒分別，無分別中你要去分別它；還有 many 顛倒見，總是在虛妄顛倒之中。第七識就「執我」，我們之所以老有個「我」老在這兒運轉，就是第七識。問題就出在這兩個識上。

我們見色的時候，眼根（先看了），馬上就是眼識。眼根就是個機器，它沒有什麼問題，機器這還是好的，快門一按，照相機這



個地方光線就進來了。眼識就是活的了，眼識就接觸了這個。這個眼識一來，意識跟著就來了，意識就分別了，一分別就成這一堆了，一分別就成了「遍計執」，它就是執著、計較。所以我們現在都在遍計執裏頭。第六識起作用了，它是虛妄分別，顛倒分別。

所以說老實話，就是現在我看見的這一屋子人，大地山河這一切，都是在遍計執中，你們看見我也是一樣，這一切都是在遍計執中的事情。為什麼有這個？因為有一個第六識，意識，在那兒起作用。所以從現量的眼識，到遍計執的意識之間，沒有時間停留。沒有修行的眾生，這一切都是這麼快，不等你還知道你這個現量是什麼境界，你已經是（是遍計執了）。就好像一條麻繩，它本來是麻，你一看見以為是個長蟲。實際是那個麻進到你眼睛裏來，而你看見是個長蟲，它本體不過是個麻，這個東西不就是那個麻嘛！但是自

己那個時候就因為遍計執一來，意識一分別，一看見你就說這是一條蛇，你就嚇跑了。能夠認它是個繩，就不會跑走了。你要看見是麻，那你就知道它的本體了，那實際是整個暴露給你了，你要知道。

你看見是個蛇的時候，看見大地山河的時候，看見這一切的時候，你看見我，我看見你的時候，這個妙明真心就整個無遺的都顯示給你了。麻嘛！它為什麼會有這條蛇？不就是麻跟那兒了嗎。你看見的這一切，整個就是妙明真心，可是你意識來得太快，就是那個「第二念」。第二念來得太快，那就成了長蟲了。但是在你看到是長蟲的時候，你不會相信它是麻繩，「我看的是長蟲，誰說是麻繩？」當告訴你連麻繩也沒有，就是麻，你根本不相信，就說：「你胡說八道」。所以我告訴你：「這都是你的心。」你說：「這是怎麼回事？怎麼這是我的心哪？」所以「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所以色跟聲哪有什麼壞，迦葉不就是看見拈花嘛，佛拈起了一枝花，他不就是看見這個花就微笑開悟了。後來中國的靈雲，看見桃花盛開的時候，一看見桃花，開悟了。那個香嚴掃地，檢起一個石頭子一扔（這個很自然嘛，在廟裏掃地，有一個石頭子），這石頭子正好碰到竹子上，「噏」一響，開悟了。聲音嘛，所以見色聞聲哪裏有壞，根本沒有什麼。古人禪宗的話，「見色聞聲不用聲」，只要是不起分別。但是不起分別不是一般人的境界。他在那個時候為什麼聽見竹子一響，石頭扔出去打竹子一響，他就開悟了？為什麼靈雲一看見桃花盛開他開悟了？人家看多福，找多福去，多福在河那邊，他在河這邊，多福看見他，拿扇子一搖，招呼他，他開悟了。這個人還看見多福本人呢，還有一個人只看見多福廟裏那個旗杆上的幡，一看那個幡就開悟了，不需要跟你談什麼。所以「見色

聞聲不用聾」啊。

這一點，夏老師說的「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在這個境界之上，我們也只能夠說這是老師的境界，目前不是每個人容易用上的「我要用第一念，我現在就是怎麼使這個第一念」，從前常常聽說，一聽講之後，他趕緊就：「我怎麼使這第一念哪？」這是老師的境界，那我們講了有什麼用？底下有，底下這個「第二念」是什麼，有些內容。念佛中什麼叫做第二念，我們要把那些東西去避免，這方法我們每個人都用得上。「當用第一念」，恐怕現在根本不見得容易用，還有咱們舉的說法，天天見色聞聲都有現量，這個太深了。不要有計較分別，單單純純的起這一念，你這也就很有不同啊。



(2) 舉例說明第一念、第二念

我們舉幾個例子，頭一個就是鳩摩羅什的，他是小孩的時候，一點點高，到廟裏去，看見一個古代的鉢，非常莊嚴，他看了覺得美啊，為了表示他的恭敬，表示他的讚美，「我應該把它頂在頭上」，他就把這個鉢頂在頭上。他這一頂，別人就覺得奇怪，「哎呀，你這個小孩，怎麼能頂得住這麼重的東西啊？」他那一想，「我這麼個小孩，這個是很沉啊，我怎麼能頂得動？」哎，馬上就頂不動了。這也是個說明，咱們剛才說的那個不大好體會，這個就好體會一點。就是從自心清清淨淨的這麼一念，這一念就是超乎尋常的作用。等到世間咱們這老一套的玩意兒來了，「我還很小，我沒這個力氣，它應該很沉，我應該頂不動。」這些東西一來，你就頂不動了。

這是古代的，咱們不說這麼遠了，說近代的。我們要知道這些事兒，現在實際上說，這些東西都是第二念造成的。有的人就不大肯信，所以我們要講一點例子的原因就在這，這道理是很難信哪。青島有個湛山寺，這湛山寺有一個人閉關，大家傳說他閉關之中，他關房都是上了鎖的，那很嚴格，那比我們這兒嚴格，都出來的，上了鎖想出來也不行。吃東西有人給你送；大便小便，盆兒拿出去，有別人護持你的關，不能出來，也不能有人來跟你聊天。可是這個人在閉關之中，有一天他想了想，「今兒我要去大殿拜佛。」心裏頭清清淨淨忽然起了這一念，就到了大殿上拜佛。拜了佛之後，他就說，「我還在閉關，我回我關房」，就回他關房了。走到關房進不去，鎖著門呢，就跟那兒等。等到廟裏和尚來了，就說：「師兄啊，你給我開鎖，讓我進去。」師兄說：「我給你開鎖叫



你進去，你怎麼出來的？」「曇？不知道。」就轟動全廟啊。這個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事，當年我聽了之後，覺得這個事說明好多問題啊，大家要知道，不能輕視。我就問夏老師說：「夏老師，你知道不知道有這個事？」他說：「我怎麼不知道，這人就是我親戚。」是外甥輩的，是夏老師外甥輩的這麼一個人，就是他在那兒閉關，真有其事。這不是一個證明嗎？

這一個證明咱們說還不夠，我再有一個證明。那時候倓老去南方以前，從北京路過，快解放了。我們電臺請他，那時候我在電臺，我請他到電臺來。我親自招待他，我就問他說：「老法師啊，你是湛山寺的方丈，當年聽說湛山寺有這麼一個事，是不是真的？老法師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我怎麼不知道，我當時就是方丈！」所以確證，確證！那是夏老師的親戚，在那個廟，廟裏那個方丈就

是倓老，他當面告訴我，「我就是那廟的方丈」。所以我們都要知道，不要被這個東西騙住。

所以人，你哪裡就是三度空間哪？你因為妄想執著，所以你才是三度空間，這個牆壁它就擋住你了。在你第一念的時候，什麼叫牆壁？什麼叫肉體？就是無礙的！要到大殿就到大殿，這是第一念。回來的時候，看見關房有鎖，進不來了，這是第二念了，就差這麼多。這個事情大家都把它記住，很說明問題。你說這個《心經》，「色即是空」啊，你就盡喜歡講道理，講道理總不如像這個故事這麼深刻。它怎麼不空啊！

就是你們現在說的張某某，什麼阿某，一下把皮包，把錄音機……，這奇異功能啊。這錄音機唱著錄音的時候，他一下子叫這個錄音機進入保險櫃了，還這兒在唱呢，那兒進去了還唱。那電



線怎麼辦呢？保險櫃不是有個縫嗎，電線還在那個縫連著，跟插銷插著呢。他一拍桌子，這就進去了。據他說是有個人幫他忙。這個大家要用科學去研究，就好難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它本來空，這都是你的妄想，你認為有這麼個東西堵著不能進；（實際）沒這麼回事。所以那個阿某其實也並不高，好像是個什麼，老拿鼻子去聞，水平不高嘛，好去聞東西，他說是狗，也可能還是別的，動物喜歡聞的很多。就有這種法，這種所謂他們的通，這種所謂妖通吧。不管什麼通，總之說為什麼能夠如此，就是利用「術」也罷，總之它有一個根本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根本是不存在的，很多是障眼法。

這個障眼法順便說一說，那個東風市場從前沒拆之前，裏頭有表演，有雜耍攤，也有變戲法的，你們不行了（註：指在座一些年歲

小的沒趕上）；你們幾位都還行。那喝茶的茶樓很高，裏面看底下變著戲法，看到大家非常入神，有個人他就覺得很平淡。待一會兒看魔術的人也來了，「啊，今兒這個精彩啊！」怎麼怎麼大家那兒議論著。他就問：「你們看見什麼了，這麼精彩？」「今兒個，這個太奇怪了，把一個大牛拉到罐子裏去了。」「哪有這麼回事兒？我在上頭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見的是往裏擋了個蛤蟆。」因為他在樓上看，不在催眠範圍之內，他沒有被催眠哪。底下看的人被催眠了，就看見把個大牛拉到罐子裏去了，所以他們就看得精彩得不得了。他在上面，這平淡無奇，「這些人幹嘛這麼發愣啊？」這都是些障眼法。

日本人打仗了，我在北京那時本來是想出國。出國不成了，我也不願意給日本人做事，就在北京念念英文。一個英國老太太，就聊天，讀了一個話劇本，裏頭講得很神。她問我說：「你信不信？」



我說：「我不信，這都是編著好玩的。」她說：「我信，印度真有這回事情，他們就是打坐什麼的，出這些事。」她說有的就跟咱們《聊齋》裏的《偷桃》是一樣的，把個繩一扔，扔到天上去，這個人爬著繩子上天了，經常可以這麼表演。後來就給他照電影，等到電影照出來之後，這個人始終坐那兒沒動。因為電影機不受催眠，它沒有意識；我們就是一看見什麼，眼識一來，意識跟著就來了，人家一說你就被催眠了，他催眠你就看著上天了，實際上他跟那兒坐著沒動。所以有許多是所謂的障眼法，我們有時候看到許多東西，都是所謂共業，很多都是沒有看到那個實際。

這個「第一念」、「第二念」，我自個兒也有這個經歷。那時候解放了，到山西大學去教書，自己也要有個小型的佛堂，我就想請幾顆舍利。我這舍利很多，有幾十顆。我就想哪一尊願意去山

西呀？我說拿針來請吧，哪尊願意去，這針就把它吸過來。把鐵針拿棉花擦一擦，就拿這個針到舍利瓶裏去粘舍利去。那麼幾十顆裏頭，一粘粘上一顆，就把它從舍利瓶裏拿出來，到我這個瓶子口一扒拉，這個舍利就到我這瓶子裏頭了。然後又粘第二個，又粘第三個。粘第三個時我又動念了，我說，「這個針跟舍利之間沒有吸引力呀，既不是磁，也不是電，這一粘之後它為什麼能吸呢？」就這樣，再怎麼粘也不吸了。當時某人在旁邊看，好些人在看，他們當時就認為這針就是能粘的，哈哈哈哈……。所以這一類，我們也可以說，沒有任何雜念的時候，只起這麼一個念，這個念不被別的雜的東西攬在一塊，這麼孤伶伶的一念，他要去拜佛呀；這要舉這個鉢呀；你用針可以去粘舍利呀等等的，在這個時候有時是很特殊的。

我從幹校回來，那是很高興。以前說這回家是回不來了，問題



太嚴重了，天天告訴你等著進監獄，哈哈哈……。這什麼事都沒有了，都恢復了，教授也恢復了，錢也恢復了，回北京了，當然很高興。派了一個車子送我們到車站，我們離那車站還有幾十里路。我跟著也就上去了，那個車後頭不是有塊板嗎，那個板已經裝上，推上去了，不是放下來的。不然東西上車就很容易了，但車後頭那個板已經立上了，地上還有些別人要帶的東西。我一時也就是幫幫忙，兩個鐵爐子挺大個兒的，我幫他搬一個，就過去搬了一個擱車上。當時我就覺得輕，我說：「哎，這個倒挺痛快的，輕得像個樹葉子似的。」這旁邊一個人就說：「哎呀！你可真了不起，回北京我非跟你學氣功不可。」我說：「我不會什麼氣功，這有什麼？這是什麼事兒？你說的是什麼？」他說：「你沒看見？」往旁邊一看，車上有一個開車的，還有兩個跟車的，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那兩個

跟車的在後頭舉這個爐子，兩個爐子我已搬上一個了。那倆人舉這個爐子，這車後頭不是有板嗎，那爐子的上邊剛齊到這個口就舉不上去了，倆人就在那兒費勁呢。後來那個司機過來，從底下仨人托著，才越過這個板拿過去。說：「你看見沒有？」到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還是挺沉的。在無心之中，就沒有覺得，沒有這種思想說「它很沉，我的力量不夠」，我就覺得很輕，我說這怎麼像個樹葉兒的，就這麼就過去了。不過要說氣功，我是一點氣功都沒有，這不是氣功。這就是什麼？就是第一念。就好像那個人念著念著佛出去一樣。

所以這一類說明什麼原因？不是談奇異功能了，這就談所謂的「第一念」、「第二念」了，我們這一切都由於妄想執著。為什麼我們今天是這麼著沒有什麼能力，沒有可能？就是由於自己的妄想執著啊。這一點對於我們也是個證明。



(二) 如何用第一念念佛

【念佛時，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

底下這我們就很有用了。事實上念佛這個第一念，這幾句話也是大家可以做的。念佛怎麼用第一念呢？「念佛時，一切莫管」。所以我老說讓大夥兒放下，要放呀，「一切莫管」，就是一切你都放，不放是不行的。你一切都別管，佛來也別管，魔來也別管，念得好也別管，念得壞也別管，這一切莫管。只是「字句分明」，這是夏老師一貫的，「一句佛號內只貴字句分明」，念得清清楚楚。你說我什麼都不管，就是睡著呼嚕呼嚕念念念，也不知念的是什麼，這就不行。這不叫念佛了，就叫放任，放逸不行。

「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你看這「平平常

常」，有什麼難哪。要是說今天你需要打一個跟斗，打一千零八度，就是在空中轉三個圈兒，那這個是難。「平平常常」，平常你是這麼坐著，你就平平常常這麼坐著，這有什麼難呢？如果現在叫你做一個表演，要叫你一千零八十度在虛空中轉三個圈，那當然就是難了。只要你平平常常，現在你這麼坐著就這麼坐著；他這麼著就這麼待著，這個沒有難哪。就是不肯信，回頭咱們再做解釋，就是不肯信，我跟你說。這幾句話就是這麼簡單。「老實念」，別作怪，你就老老實實念，這就所謂第一念也。

剛才我們把第一念說得那麼樣子特殊，可是這兒念佛的內容，這個第一念，好像這個事沒有什麼難。它之所以特殊就是在不難，這是難信易行之法，大家必須得注意這個問題。既然是容易，為什麼往生的人也不多？就是難信！你真要去做，就不是很難啊。這四



句話哪句話難？我說你一切都扛起來，你就難了吧！你要跟國家的領導一樣，管國家的事；你要到前線去打仗；你要科學上給我拿出成果來；你到佛學院給我講課；你去給我接待外賓；你去給我表演奇異功能，你什麼都得管，你就難了吧。這個是叫你都不管，這有什麼難哪？叫你要個幾千斤的刀，你說我要不動；叫你刀放下，這有什麼難呢？這不是個難的事，是叫你放嘛！扔啊！你就扔了嘛，越扔得猛越好，扔下就完了。一撒手就扔，撒手還不會嗎？但我跟你說，就是極難哪，為什麼？他就是不信哪，他不信哪。

「字句分明」，字句分明小孩就會念嘛，很多小孩念得很清楚。可是真正要念下去，一天念幾萬遍，還能保持字句分明，也是很容易。但總之說，和別的方法比較，這是個易行法。你只要把這幾個字念清楚，小孩都會，大人更沒有問題了。

(1) 舉例演繹「平平常常，老實念去」

「平平常常」這四個字，很多人就不信，他就不感興趣。一百個，九十九個半就不甘心於這個「平常」，其實「平常」有什麼難哪，他就不甘心於這個「平常」，不理解這個「平常」就是最奇特。一切的奇特都沒有這個「平常」奇特。這「平常心是道」，佛經上的話，「什麼是道？平常心是道」。

有人問趙州：「什麼是道？」「牆外邊兒。」出了牆外不就有個道路嗎，有個道嘛。「哎，我不問這個道，我問的是大道。」「大道，大道透長安。」也就是大道通天安門，長安街是大道，就是通天安門那個大道。有人就問他：「什麼是道？」「平常心是道。」所以說「下士聞道，大笑之」，這老子的話。下士聽見你給他講道，他大笑，覺得你這是可笑、荒唐、荒謬，就是這個意思，這個非下



士所能理解的。「我來學了半天就學個『平常』啊！」他就大笑之。所以夏老師也說：「道在平常中，惜君未曉此。」道就在平常裏頭，可惜你不懂得這個。就是難懂，這話你別說，雖都是中國話，但就是很難懂，這個「平常」很難懂。

所以等到高峰大徹大悟以後，（高峰是個了不起的祖師，他等於是中國的米勒日巴），在天目山，自己就在半山上，就是個鳥窩，搭了幾塊木頭，跟鳥巢一樣，一半就是山洞，一半就掛在外頭，沒有整個的房子，都是漏的，風吹雨打。四季就一件衣裳，就一個破盆，揀一點柴火在破盆裏煮點東西吃，這就是他的食。也不剃髮，也不洗澡。他是已經開悟的人了，二十歲出家，他說我三年之內一定要開悟。開悟也沒有那麼容易呀，後來別人告訴他說：「塔那兒有位老和尚很關心你，你去見見他吧。」他就拿著香很如法的去見這

位老和尚，把香點完之後就磕頭，老和尚拿棍子給打出來了。這一路就哭，可是第二天他還去，還去就給他講法了。所以說怕打是不行啊，第一次什麼話沒說就給打出來，而且是哭著回來的，第二天他還去。

夏老師見省老也是一樣。省老就拍桌子大罵，那天梁漱溟在，梁漱溟給人講這件事就講前半截，我說後頭還有啊。梁老說是，省老大罵，後來侍者看不過去了，就跟老法師說：「老法師，您也慈悲。」省老說：「我這就是慈悲！」第二天夏老師還去，去了之後就非常融洽了，就談了。一點這種都不能什麼的，那就不好辦了，那就不是有真心哪。

高峰第二天去了之後，老和尚就告訴他：「你現在天天來，我就告訴你怎麼做功夫，不談別的。」就指點他，慢慢他功夫就上路



了。又過了那麼二十幾天，老和尚就提了個問題，一進門就問：「誰叫你拖著死屍來？」誰叫你拖著這麼個死屍來呀？剛想回答，棍子就打上了，就打走了。等他再一去，一進門還是這句話，「誰叫你拖著死屍來？」問完了就打。幾個月就這個，沒有別的。

後來老和尚到別處去了，別的廟請去了，他想跟著去，所以就想跟俗家父母辭別。他是浙江人，到了俗家之後，俗家一看，他還太小啊，就把他的戒牒偷了。這和尚沒有戒牒就沒有地方掛單了，哪兒也去不了，就走不了。他就在附近一個地方待著，另外又參這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一次，修著修著突然間他動了疑情了，所以「參禪難於起疑」呀，開悟都是在無心三昧中的事。為什麼聽見竹子啪一響、見一枝花就開悟了？他已經在無心三昧之中了。

那麼他就疑情發了，就這一念了。看著別的和尚在做佛事，大

家就要到祖堂了，他也糊裏糊塗的跟在後頭。他心中沒什麼分別，就沒有什麼第二念了，其實他並不是被安排在這個活動裏頭的，但他就跟著大家上了祖堂了。上了祖堂，看見祖師的那個像，自己的讚子裏有這麼一句，「一生三萬六千日」，人一輩子活一百年，不過就是三萬六千天，「反復原來是這漢。」雖然三萬六千日，反復復，原來就是這個漢子。他參著參到了「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可是一看見這個，他就想起來「誰拖著死屍來」；「反復原來是這漢」，所以想到那「誰拖著死屍來」，那個公案破了，開悟了。

他就找打他的那個師父，給他證明是開悟了。師父又給他提了一個問題：「你現在怎麼樣啊？你這白天忙亂之中，能做得了主嗎？」「能做得了主。」所以不是兩截啊，你就要在這個裏頭做得了主才算，兩截那叫什麼？那就是黃世仁的媽。「你夜晚睡覺，夢中能做



得了主嗎？」——「做得了主。」這個水平就高了，所以古德，你看他這麼樣說，後來那段是在這個之後呀。「那你晚上睡著了，又沒有夢的時候，你主人翁在哪兒呢？」白天能做主，晚上睡覺我也做得了主，晚上你睡覺你沒做夢的時候，你主人翁在哪兒呢？這答不出。他說我豁出去這輩子當個呆漢，就參這個公案去了。那又經過幾年哪，是別人睡覺，枕頭掉地上了，啪嗒一響，他真開悟了，這才真接法，這是高峰。

所以高峰第二次開悟之後，他就說，回到平常心。你看這兩段的開悟，白天能做主、晚上睡夢中能做主，這還不行，還參，再破。他的兩句詩是什麼？「歸來仍是舊時人，仍是舊時行履處。」是真正的平常。一般都是說，「歸來仍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這個是初步的悟。比方說，我從天津回來，我還是原來那個

人，可是我行履的地方不是過去那個行履的地方，這麼說是可以。再有說，「歸來不是舊時人，仍是舊時行履處。」我舊時穿衣吃飯，現在還是穿衣吃飯，可是我這個人變了。過去我迷，現在我不迷了，這個東西在平常之中還有點兒不平常。等到高峰，他就「歸來仍是舊時人，仍是舊時行履處。」大家也可以都這麼說，你們回家之後，「我回來還是舊時人，還是舊時行履處。」這個跟高峰是同是別呀？哈哈哈……就是這個，所以平常心是道，不要小看這個「平常」啊。

我們現在就是不要生求奇特的心，真正「平常」還不大容易做得到，說老實話。你不要去求奇特，壞就壞在這個求奇特上。老實念佛啊，就是這麼一句。法聖最近體會了夏老師的開示，「直念當前這一句」。就念現在這一句，別扯囉嗦。你總要扯囉嗦，「我



又不能相續了，我又什麼這個那個了……。」你哪有那麼些囉嗦，你就念這一句。什麼叫相續不相續啊，相續就是囉嗦，念過去就過去了，沒念的還沒來。「阿彌陀佛」這一句，就念這一句，底下又「阿彌陀佛」，什麼事也沒有了，這就是第一念。你說誰不會？你說這有什麼難？就是不肯哪。

(三) 何謂流入第二念念佛

【若矜躁卜度，希冀玄妙，或計功求速，或背境向心，即流入第二念矣。】

(1) 何謂「矜躁卜度」

底下就是第二念了。「若矜躁卜度」，「矜」，矜持，再說得不好點，自矜就是自傲。「矜」就是誇耀。當然這個自矜，覺得自己比別

人強，這當然是不行，這很容易懂，顯擺自己，誇耀自己。這個「矜」字當然是不好，就「矜持」就不好，這個地方很細。「矜持」是怎麼著呢？這個人就好像是，我老覺得要注意著一點，老得怎麼著，我要有一點威儀，我要表現得是個修行人，要表現得我應該是有修養，不一樣一些。

「矜持」不等於「善護己念」，「善護己念」就是好的，所以大家不要這麼矜持。我不是說放任，放任更錯了。菩薩善護己念是在念上，在心裏頭。矜持是在儀表上，表現上，顯得很有威儀，很端莊，一切一切都很如法。所以一切表現流露在外頭的就叫「矜持」，自己老要克制著點，保持著點，就好像端著那麼個架子，或者說有點兒做作。「善護己念」是在心裏頭，菩薩還善護己念呢，不是都叫你隨什麼，但他不是流露在外頭，（有時候）外頭看著這個



人好像還很不什麼，很多缺劣，很多什麼東西。

比方有個詞牌子不是叫「菩薩蠻」嗎，填詞調寄「菩薩蠻」。

那個「蠻」字是白了，是菩薩漫。什麼叫菩薩漫？像度母那個像，還有許多自在觀音像，南海觀音像，斜靠著，而且手這麼著，或者腿還有一個這麼一放，不是雙跏趺坐那麼端坐，這就是所謂菩薩漫。後來弄白了，變成菩薩蠻。他不是那麼矜持，一定老隨時隨地保持著，慄著一個架子，但是他心裏頭善護己念。二祖他不是淫坊酒肆嗎？「你這個出家人怎麼往這兒跑啊？」「我自調心，非關汝事。」那就沒什麼叫矜持了，我調我的心，不關你的事兒。這個他就是有兩種做法：一種做法就是做的讓大夥看你這人是不錯的；一種就是我真正裏頭是怎麼回事。這個別把它搞混了，不是一說我就可以什麼都不管了；「矜」要不好嘛，自個兒還這麼著，這個

就……。

「躁」，就是急躁。咱們過去都見過，這兩位老居士都過去了。他一會兒就拿著佛珠念，嘩啦啦，急呀急呀急呀，躁！還有一位老居士，有一次說你看看我念，他就照著自己實際是怎麼修的，表演一次給我看。念著念著後來他這個人身體就搖晃起來了，佛珠在手裏嘩啦嘩啦。所以他一天念三萬，不夠三萬，他那佛珠嘩啦嘩啦，一嘩啦就好些過去了，嘩啦一下又過去了，自己也不能自控，這都屬於躁，他就是要使這個勁兒。這個躁和急躁情緒分不開，就是想很快的成功，急躁情緒連世間法都不行。他這就是不能老實念，所以我們就在這些地方要注意。

咱們今天聽了之後，都去用功去。你說我就到第一念了，這個很難；你說我平常，我也平常不下來。這些問題先去避免，我們



總要一步一步來，總不能一口吃一桌酒席嘛。這裏頭哪一句，我這個地方很明顯，我就立刻治這個病去。快也不一定急。做這麼一個樣兒，顯得我很恭敬什麼什麼，這是「矜」；「躁」，急躁，想速成，狠使勁，這是使橫勁，會把車推翻。車子只能順勁推，使橫勁不就翻了嗎？現在好多人都喜歡使橫勁，橫推車，這個勁兒就不行，不順。

「卜度」，老琢磨，「我怎麼樣啊？」看經也是，「這個是什麼位次？這到什麼位次了？我這兒怎麼著啦？」老卜度，老琢磨，剛念得好一點兒，「哎呀，我是不是……，我這個是要如何如何啦」，老琢磨。這個都是分別。

「散亂固成病」，夏老師的詩。念佛念得很散亂，亂七八糟，當然是毛病，你「分別」就「引魔軍」！你瞧這個話就是這個，大

家要切磋，夏老師的東西啊！這是菩薩，我跟你們說，要是不這麼看，對於這話你就不會很好地重視，那是肉身菩薩！我們就是不懂得這平常，就非得奇特，他放光了，哈哈哈……，這才是菩薩；這肉身菩薩，他就是平常，你就不認識。「散亂固成病」，念佛念得散亂當然是病，固然是病；可是你要去「分別」去，你就引來魔軍哪。「哎呦，我這念得是好？念得是不好？」你這就把八萬四千魔軍都引來了。那散亂也不過是點兒病，你再去分別，就把魔軍都找來了。這兩個份量大不一樣。

你就這麼念，好也是這麼念，不好也是這麼念。這念著裏頭總有幾句是第一念，自然暗合道妙了，總有那麼一句兩句是近於現量。到了這時候，這一句兩句就比那個散亂的千句萬句不一樣了，因為這時候你在第一念中的一切，它是個無限大。其他你總有點兒



琢磨我用功夫怎麼怎麼樣去變化。那個數字你可以說是多少億億，億的億次方，而億的億次方那也有個數吧，但億的億次方和無限大比較，這億的億次方等於零了，忽略不記了。你有數，億的億次方再跟無限大比，也是忽略不計了。

(2) 何謂「希冀玄妙」

「希冀玄妙」，總惦記著開悟。還有的人說：「我這兒念著，不還有這個聲嗎，這個聲不還是塵哪？」「我這兒念著一句佛號，佛號不還是有念嗎？我沒有離念哪。」就在那兒瞎琢磨。用「離」幹什麼？那就多了這個「要離」啊。底下還要說，你這個「背境向心」，這些境有什麼問題呀？所以求開悟是一個「希冀玄妙」，有很多人希望見佛見光啊。

那時候日本轟炸，親增活佛修了法之後，接著是虛老修法，之後重慶就沒有轟炸了，那很立竿見影。那時候重慶炸隧道，一死死一兩萬，那苦啊。炸隧道之後大家出不來，憋氣死的，不是說日本人炸彈炸死了那麼多。炸彈的威風我也領教過，炸彈在頂上爆炸的時候，人在裏頭就蹦起來。就是我住的那個地方，從防空洞出來，有的時候一看四面都是火，都燒起來了。

我們不要「希冀玄妙」，不要求通，不要求什麼。總之，一種是想開悟，求玄妙，得到一心不亂，總是先有「盼著」的這種思想；再有，就是想就是見佛、見光、得到殊勝。

那不就親增活佛來嘛，當時就是炸得這麼厲害。有一個人問了一個問題：「修密的人如果修到能看見本尊，跟本尊說話，這咱們修密的是大成就吧？」親增活佛說：「這只是剛剛的開始。」所以有很



多人就覺得密宗感應很快、很兌現，就在這個地方上，其實這個不算什麼。

真正的密宗是第十三地的佛。「十住心」的第十個心超過華嚴，是「秘密莊嚴心」。在妙覺之上還有啊，《楞伽經》裏就有這話，所以達摩拿《楞伽》印心。所以對於經，別死心眼，我就這本經，只有這個是絕對的，別的跟這個不一致的就是不行。不一定，它另外還有經啊，某部經是對某一班人說的法，都有一個對機的問題。《楞伽》就講妙覺之上還有大覺聖智，還有一位，妙覺之上那就是第十三地了。初地、二地到十地，這十地；等覺、妙覺兩地，十二地；再高，十三地。大覺聖智是什麼？就是密宗說的「如實知自心」。

禪宗的開悟不能小看，但是禪宗的開悟在密宗裏頭排在第八個

位次上，華嚴是第九個位次上，密宗的「秘密莊嚴心」是第十個位次。這個心深厚到什麼情形也不一樣。你看這月亮，大雲大霧的時候看的月亮是個什麼樣？萬里無雲的時候看的月亮是什麼樣？等覺菩薩見佛性還如霧裏看花，在霧裏頭看見那個花，看見那個佛性。只有佛真正是萬里無雲，一點雲霧也沒有了，真正的十二地、十三地都是。所以到了地上菩薩，就是破一分無明，顯一分本心，也就是見一分法身，不過就都在這個問題上透徹的程度不一樣。但這都不是你去希望求來而求得來的，只要有一點想求得的心，就得不了了，這個話大家必須得注意，你老想得著這個，你就得不了啦。夏老師下頭就說，你要想一心不亂，你就不會一心不亂了，都是一樣的道理。你要想開悟，你就開悟不了了。

要想見佛，那就壞了，印光法師講過這個話。我把印光法師



(這個話)在這個廣化寺一說，當時一個女居士來找我，她說：「我就犯這個病啦」。那真是兌現哪，我估計有人會有這問題，我就在那兒說了說，那還是估計，沒想到就真有這個情形。她說：「我就念觀世音菩薩一輩子，我就想看見觀世音菩薩，我就看見了觀世音菩薩，誰知從此就不得了啦，成天這個東西、這個怪像都來了。就沒法辦哪，成天這滿屋子都是，那請坐一屋子人也不行，也是滿的，晚上我也不能睡覺。」憔悴，形容憔悴。她說：「我沒跟人說，我只跟兩個出家人說過，跟您這是第三個人。」說這話的時候，圍了一圈兒人，大夥兒也都知道了。她說：「別人告訴我說，讓我念念大悲咒，您看行不行？」我說：「你別念咒，你用念咒去壓它，還是跟它作對兒呀。」我說：「從前一個老和尚，種種給他變現，這個野鬼呀。他說：『野鬼伎倆千般有盡，老僧不聞不睹無窮』，就是一個不

管它」。那麼後來小女把這個東西抄了給她之後，她真是……，後來她給我道謝，她說：「沒有啦」，就安了。這個希冀心就這麼壞。那個印光大師就說：「你沒有得一心之前，千萬不要求看見這個看見那個。」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眼前的人，就是咱們現在的人。她說我想念觀音，想看觀音，很自然看見了觀音，誰知道從此天下大亂了。所以說，沒有正修行啊……。

後來我告訴她這個公案，從前一個和尚，他就在一個野地上就立了座廟，這個地方本來有妖魔鬼怪的，這些妖魔鬼怪就不甘心人跟那兒住，它不安。我們有鬼跟這兒我們不安，鬼有人住在它的地方它也不安，它就想趕你走，有的時候現佛，有的時候現菩薩，有的時候現獅子，有的時候現豺狼虎豹，有的時候現成妖魔鬼怪。大家全廟都驚擾了，「咱們搬家吧」，老和尚不理，就這麼，就不



動。三年之後，就什麼事兒也沒有，看不見了。大家說現在都安定
了，老和尚就總結了，「哎呀，野鬼伎倆千般是有盡」，它總有一
天它完啦，「老僧不聞不睹就無窮嘛」。它就是在這些地方，所以
我們是要知道些第一義諦啊。

現在大家就是容易犯這些毛病，「希冀玄妙」，想開悟，想得
一心不亂，想見佛見光，想得感應，還有人想得點奇異功能，或身
體得到什麼通達，這都流入第二念，就不是第一念了。

(3) 何謂「計功求速」

所以頭一個是「矜躁卜度」，第二個是「希冀玄妙」，第三個
這毛病更多，「計功」，老那兒計算著功夫，我的功夫怎麼樣了，
計算我這些工程到了什麼程度了。老在那兒計算，不安心。一聲

佛號一聲心」，當體即是。「念佛時即是見佛時，見佛時即是成佛時」，因此你念佛時即是成佛時，這多麼直截了當，還有什麼要在那兒盤算的？他就要顛倒，就對於這個信不及，就非得把金剛鑽去和人換根冰棍兒吃。他就不知道這是顆鑽石，是個寶；寶在手裏頭，他楞著看見別人冰棍兒好。由於信不及，金剛鑽沒有換它還是個金剛鑽，但是佛號可就不是，你這麼念的時候，你不是這麼安安心心的念，就變成第二念了，而第二念就是識。第一念是智，第二念就是識。

「計功求速」，總想快，這想快的心就是個不安份的心，不是個悲心。悲心那要是想快就不一樣，他就會表現在一切處是悲心。只是修持上想快，那就是突出自己嘛，想比別人早成功。想快，也是不耐煩，不安於長期的艱苦修習，就想很快成功就行。你不經一



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總是只想梅花撲鼻香，不願寒徹骨。總是想快，快了還要快。淨土法門已經快得不可思議了，密法都快得不可思議了，還覺得還不夠快，求快。

前頭這些毛病大家也都是很普遍。它是個毛病我們都還好懂，一提，咱們都認為這是毛病，總沒有人說是優點，我看我們在座的人還沒有。這個「希冀玄妙」，沒講可能認為不是什麼毛病，現在我們都知道這都屬於第二念了。

(4) 何謂「背境向心」

底下這個「背境向心」，一般不大容易認識。都覺得這個對，我不去追那個境去，我背著那個境，向我自己的心，這不是很好嗎？（這個話是夏老師說的，所謂「自警」，要求高啊，所以見的也

尖銳。）一般人都會認為這恐怕就是好事了。我追逐境去，迷了心了，當然這個更壞；而我這已經是「背境向心」了，但這還是在第二念裏頭，你要知道。

「背境向心」，你不是要捨掉那個境，取這個心，向這個心嗎？我要捨掉那個境，取我這個心，這不就是有取有捨嗎？有取有捨就是分別。剛才說這個境，它就是心哪，你何必去背呢？這一切裡頭都是現量，都是妙明真心，都是麻嘛！你所謂的蛇，實際上就是麻，你還有什麼可背的呢？向心，由於你有一個向心的念頭起，你這個心也就成了境了。你所謂的心，就是一個不動的、安靜的、死的，也成了境了。明明境就是心，而你要去捨，要去取這個境；由於你這一執著、一分別，心就成了境了，還是個境啊，你這不多了一件事了嗎？



再有，剛才就說那個念佛，佛號和咒語這一句當體即是，一切佛、一切佛土、一切功德、一切經論、一切戒律，都在這一句裏頭，不缺少什麼，你念就是。這裡頭不缺少一個要去「背境向心」哪，還需要你添上個「背境向心」幹什麼？所以夏老師說，若有這些個，或者「矜躁卜度」，或者「希冀玄妙」，或者「計功求速」，或者「背境向心」，也就不老實念。老實念，就這一句安安心心，平常平常，道就在平常中啊，惜君未曉此。這個要是還吃不消，但總之知道這種是毛病，不要把這個作為是正確的，第一步先不要去堅持那個錯誤。你就老老實實念，只要有這一些（毛病），你就是流入到第二念，你的念佛「第二念」這樣的念。

(四) 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

【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隨識即染，依智則淨。】

第一念是智，第二念就是識。學佛不外乎就是四個字，唯識宗的，就是「轉識成智」。人有八識，八識變成四個智慧就是成佛了。修持不就是為了轉識成智嗎？可是第二念還是識，你念了半天還是識。第一念，前頭這個念就是智，大家要注意。你就是放下這一些，都別管，就是清清楚楚這麼念，平平常常這麼念，老老實實這麼念，就是智慧！「四智」就是四個智慧：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第二念是意識，就是識，你就沒轉，還是識，這就差別很大了。

而且，隨著識就是染，還是染法呀。所以你佛號念的不清淨，隨著識就染，念咒什麼都一樣，染哪！也都花了很多時間，大家



要知道，不能不聞法，不能不問哪。你這還沒有離開染，你要依著智，就清淨了。所以漢譯的《無量壽經》，叫做《無量清淨平等覺》，這個名號非常好。阿彌陀佛的名號可以翻成無量壽、無量光、還有一個無量清淨平等覺，是清淨，是平等，平等他就少了好多事啊，問題就是在不平等上。念佛也是這個境界，我這麼著就好，那麼著就不好，你總在這裏頭要有取有捨，這是平等覺呀。這個說的是念佛。

(五) 事上怎麼是第一念

【處事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坦蕩蕩鑑空衡平即第一念也。】

底下就說到境界上了，做事，所以佛法、世法是要打成一片

的。這個念佛，我坐下來念了多少，閉了關什麼的，出了關自己完全就是貪瞋癡，一樣一分也不減，那這個叫以身謗法。我從前就對於佛教不信了，我就是看見一些大居士，他們的起心動念還是曲裏拐彎的。那時我念初中了，我說：「你們信佛，這個佛教沒起作用。」後來等到念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一看《金剛經》才明白不是這麼回事。我說是這些人辜負了佛法。

(1) 演繹「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在事上怎麼是第一念呢？就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是儒教的話。「廓然而大公」，開廓，我們的心太小了，要開，大公無私。其實你要這麼做事，就是極殊勝的修持。所以道教什麼也都這麼講：「靜處養，動處練」，「長養聖胎」。你是在靜處那



兒養，但光是會養，動處不能練怎麼行啊？你就是溫室的花木，一到風雪之中就完了，那你養什麼啊？花養的固然再好，不能拿到外頭來的，不能成為松柏，不能成材。所以要「靜處養」，要「動中練」，這不能離開世法，不能打成兩截。「大公」！儒家就說：「無私者明，無我者公」。「公」，沒有我，他就公；沒有私心，他就明。所以我們總是一個攤啊，有的人只是擴大了的「個人主義」，這是我的家庭，或是我的學校，我的什麼單位，或者是我们同學會，擴大了的個人主義。「大公」！佛就為普度一切眾生，「大公」，「廓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內心對於一切事物之來，「順應」。順著很好嘛，相順它就沒有矛盾了。抵觸、矛盾、計較、分別，種種種種的，那就都是不順。「物來而順應」，為什麼它能順呢？因為物跟

我是一體，不要說佛法了，孟子也說「萬物皆備於我」。我都備有萬物，那萬物就是我的一部分。既然來的這一切都是我，這還有什麼叫做不順，還有什麼矛盾？我跟我自己矛盾？我的左手跟右手鬧矛盾？我就讓右手去幹活，左手我不幫忙？哈哈哈……，沒有這個事。所以沒有矛盾，沒有抵觸，配合的非常好嘛。牙就咬飯，舌頭就往裏頭送。牙一鬧矛盾，老咬舌頭，這就不行了。它不鬧，這都是很順嘛。前腳走了，第二腿就跟上來了，它一體嘛，配合得非常好。這個「順應」底下還有兩個比方，回頭說一說。

(2) 演繹「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

「事未至勿將迎」，事情沒有到，不要先就在這兒牽腸掛肚。事情過了之後，也不要在那兒思慮重重，在那兒留戀。當然這個



「事」字包括了一些內容，不是非得具體這個事兒來。你說明天要考試，今天我就是等到明天卷子來了之後再去答問題，這麼體會太機械了。當然連那個準備也在裏頭，你先要去準備，每次入學的題目先去做，先去溫習。雖然考試還沒有到，但是準備也包括在這個事裏頭；事情過了之後，要好好總結，這都包括在「事」裏。不要一談論起來，「這個事先別管，後頭也不管，只有到考場給我卷子了，我才開始，我才管。」這個就有幾分機械。事，要包括計劃，種種的這些都在內，要醞釀，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事情完了之後總結，這都屬於事的範圍。這些事情沒有到之前，你用不著在那兒先煩心；過去了，過去的總結完了就完了。做事情就是這樣，事情都要做，要做嘛，就要這樣去做。

(3) 演繹「坦蕩蕩，鑒空衡平」

「坦蕩蕩」。所以說「君子坦蕩蕩，小人戚戚」，小人他老是在那兒愁，老是揪心吊膽。《無量壽經》說的很好，是「有無同憂」。有人說：「我現在是發愁，就是我沒有嘛，你把房子給我，什麼東西也給我，什麼東西都來了，我就不憂了。」那才怪呢，沒有這個事，有了你更憂。有了又怕萬一地震了，這些好東西一塊給我震沒了；什麼社會秩序亂了，來了一些人，東西都給你搬走了。所以「適小具有，又憂非常」。眷屬也是這樣，沒有愛人，想有愛人；有了愛人之後，又害怕愛人回頭跟別人感情好了，又害怕啊。有個孩子，萬一中間他要病了怎麼辦？要死了怎麼辦？他出去，回來晚一點就擔心。

「小人常戚戚」，沒有一個時候是快樂的，總那兒提心吊膽。



君子就坦蕩蕩，心中不留一點點東西。事情來了就辦，辦完就完了，「盡人事，聽天命」嘛。人事該做的做，到底會怎麼樣，成功不成功，那還有一個天命呢。要聽天命，就沒有常戚戚了。這不都是你事情所能決定的，以為我辦對了事情就成功了。這只是你盡到應當做的那一份，該做的你做了，到底怎麼樣還是要聽天命。要懂得聽天命，就不這麼憂苦了。

「坦」，就是平的意思；「蕩」，就是空的意思，坦蕩蕩，所以底下就說「鑑空衡平」。「鑑」是鏡子，鏡子就是由於它「空」，所以來什麼，它能照什麼。鏡子裏頭原來沒有影，本來什麼都沒有，它空的嘛，它是你什麼時候來了就顯出來了。所以蕩蕩然，鏡子不是蕩蕩然嘛，一切都沒有，蕩然無餘呀。

「衡」就是秤，度量衡。秤桿一平，它就給你約出份量來。那

個坨一弄一平，答數就出去了。「坦」就是平，心中很平，心中很空，空如秤的「平」。這就是坦坦蕩蕩，「平」，平坦；「蕩」，蕩然，空啊。也是要放下，沒有這些，連放下也放下，這就是「物來而順應」。這個秤一平，多少斤就知道了；鏡子它空誰來一照就清楚了，比如這兒有一點沒洗乾淨，看見了，「啊，我要再洗一洗」。這是第一念。

(六) 事上怎麼是第二念

【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或牽於感情，或激於意氣，則流入第二念矣。】

(1) 何謂「計較人我，瞻顧得失」

底下就是第二念了。「計較人我」，這個人我是非，跟我們



很有關係，「人我」呀。人與人之間就要在這些地方衡量，我們的功夫在哪，就在這些地方上你在哪兒看功夫去？功夫就在這些地方上。老有人我是非，機關裏頭這幾個是跟我好的，那幾個是跟我作對的；家庭裏也是這樣；街坊裏也有幾個，這兩個還行，那幾個是不行的，處處都是人我是非，這整個就叫做修行不得力，都在人我之中，老是在這兒計較人我。

計較人我就會出宗派，跟我一致的，就叫做談得來的；不跟我一致的就有成見了。對也不對了，自己不對也對了，那就鬧得天下大亂了。為什麼世界上老亂，就在這些地方上。大家總是不能夠真正地相見以誠，大公無私，總還是「這人是我的嫡系，是我這個班底的」，用人唯親，這就是人我。你要是用人唯賢，不就沒這些事了嗎？所以「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真正家裏人是賢慧的，

我可以推舉，不避這個嫌疑；他是仇人，但真正是個人才，需要他的時候，我照樣推薦。這還有什麼宗派？所以我們這個傳統有好多寶貴東西啊。

不要有得失，所謂是非得失。我們主要就是得失心太重，所以就患得患失，「哎呀，我能不能得到？」得到手了之後，又怕丢了怎麼辦。這就不得了了，都是在這個「人我是非」、「患得患失」裏頭。「瞻」者是看，「顧」是顧慮，看到這個得失，考慮這個利害，就在算計這一些。

(2) 何謂「牽於感情，或激於意氣」

「或牽於感情」，感情用事，明知道不對的，後來因為感情，這個兒子再三的哀求，愛人在枕邊再三的勸誘，最後就是「得



啦！不行也就行了吧」，明知道不合原則，「哎，下不為例」。只要開了這個例，以後就多了，下頭就多了。「下不為例」？你只要開了這個頭，以後就無窮無盡了。這「牽於感情」，為感情所牽。自己最初未嘗不想堅持原則，就是感情這個東西，你過不了這一關。

所以夏老師說過：「不能過勢利這一關，你沒有資格學道。」就是勢利，就是想趨名附勢，就是闊人的錶準，就是想攀龍附鳳，就是這個偶像的話就是對的，那個人沒有地位，那個人就不對，就是這種勢利的觀點。這個勢利不破，根本不能學道。

「你過不了感情這一關就不能入道。」兒女情長啊。所以我這個陳大師兄最後我是很讚歎哪，他們夫妻感情很好，他對於陳太太向來是很什麼的，臨終的時候，他肺氣腫，陳太太給他預備了氧氣輸氧，他連搖著手說：「去，去，去。」這就好，「去，去，去」。

所以說，老在兒女情長就英雄氣短。連英雄都不夠了，你還能入道嗎？所以不破感情這一關，就不能入道。

頭一個要破勢利這一關。多少人在勢利裏頭，就是跟著有勢利、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在那兒轉，他腦子天生的有這麼一種……，就是我這個錶明明是準的，他那個闊人的錶，就比我的還準，這叫勢利。這個勢利它入骨，入骨就好辦，你這個人根本不能學道。你破了這一關，還有感情一關。

最後還有一關，「破不了生死這一關，你就不能證道。」這也是三關，也很具體。所以「牽於感情」，已經不是勢利的這些觀點，就是為感情所牽，老朋友老夥伴，哥們兒義氣這些關係，兒女情長等等等，礙著面子，為感情所牽，為情所牽。這個情是個壞事啊。無情不能學佛，這又是一個情況。一個人是冷血動物，就知



道自己，對於什麼都沒有情感，這個還能學道嗎？不行。可是情不空，就不能入道，所以老子說「太上忘情」，這就好像那個講「忘我」似的，他要忘我。老子講「忘情」，佛教就徹底，真正就是情要「空」，不是「忘」，是「空」。所以情枷愛鎖，有多少人就在情枷愛鎖裏頭。今天早上聽了一段英文很好，所以外國的文化還是很好，咱們不能輕視，不光是科學，人家在性靈上，兒童故事就講的很深哪。

底下，或者是「意氣用事」，這就更難體會了。所謂「客氣」，也能慷慨激昂，做出點別人做不到的事。這意氣用事，也就是那個「客氣」，就是咱們說的「你別客氣」的客氣。儒家用「客氣」兩個字，「客」是對「主」說的。禪宗有這個話，「鼓粥飯氣」，你這鼓粥飯氣幹什麼？你吃的東西很多，很有氣力，你鼓著

這個氣力。這個意氣，就好像說今天咱們到雍和宮大家點燈，別人都點三個、五個，我這兒點二十盞吧。我這兒點少了不大好看，咱們多點點兒，意氣用事。那你這點了二十盞燈，你的功德不見得比那三盞的大，甚至還不如人家那個三盞的呢。好多這一類的事情，意氣。甚至於說士勇軍打仗的時候，掛著炸彈去炸日本的坦克車，多少人給你磕頭，喝了酒：「我去那兒炸」。當然有的完全是愛國，捨己為人，有的也是意氣用事，這個出發點不同，差別就很大了。就是一種意氣，一種客氣，也是一種做作。就好像演戲，我就要演一個風雲英雄人物，所以我慷慨激昂，實在這裏頭不完全是真心，做派在裏頭。這就流入第二念了，一樣的做事情，或者是計較人我，老是患得患失，為感情所牽引，為意氣所激動。



(七) 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

【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徇欲即暗，循理則明。】

第一念，儒家講天理，天人之分，屬於第一念的就是天理，天的自然之理；第二念就是人欲，有人有我，有得有失，就有感情用事，為意氣所激動，這個是欲。儒家早就說「人天之分」，思想在那兒鬥爭，這就是人天在那兒分的地方。這個事，他老給我這兒託人情，我到底答應不答應？自己這兒也有個鬥爭。兒子做了壞事，我敢不敢檢舉？這就有人天之分。「我兒子，那算了吧，給他遮遮蓋蓋就算了」，這就是人；大公無私，他犯了罪就該檢舉，這就是天。天是天理，人是人欲。

「徇欲即暗，循理則明」，講世間法，從欲出發就愚暗。這跟那個話一樣，「無我者公，無私者明」，有「我」就不明，他糊塗

啊。所以個人主義就使人愚蠢，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這些話都是對的，就是這個道理。一考慮到個人，你就蠢了！道理你就見不著了。所以「徇欲」就暗，愚暗，蠢，糊塗；「循理」，包括天理，處事合乎第一念，就明，就光明，就公明，就開明。那處事嘛，按儒家說的。

其實這個「事」要把它昇了華之後，跟佛教也是完全一樣的。而這個「理」就是「理體」，實際的本體，就是實相，那當然就明，所以「明極即如來」。佛是「無知無不知」，最明啊，所以就給我們開示我們的法門，我們就能得到這些辦法，能得到度。

多難哪！咱們這個習氣就是如油入麵了，這個家庭婦女都能懂得。你要把油揉麵，和到麵裏去了，現在問題是要把這個油拿出來，別的方法就像是要把這個油從麵裏頭拿出來。所以修三大



阿僧祇劫，大家都以為我一念佛，我修三大阿僧祇劫，我就成佛了，這才是見鬼呢，誰跟你這麼說過的？自己這兒瞎說。你得發了菩提心以後，行菩薩道，三大阿僧祇劫；你沒發菩提心，你還不知哪年哪月呢？從哪兒算？還沒開始呢，幼兒園還沒進呢。你能夠大學畢業，誰知道哪年啊？那三大阿僧祇劫是從那兒開始，你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按大乘行菩薩道。你現在就是修這個，練什麼氣功，什麼丹轉了多少次，你還沒上幼兒園呢，你哪天畢業，誰知道？驢年！只能說驢年。

(八) 此會總結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這個無上密、即身成佛，我們要是這些道理不懂，你就不知道重視。這是一個大事，可慶幸的事，所以希望

在座的每一位，這屋和那屋的都包括在內，大的、小的、老的，老中青，包括小兒，咱們各個要在今生解決這個問題。這個事你說難嗎？念佛就是叫你別管這些事，這是叫你省勁的事，把你字念清楚，這有什麼難呢？總共就「阿彌陀佛」四個字；念六字大明咒，就「嗡嘛尼貝美吽」，再加上個「唵」，嗡嘛尼貝美吽唵，七個字句分明，就這麼平平常常，就這麼老實念，就是第一念，當下即是。這一點大家要切記，切信。一嘀咕，就是通願法師的話，「把明明是無漏法，變成有漏法」，一有漏就不行了。

現在就是把這夏老師的自警，這第一念、第二念，作為咱們這一段的一個結束。每個人都可以從裏頭吸收到一定的，現在用得上的道理。念佛的時候，自己有哪一些是這裡明明告訴你是第二念的，我們去認識它，我們就不要再按照這個去做，不要把它當作



是對的。你先要知道這個不對，能不能把它去了，那是另外下頭的事。別著急，都喜歡急，你要著急，就一定不成功，「欲速則不達」。你豁出這一輩子去，豁出去刻苦去，咬牙，把這個牙能夠咬碎，一切困苦艱難，什麼苦難來考驗，我堅持，你得有這個勁兒。

你就想很快什麼什麼，很容易怎麼怎麼，那根本不是一個向道的心。非得有這種堅決的勁兒，所以能夠咬碎個鐵蒺藜呀。事情也就是這麼很簡單嘛，你就這麼念去，這沒有一句是做不到的，就是不大肯信。念著念著就覺得不對，還是不對，還是想有點兒玄妙，多少得給我來點玄妙，我才能相信，你總讓我看一眼吧，得點什麼證明嘛。你這一想有所得，就跟《心經》全擰了。《心經》明明告訴你「以無所得故」，就「心無罣礙，無罣礙故……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而你就要跟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唱對台，觀

世音菩薩是這麼做的嘛，但我就要想有所得。實際你一分析，明明就是這麼個事，釋迦牟尼佛告訴你的很清楚，你無所得，「以無所得故」，「得阿禡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我偏要有所得！我要沒點兒「得」，我就不放心，那你這是信佛還是不信佛？所以有的事情可笑就在這兒，還自己覺得我總是挺好。事實上，這在最根本義上，你就是跟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對台。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些問題，就是要「依教奉行」。經上有時候我們看不透的，夏老師再給我們仔仔細細地這麼一敲，這大德啊，對我們很有好處，就照著這。

咱們現在是把它運用到一切事上，這個又進了一步了。我們總要少去考慮一些人我，不要老患得患失，感情我上次提了一個要淡一些，要斷這個感情大家做不到，淡一些，平淡一點，不要那麼心連心，平等一點兒。自己的孩子和鄰居的孩子，能不能平等一點？



為什麼老想我那個自己的孩子，不想街坊的孩子？這你還老想大悲？就這個地方你連小慈小悲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要這麼聯繫實際。可以慢慢來，也別這麼著急。先得念，然後在這些處事接物上，一步一步的，有時候還是要從「我相人相」下手，這才是根本。這「人我」啊。說了半天，關鍵還是根據一個有「我」，再說白了就是個人英雄主義。想快成功的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個人英雄主義還是個人主義。這些問題上，拉拉雜雜的時間太多了，就說到這兒吧。

這個光明之幢，家裏有一個人念，他就是這一家人的核保護傘，你雖然不能念，你在這個核保護傘裏就平安，這關係很大。所以我們就是要大家去發心，咱們是一個共同體，信仰性命是個共同體，誰多用點功，這個共業的負擔就輕了。

「攝禪歸淨」，就常有這個事，把禪攝到淨土裏頭來。夏老師不是說：「攝禪歸淨從來有，捨淨從禪未始聞」，就是這，沒聽見過有人把淨土不幹了，練禪修禪去了。這不是捨禪，是「攝禪」，歸到淨土裏，攝禪歸淨還是好，這是好的。因為像咱們說「一聲佛號一聲心」，有人聽了這，有時候覺得挺浮泛的。但參過禪的，「這個『心』就是不容易明呀」，現在這「第一念」就是這個心，這個心本來就明現了，那這一句對他所起作用，就跟普通沒有參過禪的份量不一樣。比方說「淨土就是無上深妙禪」，他不參禪的人，你「無上深妙禪」就無上深妙禪，有什麼奇怪呀；「一切陀羅尼都從一個阿字出來，一切佛從陀羅尼出來」，那禪當然在裏頭了，他就是不新鮮了。但參過禪的，「哎呀，這個就是無上深妙禪啊！」，這個他就深刻了。



先母常常就是七天，從一天開始，念佛一永日，念完一天。今天特別一點，那今天擺點兒供，特別莊嚴一點，念一念。就從這麼開始，一天變三天，三天也很順利了，就可以修七天，念佛七了。可以經常自己這樣做。

第六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講於蓮公故居歡喜念佛齋

(一) 演繹蓮公開示《心經》經題

底下就是夏老師在解放以後，在我的家中來給大家說的開示。

當時有時候是臨時來的，所以當時老師來了，我們臨時能通知的就是余府、齊府，他們離我很近。夏老師一來，我就騎了車子轉到這兩家，所以他們有時能參加，參加還不止一次。今天我們先以夏老師講的《心經》為主，這是一個內容。夏老師講《心經》是畫龍點睛，沒有把整個的《心經》講完，但是最後，又從《心經》畫龍點睛點到了淨土。所以要把這一段的夏老師的開示，向大家今天作一個彙報。



我的筆記記東西有個特點，很多是原話。我又不能速記，怎麼能夠記住原話呢？就是夏老師說了好幾句話我記一句，所以所記下的是原話。但是只管這麼記，就這麼一句一句摘下來之後，回頭一看，很好的一篇文章，而且都是夏老師的精華。所以今天大家聽到這個筆記，也等於聽到老師親自在講，因為它很多是原話，尤其是重要的地方，那絕對是原話，所以這個因緣很特殊。

【佛說阿含十二年，繼說方等八年，然後說般若廿二年。】

首先夏老師談的是什麼，談到說這個經的時候，說佛說阿含說了十二年。因為說了《華嚴》大家不懂，佛就想般涅槃，梵天就請佛轉法輪，佛就答應下來，說阿含。這是夏老師的話，我把他這幾句念下來。

「佛說阿含十二年，繼說方等八年」，此後就「說般若廿二年。」這前頭是夏老師的話，底下我做一點解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般若的時間很長。佛說阿含是為了小乘，小學，說一些最根本的東西。說方等就要轉換了，就是喝斥小乘，讚歎大乘，這是方等的精神。最後說到大乘就是談般若，最後說到圓頓教。所以般若非常重要，說的時間很長。底下我再把夏老師說的話念上一段，分別出來，不要跟我所要解釋的混在一塊了。

【《心經》三百字，包括《大般若經》全部。《心經》譯本在清以前可考者有七種。常讀是玄奘大師所譯。】

看這一段，就說《心經》只是將近三百字，可是包括了《大般若經》全部的內容。《大般若經》是六百卷，《華嚴》只是八十



卷，《八十華嚴》是最多的，還有《六十華嚴》、《四十華嚴》。《華嚴》不過是八十卷，後來加了《普賢行願品》，（成為）八十一卷，但是《般若經》是六百卷，也就是佛二十二年所說的。那麼《心經》三百字就包括了全部的《般若經》，這話很重要，所以咱們研究了《心經》，不就研究了全部的《般若經》嗎，二十二年佛所說的法啊。

《心經》的翻譯本在清朝以前可考證的就有七種，這裏頭玄奘大師所翻譯的是最簡單的了。這所有原來的譯本我都見過，有很多還是都跟普通經典一樣，從「如是我聞」開始。如是我聞，佛怎麼樣，這個法會多少多少人，誰誰誰怎麼樣，然後觀世音菩薩，然後舍利弗問話，這才引出觀音對舍利子講，這一段是中間；最後也還有，大家都是「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去」。所以經頭、經

尾還是有的。這是玄奘大師的，鳩摩羅什大師的也是如此，只是翻譯了當中的一段。現在一般大家所念的經，都喜歡念鳩摩羅什的，但是這個《心經》念的是玄奘大師所譯的。這是剛才夏老師這一段，我們稍微把它解釋一下。底下我們再念一段文：

【玄奘大師取經時從玉門關出，有三百餘人。歸時僅一二人。玄奘出玉門後，困難重重，無法前進。有老人口授此經，乃克服困難，到達印度。】

這裡說明玄奘大師的譯本，玄奘得這個經的因緣。出國的時候幾百人，回來這一路上都活不成了，都過去了，這困難極了。他出了玉門關以後，在困難時遇見一個老人，得了這個經。後來有的書上記載，玄奘大師又到這個地方，再找這個廟、再找這個老人，但



找不著這個地方，連這個廟也沒有了，所以這個經的來源殊勝極了。所以看老師這個話，玄奘能夠克服困難，其他人死了這麼多，他還能夠自己回來，就是因為得力於這個經。底下是夏老師的原文：

【玄奘大師所譯最完善，文字少而攝義多。】

這也就是大家都念的原因。底下夏老師說：

【今日講述是經，當前之法會，實甚希有啊。】

就讚歎，當時在我家裏頭夏老師說這個（經），這樣的一個聚會，實在是稀有啊。底下就講經題。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經題這幾個字，可包括一大藏教。若能明

得，即明得大教。】

這幾句話很重要。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這個經題，這是幾個字啊？沒幾個字。這個經題這幾個字，就包括一大藏教，還是僅僅包括六百卷《般若經》，是整個釋迦牟尼佛的一代時教全括進去了。

「若能明得」，你能明得這個經題，你就明得整個的大教。這種的話，不是透脫的人說不出來的，不是通宗的人說不出來的。你從文字上去搞，最後登峰造極就當個佛學家。這個是極殊勝的話，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著重講經題，經文沒怎麼講，這也是很大的特點。

這個特點就使我想起當年的梁武帝，梁武帝當時請誌公，誌公和尚是有大神通的，那神變得不可思議。梁武帝就是因為他的神



變，說他是妖人，把他圈到監獄裏頭去了。他從監獄裏照樣出來，還是到處去做功德。梁武帝圈他也沒用，所以後來很尊敬他。後來梁武帝請誌公講《心經》，誌公說：「我不能講，你們國裏有個人能講。」「誰？」「傅大士可以講。」傅大士是居士。就把傅大士請來了，傅大士升座，拿起一個尺，一揮，下座。誌公說：「大士講經竟。」大士講經講完了！所以梁武帝遇見達摩之前，遇見了傅大士，他都吃不消。梁武帝自己講經講得天雨花，但是對於這些大德，他還是吃不消，大家要知道。所以夏老師也不是要那麼樣一句一字，像現在教師講國文似的那麼來講。不過我回頭畫蛇添足，把它補上，哈哈哈……。

底下就講了，說般若是體。講般若波羅密經，所以般若是這個經的本體，本體它就要有作用。咱們先念原文，不然就搞亂了。

【般若是體，波羅密是用。若非波羅密，則般若何用。】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般若是體。體它一定要起用，要有作用，波羅密就是用。「波羅密」咱們要把它翻譯出來，就是「彼岸到」。外國的文法跟咱們中國文法常常是顛倒的，咱們說「到彼岸」，它是「彼岸到」，所以叫「波羅密」。如果般若不能夠「波羅密」，就是不能夠解決問題，不能從此岸度過煩惱到達彼岸，那這個般若有什麼用？這就是上頭的話的意思。底下就有解釋，夏老師說。

【般若有三：一、文字般若。二、觀照般若。三、實相般若。】

波羅密有六，曰，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及般若。】

「般若有三」，有三種，一是文字般若，二是觀照般若，三是



實相般若。所以有三般若，這是非常重要的。波羅密就有六個，這六個是萬行中歸納為六，其實是無量的行，殊勝的修行。這六個波羅密就是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般若。底下再讀原文：

【般若譯為勝妙智慧，人人本有，不從外來，名為自性、真如、菩提、圓覺，方便均可。乘般若船才能度生死海。】

這一段就說了三個般若、六個波羅密。這頭兩個字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波羅密」就有六種，到彼岸。從持戒（要遵守戒律）、布施（你要把東西給別人）、精進、忍辱、禪定，加上般若，這是六度。

般若是什麼意思呢？過去就是說，這意思太多的，咱們中國的語言不能夠很好地表達它，就不翻譯。所以般若沒有翻譯，只有

音。這個音讀「班弱」就不對了，應該讀般若（音：鉢惹）。比方寺廟稱為蘭若（音：蘭惹）也是這個字，古時候是讀若（音：惹），般若（音：鉢惹）。般若要譯可以譯為「勝妙的智慧」。我們譯為智慧，往往跟自己所體會的智慧就把它混淆起來，把它等同起來，那是大錯。還有，要把「世智辯聰」跟它等同起來，那就是錯得不知哪兒去了。「世智辯聰」對於學佛來說，不是好事，是非常壞的事。一個具有世智辯聰的人和一個神經病者，學佛的困難是同等的，所以稱為八難（之一）。你看看，聾子、瞎子、啞巴、神經病，加上世智辯聰，這都是屬於八難。聾子，講法他聽不見；啞巴他不會提問題，不會說話；瞎子看經看不見；神經病神經錯亂，這些跟世智辯聰困難是一樣的，所以般若全不是這回事。現在勉強可以翻為勝妙的智慧，很殊勝、很微妙的智慧，這是般若。



這個般若是什麼，這底下就重要了，是人人本來有的。大家以為博學多聞，我就有了般若，這恰恰就完全錯了。是你本來有的，不是從外面得來的，不是從外面進來的，所以禪宗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什麼是門呢？眼睛、耳朵是門，從這裏進來的不是你家裏的寶貝。是你本來有啊，這個話就是般若，告訴你是本有的。這是任何其他宗教、任何學術界裡頭沒有這樣的內容。

般若也可以名為「自性」、「真如」、「菩提」、「圓覺」，「方便」都可以。要坐上般若的船，才能度過生死海洋。生死如大海，你怎麼樣才能度過大海？你要有殊勝的般若，坐上了般若的船，才能度過這個海到達彼岸。波羅密的意思就是剛才說的「到彼岸」。我念夏老師的話，再說一說，分別一下，這是原來的話：

【波羅密是到彼岸。此岸是生死，彼岸是涅槃，中流是煩惱。】

打個譬喻，這一岸就是生死輪迴。一口氣不來，下輩子變什麼你不知道，輪迴永遠不休。六道中，人已經都覺得酸甜苦辣不是滋味了，人還是善道呢。你變到畜生，最常見的是豬，不但牠自己被殺，而且牠的子子孫孫注定都是要被殺頭的，而且肉要被吃光的，比人就苦了。畜生底下還有餓鬼，沒有鬼是不餓的，一吃東西，東西就變成火。為什麼要放焰口，「焰口」兩字是怎麼來的？就是口裏頭冒火啊，所以稱為焰口。這是部密法，修這個法就是要解除這個火，讓他們把東西吃下去。人死了要放焰口，就是這個功用。那麼還有地獄啊。所以這個生死之苦，輪轉不休，這是此岸。

彼岸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寂滅、圓寂。「圓寂」，德無不備，所有一切德沒有不具備的，所以叫做「圓」；「寂」，障沒有不除



的，所以寂了，所有一切障礙他沒有了。那是彼岸，清淨了，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了。所以涅槃是彼岸，中流就是煩惱。底下又是夏老師的原文了：

【般若的反面是無明、愚癡。般若既是本有，為什麼當前是無明？】

這問問得很好。它這一成為語言，就有個對立面了。跟般若相反的就是無明，就是愚痴，無明就是生死之本。那麼般若既然是本有的，為什麼現在你是無明呢？

【這是由：：背覺合塵即無明，轉識成智即般若。】

夏老師原話，「背覺合塵即無明，轉識成智即般若。」很精

鍊。背著覺悟，去跟塵合，「塵」是什麼呢，不是塵土的意思，這是佛教名詞，色、聲、香、味、觸、法都是塵，稱為六塵。一切所看到的顏色，一切所辨的音聲，嘗的滋味，身上的那種感觸，鼻子所聞的香臭等等的，思想所能分辨的種種是非，都叫做塵。你背覺去合塵，你本有的般若，你違背了它，就是追逐於美色、美聲、美味，向它去追求、愛戀，這就叫背覺合塵。跟塵去相合，跟覺相背，這就是無明。

那麼本來是般若，為什麼無明了？因為現在你處處在背覺合塵。那已經這樣了，怎麼能恢復本來呢？轉識成智。咱們有八識，眼、耳、鼻、舌、身、意是前六識，第七識是末那識，第八識阿賴耶識，把這八識轉成四種智慧，就是般若。所以要有般若，才能使這八識得到轉變，這個轉變就是般若。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善根、福德、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此真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

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哪！善根、福德、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所以這句話也適用於今天咱們這個聚會。能參加這個道場，都是多生的因緣。就是，恐怕有的人是來幫個忙，做一點工作，並不是佛教徒，但耳朵能聽進去一句半句，這都不是簡單的事，善根、福德、因緣缺一都參加不了。這些事就是有障礙，你看今天這個車差點就成障礙。所以要知道，就是這個事難辦，別的事都好辦。你要成立一個道場，弘揚一些佛法，做這種事最難最難了，你缺一都參加不了，它不定什麼時候出障礙，自個兒或者什麼……。所以這個真是百劫、千劫、萬劫難遭遇的。

「劫」是個時間單位，代表時間。一劫的時間有多長，這個「數」就不好說了，說不清也說不完，要說萬說億，你得說多少億啊，說不完哪。只能打個比方，四十里見方的一個長石頭，天人穿著極輕的輕紗，五百年下來一次，用紗在石頭上輕輕這麼一抹，多時把這個石頭抹光了，這叫做一劫。所以就是說，「三途一報五千劫」，大家聽見這話就是馬馬虎虎，你不知道入三途之後，一受這個報，要出來這個報，你得經過五千劫啊！劫是多長的時間啊，不能夠掉以輕心。

所以這是百千萬劫難遭遇。大家難遭遇的能遭，就必須要把握這個機會，在今生解決問題！今天能遇到，就是過去多生多劫都修了。過去多生多劫都修了，可是修了半天你今生還就只是這個樣，再這麼轉下去，你轉到哪天才能轉出來啊，所以就要下定決心，這



一生解決問題。

(二) 「觀自在」初下手方法

——一切時中不失正念不離佛法

【觀自在即觀世音

慈觀、悲觀、智慧觀；梵音、妙音、海潮音。觀音讚（大師所撰）如能體會很好。】

底下講到經文了。觀自在就是觀世音，一位菩薩，兩個名號。佛菩薩都有無量的名號，觀自在就符合《楞嚴》裏耳根的法門，就是觀自在，返聞聞自性。《法華》（講的）尋聲救苦，就是觀世音。哪兒有一聲一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就到，就救你。所以「觀」就是慈觀、悲觀、智慧觀；「聲音」就是梵音、妙音、海潮

音，這經上的話。夏老師說《觀音讚》很好，希望大家能體會，《淨語》裏頭有《觀音讚》，所以我們要對於觀音，進一步瞭解。底下又是原文：

【最要注意者是般若。如何下手？實相是體，文字是相，觀照是用。由文字而觀照而實相。】

那麼我解釋了，既然是這麼重要，我們就要問怎麼下手。不是說了三個般若嗎，實相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是本體，觀照般若是作用，文字般若是所顯現的相。文字不就是相嗎，大家可以看到這文字啊，所以就從文字般若下手。所以離開文字般若是不行的，從文字上下手。「由文字而觀照」，我們從文字裏的意思來觀照。觀照有利根，也有鈍根，就一般的根器來說，起碼一



說「色即是空」，這句話就可以常觀照觀照。你愛戀的這些個，世間的好東西，這不都是色嘛。聽說哪兒傢具展銷，就想趕緊換套傢具去。你要都能五蘊皆空，那不慢慢的就可以證入到實相了，就是這樣。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六度皆能到彼岸，但均不能離般若。】

菩薩修六度，這六度每一度都可以到彼岸，但是每一度要離開了般若就不能到彼岸。所以前五度如盲，跟瞎子一樣。現在一些人禪定，很多人得了很好的作用，這前兩天來了一個人，他說見著我之後，他的定又深了。他就是給嚴某治病，那些日子嚴某病了，發狂，亂舞亂鬧、手腳亂踢，不能吃飯，說胡話，手腳都打傷了，鬧了三天，把他請去了，他去了念了幾遍咒就好了。過了兩天又不

行了，昏睡、不吃不喝、不說話。他去了，一進門嚴某就坐起來了，管他叫「宋老師，你輕一點兒」。這都是禪定，禪定是可以出現這些事。但是他沒有般若，就是瞎子，這早晚得入魔。所以自古以來，禪定坐禪的，走火的、發神經病的人很多很多。其他再舉個例了，剛才我談到禪定了，沒有般若不行。（下面）是夏老師舉的例：

【例如布施，施小孩以刀，以有毒菌食物則不可。布施如三輪體空，則可到彼岸。餘度例此。】

「例如布施，施小孩以刀」，這是一個例子；「以有毒菌的食物則不可」，這不是挺好的例子嗎。你把東西給人是很好，但你把很快的刀給孩子，他把自己手指頭割掉了；他捅別的孩子，把別人



眼睛捅瞎了，這怎麼能給呢。你把那有毒菌的食物給孩子，行嗎？大人抵抗力強一點，但有菌的食物小孩吃了不行的。所以布施沒有一般若不可以啊。

那怎麼佈施呢？布施如果是三輪體空，則可到彼岸。布施沒有智慧是不行的。怎麼叫做有智慧的布施？三輪體空。從佈施這一例可以想到其它。三輪，我拿一千塊錢救濟給有困難的病人，我內不見有能給錢的我；外，思想裏沒有得到我錢的病人；中間也沒有我所施捨的這一千塊錢；可是我的錢給他了，這叫三輪體空，要這樣布施才能到彼岸。如果有一個思想是我做了件好事，我給了他一千塊錢，這就叫住相布施。住相佈施只能得人天福報，如仰箭射虛空，拿個箭往天上射，一會兒吧嗒還掉下來，雖是上去了，還得下來。六度的其它度也都是如此。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怎麼能一門深入到彼岸？非般若不可。】

云何般若？曰，觀自在。

佛法可以少文而得多解。……

觀什麼？曰觀自。什麼是自？身體是自否？那是假的。

要緊的是觀自己在不在？一切時中不失正念不離佛法則在。

觀汝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方法。常常在則一根還原，六根解脫。】

這一大段。怎麼般若呢？經文頭一句「觀自在菩薩」，那就
是觀自在啊。佛法就是可以用很少的文字得很多的解釋，有無量的
含義。「觀自在」，觀什麼？觀「自」。什麼是「自」？這問題就
緊哪，一個跟一個。身體是不是「自」？是不是我？當然不是。我
從來不這樣，以前的我早死掉了，現在的這個我也不知是從哪兒來



的。大家也是如此。剛才誰說的，當年我還抱著孩子來的，現在她的孩子都很大了，她也不是當年的她了。一切都在變化，剎那剎那生滅。這待一會兒的工夫，我們又死了多少細胞，又長出了多少細胞，起了很大很大的變化。身體不是「自」，早晚是要到火葬場燒成一堆灰的，那怎麼是自己呀，這是假的。

這個地方沒有做答案，究竟什麼是「自」，沒有給說破。所以有人老覺得夏老師講話總還留半句，這非常必要。宗門所謂「語忌十成」，你說到了十成，叫做犯諱，你要犯了皇上的諱是要殺頭的。所以不是用文字給你什麼，像解釋名詞似的，一處處都給你（解釋），而是要你自己去領會。

底下就很具體的告訴你，觀自己在不在。「自」，現在你沒法理會，但是「你在不在」你還可以觀。什麼叫「你在不在」呢？

這很具體，也很好下手。在一切時候裏頭，你是不是正念？你心裡想什麼呢？你「不失正念，不離佛法」就是在。你先別管「自」是什麼，先管自己在不在。怎麼在？你「不失正念，不離佛法」你就在。觀你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的方法。所以就是消歸自己，返觀返照，都是這個事。你常常在，老在老在，你就一個根還原，六根都解脫，就都解脫了。所以這一段很重要。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如不知觀自己，不知自己在不在，則不能算入門。】

老修行聽聽這，如果不能夠觀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不在，你就沒有算進佛法的門。底下又是原話：

【修行人須經過多少困難，失敗，流淚，才能進門。六祖是一超便



入門。】

修行人是需要經過多少困難，多少流淚，多少挫折，才能真進門。例外的是六祖，一超直入，這是一個特殊。底下夏老師說：

【行者第一步以觀自在入手，觀自己念頭在不在，有哪些毛病和習氣。

最要緊是破我執，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成就自己。】

不能護疼，哪裡疼，哪裏下針。】

第一步就是觀自己的念頭。菩薩所謂善護己念。比丘的戒是有行動才是破戒；要是受了菩薩戒，思想中動了就是破戒。現在大家就這麼隨隨便便受戒，不把這些重要事情給大家講清楚，那他就時時都在破戒之中。不是做了壞事才是破戒，思想一動就是破戒。看見一個美色，看見一個裸體女人，心裏一動，就破了色戒，破了

淫戒了。所以要觀自己，要在念頭上用功，善護己念。

要知道自己有哪些毛病和習氣，自己要有自知之明。最要緊的就是破除我執，我們一切毛病最主要的是我執，最大的毛病就是有「我」，這個「我」字可確實不容易去掉。

「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一個人不想改，就沒有成就，改造自己就是成就自己。所以我跟我的大舍妹說：「你這個一貫正確，就說你一貫沒有進步嘛。」老以為你那個是正確的，你就沒有改造；沒有改造，所以你就老是「我的一貫都正確」。沒有改造就不會有成就。

「不能護疼」，疼的地方就正是毛病所在。最近來了一個美國的，她在美國，在臺灣講《楞嚴經》、《維摩詰經》、《六祖壇經》，到中國來這幾天，南方還請她講。她通過了人跟我聯繫說她



要來，我就說讓她來吧，談了兩次。頭一次談她自己怎麼樣，第二次來提問題的時候，我一追問，她就講錯了，在最根本的地方講錯了。這一點我給她指出來了，她把「入流亡所」的「入流」解釋為入聲音之流。我說：「你錯了，入聞性之流。」她跟我抬槓。後來她說：「那個註解都是這麼說」，說跟我這個說法（一樣）。我說：「那不就對了嗎，我說的跟那註解一樣。單獨你一個人這麼說。」她就是不知道她那個不能護疼。別的註解她都看過，但那些註解她不能拿來改正自己，她就護疼。那是護疼，你得捨得疼，哪兒疼，哪兒得下針哪！不是這個過程中，一發現毛病自己就護著它，讓它在那兒存在。所以這一段是真實的般若，所以夏老師說「察過去習毋自欺」，就指這一些。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度煩惱必須般若。】

觀自己在一切時中有無把握。

菩薩鍊心如礦師鍊礦，礦石成金後，不復成為礦。】

就說我們現在怎麼樣呢，我們要常常看自己在一切時中有沒有把握。菩薩鍊心就好像咱們冶金師，礦師鍊礦一樣，把鐵熔成了鐵漿，把鐵礦石鍊成了鐵；把金礦鍊成了金子。鍊成了就是鍊成了，它不會再成為礦石了。底下又是夏老師的原話：

【菩薩，具名菩提薩埵，覺有情義。】

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

「菩薩，具名菩提薩埵」，這個翻譯過來就是覺有情。夏老師說：「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這一



點，我這些年所主張的，跟夏老師的這個開示是一致的。現在很多人都是想去做人講，想去弘揚，想去辦這個辦那個。你看夏老師這個話就很清楚了，你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你不能覺他啊。所以美國有個人，他也很急什麼的，我就跟他說：「你現在不能度生，你不能著急啊。」你的手電燈沒電，你要給人照路，那還不是彼此都一摸瞎嗎，摸黑啊。你那手電燈得有電，有光明，得把路照清楚，不然就是一盲引眾盲。現在一盲引眾盲的事情很多，都喜歡給人說，以為在說法，其實是在謗法。你不自覺，夏老師的原話在這兒，大家記下來呀，「不能觀自在，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你不能覺他！所以我們為覺他而自覺，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在我的《谷響集》頭一篇就是這個。我們的發心就是要利益別人，最大的利益就是讓別人覺悟；要叫別人覺悟，你自己得

先覺悟。既然覺悟是最大的利益，自己覺悟了，你也得到利益。但你這個問題是（在於）為什麼，是為利他而覺他而出發的，這就不同於小乘，小乘是自利自覺就完了。你這是為利他、覺他，你不這樣，你不能覺他。你這個大夫醫術不精，就要給人開方，你庸醫殺人哪！或者你不殺人，吃完了他有後遺症，這個病好了那個病來了。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深般若的深字應注意。衆生淺思。不深則不能入門。不圓發三心則不是佛教徒。】

這是夏老師的話，我解釋一下。所以佛教徒很不好當啊，就得有個嚴格的要求，得圓發三心才是佛教徒。你不圓發三心，不能算入門，不是佛教徒。你組織上入黨，思想上不入黨。你組織上參加



了佛教，你思想上不是。

圓發三心者，這三心者：直心，深心，大悲心。底下用夏老師的話。

【三心者：

一、直心。直中也有方便，不得其直也造業。無般若也不行。

二、深心。不能停在表面，深心也離不開般若。

三、大悲心。無般若不能解決問題。】

這就解釋要圓發三心是哪三心。第一個是直心，直起直用，正念真如法一。夏老師說，這個直中也得有方便。你就直起直用，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沒有曲裏拐彎，這裏頭也有時會搞出錯誤等等的許多障礙。深心，不能停在表面上，要深入，這都是簡單的解釋，

這也不能離開般若，沒有般若你鑽不下去。大悲心，要普度一切，但沒有般若也不能解決問題。這裏圓發三心就沒有再做很詳細的解釋。

圓發三心就是發菩提心。發菩提心我們還是應當很好地注意。

《無量壽經》裏頭，往生的人都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有人只注意在我怎麼念得好，卻沒有去檢查我到底發沒發心，發得夠不夠。結果是兩道題目，一個題目沒有分，另一道題目得一百也考不取。底下夏老師就是說：

【「三心未發信非深」，故不能稱為佛教徒。

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

能行深般若，則照見五蘊皆空。應知是用「照」，不能用



「想」，照是智慧，不起分別如鏡。】

「三心未發信非深」，這三個心沒有發，你的信不是深信。「故不能稱為佛教徒」，你信得不深，所以不能稱為佛教徒。底下夏老師說：「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能行深般若，則照見五蘊皆空。應知是用『照』，不能用『想』。照是智慧，不起分別如鏡。」我們要行深的般若，不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嗎。假如不是行深的般若，你就不能照見五蘊皆空。「照見五蘊皆空」用這個「照」字很重要，是「照」，不是「想」。為什麼咱們也能講《心經》，也能講得頭頭是道，但咱們沒度一切苦厄，就是因為咱們這是「想」，不是「照」，「照」是智慧啊。

舉個比方來說，這個不分別，照見東西像鏡子一樣。這跟照相機的底片就不是一回事了，照相機的底片，照一回就不能再照，

它留下那個痕迹了。鏡子呢，誰來都可以，來仨人出三個人，來五個人出五個，張三走了，李四來出李四，李四走了，張三再回來又出張三，不起分別，不留痕迹。而清清楚楚，麻子就是麻子，胖子就是胖子，有鬍子就是有鬍子，多一根也不會多，少一根兒也不會少。所以這個「照」字，通過這個鏡子的作用，鏡子常常是個很好的比方。我們對於一切事情要像鏡子就好了。底下就是夏老師說：

【如何用照？】

既然如此，咱們要用「照」啊，那怎麼來用「照」？夏老師底下就說了：

【太末蟲能緣一切，唯除火焰。妄想無孔不入，獨不能緣般若。起



心即錯，動念即乖，故不能用想。」

「太末蟲」，所以這就是佛的偉大。「末」是微末，「太末」是極微末，極微末的蟲咱們現在叫細菌，細菌還不是極微末嗎。細菌哪兒都能待，哪裡沒細菌，到處都有細菌，種種的細菌，獨不能在火焰上待。咱們這兒有大夫，大夫扎針，過去最原始的消毒辦法，給張三扎了針，再把那個針在火上燒一燒後，然後就可以給李四扎了，這就是消毒。因為那個針扎了後有些細菌，這火上一燒，那細菌就消滅了，它不能在火焰上生存。所以太末蟲哪兒都能待，就是不能在火焰上待。眾生的妄想無孔不入，也就是沒有地方是它不能待的，但就是不能待在般若上。這一點咱們要信下來。

有人看了點經，看了點什麼，以為我這就是了。你這是跟釋迦牟尼佛抬槓啊，你還是在用「想」，不是用「照」。真實的般若，

你的這個「想」是永遠達不到的，你就請死了心吧。如果你認為是達到了，那你錯了；不是別的，不是達到，你是錯了。因為「起心即錯，動念即乖」，心一起、念一動都是錯誤，所以不能用想。這是夏老師的話。底下大家注意！

【這些話等於佛說。】

上面這些話，等於是釋迦牟尼佛在這兒說的。希望大家記住，這些話很重要。這就是對於上面所說的，把它肯定了。

(三) 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

底下就講經了：

【經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均指般若。】





經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都指的是般若。般若是人本有的，也就是自性。這個本有的智慧、本有的本性，它是「不生不滅」，本來無生也就不滅。它不受一切污染，所以「不垢不淨」。也「不增不減」，不但在凡的人一點也不少，在地獄中的人，這個般若和佛性一點也不少；成了佛一點也不增加。只是你現在不顯，顯不出來，一顯出來就是，你本來有的。不生不滅，不是你現在忽然間生出個般若來了，它從來也不滅。也沒有染汙，我得把它洗乾淨，都沒這些事。鏡子本體沒這個事，你說的是鏡子上的髒，那不是鏡子本體。鏡子上有塊髒，那是妨礙你照，你把它擦乾淨，這事有，但鏡子本來沒有髒，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鏡子的光明也不添，也不減弱。這種解釋是偏於頓。

所以一個經有不同的解釋，連南梅的解釋還都跟這不一樣。南

梅北夏當時是並稱，後來南梅是以北夏為師了。這個事我很清楚。底下又回到觀自在。

【觀自在，就是看這句在不在。】

關鍵聯繫到淨土了。觀自在就是什麼呢？就是你看你念的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在不在。

【時時有佛號，便得大自在。

彼佛何故，名觀自在，以忘我故，到處無礙。】

所以你只要念佛就是觀自在。古佛也叫觀自在。彼佛何故名為觀自在？他就是因為忘我，所以到處無礙。下面這句，這重要的在這兒，大家要注意。





【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這是最秘的核心，是剝芭蕉所見的心。】

這一句佛號就是真般若。有人往往就覺得《金剛經》跟《阿彌陀經》好像是兩回事。這都是對於兩部經都不理解的人說的話。這句佛號就是真的般若。這句話十分難懂啊，這拿幾句夏老師的詩來解釋。「一聲佛號一聲心」，這個佛號是什麼？就是你的心。你的佛號是什麼時候念呢？「迷時不念佛時念」。所以你念佛號的時候，就是你悟的時候在念；念的是什麼？一聲佛號就是一聲心，這還不是真般若是什麼！

當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從懷疑佛教到變為相信佛教。我本來是佛教家庭，但是我看到許多和尚、居士還那麼勾心鬥角、爭名奪利，我說念佛沒用啊。念了半天，這佛法有什麼用，所以我就錯會了，我以為是佛法無靈。大學三年級那時候考試完了，沒書可看，

找了兩本書來看，就看了《金剛經》，這才恍然。這一次也是多少次的甘露灌頂。這時候我就認識到眾生要想達到「無住生心」，就是念佛。這一個認識是我自己有的，但這句的認識當時出來以後到現在，我認為它還是正確的。那時候我還想，可能念咒更好一點。

為什麼？因為一句佛號裏還有個「佛」字，而這句咒裏什麼思想都沒有，所以它無住生心哪。那無住生心還不是般若是什麼？這就是真般若。

「這是 最神秘的核心」，佛法最深秘的核心，秘中的核心。這「是剝芭蕉所見的心」。不是一向老跟大家說「要剝筍皮」嗎，我們修持就是剝筍皮。比方外頭好多泥巴，你剝一層，再剝一層，剝來剝去，你就見著筍心了。所以學佛要有剝筍皮的精神，你要得剝啊，一點點剝下去，是去東西，不是得東西。有的人想得，《心



經》講「無所得」，你偏偏要得，你就是抬槓。是剝，剝了，你所見的心是什麼？就是這句話，「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這是最神秘的核心，是剝芭蕉所見的心。」但是底下加了一個條件：

【這句佛號須平平妥妥才算，如與妄想混合則不算。】

這「平平妥妥」稍微解釋一下。「平平」者就是平平常常，「妥妥」者就是妥妥當當，妥當。所以平常心是道，《淨語》中：「平常即是道，惜君未曉此」，平常就是道，可惜你不知道這個。都喜歡奇特，所以一看見奇異功能大家就眼花繚亂了，不知道這都是魔的境界，通通都是。這是嚴某的話，不是我的話。他自己生了病亂吵亂鬧，你說他是幹什麼？來個人念咒他覺得壓得疼。通通都是如此，不是平平常常、妥妥當當。這一句就是老實念，非常老老

實實，平平妥妥就是老老實實，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要覺得我這又是什麼成片了，我這又是一心不亂了，我這又是如何清淨了，我這又是怎麼樣了。一邊念佛，還希望一邊還想看著點什麼，得點什麼感應，這就是跟妄想混在一塊了。如果跟妄想混在一塊就不算了。底下：

【分別是業識，識是染。照是淨，照才能知五蘊皆空。】

色受想行識，識，業識就是分別。我們之所以知道這、知道那，腦子能想，都是第六意識的作用。第六意識是分別識，它都是染。所以證阿羅漢出生死，就是破第六識，他不知道還有第七識、第八識。「照」就是淨，清淨的，「照」才能知道五蘊皆空。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夏老師說：



【五蘊中，色是色法，受等是心法。】

色、受、想、行、識五樣事，色是所謂色法，這個法屬於色的，有形色的。後頭受、想、行、識屬於思想方面、心方面的，稱為心法。底下就講經了：

【色即是空是對凡夫說。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是大乘菩薩境界。】

「色即是空」，是對凡夫說。「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
「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是對大乘菩薩，是大乘菩薩的境界，也就是對權教的菩薩說的。

這幾句就是首先破凡夫的執，因為怕凡夫認為這一切實有。

實際上大家不要說自己是老修行，真要檢查自己的生活，有一些部

分能看空，有一些部分你就認為它是實有，是真的，是實在的，就是過不去的。所以就告訴你「色即是空」，它空啊！你說這是夢中所現的東西，可是你夢裏頭不是什麼都有嗎？正做夢時自己怎麼知道它是空？你不也是有滋有味的嘛。一醒，哎呀，沒這麼回事了。所以「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那是夢中事啊。所以「如夢幻泡影」，頭一個告訴你如夢。只要想到現在都是如夢，你還有什麼計較，還有什麼追求，還要去造惡？就不會了。所以就告訴你「色即是空」。

而這樣一個東西，現在科學上已經承認了，所以愛因斯坦就說：「這個物質是由於人類的錯覺。」這兒說妄想，愛因斯坦說錯覺，「錯」跟「妄」不是很相像嗎；「覺」跟「想」不是差不多嗎。愛因斯坦他只承認有場，所謂物質就是場強特強的地方，沒有



別的。所以我們往往說：「明明這兒有，怎麼是空啊？」我說當體它就是空，從科學上說它就是空，就是波動和作用，沒有實質東西，這是科學解釋。當體就空，不是說因為它將來要壞是空。很多人講，將來是要壞的，不存在了，所以空，那都是講淺了。就它正存在，它就是空。這個怎麼體會？你現在是夢，你夢中所見的東西哪一件是實在的？我二十二歲在唐山的時候，親自就到這個境界，什麼都沒有了，而不斷滅。都空！沒有一物，真是「本來無一物」，然而不是斷滅。這個時候之安樂是無法形容的。所以顛倒，所以是錯覺，是妄想。

「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的。二乘就是破啊，這一切空，他就抓著個空，空也就成為他所執著的東西，就變成色了。

「色空不二」的道理是破權乘的菩薩。這是大乘菩薩的境界，

就是說即空之中它就是色，即有之中它就是空，完全是不二了。這幾句話夏老師沒有解釋為什麼，所以這講的就是比較高一點的。這是夏老師的話：

【能照見五蘊皆空，即能除一切苦。】

當然了，你都照見五蘊都空了，還有什麼苦厄呢。這裏頭也有漸有頓。利根那他就是一見五蘊皆空，所以「知幻即離，離幻即覺。」知道是幻，就離開幻了，離開幻就是覺悟。這跟《楞嚴》那個話「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都是最頓的話。但是有人不能這麼頓，那就是慢慢來，慢慢來，你就知道五蘊皆空，這一切都空，慢慢你就淡，淡來淡去，淡得以至於都不影響你了，那麼也就是照見，也就是度苦厄了。夏老師說：



【心經是一切衆生出苦慈航。】

要想出苦，得靠船哪，這（《心經》）就是船。夏老師說：

【六百卷《大般若經》，可精鍊為一部《金剛經》，《金剛經》又可精鍊為《心經》，全部《心經》可歸入一句——觀自在菩薩。這一句再歸納為一個字——照。】

所以一個「照」字，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經》。這六百卷《大般若經》，一部《金剛經》也就具足它裏頭的精義。《金剛經》有五千多字，可以精鍊為一部《心經》，只有三百字了，二百多字實際上。一部《心經》可以歸成一句話，就是「觀自在菩薩」，都有了。「觀自在」就是大智慧，「菩薩」就是覺有情，大悲。大智、大悲都在裏頭了，就歸納為「觀自在菩薩」。「觀自在」就是自

覺，「菩提薩埵」是覺有情，自覺覺他都在裏頭了，所以這就五個字。這「觀自在菩薩」再要歸納呢，就是一個字「照」。咱們現在是不會用「照」，但是要常常想著這個字。「眾生有兩條路」，這是夏老師的話。

【衆生有兩條路：入苦或出苦，也即是成就自己或毀滅自己。兩條道路分明甚，何去何從？】

打一個問號。對於一切眾生說就是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鑽到苦裏頭去，入苦；一條道路是要從苦裏頭出來，出苦。出苦就是成就自己，不成就自己你沒法出苦；入苦就是毀滅自己。你要知道今生要錯過機會，「此回若錯真成錯」，這回要再錯了，就真是大錯了！為什麼？那等於是毀滅了自己。這麼好的善根福德因緣，得



到這個機會，這個機會你沒有把握住，還不能出，又沉到大海裏去了，這不就是自己毀滅去了嗎，所以此回若錯就真成錯。這就「兩條道路分明甚」，這兩條道路分明極了，是成就自己還是毀滅自己，何去何從，你挑哪一條路啊？打一個問號。夏老師謙虛，自己還感慨說：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檢點起來，自己幾十年光陰究竟花到哪裏去了，取得了什麼？每付之一嘆。】

真正修行人就沒有自己覺得驕傲自滿的，總是覺得不足，不足啊，所以「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到無時想有時」。這是《釣金龜》的兩句戲詞，那個老旦唱的，夏老師把它用到佛教上了。咱們「有日」，有這口氣，要想到沒這口氣的時候，尤其年歲大的人，這時

候就不遠了。「莫到無時想有時」，別等到沒氣的時候，還想他有氣，那就不會再有氣了；再有氣了就當小娃娃了，已經當小狗了。當畜生還不錯呢，就恐怕連畜生都當不上，就是很苦。因為什麼？因為無窮的業報中，你不知道下一篇是什麼，不是跟今生就這麼連續的。無量劫來，你所做所因的，有很多事，很多都給排好了。下一生，是你的冤家債主要到世間來，你也就來還債，這個就把你決定了，不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不只是今生的事這麼簡單的，那太簡單了，是多生的問題，你不知道下一篇是什麼。不但是來生，就是今生，你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明天的一篇是什麼，沒翻出來呢，什麼都可能，所以「常將有日思無日」。

再有，常將今天我們有佛像，有道場，有法可聞的時候，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我的愛人，可以說是我逼她上的西方極樂世界



啊。就那個時候真正覺得，沒有一樣東西是你能夠靠得住的，所以還不覺悟，還不趁著你「有」的時候好好的來什麼……。後來我知道自己錯怪了她，很多人比她還差。但她被逼也逼到好處了，逼到往生了。所以常將有日思無日，像今天我們這樣，都健康，有閒暇之身，暇滿身哪，善根、福德、因緣具足，還能修持，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底下呢，夏老師說到一副對聯，這一次的法會就到這。

現在這個主人很殷勤，預備了午餐，那麼咱們餐後再接著談。

底下的內容，一個是《心經》我這兒要畫蛇添足了，本來夏老師不講這個了，已經圓滿了，但是我添添足，略微再作一點解釋。再底下呢，因為夏老師另一次的聚會，也是在我家，又單談了念佛，我們還是要匯歸到淨土。因為（筆記）這裏只提了一點點，說這一句就是真般若，是最神秘的，是剝芭蕉所見的心。這句我那也稍微解釋

了一點，不大夠，底下還有很深刻的一些內容，把那另一次會，夏老師的開示，我擇要來補足。所以底下還有兩個內容：一個是把《心經》很簡單的順一順；再有一個就是把夏老師另一次聚會的念佛開示擇要來補足。

(四)淺釋《心經》

這老師的《心經》已經講完了，我這是畫蛇添足，所以再把一些名相，做一個很淺的一種解釋。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照見五蘊皆空」，這個「五蘊」也翻成「五陰」，陰陽的



陰，就是色、受、想、行、識。「色」，當然最明顯的呢，一切的物質都是色，桌椅板凳、大地山河都是。不光這個是色，耳聽到的聲音、光線，什麼這一切一切，甚至於磁場、電場，這都是色。這個就所謂的色法，屬於外境的，屬於物方面的法。「受、想、行、識」就不一樣了。

「受」就是領納，領會、納受的意思，也就是感受的意思。你看見一個顏色，聽見一個音聲，你感覺了，接受了，這就是受。這是外面的東西使得你心裏頭一種接觸，首先是受，所以苦、樂、不苦不樂這一切境界，你能夠有所感受，這就是受。

「想蘊」就是思想，你要聽見聲音，看見顏色，你會有思想活動，這就是想蘊。

「行蘊」，由於你這些思想是從來不停止的，是一念接一念

的，像流水似的前浪追後浪。所以妄想相續叫做行，叫做遷流，像水前浪接後浪，在思想中它就是如此。

「識蘊」，「識」就是了別。這裏頭很細，「識」就是從「耳識」一直到「意識」。「耳識」到「意識」是什麼情況呢，我們可以舉個例子。聲音是外塵，首先我們接受的是耳根，然後是耳識，然後是意識。咱們打電話，耳機子傳來的是什麼？沒有人在這兒說話呀，它是一個薄片在震動，所以你耳朵所接受的是聲音忽鬆忽緊的波動。這個聲波傳遞到你耳朵裏了，你的耳鼓也就隨著這個聲音的強弱而震動，因為你震動的和它一樣，這就是耳根的作用。你得要聽出這是什麼，所以耳朵就只是接受這個震動。耳識是什麼作用呢？知道這是聲。意識是什麼作用呢？意識是分別這是鐘聲或什麼聲。所以這個地方它挺細的，外塵一來，對你耳朵，先是耳根接



受，然後引起耳識，再馬上就轉為意識，意識它就是種聲音。而底下就要分別是好是醜，喜歡不喜歡，這全是意識的作用；分別是鐘聲，這是意識的作用。而這種了別的心相續不斷的，就是行識。所以色、受、想、行、識就這五蘊的含義，我們就在這個之中，你見色聞聲，先是接受。眼睛也是一樣，眼睛就跟照相機的鏡頭一樣，一切形象在咱們眼根裏頭是倒著的，這照相機裏頭都是倒著的，老式的照相機你後頭一看也是倒著的，真正在我們眼根裏頭所出來的形象也都是倒著的。但是由於眼識、意識的關係才把它正過來，心的作用。所以「識」是心法，物相是色法。

這個五蘊皆空，最難破的是色蘊。「色」為什麼說它是空？因為現在都知道，所謂這一切萬事萬物不過就是一百多種原子配合的不一樣，幾個氫、幾個氧、幾個氮、幾個碳，做成了木頭，做成了

紙，做成了水，做成了什麼種種的，不過就是這些東西在變化，一
共才一百多種。而這一百多種原子，不過就是電子、中子、質子。
而現在這個中子、質子、電子都可以打破，都可以出來很多很多新
的東西。現在發現的中微子，是一個電子的多少億億分之一，而這
個東西可以穿透多少萬里的鋼板，它都通行無阻。為什麼呢？因為
它太小了。什麼東西都有很大的縫，沒有一個東西是死一盤（註：
堅實牢固）的，一切物體都跟咱們太陽系一樣的，都是多少東西圍著
轉，中間好多空，因為你個兒太大了，所以你就不行了。

那天在同學會，毛某某想起馮老師的話，他說那鳥籠子，是
人也進不去鳥也出不來，把鳥關鳥籠子裏頭了，可是螞蟻可以隨便
出入。它就是這樣的問題呀，中間沒有絕對的嘛，所以中微子可以
穿透多少萬里的鋼板，而且中微子是彌漫於太空，這個很相當於微



塵。現在科學也證明了，宇宙粉碎了就是微塵，微塵聚合了就是宇宙，就成了星球。這個是成住壞空，其實將來這都是要壞的，就是一個大爆炸啊，將來一個大核爆炸，什麼都崩了，地球、太陽，什麼什麼全崩了。那就是壞劫，毀滅呀。

那說這些幹嗎，就是說這些粒子都有二重性，所謂波動性和顆粒性，它本身沒有別的，不過就是波動。那無線電波有什麼東西？抓得著嗎？你說它沒有，行嗎？這只要一播音，你一收，聲音也來了，圖像也來了，怎麼會沒有啊。但是你抓出來我看看，那沒有的啊，不過就是波，都是波動，都是能量。顆粒性不是有一顆一顆的東西，它只是能量的集中。所以宇宙所有的東西，這所謂有的東西，還不過就是一點波動、一點作用而已，抓那個真實的固定的物質是沒有的，這是人的錯覺。你眼睛有了毛病，所以你看見天上有

了這個花那個花，其實沒有花，一個沒毛病的人看不見哪。

再有，就譬如夢中，你做了夢了，顛倒了，看見老虎來吃你，嚇得要死，其實沒有老虎。所以色它就是空，現在這個桌椅板凳就是空。它不過就是一些原子，原子不過就是這些電子、中子、質子，電子、中子、質子它就是二重性。你說它有，它不過就是一點兒抓不著摸不著的電波，一點兒能量。這個還是咱們人類科學的一種概念，事實連這些東西還是在做夢，可是你就不是那個實實在在的概念了。所以色即是空，當體就空，就是做夢，真正一醒就沒這些事了。這我自己經過，真是沒有這麼一回事。因為你喝醉了，做夢了。你這做夢，夢不醒。大夥兒要讓它醒過來，我這不止一次了，證實了這一點，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現在已經證明了，現在這一些高



能物理學都承認這一點了。力一（註一）他們都承認這個，因為他做實驗之中，這些東西，小的微粒就可以忽然之間沒有了，沒有之中忽然它又出來了，東西就是可以從空裏出來的，所以「空」跟「有」就不是兩回事，這是科學家說的話。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些就成立了。

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受」也是如此，「想」也是如此，都是如此。那更是如此啦，所以不過都是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都空了，你還有什麼叫領受，還有什麼叫根據它所引起的思想活動，它都沒有，這一切都不可得，所以「五蘊皆空」就是這個意思。你如果真正明白「五蘊皆空」，還有什麼叫苦啊。這「色不異空」一直到「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所以這個諸法是空相，而這個「空」不是說「沒有」的那個空。我們往往有人一體會「空」，就說像龜的毛、兔子的犄角那樣解釋，那是錯誤了。不是沒有，它是「真空」的意思。「真空」和「妙有」不是兩件事，是一件事。因為真空它就妙有，因為妙有它就是真空，所以「是法」是「空相」。「是諸法空相」這樣一個真空的境界，它就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也就是我們當人的自性；當人的自性就是真空就是妙有。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既然是如此，所以空中就無色，無受想行識。前面已經說了



五蘊皆空，所以這就是重複了，真空之中哪裏去找色、受、想、行、識。底下就「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第一句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這是咱們六根，色聲香味觸法是六塵。根跟塵是相對的，眼睛就對色；耳朵就對聲；鼻子就是聞著味、聞著香；舌頭嘗味；身體就接觸，有感覺；意識就能分辨種種的法，這六根跟六塵相對。這兩個擋在一塊就叫做「十二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這是「十二入」，互入，聲跟耳朵就構成了一種有能有所，所以這十二樣稱為十二入。既然「無」了，十二入就「空」了，破了這十二入。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底下「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這是破十八界。這是極精鍊的

語言，說了兩個頭。要詳細說呢，就是六根、六塵再加上六識，這就十八了。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實際上是十八句話的頭一句、末一句。無眼界是從「根」上說，無眼界一直到無意識界，（無六根）。底下色聲香味觸法，無色界、無聲界，一直到了無法界，（無六塵）。再底下無眼識界，也就無耳識界，以後一直到了無意識界，（無六識）。所以頭一句是無眼界，最末一句是無意識界，是十八句話，但是這就把它簡練為這麼簡單了。所以玄奘大師翻譯的，文字少，意思很多，就是在這。既然前頭這些都空了，所以十八界也不可得，就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這十八界也掃掉了。

這以上都是對凡夫說的，都是凡夫境界。所謂六根、六塵、六識、十二入、十八界、五蘊，都是凡夫境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底下就是聖人境界，也是破法執。上頭破人我，底下破法我，破法執。「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明」到「老死」叫做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是聖人的法。「無明」底下是「行」，「行」底下是「識」，「識」底下是「名色」，「名色」底下是「六入」，「六入」底下是「觸」，「觸」底下是「受」，「受」底下是「愛」，「愛」底下是「取」，「取」底下是「有」，「有」緣「生」，生者，老死憂悲苦惱，十二樣，稱為十二支因緣。小乘修這十二支因緣，就慢慢看破，截斷有這個身體的生死，就證涅槃，除人我，出分段生死，觀十二支因緣而悟道，這個就是緣覺。二乘嘛，緣覺比阿羅漢高一點點。初果就稱為聖人了，阿羅漢、緣覺就是小乘中的極果，所以這都是稱為聖者。這

是聖者所修的法，十二因緣（註：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這個十二因緣可以稍微講一點點。「無明」，這個講的是枝末無明，還不到根本無明，指的是糊塗，不講道理，執著等等的。因為你的這些個愚痴、執著，你就有了行動，就造業，這是過去的因素，前生的因。因為過去有無明，就有了行動，你就造了業，造了業怎麼著？你就要入胎，還得輪迴。所以底下就是這一生。

頭兩個字是前生，現在是講這一生了。這一生，「識」一入胎，所以「去後來先做主人」，先是阿賴耶識進胎。這都很妙很妙，現在有人問說試管嬰兒是怎麼回事，這都跟佛法是相通的，而且非常非常相通。現在的科學已經證明，有的時候入胎時會看見光，精蟲和卵子相碰的時候會放光。所以釋迦牟尼佛他是真語者、



實語者。

入胎頭一個就是識，識神入了胎，底下是「名色」。識神入了胎之後，它只有這些個名詞，和最原始的一點點色相，有一塊血啊、肉啊這麼個東西，但是色受想行識這一些名字它還是帶著的，這就是入胎兩三個月時候的情況。「六入」，有了名色之後它慢慢就長出六根來了。為什麼小孩先長鼻子呢？稱為鼻祖，他先長了鼻子，耳朵、眼睛慢慢一點點都出來了，就長了六根了。六根它就可以接受六塵了，這叫六入。那麼他一出胎跟外界就接觸了，所以底下是「觸」。所以小孩一生下來就哭，因為風一來他很疼，裏頭都是暖和的，忽然間冷了，很苦啊，就是觸。觸底下就是「受」，有了接觸就有領受了，這個是現在所受的果。這一切是由於過去的無明跟行造成的，所以你要入胎，入胎之後它就必然要經過這些，要

入胎，成一塊肉，然後長出六根，然後出來，出來要接觸，這是你現在所得的果。

得了果之後，你生出來之後還要造因，所以因果不斷。現在的因，他就有「愛」。他一接觸就有領受，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好的他就貪，不好的就要拒絕，就是愛。愛了就「取」，好的我就要，就是取。取了之後，就「有」，你取了就是你佔有它了。這就是你今生造的因。你有愛有取你就有，這是今生造的因。造了因你來世怎麼辦呢，來世還得「生」，所以第十一是「生」。最後兩個是來世，生了之後還要「老死」，憂悲苦惱，就這麼輪轉不休。辟支佛是觀這十二支因緣悟道的，這是聖人所修的法。這個也統統說它是「無」。

「無無明」，不要說是這種枝末無明了，連根本無明都是沒有



的。在《涅槃經》，釋迦牟尼佛在臨入涅槃的時候，入種種禪定，入種種空間（所以這個多維空間是要承認下來的，多少維的空間啊），去找這個無明，找不著。不是這麼簡單，就在咱們三維空間這個世界找找，沒有，那不行。四維、五維一直到無窮的維，任何空間，入種種禪定都去找了。而這跟唯識借識的說法是一樣的。天界想理瞭解咱們這個界的情況，不是同一個空間，他要借我們的識；咱們想瞭解天界的空間，要借天上人的識，這個法相叫做借識。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和這都是相通的。所以（釋迦牟尼佛）入種種的禪定之後，告訴我們一句話，說「無明不可得」。永明大師說，我們眾生應該把皮剝下來當紙，把骨頭拿來當筆，拿血當墨水，來寫這些話，來報答佛恩，都報答不了。根本無無明啊。

所以「無無明」，都是做夢啊，夢裏的事，哪一件是有的？

所以我們要醒夢。為什麼「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呢？就是這麼回事。這一切，你說腦袋丢了，沒這回事！什麼叫生死輪迴，沒這回事。都是做夢，現在就是有這麼個問題。所以無無明，無無明那也就沒有什麼叫「無明盡」了。既然無明也沒有，也沒有無明盡，那就沒有老死，也就沒有老死盡了。所以這一句話就掃去了十二因緣，破除聖人的這些法執。

【無苦集滅道。】

「苦集滅道」也是這樣，也是聖人所修的，阿羅漢所修的四諦法，是知苦就斷集，慕滅修道。其實說起來應該是「集苦道滅」。所以後來有一個人就「苦集滅道」跟外道辯論，外道說：「你怎麼不聽佛的話，把它倒過來了。」其實他是對的。因為有「集」，所以



才有「苦」；因為有修「道」，所以才「滅」。這四句話它是「知苦就斷集，慕滅就修道。」

人生是八苦交煎，今天時間不夠不談了，不談八苦了。你得知道這個苦。怎麼辦呢？「集」是苦的因，種種煩惱就造成了苦，那你就斷這些東西去，所以「知苦就斷集」。你羨慕寂滅，煩惱都滅了之後就清淨、安樂，這就得修道，羨慕這個寂滅就要修道。這是「苦集滅道」四諦法，是阿羅漢所修的法。這也沒有啊。所以《法華》說阿羅漢是化城嘛，只有一乘法。所以這些個人生是苦，連人都空了，還有什麼人生是苦，苦從哪來呀？所以「無苦集滅道」，這四諦法也掃蕩。這就把二乘的法，十二因緣、四諦法都掃蕩了，破法執。破法執不等於說這個法根本沒用，就是你不能執。一切壞就壞在執著上。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底下就破大乘的法執了，「無智亦無得」。從前通願法師來，那天就孫居士在，不知道你記得不記得？我們這個談話，我說：「明明是佛的無為的法，但到了許多人手裏頭就變成有為了。」她回答：「明明是無漏的法，到大家手裏頭變成了有漏了。」這才叫對話。所以能搭得上茬兒（註：接得上話），能說得上話，這才叫「交談」。都是想有所得，想求智慧，要有所得。要有這個心就永遠不得成功啊！連老子都懂得這個道理，咱們中國古的聖人還是很高明的。所以老子說「棄聖滅智」，不要聖人，滅掉智慧；「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這都是對立面，老有聖人就老有大盜，分別嘛，「棄聖滅智」！所以我們中國扶持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在這世界上，中國還是真正繼承了，許多東南亞他們都是小乘，中國咱們就



是有孔子、老子。日本學去，他純粹是我們的徒弟，說老實話，不過他們學得很不錯。

「無智亦無得」，這個「智」是菩薩成佛的法呀，這是轉八識成四智。這個法執也給破了。所以到了《圓覺經》，悟道、修道、證道全是人我相。《金剛經》講的是迷識的四倒，四相，你在識上迷了，這叫四相（人、我、眾生、壽者）。《圓覺經》講的是迷智四相，你在智慧上糊塗了，這樣的四相，你修道、證道全是四相。所以轉識成智，你要起這些念頭，都在四相裏頭。《金剛經》其實也破了法執，但沒有像《圓覺經》提得這麼詳細。佛就跟須菩提說：「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在沒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也沒有說法呀，要說如來有所說法，你是謗佛呀。所以「無智亦無得」。

大家都懷著個有所得心，因此無為法到你這兒成了有為法，無漏法到你這兒變成有漏法了。這不是佛法無靈，是你自己的問題。所以叫「無智亦無得」。開悟的人，「必須除盡了有所得心，方能行至行不到處」，你得把有所得的這個心除得乾乾淨淨，一絲一毫都沒有，你才能走到那個走不到的地方。這個悟和證是你走不到的地方，不是修行能達到的地方。你要把這一種有所得的心掃除乾淨，一點兒不存，你才能到那個走不到的地方，不是走所能到的地方。這話都十分徹底了。這底下都非常圓融。「以無所得故」，你看，特別強調這個「無所得」。所以要懷著有所得心，就是落在我跟通願法師這兩句話裏頭，「好好的無為法到你這兒變成有為法，好好的無漏法到你這兒變成有漏法。」那只能怪你自己，不能怪任何人。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就是菩薩，「依般若波羅密多故」，這無所得就是般若波羅密多，所以心就沒有罣礙。你本來具足，不增不減，毫無欠少，你還有什麼罣礙？罣礙也沒有了，那也就沒有恐怖了。有什麼可恐怖的？有什麼害怕的？本來都具足，這一切無明也本空，這一切都是幻境，「知幻即離，離幻即覺」，所以「遠離顛倒夢想」。「遠離顛倒夢想」就「究竟涅槃」。涅槃是三德的顯現，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所以這兒就是要大家具眼。「以無所得故」，底下怎麼樣？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捏哪一句？怎麼能許你捏呀。剛才說了「無所得」，無所得才這樣。底下就是，既然因為正是這，三世諸佛就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一次大辯論，兩幫居士公園裏頭就公開辯論，辯論得不像樣了，這有十多年了。後來他們知道我們知道這事，他們很驚訝，他說：「你們也知道啦！」「你們的事我們怎麼會不知道。」一撥兒講「無修無證」，一撥兒認為「有修有證」，這兩個相持不下，所以就公園去辯論。辯論之後還不行，第二次再辯論。後來來了一位和尚，說：「你們兩撥兒都錯啦！這麼辯論可不好。」給調停了。它這個是什麼呢，以「無修之修」，就得「無得之得」，證「無證之證」。不是一味地無修無證，也不是一味地有修有證。「修而



無修，無修而修；證而無證，無證而證。」所以「依般若波羅密多故」，還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為前頭有無所得故，他就抓住這個無所得，所以這一些，也就是眾生的意識所達不到的地方。只有好好地用功，慢慢自己就能契會，因為是你本有的。

【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所以就知道「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這些都是說什麼呢，因為咒是不可思議，用這個咒來讚歎般若。「大明」、「無上」、「無等等」都是讚歎之詞。這個「般若波羅密」就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是大明咒、是大神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

苦，真實不虛。」這般若之力。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
揭諦。菩提薩婆訶。】

底下就說咒。這個咒，有人把它翻譯，這是最不通的事。還有人別的咒也是在翻譯，很多人講究翻譯咒，這實在是荒唐。所以現在什麼事都有。《心經》之好，就好在這兒，有顯有密，從顯入密，從前頭有言說到後頭離言說，正是安排得最巧妙之處。你把這也翻譯出來，全部變成有言說了，所以佛菩薩原來為眾生所安排的，好的那個意思就破壞了。再者，咒每一個字都有無量的意思，你翻了它一個意思，人家說「掛一漏萬」，你這是掛一漏無量啊。所以咒就不要管它的意思，就這麼念。當年我二十歲的時候，看到



《金剛經》的「無住生心」，就（認為）眾生只有是念佛了，又想可能念咒更好一點，因為它離開了世間的這些思想。

這個地方，乾隆皇帝寫的這個咒字的音，跟咱們（註：指蓮華精舍）現在念的這個音很相近，跟藏文的音很相近，跟原來的那個音就不近了。我念念乾隆的這個音，他寫的《心經》還多了「爹雅提娑哈」三個字，「爹雅他，噶的，噶的，般若噶的，般若僧噶的，菩提娑哈」。這個跟某大師兄在西康學來的音很近，沒多大出入。所以原來那個咒上印的，統統走音走得十分厲害，這一點大家要知道，走音走得很厲害。但是走音也不要緊，你只管念，都是不可思議功德。如來悉知悉見，你走了音，如來還知道你是念的這咒，低的護法可能就不大聽的清楚了，就是這樣。

這就把夏老師講的《心經》談了。這《心經》的畫龍點睛之

筆過去了，底下我又畫蛇添足了，把這整個《心經》的含義說了一說。這裏頭是很殊勝啊，《心經》是很殊勝，可以結合到一塊兒。

(五) 演繹「夏師慈示」念佛筆記

再有，就是念佛。車子要三點鐘來，所以我們這還有三刻鐘，三刻鐘再談一點點，也是夏老師一次的開示。

〔夏師慈示〕

乙未元月十三日在我家開示：

乙未（註：公元一九五五年）的陰曆春節，元宵節之前，十三，那天我大概都把你們請來了，齊家、余家，你們可能小，反正你們的父親什麼都來了，齊大師兄一定是到的，因為劉大師兄不好找，



他遠。他們都在我這附近，他們在白塔寺，他在錦什坊街，我騎車一轉就把他們都約來了。這個時間還夠，我們就不妨稍微詳細一點。

【今天感想甚多：

(1)過去每周一次，現在道場難遇，今天是殊勝又殊勝。有一道場，香花供養，同修聚會，其中有殊勝因果。……此處常作道場常修密法，此地已成金剛地。】

這一上來夏老師說，「過去」，過去是每一禮拜一次到我家，有很多都是常參加的，每禮拜一次，「現在道場難遇」了。他說：「今天是殊勝又殊勝」，有人能講，還有人能聽，有個道場，香花莊嚴，同修在聚會，這裏頭有殊勝的因緣。所以夏老師就說，我那

兒因為常常做道場，這個地都成了金剛地了。這種話夏老師不止說一次。底下就講佛號了。

【(2) 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

說這一句佛號，就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這是沈善登老居士的話，他特別讚歎淨土法門，他說的是四句，夏老師這兒引了兩句。他說淨土法門就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不要離開佛法，你可以行世間一切法；「不廢世法，而證佛法」，不要把世間法都扔掉，而你能證佛法。所以這是在家人特別好修的一個法，非常契機。所以《無量壽經》，列完文殊、普賢、彌勒幾個大菩薩之後，這《德遵普賢品》一上來就是賢護等十六正士，列了十六個人。這正士是何許人呢？正士是在家人，是在家的菩薩。而不止是十六



個，這十六個是在家菩薩的上首。賢護這位大菩薩在很多經典提到，單有個《賢護經》，是等覺菩薩，他降生在印度，成為一個大富商人。還有其他的這些正士，都是他方世界來的，助佛弘化，現居士身。

所以這個法門特別適合於居士，就在於它不要你廢除世法，你也還是可以證佛法；你不離開佛法可以行世法。你畫畫的畫你的畫去，寫字的寫你的字去，設計計算機的設計你的計算機去，講外文的教你的外文去，哪一件事妨礙你修持了？你世間的事都可以做。

你不用廢這些世法，可以證到佛法，這就是淨土法門特別，而且它適合於時代。如果現在時代提倡個法門，大家都不能生產，不能夠做社會工作，都要關起門去修持，這樣的佛教它允許你存在嗎？所以它契機呀，將來不管時代發展成什麼樣，從現在起一直到最後

(這有兩說，一說是還有四千年，一說是還有九千年，佛法還是要住世的），咱們淨土法門都是契機嘛。

所以夏老師說：「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你看，就這一句佛號你就可以證。這一句佛號，你幹什麼都可以念。那個黃打鐵就是打鐵，不識一字，人家教他念佛，他拉風箱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拿榔頭打鐵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三年之後就站著化了，他站著說：「叮叮噹噹，久煉成鋼。太平將至，我往西方。」一把榔頭往地上一戳，就站著化了。他證佛法，他不廢世法嘛，他還是打鐵呀，他沒有說我不打鐵了，他照樣打鐵啊，是不是。底下這就是夏老師的話了，

〔但能不忘，即是功夫。〕



如認為沒有地方，不能修，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淨土法門佛不問自說，就因為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

「但能不忘，即是功夫。」剛才齊大嫂說，還有些妄想，那沒關係，只要這句佛號你不是根本把它忘一邊去了，你就是有功夫。「但能不忘，即是功夫」。有的時候妄想鑽出來，你馬上就覺察了，你不跟著它跑，馬上佛號接上，這個是不礙事啊。

(夏老師)他就批評說：「如認為沒有地方，不能修，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了。非得有個地方，心裡有個佛堂，我才能修，必須再另外有個環境，這就是將佛法世法分成兩截了。什麼地方都可以修，幹什麼工作中都可以修。

淨土法門是佛不問自說，《阿彌陀經》是沒有誰問哪。佛太慈悲了，不等你們問，就告訴大家有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怎麼

才能夠去。為什麼佛不問自說呢？就因為（淨土法門）它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啊，不要離開佛法，你可以行世法。底下夏老師的話：

【一句佛號稱為顯亦可，密亦可。】

念這一句佛號，你說這是顯教，可以呀；你說你修的是密，也可以呀。剛才不是大家有人說嗎，這佛號就是密咒。

【淨土法門是密宗顯說。】

把密宗顯說，來公開了，這就是淨土法門。底下夏老師說：

【只要佛號不斷，在煩惱、苦痛、歡喜中不忘，即是功夫。只要肯念，成佛一半。要搶救，救一句是一句。】



這話都非常懇切。只要肯念，成佛就一半。現在大家就是要搶救，別管還有沒有妄想，你不是老打妄想嘛，你搶一句是一句了。一句還不止，一天有一千、一萬呢，是不是，這就對了。「搶救」兩個字，大家要體會。底下是夏老師的話，這底下很重要。

【念到成片，一心不亂，理一心，事一心，都是證。一般說來，不忘就是證。苦樂忙閑老有這一句就是證。就是證明，就是憑據。不證這個，不能證正覺。】

念佛念到能成片，就是能有這麼一片很清淨。再進步就是一心不亂，理一心，事一心，這不容易達到。事一心就念到老有這一句了，幹什麼的時候這一句都不斷了。要到事一心的時候呢，見惑、思惑就沒了。所以這個很具體，佛法是最科學的東西。有很多

人亂來，你亂來我們一看就知道，你說你事一心，你還有見惑思想，那就不是啊。念到理一心就破無明了，所以這是破無明最好的的辦法了，這都是證啊，那還不是證嗎，當然是證。念佛成片就是證。一般說來不忘就是證，你老記得這件事，老是把它當做很主要的一件事。

我常常說，我不要求你要把佛法當成唯一的，我只要你把它當成第一件事，這個要求不是很高。我認為（如果）你要求佛法是唯一的一，那別的都應該放下，就只能專心去修持。我不做這個要求，那也不符合時代，也不符合於現代人的根器，而且這麼做也不見得就好。但是你把它做為第一就好辦了，你還有第二、還有第三，你第二、第三還可以照顧。但是在有矛盾的時候啊，你要保證第一，二者不可得兼，你得選的時候，你應該保證第一，放棄第二，你這



個就決定了。這個事是咱們做得到的，把佛法的事情當做第一位，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對大家要求太高。

所以說這一句老有就是證。這個就是證明，就是憑據，不證這個就不能證正覺。你連這個「不忘」都做不到，「念成片」也做不到，你還想成佛，那就做不到了。「第一步證」，這是夏老師的話：

【第一步證，就是要從這裏證起。不一心不亂，也能往生。不一向專念，不能往生。】

所以我們還是要叫它專一點。修持呢，不要好像我這個也捨不得，那個也捨不得，什麼我還都有一點。其實一法就是萬法，我們現在修持就是六個字，「生處熟，熟處生」。咱們這貪瞋痴太熟了，我們修持叫它慢慢變生一點；佛號、往生這些事，咱們太生

了，叫它變熟一點，老想得起來，就是這個事。要熟處變生，生處變熟。要想生處變熟，你就得老提專提這一件事才容易變熟，一會兒這、一會兒那，那就不容易熟了。所以不一向專念，就不能往生。

【要老念，苦也念、樂也念。不必一句頂一句。心中老有這一句即是一向專念。】

應當「要老念，苦也念、樂也念」。這裏有一點很重要，「不必一句頂一句」。過去那個追頂法，就是要一句頂一句，我過去用這法子的，這不是必須的。一句頂一句的好處，就是不給妄想留縫，這就偏於緊了一點，一句頂一句就緊了一點，所以就不必是老是這麼著。「心中老有這一句」，這一點不大很好體會，又不是一句頂一句，怎麼我心中老有這一句呀？慢慢體會。你只要心中老有



這一句，那就是一向專念。這就可以把當時許多大德的話都可以聯起來。夏老師的話：

【一向專念是因，一心不亂是果。一向專念，人人能辦。】

「心中老有這一句」，你說還有誰不能辦呢，只是他不肯辦。沒有說「我就是天賦上有缺陷，我做不了」，沒有這人。所以老有這一句，就是什麼呢，就是：

【佛法時時現前塵勞處處解脫】

「佛法時時現前」，時時心裏頭都有佛法，夏老師說：「塵勞就處處解脫」。只要時時都有佛法，你就處處都可以解脫塵勞。

這底下就跟上頭做證明了。剛才我說夏老師講了念佛，這就是

最深的深般若，這就是最神秘的核心，就是剝芭蕉所見的心。這個地方夏老師說：

【一句佛號當下即是常寂光。】

這個是很殊勝啊。為什麼呢？

【正念相續即是常，湛然不動即是寂，光明遍照之謂光。】

夏老師說，「正念相續」就是「常」，念佛是正念，一念接著一念就是「常」。「湛然不動」就是「寂」，這句佛號清清楚楚，清湛極了，在這裏沒有動搖，就是「寂」，寂淨的很。光明遍照就叫做「光」。所以念佛人有一由旬的光明，一由旬咱們說到最少是四十華里。有人說你修得好，你有多高，你有一尺來的光，其實這



都是在譏謗，有人還聽了很高興。你念佛你應該有四十里的光，有人就喜歡找這些人給看。這就所謂當下一句佛號就是常寂光。但是

【起心即錯，動念即乖。】

這說了兩次，剛才上午說的有這兩句，這兒又有這兩句，「起心即錯，動念即乖」。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

起了個我要精進，你這是妄，這不是精進，所以「起心即錯，動念即乖」。真正的佛法，沒有你湊泊的地方。這些話都不是夏老師自己說的，多少經典都是如此，這是個總結。就看你肯不肯接受，相信不相信。

【常思淨土在目前，日用頭頭無缺欠。】

你常常想著淨土就在眼前，這比那個「常把死字掛在眉」，我看是快樂一些。老想眼前就是淨土，你在日用上，頭頭你沒有欠缺。這兒就是淨土，七寶池、八功德水、香光莊嚴、佛都在說法。

(六) 介紹夏師偈——堅持正念，相續不斷

最後夏老師說了一個偈子，我們也以這個偈子做為今天所介紹內容的最後，末後的句子。

【最末，夏師說偈云：

堅持正念，相續不斷。



常寂光中，時時相見。

雖隔萬里，無異對面。

如人飲水，自己體驗。】

「堅持正念，相續不斷。」一定要堅持、要相續，關鍵在相續。所以剎那的見法身也不是難事，就是相續大難。「堅持正念，相續不斷」，這樣的話，怎麼樣呢？「常寂光中」就「時時相見」，彼此在常寂光中，就常常相見。常寂光土是極樂世界四土中最高的一個土，是法身佛所居之土，法身大士所居之土，稱為常寂光。凡夫往生，只是凡聖同居土。斷了見思惑，到了方便有餘土。破了無明才到實報莊嚴土。有四十二品無明，所以這裏頭很深很深哪，無明破了一層還一層，破了一層就可以分證寂光，全破淨了就是佛了，究竟的寂光土了。你堅持正念相續不斷，在常寂光中就時

時相見。

「雖隔萬里，無異對面」，雖然相隔萬里，跟對面沒有分別。夏老師那時候我就常常覺得，在他晚年的時候，那個詩人謝某來了，臨走，（就對謝說）：「我們常寂光中時常見面。」這個話我聽了好幾次，我心中就留了一點意。等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夏老師他自己說了：「我在常寂光中看見劉居士，不像別人那麼憔悴。」果然，劉居士比誰都過的好得多。夏老師說：「我加持了他，他不像別人那麼憔悴。」所以，一說就不住世了，大家要知道，一說他就不預備住世了。那天我想來沒來，我要來了之後那又是……，那離開他走只差幾天了，只差十天的樣子，中間還有一個禮拜天，如果還來還能見得到。一說就不住世了，所以佛法不許顯哪，大家要知道。

就是這個常寂光啊，所以這些話就證明，把這前後結合起來，



那夏老師確確是破無明，分證寂光。所以「常寂光中，時時相見。雖隔萬里，無異對面」，底下這個偈子裡頭，「如人飲水，自己體驗」，這個事像人喝水一樣，水是冷是熱的，自己當然知道。

夏老師在天津閉關時候的那些境界，也是證了理一心。從來夏老師沒跟人說過，就是對我很慈悲，什麼事有時候肯多說一點，但這種話都沒有說。我怎麼知道的，我這個機緣太好了，我是從我舅父那兒知道的。我舅父跟夏老師的特殊因緣，是因為夏老師的信佛，是我舅父勸導有功。我舅父先信，夏老師後信。而且兩個人至好，你有問題就來找我，我有問題就來找你，這是夏老師告訴我的。所以有時候倆人到一塊兒，倆人一個問題，這個解決不了問那個，那個一碰碰出來了。有時候問題倆人碰到一塊兒也解決不了，你猜怎麼著，這倆人就在一塊兒哭。你就知道這些個人，老輩這些

人哪，他重法呀！現在這些人不知道就算了吧，然而他哭。他為什麼哭？「這個問題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還不能知道，那就沒法子知道啦，沒地方問人去了。」沒地方問人，就不會知道了。但是後來夏老師還是知道了，哈哈哈……，那是後來的事。當時，就認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了，就很難過，就哭，倆人一塊兒哭，這倆人是這樣的表情。

當時夏老師在天津閉關，閉了關之後誰也不見。那真是誰也不見，不像我這掛牌，我這牌就有好些人攔不住的，有些人還是闖進來了。夏老師那兒是誰也進不去的。所以，我問過我舅父說：「我希望將來到北京能見夏老師。」我舅父笑話我：「你想見？不是我告訴你了嗎，誰也不見，就見我嘛。」那是真的。為什麼單見我舅父呢？因為我舅父他有勸導之功，又兩個人一起研究佛法，這樣的一



種彼此相知。我舅父也不打攬，也不要給主人添麻煩，都在天津租界，就是買了一大包烤白薯，去了一邊吃烤白薯，一邊提問題，一邊聽夏老師說。他那飯也吃了，給主人一點也不添麻煩，就是這樣來聽夏老師講。

怎麼會引出這一段話，這一段話我本來想寫在《淨語》的序裏頭的，讓夏老師給我刪掉了，夏老師不想顯露。所以這一段因緣，將來有機會我還要把它寫出來，再過一過。

我到了重慶，我舅父也從南京逃到重慶。他所有的家財都完了，上不了船哪，在碼頭上堆了多少箱子，堆得好多好多，幾十個箱子，看著人你扛一個，他扛一個，都扛跑了。所以到了重慶很苦，生活上很苦。我見了他幾次，去看他，談佛法談的很多。後來我就跟他說：「這些日子聽舅父這些講，我也確確都相信，也沒有

疑惑了。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已經到了末法，人的根器更差了，現在修佛法的人，還有沒有成就的？舅父你國內國外閱人多矣，我想知道知道。」他本來也就是這麼著跟大家說話，一聽我這個問題，他肅然起敬，端坐，默然，閉上眼睛，半天不開話，因為，他知道我問的這個問題有分量，我這問題不是隨便的一個問題。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這個動機？佛法是靈，但是現在的人根器不夠了，大夥兒都修不成功，那麼我也無望啊，如果只要有一个人能修成功，那我就可以努力試試。他知道我這個問題很有分量，所以他肅然起敬，端坐，半天不開聲。半天不開聲，睜開眼睛，回答了：「有，有一個，只有一個！」這一件事確確是很不可思議，因為在那個時候，才一九三幾年，他所見到的人裏頭，更老一輩的還有很多呢，但是我舅父敢負責推薦的，那時候號稱多少大德



呢，他都沒敢提呀，他敢負責推薦的就只有一個，就是夏老師。夏老師他不讓我把這個……給我刪掉了，所以現在《淨語》的序裏頭沒這一段，他給我刪掉了，也是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就介紹整個夏老師的情況，閉關，就是如何到極樂世界，如何見佛，聽佛說法，如何七寶池八功德水，種種都是殊勝的情況，在這種他方世界多少人到極樂世界，種種都是殊勝，佛的光明，這事一心多半能達到這一步。這些還都是可說的，在這以後更殊勝了，就沒法說了。這沒法說了，那就是理一心的事情，理一心的境界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呀，開口便錯了。所以夏老師在閉關的時候，證入理一心，這個是確實的。但是三昧境界，他要相應，不像陀羅尼，陀羅尼就殊勝。三昧境界是什麼呢，你在三昧之中，這三昧的一切都現前；你要是離開了這個，那就都沒有了，這是三

昧中的境界。陀羅尼就沒關係，它叫不相應法。三昧是相應法，你清淨，如何如何，符合這個三昧的條件，你入了這個三昧，這個三昧中所有的境界就現前；你的心境不是如此，這些境界就不現前，就稱為相應法。陀羅尼是不相應法，怎麼叫不相應呢，得了陀羅尼之後啊，你在煩惱只管煩惱，你只管罵人，只管做種種不如法的事情，這個陀羅尼不失。還有，死了之後，不管你換什麼身體，它都不失。三昧，你今生得了三昧，來生它往往就消弱了，或者就沒有了，但是陀羅尼不是這樣。所以他這還是三昧境界，但是到晚年呢，又顯現，或者是更殊勝了，因為難測。反正到了晚年，那就是所謂「常寂光中就時常見面」哪，所以說那個話，我在常寂光中看見劉居士怎麼怎麼樣，看到我怎麼，什麼受罪。我的受罪，我常常說，把我受的分成幾份，分給幾個人，這幾個人恐怕都活不了。



這今天也可以順便說一說，我說：「現在看來，這一切事情越來越多，大家都是十分被動，我想替某兩人問個問題，他們怎麼能夠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中，轉被動為主動？」夏老師說：「當年張宗昌抄我的家」，頭一句抄家，「現在，張宗昌哪兒去了？我還在。對於這個要信得及的話，你幹什麼都是主動；對於這個信不及，你幹什麼都是被動。」我當時就說：「這個話太好了，這不僅是他們有用，就連我跟李某都很需要啊。」所以信心很要緊，你有這個信心，你看，妙極了嘛，這個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抄家嘛，所以夏老師什麼都沒說，頭一句就說「抄我的家」。現在還都對了，抄了家之後那個抄家的四人幫哪兒去了？他們在監獄裏頭，我們現在還在念佛，這都對了。因此我們說佛法不虛。

所以今天有這麼一個很殊勝的聚會，我已經二十幾年沒到這

兒來了。當年說這些問話的時候，夏老師就坐在這邊，我就坐那個位子，就在這個情形之下說的，在這個屋裏頭。那麼，剛才不是說了嘛，現在老師之法大弘啊。人家正到處都在講這個經，《無量壽經》多少錄音帶，大家都在念，都在聽。不過，國內差一點，北京更差一點，就這麼一個情形。但是交通發達，互相的影響很大，這種感染，總之不可思議。

今天我也很慚愧，主要是把夏老師這兩段（開示所）記的筆記（沒有敢全拿出來，這個時間不大夠），擇重要的做為供養了，今天談了。另外這個《心經》的解釋，主要還是我舅父的解釋，所以南梅北夏今天也在這兒碰頭了，就拿這個做為我們今天這一會（談的內容）。

在目前這個形勢，這一類的聚會還是很稀有的，應當珍重。明



年還能這樣，還能這麼做？恐怕就不見得了。不是不能，我們總是謹慎一些，還是需要謹慎。佛法的事情主要是在關起門來自己修。但是，這些道理我們要知道，就是不要把無為法變成有為法，把無漏法變成有漏法。怎麼用功都是好的，絕對真實不虛。

夏老師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當年我也就是問我舅父也就是這樣，有沒有這樣的例子，不但我舅父回答了，我自己親眼也看見了。那真是，這不是一點也沒錯嗎。夏老師答覆這個問題，先說「我不看」，頭一句就是說「抄家」，說得很清楚。而且我們還不光是從這些事，就從老師這個《無量壽經》的會集，他如果不是正宗說俱通的人，這是絕對不可能啊。所以現在大家這麼信，印了又印，講了又講，聽了又聽，做了錄音帶，請了傳音科的負責人念的《無量壽經》，大夥兒到了新加坡馬上又複製一千份。這都不是

偶然，也更不是什麼什麼關係。這是真實的，消除了這些人為障礙就是如此。所以有這麼一個給我們做榜樣的人，他就降生於這個世界，也是父母所生，那成功了。要都沒有，咱們就算了，這不這兒眼面前的嗎，就是成功了嘛。

而且成功的人物，你越近的人越看不見。拿破侖，都說他是英雄，但有兩個人不說拿破侖是英雄，一個是拿破侖的夫人；一個是他的勤務兵，他不承認拿破侖是英雄。所以後來外國人就說，房侍（侍者、房室裏頭伺候的人）眼睛裏頭沒有英雄，中國的話就勤務兵眼睛裏頭沒英雄。什麼戰鬥英雄，在勤務兵眼睛裏都尋常的很。

他看他也跟人一樣吃飯什麼這一套，所以很近的人就往往反而忽略了。這也是必然，所以遠來的和尚會念經。所以夏老師過生日那個時候，我作了一個壽讚。夏老師，大家都叫他老師，都恭敬，多少



人哪，但裏頭是慕名的多啊，尊敬也是尊敬，真正能夠知道老師的人很少。但是不管你怎麼樣，是慕名也罷，是真尊敬也罷，是知音也罷，只要能夠接觸，都是，所得的福都是無量的，所以「聞聲睹影，萬福攸同」，這不是過於讚歎。

那麼，今天咱們法聖發心，大家又相聚一堂，在這個地方意義非常深。正好《無量壽經》目前正在放光，這一些情況當然夏老師在常寂光中早就知道了，用不著我們彙報。他是很清楚的，也是離不開夏老師的加持。總之這是一個很殊勝的果。那麼我們呢，就來繼承啊。所以，夏老師常常感歎說：「我是把這個礦都挖出來了，就是沒有力量再往下挖了。」後來我說了一句話，我說：「我們接力賽跑啊。」接棒，後頭還有人接棒。夏老師很贊成，說：「接力賽跑好。」所以今天就是咱們大家接力呀，把夏老師這一個法幢，咱

們各盡所能，能做多少是多少。最大的接棒是什麼？就是念，不是要怎麼弘揚。你不自覺就不能覺他，所以我們要求自覺，今天就以這個話做為供養。我這耽誤大家時間很不少，向大家道歉。就到這兒。

註一：力一，曾名伯皖。電訊工程及加速器工程專家。是黃老的摯友。畢業於西南交通大學、上海交大、清華大學、北平大學。福建永福（今永泰）人，1913年出生於北京市。曾任中國核學會粒子加速器學會、核電子學與核探測器學會第一屆理事長。



後記

此莖草集系列自去年（2016年）秋末開始面世至今，共出了四冊：莖草集（一）黃念祖居士答問篇、莖草集（二）黃念祖居士漫談篇、莖草集（三）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莖草集（四）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此集能於短短一年多中順利流通，完全是佛力加被，龍天護法的護持，其種種的過程及發展，天時、地利、人和，諸多情況實難以「巧合」二字解釋之，愚冥感於心，可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2008年春，愚因一機緣啟發，毅然放下一切俗務，專心於將恩師的錄音筆錄。筆者感覺以此筆錄的方式來學習恩師的開示，效果可以倍增，尤其是邊聽邊寫，同時攝了眼、耳、身、意根。而

且恩師也曾嘉許身邊的學人，以此方式來深入學習他的開示。

筆者於筆錄過程，由於專注於恩師的法音中，心即緩緩沉澱，以前不懂的，慢慢地明白多了；再有，因反復的聽聞，有如把恩師的開示字字刻在心上。因為當時恩師的這些寶貴開示都以卡帶儲存，也因此敲壞了不知多少部放錄機，所幸後來有了^{mp3}檔，也就方便多了，速度也快多了。

此《莖草集》能面世，首先要感謝黃老的兒媳圓菩居士。去年5月間，我順手將整理好的幾則恩師答問傳給她，與她交流，她非常歡喜，認為可以解決很多學佛人修學中常有的問題，於是發心印書流通，勇敢承當，積極鼓勵。並協同身邊幾位長期在一起學佛的同修及黃老的孫輩參與，而使這一切的發展變得始料未及，以致於有莖草集二、三、四的延續。另筆者家中幾位兄姊及其眷屬，昔



均曾赴京拜會恩師，有幾位亦皈依於恩師門下，恩師當年曾對我們說，你們自家就可以成為一個道場。這些年他們都依止黃老的開示學習，有幾位也都積極參與此《莖草集》的校對。

去年年底，我於返台探親時，順手將北京出版的《莖草集》（一）《寄予80年代在華府的舊友，高雄淨宗學會的簡居士，我與她已多年未聯繫，但她收到後很歡喜，馬上表示要出版流通。立即與白石出版社的謝居士，重新排成港台較習慣的直排版，並進行了校對。在短短一個多月後，此書即在台灣流通。未久即逢淨空老法師赴台，簡居士請求老法師為《莖草集》題字，老法師即慈悲應允，並囑咐簡居士要好好的流通推廣黃老的著作。妙圓在此叩謝老法師！

今年初秋，在《莖草集（三）》的校稿過程中，因緣所致，有

幾位長期學習黃老開示的同修，發心加入校對工作，為便於文稿的整理溝通，以及對外的聯繫，於是大家同意成立了「老念法音工作組」。而這個工作小組可說是自然的組合，關係完全是為弘揚黃老的開示慢慢地在維繫著。

《莖草集》一、二冊在北京是以繁體文出版。今年9月中，因緣際會，北京淨宗學會發心要將《莖草集》一、二冊的簡體版進行校對，大量印行流通。並計劃出《莖草集》一、四冊簡體版的合訂本，以紀念黃老往生二十五週年。妙圓在此特別感謝程會長及夏老對此集的認同與支持，並感謝北京淨宗學會參與此校對工作的諸位同修。

感恩黃老於常寂光中的加被與護持，並感恩參與此《莖草集》系列校對、出版、印行流通的諸位大德，並期待於此參與的過程



中，大家能互相促進，早日同登極樂，圓證菩提妙果。

2017年立冬

妙圓老念法音工作組

shufo33@gmail.com

黃念祖老居士法寶流通目錄

【書籍】

- 淨土資糧附谷響集
- 心聲錄
- 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
- 大乘無量壽經白話解
- 淨修捷要報恩談
- 莖草集(一)——黃念祖居士答問篇
- 莖草集(二)——黃念祖居士漫談篇
- 莖草集(三)——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
- 莖草集(四)——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附抉擇見
- 黃念祖居士點滴開示

● 黃念祖居士詩集

【C D光碟】

- 無量壽經白話解（69片）
- 淨修捷要報恩談（6片）
-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6片）
- 般若為導淨土為歸（1片）
- 淨語三偈（1片）
- 介紹大經解（2片）
- 彌陀真實五願（1片）
- 往生正因（1片）
- 十念必生（1片）
- 首楞經觀音圓通章（2片）

◎淨宗心要（1片）

◎介紹角虎集（1片）

◎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2片）
◎淨土資糧（6片）

◎無量壽經大意（12片）
◎華嚴念佛三昧論（7片）

九
華
子
聖
經
九
華
子
聖
經



鑿
鑿
鑿
鑿
鑿
鑿
鑿
鑿

一九八三年元月試筆



法然上人法語
偏依善導大師

日法然上人誕生八百五十周年
香積寺善導法然二祖寶像開光紀念

三昧戒佛弟子黃念祖敬篆

